武俠世界

馬雲首次撰寫
古裝俠情中篇

本刊自改革以來，力求創新，連十年來一直獨寫一篇「鐵拐俠盜故事」的名作家馬雲先生，亦爲了一新讀者耳目，首次改變作風，以全新面貌會見本刊讀者，詳情請閱今期刊出的俠情中篇「玲瓏玉」。



955

編後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俠義奇情中篇故事「**玲瓏玉**」，是馬雲君首次爲本刊撰寫的武俠小說，也是他另創新思的一部代表作。「**玲瓏玉**」故事題材新穎脫俗，橋段結構別創風格，加上作者素以行文流暢，描述細膩見稱的筆觸潤飾下，誠是一部不可多睹的最佳巨著，幸勿錯過。

** ** **

「**黑蜥蜴**」這部鬼氣陰森、恐怖絕倫的小說，刊載以來期期進入緊張階段，今期有使你毛骨聳然的發展下去，驚心奪魄的場面觸目皆是，駭人聽聞的景象令你咋舌，胆小的讀者們不宜在深夜閱讀。

** ** **

長篇故事「**春秋筆**」今期完結，神秘組合中人物大先生揭開廬山面貌後你猜猜他是誰？春秋筆到底是怎麼回事？今期故事中都有完滿向您交代。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選載雪刀浪子傳奇故事「**血洗黃金船**」，後起新秀龍乘風的作品，一部比一部更見精彩，不宜錯過。「**未央劍**」亦從下期起開始連載，這是名家伴霞樓主近期的一部長篇武俠名著。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玲瓏玉（一期完俠義奇情小說）

一雙晶瑩透澈的玉鴛鴦，價值連城，江湖上武林中人夢寐以求據爲己有，你爭我奪，掀起了無數次軒然巨波，原來它們是蘊藏着一個驚人的秘密……馬雲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黑蜥蜴（驚魂六記故事之三）

人生三年活 貓叫一妖飛……黃鷹 35

煞星與殺手（龍虎雙傑故事之一）◀上▶

煞星威脅下 重金聘保鏢……龍乘風 47

運財金童（司馬洛傳奇故事）

電話傳暗語 窮力釋疑團……馮嘉 59

紅粉金剛（俠艷奇情小說）

勇破迷宮陣 險作地道行……司馬紫烟 71

大地飛鷹（新穎俠情中篇）

重重疑心病 步步着提防……古龍 81

鐵血大旗（溫振眉傳奇故事）◀完▶

擂台洒鐵血 落日照大旗……溫涼玉 8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春秋筆◀大結局▶

揭開廬山貌 遺下警世言……臥龍生 99

鶴高飛

兩度施援手 心波翻巨浪……蕭逸 106

其人其技・軼事珍聞

用口咬人的拳師（拳壇逸事）…希華 46

董超五的纏絲手（其人其技）…麥海雲 57

鐵鎖橫江勇挫惡僧（武林軼事）小雲 69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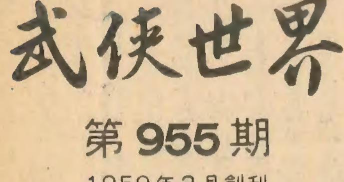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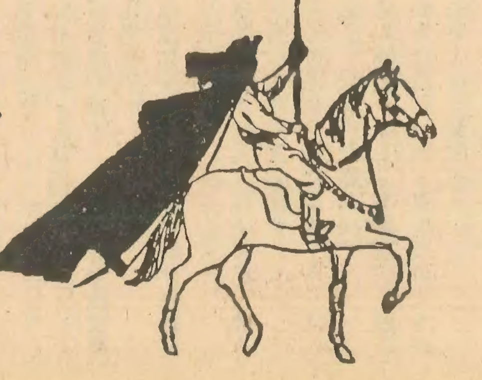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第**95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玉玲瓏

一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馬雲·文
盧令·畫

赤手揭騙局　空拳鬥四醜

他貌不驚人，但年青，强壯。

他手無寸鐵，但身手敏捷，武功深不可測。

他從來不喜歡携帶武器，但任何東西到了他手上之後，都會變成厲害無比的犀利武器。

他是誰？

江湖上的流浪漢。

他吊兒郎當的，衣着也不光鮮。認識他的人，會稱呼他劉郎；不認識他的人，會叫他「叫化子」。

× × ×

炎夏時節。

官道上趕路的人都揮汗如雨。

烈日如火，彷彿要將大地化成焦土。

路邊的茶亭上，有四個男子正在喝茶，其中三個配帶了兵器，只有一個例外。

唯一例外者，也是最不受人注意的人。甚至連茶亭上的老伯，也不會多瞧他一眼。

三個帶了兵器的人，兩個帶劍，一個帶刀，年紀只有三十左右。個個生得虎背熊腰，一看就知道他們是湖海中人。

兩個帶劍者之中，一個面目猙獰，另一個身裁較爲高大。

帶刀的人顯然就是首領。他喝了兩碗茶之後就催促二名同伴趕快起程：「走吧！時候不早了。」

三個人離開茶亭時，仍然可以聽到那首領說：「我們必須在黃昏之前，趕到那兒去，走快點吧！」

茶亭裏只留下那個赤手空拳的年青人。他只向那三個人的背影瞥了一眼，還沒有走。

「今天的天氣好熱啊！」年青人搭訕着說。

「這是六月天時，當然熱。」茶亭那位老伯漫不經心地答。

「老伯，請問你，由這兒趕到柳家莊，還有多少脚程？」

「你也要到柳家莊去？」茶亭老伯到了這時候才開始注意他身邊的年青人，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他一遍。

「是的，聽說柳家莊要請一個護莊教頭。」

「不錯，你消息倒靈通，難道你也要去應徵？」

年青人聳肩苦笑：「我只是想趕去看看熱鬧。」

「這倒是好主意！」老伯說：「柳員外爲人疏財仗義，這次重金徵聘護莊教頭，一定會招來不少武林高手。明天一定十分熱鬧。」

「柳員外有多大年紀？」

「五十開外。」

「他懂武功嗎？」

「假如他懂武功的話，又何必公開徵聘護莊教頭？」

「也許他的武功不足以保護自己。」

老伯輕輕一笑：「那就難說了！有些人深藏不露，有些則喜歡誇大。」

「你以爲柳員外屬於那一種？」

「很難說，因爲我並不認識他，只知道他非常富有。」

「富有的人，大都怕死得很。」

茶亭老伯一怔！「你的意思是指柳員外也怕死得很？」

「他假如不怕死，又何必請什麼護莊教頭？」

「那又未必單只爲了保護自己，他也許須要保護家人和財產的安全。」

「柳員外家裏有些什麼人？」

「妻子、兒女以及護莊莊丁。」

年青人輕輕一笑：「有護莊莊丁還不够，還要重金徵聘教頭，這表示可能有許多仇家快要去找他算賬。」

茶亭老伯也只輕輕一笑，沒有作答。

又有過路人進來歇脚喝茶，年青人也趁這時候離開了茶亭。

剛進來喝茶的過路人之中有人瞪住剛離去的年青人背影，若有所思地問那位茶亭老伯：「他可是江湖流浪漢？」

「江湖流浪漢？」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驚叫起來，也同時循勢張望過去。

然而轉眼之間，那身形已去得老遠。

茶亭老伯固然驚呆了好一陣！就是剛進來的幾個人，也如夢初覺地怔住了。

「江湖流浪漢」只是一個綽號——江湖中人給予一名年青人的代號。

在江湖上要爭得一個名堂，絕對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有人爲了爭得一個名堂，可能要付出他唯一的生命作爲代價！也有人因此而弄到終生殘廢，以至適得其反，永不出頭。

然而「江湖流浪漢」並沒有跟別人去爭，他只知道按照自己的原則去做自己的事。

也許就是因爲他做的事太過轟動，太過令江湖中人注意，於是立刻有人追查此人的來歷。

但是，非常令人感到意外，那傢伙無名無姓，既無特徵，也沒有常用的隨身武器。因此，他們只好把這小子叫做「江湖流浪漢」。

也有人叫他「劉郎」。

「劉郎」與「流浪」是同音的。所以到底他是否眞的姓劉名叫阿郎？相信除了他本人之外，別人很難獲得正確答案。

正當各人議論紛紛之際，已有人迅速離開了那座茶亭。連一口茶也沒有喝就走了。

即使那些人的反應如此迅速，他們仍然無法追得上那年青人。

大路之上，視綫範圍之內，他們已見不到那年青人的影子。

儘管他們洒開大步，走得好快，仍然無法可以見到那年青人的背影。

匆匆追趕上來的，是兩個狀若父子的男子，一個年約四十，另一個只有十八九；後者樣子長相十分溫文，皮膚也白皙。

二人走了一程，已經氣喘如牛。

這也難怪，在這大熱天氣之下，汗如雨下，份外消耗體力；何況剛才他們連一口水、一啖茶也沒有喝過呢。

前面道旁是一處石崖，高處石山之上有水沿住崖壁流下。

這雙狀若父子的男子，看看前面還是渺無人影，也就不再追趕了。

他們駐足於崖下，合掌盛水，喝下了幾口。

水清而潔，甘而凉，二人正想多喝幾口，水源突然截斷了。

二人感到萬二分驚奇，立即仰首往上望，無奈烈日當空，火傘高張，他們只可以勉强見到一個人影，附在石壁之上。

那崖壁峻峭非常，根本無法立足，然而那人却有如壁虎一樣，不但附在峭壁之上，還用手將水源攔截。

那是一處石壁的罅縫，山水必經之道，只須用手掌放在那兒，水就暫時沒法流下；然而手掌闊度有限，只能將水暫時留住。

當山水儲到滿掌之時，那人突然將手掌收回，水即下瀉，其勢更急。

「嘩啦」連聲，彷彿下了一場驟雨，頓然將崖下二人的衣衫弄濕了。

一陣笑聲，有如羣鶴掠空而過。

當崖下二人再仰首上望時，那人影已經不知去向。

那長者喃喃自語般道：「一定是他——我們要找的人。」

「好高的武功！」那俊秀的少年人也脫口驚叫了一聲！「常人不可能在這峭壁之上走動。」

他們並未因此而生氣，雖然衣衫濕了一塊。

× × ×

這是一個小鎭。

鎭上只有一間客棧。

客棧入門處是一個食堂。

食堂之內，擺了十幾張方桌。

客棧的二樓和後座，都是客房。

今天這裏似乎份外人擠。

前面就是柳家莊。

由這兒到柳家莊，只有一里路左右。

今晚在這間客棧渡宿的人，大都是要到柳家莊去的。

這班人中，自然不乏武林高手，他們都是爲應徵而來的。

有些人早就到達木羊鎭。也有不少人今天才剛剛趕到。

柳員外訂下的日期是明天！因此也有人在今晚黃昏才到達這裏。

自然也有人並非爲了應徵做護莊敎頭而來，只爲了熱鬧。因爲像這種武林中的盛會，的確難得一見。

唯一例外的，只有兩個人，就是那雙一老一少，狀若父子的人。

他們既不是爲應徵而來，也不是爲了看人家比武而來。

他們究竟有何目的？

他們的目的只爲了找尋一個人，那人就是「江湖流浪漢」。

他們爲什麼要找劉郎？

除了他們自己之外，別人似乎是不知道。

說他們是唯一的例外，也只是從表面上看而已；說不定還有些更例外的。

他們這班應徵者，表面上似乎都被柳員外這份厚酬吸引住。其實武林中人是否個個都爲錢而顚倒？那又未必。

不過凡是到這裏來的人，一定心裏明白，明天的場面必然十分熱鬧，也肯定够緊張刺激。

柳員外看來是個相當聰明的人，他把明日的集會稱之謂「以武會友」。

表面上，只是約齊江湖中的好漢，武林中的高手，前來切磋一下；但絕大多數的湖海中人，都已獲悉此中內情。

柳員外的做法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他明知自己無法將所有武林高手都留下來，只可以從中挑選一些武功高強的。

爲了讓其他落選者顏面好過，所以在名目和做法方面，自然就須要傷些腦筋。

現在這辦法照計不錯，既是以武會友，目的自然是爲了廣交武林中的朋友，勝負已是其次。何況柳員外徵聘護莊敎頭這回事，也不是公開宣揚的，只是許多人都知道而已。

因此，不少武林高手此來的目的，可能也只是爲了一演身手而已。

無論如何，作爲主持人的柳員外，肯定會從這班人之中，選擇武藝高強的人，作爲護莊敎頭。

時間已是黃昏，那雙狀如父子的男人，就在這時候趕到木羊鎭上唯一的客棧——雲來客棧。

剛是晚飯時分，食客如雲，那十多張方桌都坐滿了人。

掌櫃的十分抱歉地對那長者說：「對不起，兩位，今天敝店客滿了。」

長者回頭對同行的少年人道：「少爺，既然如此，不如先吃過晚飯再算吧。」

原來他們並非父子，而是主僕；長者叫朱柏，是朱家一名老僕。少年叫朱若賢，長相溫柔，唇紅齒白，膚色白中透紅。要是他是個女人，必然顚倒不少男仕。

然而眼前的他却是一副男兒相，穿得既光鮮，又瀟洒。雖然那些衣服之上沾染了一些水漬，但水漬和汗漬都早已乾了。

他們本想找一張枱，但所有的枱都坐滿了人。

「算了，誰叫我們來得太遲？」少年人無可奈何地，轉身想走。

突然有一種粗魯的聲音叫他：「好姐兒，且慢走。」

少年人回頭一看，是個又矮又醜的大漢。那傢伙粗眉大眼，滿咀鬍鬚，鼻子有如紅柿。正捧住一碗酒與他的同伴相顧大笑。

他又打着手勢說：「過來吧！俏娘子，我請你喝一杯如何？反正你這麼纖弱，我只要讓出一小半座位就够你坐了，何必東奔西走？」

少年人面紅耳赤！尷尬非常。

—那矮子的同伴又是一陣大笑。

食客中亦有人借住酒意，笑了起來。

少年人動氣了，伸手抓着腰間的劍。

長者見狀，急忙勸道：「少爺，算了，走吧！我們可以到別處去。」

他們顯然還不知道這是唯一可以進食的地方和客棧。

少年人怒目而視，那口烏氣似乎很難嚥得下！但那長者爲了息事寧人，一直苦苦相勸。

醜矮子受到同伴慫恿，霍然離座，竄到門前把手一橫：「俏娘子，乖乖的，陪我一陣，老子實在寂寞死了。」

少年人忍無可忍，吆喝聲中，劍已離鞘，寒光直迫矮子咽喉。

矮子本來就已經够矮，這時身形再一矮，寒光自他頭頂一掠而過。

少年人劍未收回，手腕已被人緊緊扣住。

矮子閃避得輕巧，身形變得更快！出手有如閃電，左手扣住少年人的手腕，右手疾伸，企圖剝下少年人的頭巾。

少年人情急之下，偏偏又無力反抗，急得淚水盈眶。

長者主僕情深，急伸援手，要爲少主解圍，反被矮子後腿一踢，跌出門外，仰翻數尺以外。

矮子又再伸手去剝少年人的頭巾。

少年人拚命掙扎，左閃右避，勝在身裁比矮子高出了一大截。

矮子的同伴在旁吶喊叫囂，座中不少食客亦以好奇心理隔岸觀火。

也許這裏的人與矮子的心理一樣，想知道那美少年究竟是男是女？所以此刻仍然無人向少年人伸出援手。

另一個更大的原因，就是矮子手無寸鐵，已能制勝，何況他還有其他同伴在場，所以即使有人同情那少年人，亦無人敢

出頭。

少年人手腕痲痺，劍已墮地；矮子眼看就要得手。

驀地背後一團黑影飛來，附在矮子的背脊之上。

矮子咽喉被雙臂箍住，差點透不過氣來。

那黑影並非別人，正是門外倒地再爬起來，捨身救主的老僕朱柏。

朱柏也明知自己的功力無法及得上矮子，但他絕不願意有人將少主的頭巾剝下。因此情急之下，已不顧一切後果。

「蓬」的一聲，矮子手肘後撞，朱柏慘叫一聲，身不由主，整個兒往後疾飛而去。

這一回却是由於角度關係，他再沒有剛才那麼幸運，倒地之後仍可以爬起來；這一次却是結結實實的，撞向門緣，登時頭破血流。

朱柏口吐鮮血，仍然企圖鼓其餘勇，再掙扎起來護主。

可惜他的腰部只彎起了一半，人又再臥地上，瞬即昏死過去。

食客之中，立即引起一陣哄動。

只有矮子一人，若無其事地，帶着酒意，繼續困擾那少年人。

少年人目睹慘事，既急且悲；眼看矮子就在得逞之際，突如其來只聽到悶哼一聲，這聲音竟出自矮子之口。

少年人被矮子制住的手腕，感到一陣鬆弛，彷彿從死刑架上被人放了下來。

一時之間少年人還不知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事；只見面對住他的矮子，雙目反白，咽喉之間插住一隻竹筷子。

血還沒有由傷口冒出，矮子的咀角首先滲出了血水。

矮子想叫，偏偏叫不出聲音來。他軟綿綿地倒在地上，四肢伸直。

他的三個同伴有如從噩夢中驚醒，迅速離座，衝了過來。

這三個人都醜怪得很，一個又瘦又老，看上去只有一層皮包骨。

此人迅速衝向客棧的大門，判官筆橫伸，阻住了少年人的去路。

少年人驚魂未定，彷彿又遇上了一具活骷髏，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此人正是「江南四醜」之中的「活骷髏」姜斯。

第二個醜怪之人只有一隻眼。

這唯一的眼睛位於眉心偏左，此乃胎生，看上去除了又醜又怪之外，還帶有幾分恐怖。

他是「江南四醜」之中的「獨眼龍」胡彪。

胡彪雖然只得一隻眼睛，却比別人看得更加清楚；他早已找到了擲出一隻竹筷子的人。

那人坐在客棧食堂一角，若無其事地飲食，但桌子的面前只有一隻筷子擱在那裏。

沒有人用一隻筷子進食的，所以「獨眼龍」胡彪更加肯定他沒有估錯。

留下一個「三眼怪魔」華剛，他正過去將他們的「老大」扶起。

可惜這時候，那「矮子」武大熊已氣絕身亡。

「三眼怪魔」居「江南四魔」之中最末，年紀也是最小。

華剛是天生奇醜，除了雙眼凸出之外，額角中央也長了一個肉瘤。肉瘤中央瘀黑了一小塊，所以看上去好像多了一隻眼睛。於是「三眼怪魔」的綽號，亦不脛而走。

華剛看見「老大」既然死去，悲痛之餘，惡向胆邊生，飛也似的，回到了胡彪的身邊。

胡彪正面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年青人。事實上，到了這時候，所有人的視綫，也都集中在這年青人的身上。

相反，那年青人却只管吃他的東西。連頭也沒有抬起來。

「獨眼龍」胡彪，雙刀出手，吆喝着說：「我們老大可是你殺死的？」

年青人瞧也沒有瞧他一眼：「那可憐的老僕人又是誰殺死的？」

「好極了！」胡彪呱呱叫道：「你終於承認那隻筷子是你擲出的。」

年青人輕輕一笑，同時伸手在桌上的筷子筒裏取出了另外一隻筷子，與他面前擱住的原有那一隻補充成爲一雙。然後笑道：「反正這裏有這麼多，少一隻又算得什麼？」

「三眼怪魔」華剛忍不住叫了起來：「三哥，別再跟他嚕嗦了，動手吧。」

與此同時，華剛亦已自腰間拔出了雙斧。

雙刀雙斧齊上，眼看危在眉睫，那年青人竟然還獃在那裏，直瞪瞪地坐着。

雙刀砍向長板櫈，雙斧力劈木方桌，登時「嘩啦」連聲！碗碟紛飛，魚肉菜汁四濺。

奇怪的是：未見血肉橫飛。

即使正在客棧食堂上的武林高手們，也估計錯了。

他們都以爲那年青人這一回勢必死於雙刀雙斧之下，變成肉醬。

但是，被雙刀砍作兩段的長板櫈之上，年青人踪跡已渺。

年青人彷彿會隱形似的，但對武功有深刻認識的人，都知道那只不過是他的行動比對方快出了一籌而已。

他正坐在二樓的欄杆之上。

當胡彪與華剛二人看見一無所獲之後，自是吃驚不小。他們自問出手既狠且快，那一記也砍劈得十分準繩。

但想不到的是對方還是要比他們快了一綫。

二人正仰首上望，那條人影已重新降落地上。

二人還未發招，突然感到頭頂之間一陣灼熱，彷彿在同一時間被利刀割了一下似的。

二人吃驚之餘，急忙以手背抹向頸項之間；手背上滿是鮮血。

他們只可以感覺得到，那年青人的影子曾在他們面前落下，有如閃電行雷似的，瞬即消失。

回頭一望，那年青人已奪門而出。

守在門際的「活骷髏」姜斯，有如見鬼似的，被一團黑影狂衝了一下，判官筆仍無用武之地，手腕已被割傷。

他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左右兩邊沒

有肉的面頰，已被人力摑了兩掌。

「江南四醜」的武功自問不弱，但這時候卻有如大人和小孩子玩耍一樣，變得全無招架之力。

「活骷髏」姜斯還未完全清醒過來，一個人影卻變作兩個人影，竄出了門外。

其中一個人影是那年青人自己。

另外一個人影是那個呆若木鷄的美少年。

他被那年青人攔腰摟抱着，直至衝出了客棧大門，然後才將他放下。

美少年驚魂未定，還要將老僕朱柏的屍體帶走。

年青人有點啼笑皆非，但又不想少年人獨自留下。

他們本來已遠離客棧門前，這時被迫又再飛奔回來。

美少年只拾回他的劍，朱柏這老僕的屍體，卻讓那年青人代他揹走。

他們直奔向鎮外，後面沒有人追來。

即使與剛才那宗糾紛無關的人，也不敢追來，因爲那樣很容易造成誤會；尤其是那些見過那青年人出手的人，莫不驚心動魄！誰也不想那年青人把他們當作敵人看待。

× × ×

客棧裏，一片混亂。

「江南四醜」三傷一死，在場的武林中人都目睹一切。

沒有人懷疑那年青人的武功，他肯定就是「江湖流浪漢」劉郎。

除了劉郎之外，暫時還找不到第二個人可以赤手空拳擊敗四個強敵。

然而座中各人，卻從未有誰見過劉郎其人的，因此又引起議論紛紛。

現場上發現一些碗碟的破片——那是陶瓷的碎片。

這是被雙刀雙斧砍爛的碗碟，其中有些碎片染了血。

那是「江南四醜」之中，三個人的鮮血。

所有目睹的人都知道年青人武功高深莫測，但沒有一個能看清楚他如何出手。

在勝負的意義上，那三個醜怪的人是輸了，而且輸得無話可說。

在生死的意義上，「江南四醜」之中的矮子武大熊，正是死得不明不白。

他借醉鬧事，到頭來「一命搏一命」，「殺人塡命」，也是死有餘辜。

鬧劇變慘劇，要怪也不知怪誰才好。

× × ×

夕陽西下。

黃土之下埋葬了老僕人朱柏的屍體。

少主人黯然垂淚，呆立在新塚的旁邊，默默地祝禱。

唯一陪伴着他的人，也就是那美少年的救命恩人。

夕陽的餘暉，給大地洒上了一片金黃色，是象徵人生到了盡頭時的悲哀，還是告訴人們須要好好的安息？

無論如何，對那美少年和那年青人來說，他們的生命正進入黃金時代，絕未到盡頭。

「走吧！」年青人催促着那少年人，「我們還要找地方睡覺。」

少年人咬一咬下唇，抹了一把眼淚，朝新墳瞧上了最後一眼。

少年人知道他不能在此久留，那年青人已催促過他好幾次了。

天快黑，他肚子裏一些東西都沒有。

然而他的心情除了悲傷之外，還有着一份莫名的興奮，因爲他終於發現了他們要找尋的人！

「你就是劉郎！」少年人一邊走着，一邊問着。

年青人輕輕一笑：「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們正要找你。」

「你找我？」

「是的。」少年人輕輕嘆了一口氣，「假如在大路上趕路的時候，你不迴避，今天的慘事可能不會發生。」

「你是指你們主僕二人正在喝山水的時候吧？」

「不錯，你當時戲弄了我們。」

「不是戲弄，只是試探。」

「爲什麼要試探我們？」

「因爲你們無端追踪我，自然要確定你們的武功高到何種程度，否則就無法加以防範，但是——」

「但是，你終於發覺我們的武功實在平凡得很，是不？」少年人朱若賢道：「老實說，假如我的武功再好一些，我就不會千方百計找你。」

「你究竟是誰？在此之前，我們之間似乎並不認識。」

「在我說出我是誰之前，先要知道你是否我要找的劉郎？」

「我的確就是劉郎，難道你還有什麼懷疑？」

「是的，我不應該有所懷疑，我親眼見過你赤手空拳時的威力。」少年人自我介紹道：「我姓朱，叫朱若賢。」

「是少爺，還是小姐？」

「怎麼連你也這麼說？」

劉郎笑了笑：「矮子爲了好奇，我也只不過爲了好奇，但我不會迫你說。」

朱若賢滿面通紅，垂下頭來。

劉郎不必多問，亦已猜到了九分：「爲什麼你要女扮男裝？」

「爲了旅途上的方便。」朱若賢間接承認自己是個女子。

「爲什麼要找我？」

「爲了報仇！」

「報仇？」劉郎怔了一怔，「你還要爲誰報仇？可不是剛剛安息的老僕吧？」

「不，是家父和家母，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他們和家中的婢僕全都死了，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和老僕朱柏。」

「這的確是一件慘事！」劉郎又問：「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我也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劉郎差些兒要停下腳步來凝視着她，「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我並非跟你開玩笑，因爲當時我不在家，是老僕人朱柏逃出來之後，到我姨丈家中告訴我的。朱柏當時裝死，避過了屠殺」

「是那一帮人如此心狠手辣？」

「如果我知道，又何必找你找得這麼辛苦？」朱若賢斜睨了劉郎一眼。

「你找我也沒用，我又不是神仙。」

「但家父臨終時，吩咐過朱柏，叫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你。」

「令尊是那一位？」

「朱香亭。」

「朱香亭？」劉郎渾身一凜，立即停止了腳步，呆呆地瞪住了朱若賢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

朱若賢雖然也跟隨着他停住了腳步，但卻不敢直視他！

因爲這時候，劉郎正目不轉睛地盯實她，令到她有點不好意思。

劉郎絕對不是這麼無禮的人，但「朱香亭」這名字，令他想起了太多的往事。

他怔怔地，瞪住她道：「你說令尊就是朱香亭？那麼，你眞姓名應該叫『朱婷婷』，是不？」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劉郎輕輕嘆了一口氣，滿懷歉意地，也垂下了頭來。

「朱柏裝死時，躺在家父一旁。」朱婷婷回憶着說：「當時家父已身受重傷，血流不止，自知命不久矣，所以他才吩咐朱柏，先到姨丈家帶我走，然後再設法找你。」

「他還說過一些什麼？」

「他只對朱柏說：玲瓏玉乃是我們朱家的傳家之寶，但當時亦已一起被刦去了。」朱婷婷偷偷望了劉郎一眼，「我不知道，家父爲什麼特別提起了玲瓏玉那東西來！」

劉郎怔了一怔，避開了她的視綫：「我也不大清楚。可能因爲那是你們朱家的傳家之寶吧？」

當然，玲瓏玉必然還含有很特別的意義，但劉郎卻不敢提。

朱婷婷也知道，但她卻詐作不知。

× × ×

「玲瓏」本來就是形容玉的聲音，物件的精巧製作，也可以稱之爲玲瓏。

「玲瓏玉」本來只有一塊，玉質晶瑩透澈，乃玉石中之上品。

由朱家祖先開始，這塊罕見的翠玉已一分爲二，精工雕成一對鴛鴦。

朱家與劉家有約在先，本擬將朱婷婷許配給劉郎。

朱家交給媒人送上的信物，就是其中一塊玲瓏玉！

但是，劉郎當時不知是否過於醉心武功，還是不知情滋味，總之就是沒有接納這項親事。

父母迫得緊了，他索性一走了之，此後，就無影無踪的。

朱家知道了這件事，自然十分不高興，但也怪不了劉郎的父母，只好將信物收回。

劉郎回憶起這段往事，內心仍有着無限的歉意，還好他從未見過這位朱家大小姐，否則此刻一定更加難爲情。

朱香亭遺言要他女兒千方百計來找自己，是因爲老人家知道自己在江湖上闖出了名堂呢？還是另有原因？

不管老人家的眞正用意何在，在情理上他必須照顧這朱家的後人。何況她還是自己的未婚妻呢。雖然當時他並未接受這宗親事。

朱婷婷身不由主地，與劉郎併肩兒走，不經不覺，已是入黑時份。

「我們到何處去投宿？」朱婷婷問劉郎。

「這兒附近，除了木羊鎭的雲來客棧之外，沒有地方可供投宿。」劉郎說：「我以爲雲來客棧今晚一定有房。」

「你怎麼知道？掌櫃的說，今夜已經客滿了。」

「那是黃昏時份的事，這時候最少也會有一間房空出來。」

「我知道，你是指江南四醜他們，這時可能已遷出了客棧，是不是？」

「是的，肯定不會再在那裏。他們會逃之夭夭，決不會再獃在那裏。」

朱婷婷道：「不，我不想再回到那間客棧去。」

「怕他們再取笑你？」

朱婷婷輕輕一點頭。

劉郎道：「經那一役之後，相信沒有人敢再步江南四醜的後塵，何況我們還要吃些東西，也只有那兒才有得吃。」

朱婷婷放眼四望，忽然指住一點火光道：「瞧吧，那兒有一戶人家。我們過去看看好嗎？」

「嗯——」劉郎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既然你不想再回到雲來客棧去，就只好碰碰我們的運氣了。」

× × ×

這是一間農莊。

朱婷婷不久之前看見的火光就是由這家農莊透出的。

時間是剛剛入黑之後不久，所以農莊裏的人還沒有睡。

劉郎担心兩個男子前來求宿，會被人拒絕，所以要朱婷婷把頭巾剝下，現出了女兒本色，這可能較爲方便。

朱婷婷明白到眼前情況不同，最少她應該對劉郎有點信心，所以也同意回復了女兒身。

一雙農家夫婦欣然開門，劉郎道明來意，又說小鎭上的唯一客棧經已人滿，終於獲得收容。

這雙農家夫婦十分喜客，他們對劉郎二人非常客氣。

女主人弄飯煮菜，男主人陪人客東拉西扯的聊天。

言談之間，這對中年夫婦吐露了一點心事。

原來他們還有個兒子，可惜嗜賭成性，這時候他正在隣村一個賭場之內。

劉郎問農夫：「他有多大年紀？」

農夫打量了劉郎一番，道：「與你差不多吧，二十來歲。」

「叫什麼名字？」

「阿康，沈阿康。」農夫又自我介紹，「我叫沈容，未請教二位貴姓芳名？」

「在下姓劉名郎，她是我的未婚妻朱婷婷。」

「眞是天造地設的一雙。」沈容羨慕地瞧了二人一眼。

朱婷婷粉臉低垂。

劉郎有苦自己知，他爲了換取這農夫的收容與諒解，不得不硬住頭皮，稱朱婷婷是他的未婚妻。

只有一對未婚夫婦，才不會惹起這等

鄉下人的懷疑。

農夫沈容却在嘆息，他顯然因爲劉郎而想起了那個不長進的兒子。

沈容還叫劉郎今晚就睡在他兒子的床上，因爲他準備不讓阿康返家來睡，以示懲罰。

至於朱婷婷，則與他妻子同睡，他本人可以睡到廳子外邊來。

但劉郎不想騷擾他們，準備與朱婷婷吃過了晚飯之後，睡到柴房去。沈容自然不會如此待慢他們，因而發生十分禮貌的爭辯。

農婦已將飯弄好，雖然只是粗飯青菜，也顯得香味撲鼻，也許是因爲劉郎他們都餓了。

沈容已經不再提那個不肖的兒子，但農婦却諸多埋怨。

沈阿康果然太不長進，他把家中稍爲值錢的東西，都偸去典當，結果還是在賭場之內，輸了一個清光。

劉郎低語朱婷婷：「你敢獨個兒留下麼？」

「你呢？你要到那兒去？」朱婷婷反問道。

「我去找阿康。」

「敎訓他？」

「見機行事而已。」

「能令浪子回頭，倒是一件好事。」

「但我却担心你。」

朱婷婷道：「相信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去吧！」

於是劉郎問清楚那間賭場之所在，以及阿康的外型和衣着等等。沈氏夫婦都一一說了。

劉郎緊記心中。

× × ×

賭，是人類好勝心的表現。

也許自有人類以來，人們的好勝心便十分之强烈，所以賭博也很早便出現在人類社會中。

劉郎來到一間賭場之內，但見裏面人頭湧湧。

有些穿得很光鮮，有些穿的只是粗衣蔴布，然而除了注碼分大細之外，勝負時的狂態並無分別。

這邊呼吆喝六的賭骰子，那邊拍枱拍櫈的賭牌九。

劉郎來此的目的，是爲了找阿康，然而人頭湧湧，誰是阿康？

儘管沈氏夫婦有過十分詳細的描述，劉郎仍不易發現阿康之所在。

劉郎靈機一觸，把一名賭場打手拉過一邊，賞了他一錠碎銀，問：「誰是阿康？請指點一下。」

打手朝劉郎打量了一番，發覺他手無寸鐵，最少就不似爲尋仇而來，因此便將錢收下，反問道：「可是姓沈的？」

「對了，正是他，」劉郎說。

打手將劉郎帶近一張賭桌旁，爲他點相。

劉郎發覺那個叫阿康的年靑人，年紀果然與他差不多。

阿康正輸得滿頭大汗。

劉郎看見他們賭的是牌九，而且有人正在出千。

十賭九騙，自古已然，劉郎早已明白此中道理，所以他從來不賭。

但是，他對每一樣賭博都非常之精通，包括那些五花八門的騙術在內。

阿康輸掉了最後一口賭注，但他仍沒有意思要走！

劉郎看見他向人借貸。

但那人沒有理睬他。

劉郎乘機過去搭訕：「兄弟，手氣不佳麼？」

「是的，」阿康嘆氣道：「我很少到這種場所來，想不到一來就這麼倒霉。家母已經八十多歲，又有病在身，我這樣子回去，眞不知如何交代？」

劉郎差些兒以爲找錯了對象。不禁又問：「你貴姓？」

「小姓沈，沈康。」

劉郎心裏暗暗笑道：「這小子眞會說謊。」

但他却一本正經地，沒有笑出來，對沈康道：「我明白你意思，你想贏一點錢回去，是不？」

「是的，可惜我現在已囊空如洗。」

劉郎把腰間的錢袋揚了揚，道：「我可以借點錢給你，但你有什麼抵押？」

沈康摸摸後腦，又摸摸他的衣袋道：「我身邊沒有貴重的東西，但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我們剛相識，我如何能了解閣下的人格？」劉郎半開玩笑的道：「除非用你的性命。」

「好吧，就用我的性命。」想不到沈康竟然會毫不考慮地說。

劉郎笑道：「我只不過開玩笑而已，你如何能以你的性命作抵押？」

「我可以。如果我輸了，我再無話可說，性命是你老兄的，我知道我會贏，一定可以還本的，求求你，幫幫我。」

劉郎見過不少賭徒，從未見過這麼狂的！

沈康簡直已失去了常性。

劉郎道：「好吧！我們就一言爲定，錢，你可以拿去再博一博，但是萬一輸了，你的性命就屬於我的。」

「嗯！」沈康有些猶豫。

但到頭來還是點了點頭。

劉郎給他二兩銀，沈康又再擠入人堆中去。

他似乎只知道賭，其他一概也可以不理，自然，不會知道別人騙他！

但劉郎却看得非常清楚。

他幾乎一開始已經知道了結果——沈康又輸了。

沈康想悄悄避開劉郎的視綫，偸偸離開賭場，但被劉郎一手捉住。

劉郎笑道：「何必這麼快就走？來吧，現在連我也有點興趣了，你想還本，跟着我來好了。」

沈康無論花多大的氣力，也無法擺脫劉郎的手。

他只好跟着劉郎回到了賭桌旁邊。

劉郎並無惡意，而且語氣之中充滿了信心，也同樣增加了沈康的好奇心。

他看見劉郎由錢袋中摸出了幾錠銀両，足有數十両之多。

劉郎立即成爲衆所觸目的人。

他要做「庄」。

賭的是「牌九」。

他有錢，枱面上的錢已經不少，錢袋裏也肯定還有不少錢。

有錢就自然有人信，有錢就可以做「庄」。

枱面有多少錢，就可以受多大的注碼，這也是牌九的賭規。

劉郎赤手空拳，又不帶任何武器，自然更多人相信他！

賭徒紛紛下注。

劉郎發現他的「假想敵」注碼下得很大。

這「假想敵」正是不久之前的大贏家，也是出老千的人。

洗牌了，那人的手法十分熟練。

劉郎故作呆頭呆腦的，任由他擺佈。

但最後他要「過牌」。

表面上看來，那是無濟於事的。

劉郎做「庄」，所以由他打骰！

出老千的人心裏笑：暗念這一回又是他贏定了。

但是當他用手指的觸覺去摸牌時，面色驟然大變！

完全不是他想像中那回事，他手上的牌，點數很小。

只要庄家的牌稍爲好一點，他肯定會輸。

於是他向他的同伴遞眼色。

那邊忽然有人打架，這邊竟然有人乘機換了牌，但劉郎却佯作不見！

糾紛是有人故意製造的，所以很快就告平息下來。

有人想看庄家的牌，但劉郎却沒有讓任何人看到，即使身邊的沈康也看不見。

開牌了。

出老千的人已換上了一手好牌，最少比起原有的要好得多。

但是，他還是要輸給庄家。

所有人都要輸給庄家。

因爲劉郎手上執的正是皇牌：雙天至尊。

由於注碼頗大，立即引起一陣哄動。

劉郎想將枱面的錢，撥到自己的面前，立刻有人按住他的手。

劉郎沒有當場發作，只問道：「什麼事？」

出老千的人「哼」了一聲，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老子面前要花樣！」

「這是什麼意思？」劉郎心裏覺得好笑，想不到會「賊叫捉賊」。

那人道：「剛才你趁住混亂中換牌，可惜你手術不靈！」

劉郎笑道：「那麼爲什麼你剛才不作聲？」

「我是故意讓你上釣的！」

「其實上釣的是你，」劉郎道：「你一直在施展你的騙術。」

「小子，你說話小心。」

「我幾時都小心，否則我又怎麼會窺破你們這個騙局？」

「你說我是老千，你有什麼證明？」

「你指我換牌，你又有什麼證明？」

突然之間，此起彼落地，有幾個人呼應：「我們可以證明，我們都親眼見你換牌。」

劉郎只是輕輕一笑。

他對這種反應絕不會感到驚奇，只有讓他看得更清楚，誰是老千集團的成員！出面助陣的人就是了。

劉郎只瞥了他們一眼，目的是讓心理上先有個準備。

然後，他又將枱上的骰子拾起，示意着對各人說：「十賭九騙，這的確是個騙局，我早已看到了，但想不到揭發的，竟是他們自己！如果你們不信，請先看看這個！」

劉郎順手一揑，骰子裂開爲二，中間鑲進了一塊鉛。

衆人嘩然。

那個出老千的人正待探手袋中，給劉郎一手抓住。

他非常尷尬，也十分生氣！

他極力掙扎，但他事前無法估計得到劉郎的氣力有這麼厲害，無論他用上了多大的氣力，也無法掙脫。

劉郎隔住賭桌，捉住那人的手，其他人之中，有些靜觀其變，也有人向住劉郎衝了過來。

劉郎早已知道了事情的發展。

他不慌不忙，順手抓起了幾隻牌九，朝着那數名大漢擲去。

首當其衝的人，面上，額上留下了牌九上面的圓點。

有些痛得差些兒昏了過去。

也有人掩面呼痛！

沒有人敢再衝上去！

被劉郎抓住的人，急得呱呱大叫！

劉郎正待由他的懷中取出一副骰子——那是他出術之前，先把賭場的原有骰子取去，悄悄換上了這副可以隨意控制的老千骰。

老千骰的內容已被揭破，所以劉郎肯定此人懷中另外還有一副。剛才他企圖伸手入懷，正是要消滅證據，但是劉郎手急眼亦快，令他無法得逞。

他極力掙扎，無奈他的氣力無法及得上劉郎。

突然寒光一閃，一柄飛刀自那邊屋角疾擲而來，急如流星。

劉郎張咀揚手，那邊反而傳來了一聲震天價的慘叫。

擲出飛刀的人自然也是老千集團中的打手之一。

此刻他正雙手掩面，痛苦呻吟。

沒有人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但却有人目睹他朝劉郎擲出了一把飛刀，那飛刀正被劉郎咬在咀邊。

擲飛刀的人，一隻眼睛瞎了，那是被骰子所擊瞎的。

劉郎把那柄飛刀自咀邊取下，將刀鋒伸到那老千的咽喉，冷冷地說：「慢慢的，將懷中那副骰子拿出來吧！」

那老千無可奈何，惟有照辦。

賭場中的人爲之嘩然。

老千集團的人，沒有人敢再動手。

劉郎對賭場裏的賭徒說：「誰輸了錢給他的，現在可以報實取回。」

老千既然明知敵不過劉郎，只好任由他自懷中將銀両取了出來，放在枱上，任由各賭徒取去。

賭徒們皆大歡喜。

賭場主持人也看得出劉郎是個武功深

不可測的人。

劉郎最後只帶了沈康離去。

× × ×

沈康垂頭喪氣地，跟着劉郎走。

劉郎道：「十賭九騙，你這些日子以來，到底輸了多少錢？」

沈康羞愧地說：「我也不知道。」

「帶我返回你家裏去！」

沈康一怔：「你要到我家幹嗎？」

「你不是說過，你家有個八十歲的可憐母親，他正生病麼？我只想盡點棉力，帮帮你。」

「嗯！我家很侷促，你如果有心助我，錢就交給我好了。」

「交給你？」劉郎笑了笑，「我只怕等不到明天晚上，我這些錢已在另一些人手上。」

「你放心，見過今晚的事，我再也不會賭了！」

「那就最好。」劉郎又說：「時候已不早，我想在府上借宿。」

「嗯——！」沈康顯然不大願意，「舍下離此很遠！」

「我以為並不太遠，你一定是輸得糊塗了。」劉郎笑道，「讓我來帶路！」

言畢，便領前帶路。

「你知道我住在何處？」沈康自然感到萬分驚奇。

「我當然知道。」

沈康半信半疑地，跟着劉郎走。

走了一程後，忽然有人在他們背後出現。

劉郎一凜，隨即展開戒備。

然而背後那二人脚步加速，直奔過來：「好漢請留步！」

劉郎和沈康止了步。

來者是一主一僕，一看衣着就知道是非富則貴的人。

在月色之下，沈康已脫口呼叫了一聲：「柳公子，怎麼是你！」

但是，那位公子哥兒却不屑地，瞥了沈康一眼，反而很有禮貌地問劉郎：「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劉郎有點摸不着頭腦：「請問你又是誰？」

「在下柳如蔭，是隣近柳家莊的人。」那青年人自我介紹。

沈康也在旁插咀道：「是的，他就是柳員外的公子。」

劉郎在月色之下，打量了他一遍，道：「有什麼貴幹嗎？」

柳如蔭道：「剛才在下有幸，得以目睹老兄身手，家父求賢若渴，不知老兄可否隨我返家一次。如蒙不棄，相信家父必可酬以厚禮，奉老兄如上賓！」

劉郎笑道：「這應該是明天以後的事吧！」

「老兄的意思可是，明天敝莊舉行『以武會友』盛會，老兄也準備參加？」

劉郎道：「是的，最少我也會前往一開眼界！」

「那眞是好極了。剛才我無意中在賭場內瞥見老兄有此身手，萬分仰慕。其實你大可以不參加比武，也必然獲得家父讚賞！」

劉郎笑道：「明天高手林立，屆時你自會發覺我那兩下子功夫，只不過是雕虫小技而已！」

「無論如何，明日之會，請老兄一定要光臨！」柳如蔭最後拱手說道。

他們在月色下相會，也在月色之下分手。

劉郎又帶住沈康朝沈家的農莊走去。

三指費思量　兩情枉相思

農莊之內，一片昏暗。

劉郎正待敲門，發覺門只虛掩，心裏頓覺不妙。

他偕同沈康入內，裏面一片凌亂。

即使油燈將盡，窗外的月色仍可以帮助他們目睹室內一切。

劉郎首先發現沈容的屍體。他倒臥地上，身上血漬斑斑。

沈康奔入後面房內，發覺其母亦已死去！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劉郎走遍室內室外每一角落，亦無法找到朱婷婷。重返農莊之內，沈康已將油燈挑亮。他呆若木鷄，凝視着沈容的屍體，淚流滿頰。

他當然不知道劉郎是何方神聖，所以當劉郎說要帶他返家時，他還不相信劉郞這陌生人能知道他家居何處。

後來等到柳如蔭自後面追來，聽過劉郎自我介紹，才曉得他原來就是名聞江湖的「江湖流浪漢」。

這些日子以來，「江湖流浪漢」的名字，傳遍大江南北。

即使不是在江湖中混的人，也都對他的故事發生興趣。

沈康是年青人，自然對年青人的事更加覺得有趣。

一個不帶任何武器，單憑赤手空拳闖蕩江湖的人，在這些日子以來，名氣已經越來越响！沈康想不到這個人突然之間會出現在他身邊。

他不但從賭場中救了自己，還知道他家居何處，假如此人不是劉郎，他才會感到無限驚奇，然而對方正是劉郎。

沈康只知道劉郎神出鬼沒，武功深不可測，却不知道他偕同未婚妻朱婷婷在此借宿。

因此他心裏難免會想：為什麼劉郎會知道他的家就在這裏？

一個歪念在腦海中一幌，沈康突然化悲憤為力量，順手執起一張木櫈做武器，力擊劉郎。

劉郎當時正蹲在地上，小心檢視沈容的屍體之際，驀地感到後腦生風，急忙順勢倒下，左臂撑地，右手擋架。

「嘩啦」連聲，木櫈開花。

沈康仍然心有不甘，反身自牆角取過禾叉，又再向劉郎展開了攻勢。

劉郎輕巧跳躍，閃身避過沈康的一輪急攻之後，沈康已是氣喘如牛。

劉郎將沈康手中的禾叉接過，氣定神閒地問：「你以為我殺了你父母麼？」

「不是你還有誰？」沈康氣憤地說，「你沒有理由知道我住在這裏的，一定是你殺死我雙親之後，問心有愧，所以才到賭場救我。我到底與你何怨何仇？」

劉郎道：「我們之間，前世無怨，今

世亦無仇，所以我沒有理由殺你父母。我和我未婚妻是來此借宿的。」

於是劉郎將沈容如何指責其子不長進，沉迷賭博的經過，一一說了一次。

劉郎又指出他的未婚妻朱婷婷目前已失所踪，可能被仇家挾持而去。

沈康也聽江湖中人說得多了，劉郎是個講道義的人，從不殺無辜。

因此，經過了一番情緒上的發洩之後，沈康又稍告平靜下來。

劉郎又再回到沈容屍體旁邊。

沈容死於利刀之下，似無疑問，但為什麼他竪起了三隻手指？

劉郎老早就發現了這件事，但中途被沈康的攻擊分了心。

現在劉郎又得從頭再研究過。

沈容為什麼在氣絕身亡之前竪起三隻手指？其中必有用意。

劉郎想像到，沈容必然是明知身受重傷，無法再等待下去，所以才在死前對劉郎有所暗示。

那麼，三隻手指會不會是暗示兇手共有三個人？

極有可能。

因為時在黑夜之中，殺人者必然是突如其來的。

沈氏夫婦與朱婷婷事前一定經過了一番掙扎，所以才會弄到室內一片凌亂。

沈容傷重倒地後，自知不久於人世，為了向劉郎交代，可能想過留書示意。無奈當時不但在黑夜之中，也實在無法找到筆墨。

因此，最後他惟有竪起三隻手指。

這三隻手指必然與「三」有關。例如三個人，三件物件之類。

一個人假如死了之後，大腦神經就會失去了控制，所以死後要保持一個固定動作或姿勢，似不可能。

但是，一個意志力堅強的人，潛意識往往可以帮助他做到這種「不可能」的事情。那是由於一個人死後，大腦仍活動一個短時期的緣故。

例如有些人死了，眼睛還是張開的。世俗稱之為「死不瞑目」。

也就是說，死者雖然死了，但還有「未了心事」，所以必須「有所暗示」。死不瞑目，就是大腦神經停止活動之前的一種現象。

現在沈容竪起三隻手指，道理亦與死不瞑目相同。

他明知無法支持到劉郎回來，為了向他交代，這是迫不得已的。

劉郎再三思量，覺得「三隻手指」最大的可能就是暗示「三個兇手」。

江湖中人有許多都與「三」字扯上一些兒關係的。

例如「刀劍三煞」，「三眼怪魔」……等等。

「刀劍三煞」在江湖上頗享盛名。他們是三兄弟構成的。

大哥范龍，國字口面，用一柄單刀，曾有力退十二名武林高手的紀錄。

二哥范虎，面目猙獰，用的是一把青鋼劍，鋒利無比。

三弟范豹，身裁高大，與二哥所的兵器一樣。

三兄弟均喜愛武功，自小便舞刀弄劍，所以逐漸長大之後，便連手與人家過招；由於自小即習慣了默契，所以只要三兄弟湊在一起，便無往而不利。

三兄弟連守齊攻，單刀雙劍，在江湖上擊敗過不少高手，所以「刀劍三煞」的威名，江湖上已是無人不知。

至於「三眼怪魔」，也就是「江南四醜」之中，居於最末的華剛。

沈容那三隻手指，會不會是暗示上述任何一人就是兇手之一？

劉郎曾在雲來客棧，為了救朱婷婷，而殺死了「江南四醜」之中的「矮子」武大熊，可能就因此而招來這災禍。

對了，「江南四醜」之中，死了一個，還有三個。沈容的三隻手指，極有可能就是暗示兇手共有三人。

劉郎越想越似，兇手一定是「江南四醜」之中的其餘三醜。

他殺死了武大熊，其餘三醜要報仇，所以先將朱婷婷擄去，此乃是很順理成章的事。

因此，劉郎暫時假定兇手就是「江南四醜」之中的其中三人。

他知道「江南四醜」與「刀劍三煞」等江湖中人，本來都準備參加明日柳家莊的「以武會友」盛會。

但是，經過雲來客棧一役之後，「江南四醜」之中的老大武大熊被殺，他們還會留下來參加此盛會？

劉郎感到無限煩惱。以前他未成熟，不知情滋味，所以父母要為他配親，他竟一走了之。

當時他正苦練武功，今日終有所成，也總算在江湖上闖出了一個名堂來了。

但是，歷年來他即使「自找麻煩」，也從未試過這般煩惱過。

以前他向江湖中人找麻煩，自有他的道理。例如看不過眼，路見不平，他總忍不住會插手去理。他往往就憑住自己的身手，將欺人者折服，替被欺者伸雪！但事情過去就是過去了。

然而這一次，竟帶出他的「未婚妻」來。

眞是冤孽。

事前他絕不知道「那公子哥兒」是他未婚妻喬裝的。

事後既然知道了，他又怎麼可以再對她不加理會？

何況根據朱婷婷說，她的家中已生劇變，目前她已是「死剩一個人」。所以劉郎就更加不能不照顧她。

劉郎從來未見過朱婷婷，所以她的眞正身份是否值得懷疑？

劉郎也想過了這一點，但是，那女扮男裝的少女，為什麼要扮成朱婷婷？

而且，她竟能說出當年雙方父母訂親的家事，這應該是外人很少知道的。

何況她還說出了朱家的家中詳情，以及當年訂親的信物等等。由此可見，她不會是假扮的朱婷婷。一定是眞的。

既然是眞的，劉郎就更加非設法將她找回來不可。

誰將朱婷婷抓去？

目的何在？

既然是爲了針對自己，爲什麼不設法留下一點口訊？

劉郎一邊替沈家料理後事，一邊不斷在這問題上盤算。

×　×　×

柳家莊前的廣場上。

天亮之後這一帶已經擠滿了人，比起一般墟場更爲擠擁。

柳家莊的莊丁們，正在四下裏維持秩序。

大部份武林高手已經向柳員外報到。

柳家大廳之內，柳氏父子正忙於招待來自各地的武林高手們。

柳員外本來就與不少江湖中人相熟，這時正好話舊。

柳如蔭這位公子，對武林中人也是極之响往。

他四下裏找尋一個人，那是他昨夜裏在賭場內見過的劉郎。

然而劉郎並未露面。

他會不會來？

柳如蔭只可以在心裏問自己，絕不能出口問別人。

他們父子都非常熟悉江湖中人的脾氣，一般而言，這些人的氣量都十分狹窄，假如他問「劉郎爲什麼不來」？一定會引起其他人的嫉妬。

所以柳如蔭不會問別人，只會悄悄地四下裏去找。

但是，找遍屋內外，還是不見劉郎的影子。柳如蔭難免有些焦急起來。

昨夜與柳如蔭一齊出現賭場的家僕柳吉，也暗地裏奉了少爺之命，到處找尋劉郎。

柳吉自然也找不到。

但柳吉是下人，他可以和隣近的村民交談，那些村民是來看熱鬧的。

有人告訴柳吉，沈容的農莊出了命案，沈氏夫婦被殺。

柳吉記得昨天晚上劉郎曾與沈康在一起，於是柳吉立即將沈家發生命案的事，轉告他的小主人。

柳如蔭心裏難免會想：劉郎爲什麼要殺死沈氏夫婦？

他當然聽過了劉郎的爲人。所以他也想到其中可能另有別情。

無論如何，柳如蔭感覺得到，劉郎不會再來了。

「以武會友」的盛會即將開始。

由於天氣炎熱，柳員外早已決定將比武分爲兩段舉行。

那是早上與黃昏。

早上太陽未盛，黃昏則太陽已告西下了。這對參加者而言，應該是十分適合的時間。

擂台高逾三丈。

台的四週並無欄杆。

整個台丁方僅足一丈。比武者就要在這方丈之內决高下。

柳員外雖然一再聲言：以武會友，點到即止。

但是，假如一個失敗者，自三丈高的擂台上跌下來，是否仍可生存？

何況台下木樁如林，任何人假如身體一旦失去了重心，不幸由台上墮下，非死即傷。

那些圍繞住擂台四周的木樁，高矮不一，柳員外爲什麼要作出這種設計？

唯一的理由就是，澈底試試那些參加者的功力。

那些木樁僅粗如手臂，普通一個人要駐足其間，絕非易事。

但身爲一個習武者，對平衡力有分寸的人，就可以在上面走動。

然而要在這些高矮不一的木樁上走動，亦非高手不可。

所以，到場的江湖中人，武林高手們，早已忖測得到柳員外的眞正心意。

早上的陽光絕不猛烈，參加者已紛紛集於台下四周。

參觀的鄉人，就當作看「出會」一樣，他們比參加者更早到達。

各人都佔據有利位置，希望可以看得更爲清楚。

柳員外也十分通情，由於擂台太高，所以他早已安排另一座竹棚，讓參加者可以在上面看得更清楚。

那竹棚很大，可以容納許多人。但由於吸引力太大，人潮仍然不斷湧到。

柳家的莊丁們，奉命將遲來的人羣，驅向隣近一處山丘，那兒仍然可以見到擂台上比武的情形。

但是有個人却不聽莊丁的勸告，雙足一頓，已躍上了竹棚之上。

竹棚之上仍有餘位，只是柳員外担心不勝負荷而已。

那人登上竹棚之後，便設法擠到前面較有利的位置去看比武。所以莊丁們想找他的時候，他已消失於人堆之中。

莊丁們眞不明白，像剛才那人的身手，他爲什麼不參加比武，反而要隔岸觀虎鬥，眞是令人難明。

剛才那人只是輕輕一躍，根本就看不出他用過一點氣力。

然而三丈多高的竹棚，就憑那一頓足之間，人便置身於其間。由此可見，他的輕功已達到何等程度。

此人是誰？

有些莊丁已奔告柳吉。因爲柳吉是柳家大少爺的心腹，較早時又來找過一個叫劉郎的武林高手。

所以，有些敏感的莊丁，難免想到剛才那個手無寸鐵的人，可能就是劉郎。

那人的確就是劉郎。

劉郎所以要擠入參觀者的人羣之中，一則是他根本不想參加這次比武。再其次是不想太過惹人注目。

劉郎來此的目的，無非爲了一開眼界。他知道這兒今天聚集了不少武林高手，看看他們如何施展武功，多少總有好處。

但是經過昨夜農莊一役之後，他今日到這裏來的目的，又多了一個。

那就是，要找三隻手指所暗示的那「三個殺人兇手」。

劉郎放眼四望。

由這高棚之上，他可以見到較低處的一批參加者。

然而那批參加比武的人之中，並無「江南四醜」在內。

相反，「刀劍三煞」那三個范氏兄弟，却在台下等待。

劉郎心裏想：「假如殺人擄刦的是「江南四醜」的話，他們當然不會再出現在這裏。甚至還會找地方躲一陣。

劉郎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對他說：「不要轉過頭來，否則，你可能永不知道朱婷婷的下落。」

劉郎心裏一凜！是誰？

那人又在他背後低語道：「我知道你是劉郎，有人叫我傳口訊給你。」

「他是誰？」

「先聽我說下去，別心急！」那人又說：「朱婷婷目前很安全，但是，如果你不依他們的說話去做，誰也不敢担保她能活到幾時。」

「你所指的他們是誰？」劉郎又問。

「江湖中的朋友。但我不清楚，只是我受人錢財，代人帶了個口訊給你。」

「你要錢，我這裏還有許多，只要你肯幫我一個忙。」

「對不起，這會破壞江湖上的規矩！」那人說道，「我不會出賣僱用我的人，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你很有道義。那麼，你的僱主還有什麼要你對我說？」

「他們要你交出一件寶物，只有那件寶物才可以換取朱婷婷的生命。」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我劉某只不過窮光蛋一名，身無長物，那裏會有什麼寶物？叫他們別開玩笑了。」

「我只是有話照講，什麼恩恩怨怨，眞眞假假，我一概不知。」

「他們有沒有說出那是什麼寶物？」

「玲瓏玉。」

「什麼？玲瓏玉？」劉郎呆了一陣。

他再追問下去，但後面並無反應。

劉郎回轉身來，發覺所有人的視綫，都在注視着對面擂台上的活動。

那些看熱鬧的人，有些與他非常接近，但沒有一個像是江湖中人；都是一些鄉下人。

劉郎雖然一直回頭張望，但却沒有人理會他。

假如站在他後面的人都開口說話，劉郎還可以憑聲音辨別出那人就是剛才傳口訊的人。然而那些人這時候只用眼，沒有人開口說話。

劉郎也沒有任何理由叫這班人個個開口說話的。

所以，他有點無可奈何，也感到啼笑皆非。

對方究竟是何方神聖？

傳訊的人這時已離開了現場？抑或仍然混在人堆之中？

劉郎又想：擄去朱婷婷的，是一些什麼人？他們爲什麼須要那塊玲瓏玉？

假如照朱婷婷說，玲瓏玉共有兩塊，分別刻上一對鴛鴦。

在劉郎的記憶中，他似乎見過了其中一塊，可惜他當時年紀還小，根本不知道那是奇珍異寶，只記得它的確翠綠得可愛而已。

現在對方也希望得到那東西，到底他們要一塊，抑或兩塊？

老實說，玲瓏玉現在何方，劉郎根本就一無所知，要他去找，自然更無把握。

但是，想到朱婷婷是他父母選定的未婚妻；想到朱婷婷說到他父親希望自己爲朱家一家人報仇，劉郎在心理上就有點義不容辭。

再想到朱婷婷是個女人——一個武功並不算得高强的女人。劉郎就更加替她担心了。

不管自己喜不喜歡她，在情理和責任上，也得設法令她安然歸來。

劉郎眞想不到，他在無意間救了自己多年前逃避過的未婚妻；更難想像得到，又在無意之間，令她陷入一次危機之中。

這一次危機可能帶給朱婷婷更大的傷害，而且還是由劉郎一手造成的，所以劉郎就更加感到有點忐忑不安了。

爲什麼說是由他一手造成的？

因爲，假如昨天晚上劉郎不是自告奮勇的話，他就不會離開沈家農莊到賭場去；沈氏夫婦就不會被殺，朱婷婷也不會被人擄去。

對面台上的比武早已開始。

但劉郎一直沒有注意到誰勝誰負。

他只知道身旁有人吶喊、助威；也有人鼓掌、喝采。

鼓掌的人未必就是參加比武者的親友，喝采的也不會是台上人的同黨；他們只根據自己的愛惡而作出了表示。

一個上去，一個下來。

一個勝了，另一個敗下。

台上勢難兩立，有勝利者，自然就有失敗者。

勝王爲王，換來了人們的歡呼喝采。

失敗者並未獲得任何人的同情，只有被喝倒采。

現實教訓世人，必須努力求上進，不爭氣的話，就只有被人轟落台下。

劉郎不知道誰勝誰負，雖然他雙眼在看，但腦子裏却想得更甚；所以他不知道眼前見到了一些什麼。

忽然又有一種聲音在他身旁傳來：「爲什麼不過去試試？」

劉郎並未過份注意這種聲音，因爲參觀者之中，正議論紛紛；他們彷彿本身就是個武林高手，批評這個不應勝，那個不應敗。

然而那銀鈴似的聲音分明是要跟劉郎打話：「朋友，你聽見沒有？我叫你去試試。」

劉郎終於回過頭來。

他身邊站了一個女郎。

他不知道由什麼時候開始，便與她併肩兒站在台上的前列。

這是供參觀者坐立的竹棚，除了擺放竹梯供人上落的缺口之外，絕大部份圍上了欄杆。

劉郎就站在最靠近欄杆的地方。

那女郎也是。

他不知道她是誰。

然而她正注視着劉郎，而且當四目交投時，她還嫣然一笑。

劉郎想笑——最少在禮貌上他應該報以微笑；但想起朱婷婷，他就無法笑得出來。

何況在此之前，他絕未見過這女子。

這女子背劍，一看裝束就知道她是個懂得武功的人。

劉郎沒有理睬她。

這一次，劉郎開始眞眞正正注意到對

面擂台上的比武了。

剛好有人被打落台下。

那人雖然敗下陣來，却未受傷；他還可以踏着木樁，跳躍而下！證明此人武功不弱。

那些木樁絕不規則，高矮不一，疏密無定；有些失敗者已跌到木樁之下，受傷亦所難免。

喝采聲過後，那女子又說：「你可是劉郎？」

劉郎若無其事地，頭也不回，順口答道：「你猜吧！」

「不必猜了！我知道你就是劉郎。」

「那又怎樣？」

「我找了你很久。」

「你找我？」劉郎這一回非注視她不可了。因爲他可以聽得出，那女子的語氣之中，充滿了殺機，他怎可以不理會？

「是的，我找你！劉郎。」那女子突然拔劍出鞘。

站在他們四周的人，見狀紛紛走避。竹棚之上本來就已經擠迫不已！現在各人更是擠作一團。

站得距離劉郎他們較遠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被迫得擠向欄杆；也有人急忙由竹梯退下。

人羣之中引起騷動，竹棚亦開始有些搖動。

劉郎也明白到眼前的危機，他不想人們因此而被擠跌落台下。

那女郎已出劍朝劉郎刺來。

攻勢並不凌厲，劍鋒在劉郎耳畔一掠而過。

劉郎趁住對方第二劍未刺出之前，翻身飛躍而下。

他躍過欄杆，凌空打了一個筋斗，那姿勢美妙已極。

有如蜻蜓點水似的，輕輕落在竹棚下面的草坪之上。

那女子對他似乎絕不放鬆，凌空帶劍而下，順勢出擊，劍氣如虹。

劉郎輕巧閃避！但也僅僅讓了三招，便見他手隨身轉，步履縱橫；上路揚手奪劍，下路出腳撩腿。

「喲」的一聲，那女好幌眼之間已是人倒劍失，引來一陣人聲哄動。

劉郎無意令她難堪，但自己手無寸鐵，自無輕敵之理。

劉郎拱手還劍，連聲道歉。

女郎却撒嬌發嗔，聲聲埋怨。

劉郎還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看熱鬧的人羣之中，已閃出了一人。

他走向劉郎與女郎之間，未與劉郎招呼，却已先向女郎責備：「小妹，你怎麼可以如此放肆。」

劉郎認得這年青人，他們昨夜曾在月色之下會過面。

他就是柳家大少爺——柳如蔭。

那麼，聽聽剛才他的語氣，這位應該是柳家大小姐了。

不錯，當時在場看熱鬧的人，有許多都認得這位正是柳家大小姐——柳如眉。

柳如眉仍在撒嬌道：「我本來一番好意叫他參加比武的，誰叫他不理睬我？」

她的兄長正在向劉郎陪罪，她又化嗔爲喜，嫣然一笑道：「假如我不用言語先引起他的懷疑，假如我不出劍迫他，他現在可能還像木頭人般呆呆地站在上面。」

劉郎爲之啼笑皆非。

柳如蔭一邊向劉郎陪罪，一邊將他請到貴賓席那邊去。

人們本來聚精會神看着擂台上的比武，想不到刹那之間都把注意力轉移到這邊來了。

由於事情突如其來，也由於是個女子突然向一個男子挑戰。

更大的理由還是由於那女子並非別人，正是今天最受人注目的柳員外的女兒。

劉郎本來就不打算露面現身，但現在却被迫非現身不可。

他只想靜悄悄地看別人比武，想不到現在反而成爲最引人注意的人。

柳如蔭自從無意中在賭場內目睹過劉郎的身手之後，便非常响往。

現在這場面雖然難免有些尷尬，但柳如蔭也樂得來個順水推舟——在連聲道歉之中，將劉郎引荐到他父親柳員外的面前來。

貴賓席上，盡是武林高手，此中不少江湖中人，他們看見這情形，難免有點不順眼。這種情形，劉郎是看得出的；他也知道眼前這班人之中，有些氣量極淺，最易產生嫉妬心理。

因此他立即表明態度：「在下無意參加比武，此來志在觀摩。」

豈料座中却有人語帶諷刺：「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如此鬼鬼祟祟，見不得人，自然是志在偸學幾招，難道還想到做柳家莊的護莊敎頭麼？」

說話的人面目猙獰，態度傲慢。然而劉郎瞧也沒有瞧他一眼。

座上許多武林中人都知道他是誰，他就是「刀劍三煞」中的老二——「奪命劍」范虎。

范虎左右兩旁坐了他的二個弟兄——「閻王刀」范龍與「閃電劍」范豹。

「刀劍三煞」中的老大和老三，並沒有阻止范虎語出狂言，所以座中各人也就沒有人敢出聲。

倒是柳如蔭陪上笑臉，做好做歹的說：「劉老兄還是稍坐片刻……」

豈料話猶未完，柳員外却笑着打斷了他兒子的話柄：「今天這裏高手雲集，有機會自然須要露兩手，讓在下開眼界。」

劉郎只是輕輕一笑，既不生氣，亦無其他表示。

他好好地端坐在那裏，觀看着擂台上的比武。

貴賓席設於柳家大門門前，這兒地勢較高，前面是石階。

石階之下是廣場，擂台就搭在廣場之上。

貴賓席上的貴賓，若非武林高手，也必是江湖好漢。

然而這班人之中，也不一定參加比武的。他們只作壁上觀。

參加比武的人，大都有他們的企圖與用心；例如想做柳家莊的護莊敎頭，或者志在各路英雄面前表演一下身手。

有些本來就無意參加比武的，只準備前來參觀一下。

但是看見各人在台上拳來脚往，刀劍

交加之際，又告技癢，於是中途改變主意，毅然登台，由參觀者的身份變成了參加者。

柳員外對每一個人的武功都不加置評；他儼然以孟嘗君的身份出現，面面俱圓地，周旋於各人之間。

由於他有錢，又喜歡結交江湖上的朋友，所以眼前這班人，大都十分尊敬他。

台上有人飛身而下。

那是「燕子李三」。

此人身形瀟洒，身輕似燕，但顯然不敵仍在台上的「嵩山大鵬」雷鵬。

最低限度，至今雷鵬仍然留在台上。

雷鵬善用雙鈸，施展起來，彷若大鵬展翅，威力也十分驚人。

雙鈸鋒利無比，既是武器，亦是暗器，任何一鈸飛出，均能取人首級於數丈以外。

李三用的是柳葉鋼刀。此人輕功上乘，高來高去，在江湖道上，早已負盛名。

李三飛躍之勢有如燕子穿簾，下墮之勢又如蜻蜓點水，彎腰伸腿均恰到好處。

在座目擊的高手，均心中有數；他們早已看得出李三絕非眞敗。

眞正的失敗者往往是被迫的，非落台不可；例如被踢或者被打倒台下，又或者是被對手打到無法喘息，無路可走，非落台不可。

但自始至終都注視着台上這場比武的人，都可清楚見到李三此番是主動跳下。

只見他凌空翻了幾個筋斗，雙足輕巧落在一些木樁之上。

木樁高低不平，他也有如羚羊跳躍，由低至高，踏着木樁，飛身而上。

轉眼之間，他又回到了台上。

然而這一次，他已在台上的另一邊。

雷鵬顯然事前也意料不到，急忙回轉身來。

但是，李三的柳葉鋼刀經已出手。

「錚」的一聲，刀與鈸碰出了火花，那震天價似的响聲，有如行雷閃電。

雷鵬左鈸擋格着李三的鋼刀，右鈸已是迅速削向李三頸項之間。

李三來得快，閃避得更快。雷鵬的右鈸明明是削中了他，但他反而以手支撑在右鈸之上，人却倒豎葱似的，停在半空。

雷鵬立即收手。

李三已沿住他的粗大臂胳，在他頭頂之上，凌空翻着筋斗。

陽光之下，鈸映刀光，台下的人很難看得清楚，到底上面發生了什麼事；只有雷鵬最清楚，他的臉頰一陣涼快，長滿鬍子之處，頓然變得光滑無比。

雷鵬當然心裏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但台下的人大都不明白，只感覺到有毛髮似的東西，迎風飄下。

然而貴賓席那邊，一班武林高手們已笑得前倒後仰。

雷鵬氣得暴跳如雷。

他舞着雙鈸，回頭要找李三洩憤。

但是，「燕子」李三已失所踪。

那邊看台上轟出了如雷掌聲！貴賓席上却是議論紛紛。

李三失踪，雷鵬論理可作勝算！可惜雷鵬已無心留下來等待下一位上來挑戰。

他要去找李三算賬，因爲他最少一邊面頰的鬍鬚已被人剃光了。

李三刀法如神，武林中已是人盡皆知，加上他的輕功一流，配合得恰到好處；剛才他分明不志在比武，而是志在戲弄雷鵬。

雷鵬當衆被辱，自然心有不甘，因此立即翻身下台，四下裏找尋李三去了。

按照原來編排，下一個該是輪到「刀劍三煞」中的老大——「閻王刀」范龍登台。

「刀劍三煞」同時擊手，固然厲害，就是單對單，亦見功力不凡。

假如雷鵬不走，自然輪到范龍對付他；但現在雷鵬早已離去，所以范龍這個「台主」便得來全不費功夫。

范龍提刀上台，還未站得穩脚，已見兩條人影飛身而上。

那是名聞一時的「文痴」與「武痴」二人。

「文痴」趙若呆熟讀各種鑽研武藝的經典；「武痴」趙不瘋則因練武而走火入魔。故兄弟二人，又稱「文武雙痴」。

顧名思義，這雙兄弟就是那麼瘋瘋顚顚的，因此他們就在嘻嘻哈哈的笑聲之中，躍登台上。

但照原來編排，范龍應該單對單的對「文痴」趙若呆。

然而現在他們却是兄弟二人一齊上來的。

主持人還未出面干預，貴賓席上已飛出了另外兩條人影。

人影劍光閃閃齊上，他們當然就是「閻王刀」范龍的二個弟弟——「奪命閃電雙劍」范虎與范豹二人。

范虎登上擂台之後，便急不及待地問：「你們這算是什麼？」

「武痴」趙不瘋笑道：「我們兄弟二人打架習慣了一齊的，你們如果以爲這是人多欺人少，自然亦可以一齊上來，以三對二，我們也絕不會將你們放在眼內。」

五個人打作一團。

但台上只有四個人團團而轉，另外一個幾乎只屹立不動的。

「文痴」趙若呆手持鐵扇，口中唸唸有詞，像是唱歌，又好像唸書；他弟弟「武痴」趙不瘋顯然是按照他的口訣出招。

台上五個人，有四個忙個不了；只有「文痴」趙若呆在悠閒地搖動他手中的鐵扇，間中發招，但招招狠辣無比。

「刀劍三煞」實際要對付的，只有一個人，他並非趙不瘋，而是趙若呆。

假如能够有人能制住趙若呆那把口，相信趙不瘋那柄劍一定不會揮洒自如。

趙不瘋那把劍令到「刀劍三煞」那三兄弟疲於奔命。

趙若呆的劍招口訣不但直接指揮他弟弟的攻勢，亦足以令到「刀劍三煞」那三兄弟的出招。因爲那些口訣並不明顯，令到三兄弟聽了似明非明，連本身的出手也受到了影响。

趙若呆算得上是個武林中的奇人。

他的武功自成一格，與別不同；他唸的口訣，也只有他弟弟才可以眞眞正正領悟得到。

他的口訣有許多似是而非的地方，足以令到敵方的思想受到影响！除非是定力

過人，否則必然方寸大亂。

現在「刀劍三煞」的步驟就開始有點亂。

「刀劍三煞」的合作是武林中聞名一時的，他們三兄弟的「雙劍一刀」一經連手，許多武林中人亦非敵手。

然而一個趙若呆，卻令到他們之間的出手顯得混亂。

「刀劍三煞」之中有兩個人用劍，他們所練的劍訣與趙不瘋的當然不同，但對方的口訣卻令他們大受影響。

主要還是那些劍訣之中有范氏兄弟所熟悉的名詞。

偏偏范氏兄弟在打鬥中又不可能掩着雙耳，於是便受影響。

「刀劍三煞」眼看就要敗在「文武雙痴」的手中；這對他們在武林中的聲譽，自然大受影響。

豈料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突然有個人影自台下飛躍而上。

那人影來勢有如閃電行雷，圍繞住擂台四周的木樁，本來就故意做成高低不平，目的是要考驗一下各武林高手的輕功。

要踏木樁已經不易，要在高矮不平的木樁之上走動，更加不易。

然而此人不但未被木樁難倒，還比一般人在平地走得更快。

那人只用脚尖在木樁之上借力，轉眼之間飛身上台。

「刀劍三煞」與「文武雙痴」固然為之大吃一驚，就是台下的人也為之愕然。

台上五人定神一看，發覺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江湖流浪漢」劉郎。

劉郎一向赤手空拳，手無寸鐵，江湖中人早已知道的。

這時候他雙手還是空空如也，沒有携帶任何兵器。

劉郎在台緣站定，連聲喝住正在惡鬥中的五人。

劉郎的吆喝之聲似乎無濟於事，「刀劍三煞」與「文武雙痴」仍在殺得難解難分。

劉郎的突如其來，對「刀劍三煞」最為有利，因為劉郎一出現，「文武雙痴」便分了心，「刀劍三煞」卻乘勢反攻。

劉郎見連聲呼叫無效，立即也加入了戰團。

他赤手空拳，闖進了刀劍陣內，陷入刀光劍影的包圍中，即使貴賓席上的武林高手，也看得口呆目瞪。

許多武林中人也明白到，刀劍無情的道理，尤其是在雙方惡鬥之中，五個人正殺得難解難分；而且這五個人都是高手！

只要任何一人弄錯了目標，劉郎亦會血洒擂台。

然而劉郎本人卻冷靜異常。

只見他在刀劍林中，左拐右轉，出手有如閃電，「刀劍三煞」三兄弟的一刀二劍，以及「文武雙痴」兩兄弟的一扇一劍，竟然混亂成一團？

劉郎的出手固然快，步法更快得令人眼花繚亂！

即使貴賓席上的人，也不知道劉郎的眞正的用心何在。

然而不懂武功的參觀者，卻認為劉郎此舉無疑是送死。

途上見人打架，有安全感的，都會紛紛迴避，他們自然明白刀劍無情這道理。

但是，現在劉郎不但闖了進去，而且還與刀劍混戰一團。

陽光之下，刀光劍影，劉郎的影子幾乎消失於無形。

有經驗的武林高手，突然發覺到劉郎作出了驚人的創舉！

他們不但沒有被刀光劍影的光芒掩住了視綫，還看得見劉郎的出手！

即使如此，這輩武林高手也不敢相信，劉郎竟然主動地在刀劍陣中發出了奇招絕學——他在雙方交鋒之間，排難解紛，將雙方迫開兩旁。

這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在座的武林高手也從來未見過這場面。

別說五個打架，即使兩個持武器的人交手，夾在其中的「魯仲連」也難免會死傷，因為刀劍是沒有眼睛的！

何況這五個人還是武林中有名氣的人，他們絕不會因為劉郎的介入，而讓對方有可乘之機。

但是劉郎就在這種惡鬥場合之中，找尋空罅，乘機發招，將雙方迫了開去。

儘管他赤手空拳，然而卻沒有誰傷害到他分毫！

在人們眼中看似奇蹟的事，其實是心理與現實的一種因果表現。

心理方面，「刀劍三煞」和「文武雙痴」，他們同是武林中的名氣的人，自然知道「江湖流浪漢」是什麼之人。

「江湖流浪漢」在江湖中憑住赤手空拳，傴服羣雄，絕非偶然的事。

因此，這五個人看見他突然介入，自然在心理方面大受影響。

他們都知道劉郎並非「假想敵」，他們也知道劉郎非等閒之輩。

他們知道台下還有其他武林高手以及江湖上的好漢。

所以，他們不會傷害劉郎，反而想看看他的出手，發招。

這麼一來，台下的人就有得瞧了。

劉郎將五個人迫開兩旁，然後一拱手，道：「各位，在下開罪了！」

這五個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們絕非劉郎的對手。

既然明知不是對手，自然就不想豎敵太多，所以沒有人留難劉郎，只有一個例外，他就是「刀劍三煞」中的老二——「奪命劍」范虎。

他要動手。

但在動手之前被他的兄弟示意制止。

其實，范氏三兄弟都心中明白，他們絕非劉郎的對手！

甚至假如不是劉郎及時上台，故意搗亂作梗，他們可能要敗在「文武雙痴」之手。

參觀者也許看不出，但貴賓席上的人都心中有數，台上六個人之中，劉郎武功首屈一指，「文武雙痴」次之。

范氏三兄弟雖然人多勢衆，卻不是他們的敵手。

主持人趁勢宣佈暫停，留待下午再繼續比武。

柳員外把各路英雄請到大宅之內，以

茶酒欵待，獨是少了一個劉郎。

劉郎翻身下台之後，便失去了踪跡。

× × ×

柳家莊的大廳之內，十分熱鬧。

柳員外周旋於數十名來自四方八面的武林高手之間。

柳如蔭從旁協助父親招待嘉賓。

柳氏父子一邊向各人敬茶遞酒，一邊打聽他們的口風，看看誰願意為他們效勞。那一邊，下人已準備了豐富的午膳。

這裏的人心裏明白，柳員外名目上設下擂台比武，其實招納武林中一些高手為其效勞，這才是眞正目的。

所以在酒席筵前，人們仍然紛紛與柳氏父子頻頻交談。

這些人，自然都希望為柳員外效勞。

自然也有例外的，他們絕不想留下來，這一輩武林中人，來此的目的只為了開眼界，只要比武完結，他們就走。

準備留下來的人，自然希望得到柳員外的賞識，所以正打算大獻身手。

未參加台上比武的，準備上台後施展生平絕技，將對方打倒，已經參加過比武的，失敗者心裏卻有些「輸得不值」的感覺。

因為自早上開始比武至今，沒有那一個是眞正的勝利者。

一些在擂台上獲勝的奇人異士，得手後竟飄然引退。

像燕子李三和劉郎等人便是。

曾登上擂台參加比武的人，即使勝了一場，到頭來還是給另一名高手擊敗。

所以，大多數都是失敗者。

柳員外會不會收容一些失敗者。

此輩江湖中人，既然心有不甘，自然希望有機會一獻身手。

尤其是三杯到肚之後，這班人更加按捺不住了。

「刀劍三煞」中的老二范虎，心裏仍然不服氣，突然將一杯酒朝隣桌送去，口裏叫道：「姓趙的，老子敬你一杯。」

話未說完，酒杯也已在空中團團而轉，但杯中之酒卻未潑下涓滴。

隣桌的趙若呆，驀地張開摺扇，盛住了酒杯，就住來勢，讓杯子在上面轉了幾個圈。

酒還是沒有潑瀉，杯子卻停在摺扇的邊緣。

摺扇一收，由横變直豎了起來，僅可頂住了酒杯的底部。

酒杯輕輕搖動了幾下，摺扇在「文痴」趙若呆手中也擺動了幾下，酒杯迅速平衡，杯中酒還是半滴也沒有瀉。

趙若呆將摺扇舉起，酒杯隨即傾側，酒也自杯中瀉下。

趙若呆張開了咀巴等待，酒則注入他的喉嚨裏去。

一杯酒並不太多，懂得喝酒的人都可以一飲而盡，但要像現在趙若呆這麼喝，卻不容易，只要稍不小心，只要重心一失，酒杯就會由摺扇上掉下來，跌個粉碎。

事實上那隻酒杯一直在傾斜，每傾斜一分，酒就倒得更多。

酒將盡，杯子亦將倒下，那是必然的結果。

眼見杯子將由摺扇頂端倒下之際，趙若呆的手也隨着聳動了一下，杯子迅速凌空飛起，再落下之時，已重新豎立在摺扇的尖端。

一切過程就有如江湖賣藝人玩把戲一樣，看得座中各人目定口呆。

趙若呆吆喝一聲：「姓范的，趙某謝過了你借來的一杯酒。」

與此同時，扇頭一動，杯子凌空飛出，直朝范虎的座位疾飛而去。

范虎拔劍快如閃電，劍尖挑着杯底，順着來勢狂轉了幾轉，然後滑進趙虎的手中。

賓客中爆出了一陣掌聲與喝采之聲。

掌聲還未稍歇，「武痴」趙不瘋已在格格的笑聲之中，揚聲叫道：「姓范的，有酒無餚似屬不敬，這一碟子是下酒之物啊。」

整碟子的蝦球，凌空飛到范氏三兄弟的頭頂之上，同座的人紛紛仰首避過，獨是范氏三兄弟紛紛拔出刀劍。

范龍的「閻王刀」擋住飛碟的來勢，碟中蝦球凌空飛舞。

蝦球如雨落下，范虎出劍如電，蝦球亦紛紛串到劍上。

范豹也出劍，他是著名的「電閃劍」，所以衝刺得更快，但他劍尖刺的並非蝦球，而是紅紅綠綠的配菜。

在座中的高手都可以看得出，范豹一柄「閃電劍」徐疾如意，快慢由他，只見劍尖插左穿右，與他二哥范虎之間極有默契。

蝦球與碟中配菜，在未墮地之前，已先後落在范氏兄弟的雙劍之上。

范龍手搖刀動，碟子又凌空飛向趙氏兄弟的座位上空。

趙氏兄弟欣然接過。

座中各人齊聲叫了一聲：「好武功，好身手。」

× × ×

那一邊，柳員外正悄悄問其子：「找到了他沒有？」

柳如蔭亦低語回答：「妹妹已經去找了。」

× × ×

劉郎又回到了木羊鎭。

雲來客棧已經沒有昨夜那麼熱鬧。

掌櫃認得劉郎，迎着笑臉過來招呼。

劉郎問掌櫃：「還記得我殺死的矮子麼？就在這裏！」

劉郎指指客棧近門處的地方。

掌櫃含笑點頭：「記得記得，他還有三個同行的兄弟。」

「對了，我現在就是要查其餘三個人的行踪與動向——」劉郎說。

掌櫃為難地束了束眉。

劉郎自懷中摸出一錠銀：「這是賠償昨天黃昏時，你們這裏所蒙受的損失。」

掌櫃接過銀兩，笑笑道：「就是那三個醜怪的人麼？」

劉郎輕輕一點頭：「是的，他們後來怎麼樣了？」

掌櫃回憶着說：「他們三個當時十分憤怒，抬了那矮子的屍首走了。」

「有沒有提過到何處去？」劉郎問。

掌櫃道：「沒有。」

但他想了想之後，又「嗯」的一聲，

道：我「記得他問過我——」
「問你什麼?」
「問我何處有馬車租。」掌櫃道：「我告訴他，鎮上的志記。」

路經斷魂崖　決鬥落鷹谷

志記就在鎮上的大街，走出客棧之後只走半條街便可以找到。
店內沒有人。
店內唯一的一輛馬車已經租了出去，這是隣人告知劉郎的。
隣人又說，這店內只要父子二人，父親是老闆，但人也老了，當時他可能外出喝茶去了。
兒子是馬伕。
這兒的規矩，租馬車通常連人也一併租了出去。
劉郎又問：「聽到那馬車要到何處去麼?」
隣人搖搖頭。
劉郎感到失望。
馬車固然可以用作運儎屍體，也可以將被綁綑的朱婷婷送走。
因此，劉郎很希望知道當時車上有些什麼人。
在他的想像中，除了矮子武大熊的屍體之外，可能還有着朱婷婷的活人在內。
劉郎決心要等馬車店的老闆回來，問個明白。
他獃在店門前等，隣人也跑開了。
店門半掩。
店內人影閃動，好像有人。
但是不久之前劉郎也呼叫過了，裏面明明是毫無反應。
即使隣人也說，店內沒有人。
劉郎心裏生疑，信步閃了入內。
裏面光綫昏暗，因爲天窗拉攏了，門也半掩着。
「站住!」突然有人喝住。
劉郎止了步，到底這不是他的地方，人家有權喝止他。
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但劉郎見不到說話的人。
她又問：「你是誰?來這裏幹嗎?」
「我叫劉郎，想租一乘馬車。」
「往那裏去?」
「沒有目的地。」
「你開玩笑麼?」
「不!我應該說得更清楚一些，我先要知道三個人的下落，再決定往何處?」
「那三個人，可是江南四醜裏其中三個?」
劉郎一怔：「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車子是經我手租出去的。」
劉郎左張右望，還見不到對方的影子，他問：「可以告訴我麼?」
「可以的，但有條件。」
「什麼條件?」
「你要答允爲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今天下午到柳家莊去，參加那兒的以武會友。」
劉郎終於想起了，怪不得那聲音聽來這麼熟悉。因此他恍然地說：「原來是你，柳家大小姐。」
黑暗處走出了一個人，從身形看已知道她是個女人。
「你到底還是記得我。」果然是柳如眉。
劉郎瞪住她問道：「你怎麼會在這裏的?」
「我跟踪你。」柳如眉說：「因爲只有我可以帮你。」
「你怎麼知道我須要什麼?」
「我當然知道，」柳如眉一揮手：「去吧，跟我走!」

× × ×

一輛馬車在疾馳。
車廂之內沒有人，但車伕坐的座位之上，却坐了一男一女，他們就是劉郎和柳如眉。
「你怎麼知道姜斯和胡彪他們去了落鷹谷?」劉郎終於忍不住問。
柳如眉道：「志記租車店內的賬册上，最新一行是註明去落鷹谷的。」
「你很聰明。」劉郎說，「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老是要我參加比武?」
「父親欣賞你的武功，加上我哥哥的極力推荐，我更着迷了!」柳如眉道：「但是，畢竟我見過你的身手，所以，只要你答允辦完事之後跟我返回柳家莊見我父兄，我就可以無條件帮你。」
「首先謝謝你。」劉郎說的也是衷心話，如果沒有柳如眉，他最低限度就不知道另外一處地方也可以租到馬車。
她不但爲他租到了馬車，還爲他客串車伕，雖然他一直拒絕，但她堅持。
她要他履行諾言。
爲了保證他重返柳家莊，所以他們必須同行。

× × ×

這已是下午時份。
午後的陽光非常猛烈，坐在馬車之上，總比坐在馬背之上要舒服得多。
馬車之上最少還有遮陽光的篷。
因此，劉郎可以和柳如眉一邊交談，一邊趕路。
這是斷魂崖。
這是由木羊鎮到落鷹谷必經之路。
柳如眉認得這條路，所以她只租車，不要車伕!
木羊鎮絕大多數的人都知道他是柳家大小姐，要租一輛馬車自然是輕而易擧的事，只因爲柳員外是富甲一方的人。
斷魂崖形勢險惡，江湖道上的人都心裏有數。
劉郎也是江湖道上的人，他絕不希望這時候有事發生。
柳如眉依舊是那麼健談，她似乎還沒有發覺身邊的劉郎突然沉默下來。
假如常常在這條狹道上通過的話，一定曉得這一段路最危險。
因爲左邊是懸崖峭壁，右邊是密密的森林，許多常常由此經過的行旅客商，每到這兒就會將馬兒的步伐加速。
但是這時候的劉郎，却沒有像一般人那樣，狂揮策馬的皮鞭，反而將馬兒拉慢下來。
劉郎放眼四望，彷彿發現了什麼。
他不但四下裏張望，還全神貫注地，

傾耳細聽。
由木羊鎮到落鷹谷這段路頗長，所以現在是輪到了劉郎做車伕。
他忽然勒停馬匹。
柳如眉不禁問道：「什麼事?」
劉郎仍在傾耳細聽。
他沒有立即答話，只是咀邊放了一隻食指，示意柳如眉不要作聲。
「跟我來?」劉郎迅速跳下了馬車，只簡單地說了三個字。
柳如眉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好也跟住跳了落車。
劉郎以最迅速的步伐，衝進了森林中去。
他越來越肯定，自己的判斷並沒有錯。森林中的確有事發生。
剛才他故意將馬兒拉慢，就是因爲他憑住敏銳的聽覺，聽到了一些不尋常的聲音自森林那邊傳了出來。
那聲音並非一般人的談話聲，而是一種悽厲的叫喊聲。
也只有武功練到上乘的高手，才可以利用敏銳的聽覺去察覺得到。
所以，柳如眉剛才絕對不知道這兒有事發生，但現在却知道了。
就在劉郎的引領下，柳如眉見到一棵大樹的樹脚之下，有個人倒臥地上。
這是個中年人。
這個人沒有帶任何兵器，從衣着看，也不似一個武林中人。
他身上有血。
剛才的呻吟聲，叫喊聲，就是由他發出的，現在他仍在呻吟。
劉郎看見他用手指指住東面。
東面的樹林中果然還可以聽到有雜亂的脚步聲，好像有幾個人正在奔走。劉郎於是立即洒開大步追過去。
他猜測受傷倒地的人是個行商，此人可能遇上了匪帮。
劉郎追了一程!
前面見不到有人，只見樹影婆娑。
這一帶正是多見樹林，少見人倫，走遠一些，也可能迷途。
劉郎只好折返原地。
他發覺柳如眉並非像他想像中那麼驕生慣養，竟然還有點同情心，此時她已將那血人扶起，讓他傾斜地倚在一棵大樹之旁。
劉郎離遠只見他的咀部在動，似乎在跟柳如眉說些什麼。
但劉郎聽不清楚他們談話的內容。
劉郎走近時，那人已告死去。
他傷得很重，渾身鮮血。
然而柳如眉一點也不怕血，她不像其他女人，見血就掩面。
她還輕輕放平了那個死者，讓他平躺在草地之上。樣子哀傷!
劉郎問道：「他是什麼人?」
「過路的客商。」柳如眉說：「他被一帮匪徒刼去了銀両，還受了重傷。」
「現在還傷重死了。」劉郎嘆了口氣道：「可惜我們來遲一步，早來一步，也許他不必死。」
「算了，這條路本來一向就不太平。」柳如眉說道：「我們快走吧，時候已不早!」

× × ×

落鷹谷的夕陽，顯得份外悽愴。
谷外的山道之上，有兩輛馬車狹道相逢。
其中一輛坐了劉郎和柳如眉，另一輛似乎只有一個車伕。
雙方都明白，這條狹道不可能讓兩輛馬車迎面而過!
唯一的辦法就只有：讓其中一輛後退——退至較寬闊的草地上，先讓另一輛通過了之後，才可以繼續前進。
可惜事前雙方都估計錯了，也可能雙方都沒有退讓的意思。
雙方未遇上之前，劉郎就曾經悄悄問過柳如眉：「你認爲，那一輛可是志記的馬車?」
柳如眉當時就說：「我雖然認不出志記的馬車，但我認得那車伕就是志記太子爺——志記老闆的兒子。」
至此，劉郎已是心中有數。
劉郎問過去：「你那車子裏儎了一些什麼人?」
車伕小志道：「沒有人，我正空車返回木羊鎮。閣下可是要租車?」
劉郎笑道：「我自己也有車，何必租你的!」
小志又說：「可否退讓一下?」
劉郎指指那邊：「後面有塊空地，你只要退後二丈，我們就可勉强通過!」
小志也指指劉郎後面：「你後面不足一丈也有塊空地，你似乎比我更方便!」
劉郎心裏感到奇怪，因爲那剛才沿住此路入谷，未見道旁有可供轉圜之處，爲什麼這車伕却說後面有空地?
劉郎也差點以爲自己一時疏忽，錯過了避車之處。
他正回轉身去，忽然感到腦後生風，嚇得急忙翻滾下車。
說時遲那時快，頭頂之上，一條人影劃空掠過!去勢如箭，疾似閃電。
劉郎這邊剛落地，那邊又飄下了另一條人影，來勢急似星火。
「蓬」的一聲，一支判官筆就在身旁直插而下，入土逾半尺。
劉郎及時伸手接住來人。
那人是凌空壓下，直迫劉郎；劉郎若是胆小如鼠，此時已告暈去。
因爲那不是人，是鬼。
即使不是鬼，也是一具活骷髏。他只有一層皮蒙住一副瘦骨，夜間見了他，準會嚇死。
還好這是日間，還好這是劉郎。
劉郎不但不怕，心裏還有點暗喜。
他自然認得他面對的並非別人，亦非鬼魂，而是「江南四醜」之中的「活骷髏」姜斯。
姜斯一支判官筆還未拔起，另一隻手已被劉郎及時制住。
姜斯再發力，已被劉郎凌空拋起。
劉郎知道「江南四醜」是四個結拜兄弟，雖然四死其一，但他們一向行動一致，正是做到了「有福同享，有禍同當」。
三醜已見其二，剩下的另一個可能轉眼殺到。
因此劉郎立刻轉身翻滾，一躍而起。
果然，二輛馬車之上，分別躍下了兩

個人，齊齊攻上。

最先由對方馬車飛躍而出的黑影正是「獨眼龍」胡彪。

胡彪等人一直躲在小志的馬車之內，他們迫使小志說謊。

小志不得不照辦，否則背後會開洞，出血。

胡彪是要先分散劉郎的注意力，然後攻其無備；可惜他技不如人，雙刀劃空而過，只將馬車的篷頂割成一條長縫。

一招落了空，現在他又反身攻來。

雙刀雙斧加上兩支判官筆，團繞住劉郎在道旁團團而轉。

劉郎赤手空拳，手無寸鐵，唯一可以用的，只是那條長長的皮鞭——那條利用來驅策馬匹前進用的皮鞭。

劉郎剛才滾身而下時，皮鞭一度甩了去。

到他擺脫「活骷髏」姜斯的糾纏之後，皮鞭又重返才上。

因此，「活骷髏」姜斯，「獨眼龍」胡彪和「三眼怪魔」華剛等三醜，雖然兇悍無比，但在劉郎的皮鞭揮揚之中，也無法接近他。

即使如此，劉郎面對的是三個強敵，難免險象環生。

本來打算袖手旁觀的柳如眉，見狀也為之膽戰心驚，終於忍不住出手。

胡彪一眼看見，立即轟天雷似的，叱喝一聲：「此事與你無關，快快離去，否則你會後悔不及。」

然而柳如眉沒有去理會他的警告，反而斥之道：「還是我柳家的人客，你休得無禮！」

胡彪等人已認出了柳如眉乃柳員外之掌珠，否則他們早已將她當作攻擊目標之一。現在看見她已加入戰團，反而有了戒心。

劉郎本來勝券在握，但柳如眉一經加入，他反而有了顧忌。

長鞭虎虎生風之際，已是三番四次自柳如眉的頭頂掠過。

劉郎的鞭法奇準。

鞭影過處，有如風捲殘雲；胡彪雙刀齊發之際，一條手臂突然被鞭尾捲住。

劉郎一抽一扯，胡彪連人帶刀，被扯得離地飛了起來。

華剛看得老準，掄動雙斧，急急如星火，車輪似的滾動，直砍過來。

劉郎轉動身形，使出了「移形換位」的看家本領，目的是要讓姜斯也同樣撲空，與相對位置的華剛撞個滿懷。

「移形換位」是劉郎的絕技之一，他可以在混亂中化險為夷，往往就是利用這方法令到敵人不由自主地自相殘殺。

所謂「不由自主」，是因為陣上對打之際，以快打快；稍為慢了一些，都會吃虧。

劉郎就是「以快制快」，而且快得令人驚奇，這便足以令到圍攻他的人往往收手不及，變成了自相殘殺。

然而經過上次雲來客棧的交手之後，這三醜已知道個中利害。

華剛雙斧雖然砍得頗勁，也極有分寸，劉郎的「移形換位」，僅可令他有些兒措手不及，還好來得及將力度放緩。

「切」的一聲，利斧砍着了那條皮鞭，皮鞭立即斷為兩半。

留在劉郎手中的只有二尺不到。

姜斯避過華剛的斧鋒，反身攻來。

劉郎利用手中殘鞭，虛幌兩鞭，尋罅飛竄而出。

那邊，胡彪已被柳如眉制住。

姜斯與華剛二人苦苦進迫，劉郎直奔路旁。

他眼看無路可逃，因為前面就是狹谷的山壁。

刹那間，劉郎消失在視綫之內。

山壁之上有個人影，有如壁虎一樣，依附住山壁間的野草灌木，轉眼攀上了十餘尺；隨即反身落下。

姜斯與華剛二人正驚愕間，劉郎已在他們背後屹立。

他的確就是劉郎，一點也不假；唯一不同的，就是現在他手上多了一些東西——那是一支樹枝。

劉郎揮動樹枝進攻，華剛雙斧反抗。

斧鋒過處，樹枝上的枝葉紛紛跌下，轉眼問只留下一支光棍——那是一支三尺長的樹桿，尖端却被利斧削得鋒利無比。

姜斯的判官筆還未刺到，他的手腕又在冒出血來。

華剛雙斧雖然鋒利無比，可惜快不過劉郎的閃電動作。

「喲」的一聲，華剛雙斧齊齊離手飛墮地上。

劉郎沒有讓他有喘息的機會，被削尖了的樹枝，及時伸到了華剛的咽喉之間。

劉郎一邊瞪住華剛，一邊問道：「他們可是你的拜把兄弟？」

「是的。」華剛不敢不答。

「參拜天地時，一定也有說過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為什麼他們還不住手？」劉郎指的是胡彪；因為姜斯正在雪雪呼痛。

姜斯雙手的手腕，正在流血。

胡彪苦苦纏住柳如眉。

華剛被劉郎手上的樹枝尖端刺得隱隱作痛，忙叫了過去：「三哥，快住手！我們何必跟柳員外過不去？切勿傷害他的女兒啊！」

胡彪回頭一看，果然住了手。

柳如眉正透不過氣來，難得胡彪自動住手；她這時也發覺了華剛的尷尬相。

劉郎將削尖的樹枝移開一點，但這東西仍然對住華剛，它隨時可以取去華剛的性命。

劉郎盯住他問：「你們三個人到落鷹谷幹什麼？」

華剛道：「為了埋葬老大，我們老大——武大熊，是落鷹谷的人，他死後自然要還鄉！」

「我無意跟你們結怨，亦無心殺人。」劉郎雖然語帶歉意，但目光絕不放鬆；他直瞪瞪地盯實華剛，柳如眉却從旁監視另外二個人。

劉郎又說：「我知道你們恨我，但你們不該把仇恨帶到了別人的身上；其實，我也只不過找武大熊填命而已！殺人填命，自古以來，都被認為十分公平的。」

「嗯——」華剛無話可說；那「三隻眼睛」，只有兩隻眨着。

劉郎又問：「朱婷婷呢？」

「誰是朱婷婷？」華剛反問。

華剛的目光中的確充滿了疑問。

劉郎道：「別裝蒜了，你們曾到一處農莊將一個女子擄去！」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華剛道：「我們從未見過什麼女子。」

劉郎道：「就是你們在客棧中見過的美少年。不妨告訴你，他的確是個女扮男裝。但晚上她在一處農莊裏失了踪。」

華剛道：「但後來我們一直未再見過她！」

劉郎知道，對方若有心與自己為難，又那裏肯坦白說出一切。

他突然離開了華剛，飛身躍登馬車之上。

那是志記的馬車。

然而車廂之內，的確沒有人。

劉郎又由車廂走出，轉到馬車伕小志的身旁，問道：「你這馬車，載了多少人入落鷹谷？」

「就是他們三個活的，還有一個死的。」馬車夫道。

劉郎仍然心有不甘，問道：「還有一個女子呢？」

「我沒有見過什麼女子。」馬車伕回答道。

劉郎開始將樹枝的尖端，放到馬車夫小志的腦袋旁邊。

他認眞地說：「那女子對我萬分重要，你不說實話，老子會殺你！」

「我講的是眞話。」小志道，「我不想捲入你們的糾紛中。」

劉郎想了想，終於跳下車去。

華剛與姜斯等人互相交換眼色，不敢作聲；他們明知不是劉郎的對手，却又無可奈何。

劉郎又問他們：「昨夜你們有沒有到過一家農莊？」

華剛等人搖搖頭。

劉郎心中的疑團無法解開，農夫沈容死前豎起三隻手指，究竟是什麼意思？

劉郎問道：「你們何時回到這兒落鷹谷的？」

華剛道：「昨天黃昏時趕路回來，大哥今天早上才入土為安。」

劉郎回頭問馬車夫小志：「他的說話可當眞？」

馬車伕點頭示意道：「全是眞的，我由昨天黃昏起受僱，以後一直與他們相處至今，從未見過你口中所講的少女。」

「我信你！」劉郎對馬車伕說：「如果我發覺你說謊，你必須為我找到這三個人。」

馬車夫又再點頭。

劉郎這才對華剛等人說：「今天到此為止，如果你們不服氣，辦法倒有兩個，第一，到柳家莊去，一齊參加柳員外的以武會友。第二，再約後會之期。」

華剛、姜斯與胡彪交換着眼色，但却默默無言。

劉郎折了一支樹枝作馬鞭，驅車回程，直奔木羊鎭。

華剛等人只有悻悻然瞪住那馬車的背影，頓足握拳，牙關為之咬裂。

× × ×

柳家莊的黃昏。

莊外已是一片沉寂。

擂台之上空無一人。

台下看熱鬧的人，早已走個清光。

只有莊院之內還是鬧哄哄的。

柳員外設下了盛宴，與一班武林高手和江湖人物共聚一堂。

柳如蔭表面上是協助父親招呼座上貴賓，實則負有特殊使命；他奉了父親之命，將一些高手挽留。

此中有人欣然接納柳氏父子的盛情，亦有人婉拒。

被邀請的未必盡是高手，但無論如何武功總不會太弱。最少今天在擂台上的表現十分出色，才會給柳氏父子看中。

然而「誰是柳家莊護莊敎頭」？——這問題一直沒有揭曉。

雖然在座的人都知道了柳員外有此須要，甚至這次的比武，也是目的在於此，無奈柳員外一直未有公開承認這一點。

「以武會友」，就是希望借此次比武，與武林中人結交的意思。

因此，沒有接到邀請的人，也都心安理得。

將是席終人散，柳如眉還未回到柳家莊；柳氏父子也只有心裏焦急，未敢宣諸於口。

悄悄接受柳氏父子邀請的人，已有柳家的下人代為準備客房；沒有接到邀請的人，將於席散後被送到木羊鎭唯一的客棧去。

雲來客棧已被柳家包下，所有客房留作招待嘉賓之用。

就當部份賓客紛紛離開柳家莊，到雲來客棧去留宿之際，柳如眉却於此時回到了家中。

柳員外雖然忙於送客，柳如蔭却急不及待地，將他妹妹拉到後堂去問：「找到他嗎？」

柳如眉道：「當然找到，我幾時會令你失望過？」

「人呢？」

「等會兒他會自己到這兒來。」

「他現在去了那裏？」

「沈家的農莊。」

「去那裏幹嗎？」

「他找不到朱婷婷，也許要從頭查起。但是他已經答允了我，一定到這兒來一次。」

「好極了！」柳如蔭道：「父親知道了一定很高興。」

柳如眉道：「有件事可能會令他更加高興！」

「什麼事？」

「關於玲瓏玉的！」

「玲瓏玉」三字有如轟天雷，令到柳如蔭渾身一凜。

柳如眉又說：「我路經斷魂崖之時，遇上了買賣玉石的丁老四。」

「他怎麼說？」

「當時他已身受重傷，危在旦夕。」

「為什麼？」

「他遇刼。但他却認識我，所以有話叫我轉達父親。」

「劉郎當時也在場？」

柳如眉搖搖頭：「他去追那班刼匪！」

匪帮將丁老四的包袱刼走，裏面有許多名貴的玉石珍飾。」

「嗯——」柳如蔭沉吟道：「丁老四可能是打算到我們這兒來向父親交代的，不料途中遇上了强盜；還好你及時見到了他，否則我們又要花費一番功夫！」

柳如眉道：「劉郎一直不知此事。他在江南四醜那兒也找不到朱婷婷。」

「好極了，你這次實在做得太好！」柳如蔭一邊往外面走去，一邊說道：「讓人客也安頓下來之後，我們再將此事轉告父親。他老人家一定高興！」

× × ×

劉郎重返沈氏農莊。

農莊的黃昏，平時已沉寂得可怕，這時更增添了一片哀傷。

隣人正協助沈康辦理他亡父亡母的喪事。

劉郎幾乎不想現身，他覺得沈容夫婦這次遇害，多少總與自己扯上了一點關係。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

假如他和朱婷婷當晚不來此求宿，也許這慘事永不發生。

劉郎終於還是硬住頭皮，走了過去。沈家之內，燭影搖動。

沈氏夫婦的兩具遺體，還停放在廳堂之上——這也是以前鄉下人喪事的俗例。雖然帶來幾分恐怖，但用意却是好的。

因為有些人死了可能復活，假如立刻埋葬，豈不是死得寃枉？

沈康認得劉郎，從中替隣人介紹。

劉郎乘機與隣人搭訕，目的亦無非想了解當晚的實情。

有人告訴劉郎，當晚確曾聽到有急急步聲經過宅前。此等村民曾探首窗前朝外望，在月色之下確曾見到了三個人影。

由於時在深夜，目擊者睡眼惺忪，根本無法描述當時的詳情。

沈氏農莊四周並無村屋，但較遠處就有；此等隣人都是住在較遠處一些農莊裏的鄉下人。

「三個人影」與沈容死前豎起「三隻手指」，似乎有共通之處。

然則，這三個肯定是兇手。只可惜不知道他們是誰。

劉郎慰問了沈康幾句之後，留下了一些銀両就想走。但被沈康留住。

鄉民正為沈家預備好晚飯，劉郎成為現成的另一嘉賓。

劉郎趁住飯後聊天之際，從一班鄉民口中了解柳員外這個人。

柳員外很有錢，這是許多鄉人都知道的。

有錢自然有面，自然又是自古已然的事。所以柳員外與官府的人來往密切，亦不算是什麼秘密了。

然而柳員外是否一個懂武功的人？關於這一點，鄉民們就一無所知。

但從他這次「以武會友」，設下擂台，欵待武林中人，招待江湖朋友來忖測，他應該是個對武功十分喜愛的人。

不過，鄉民們又說：當地的治安並不壞，柳家莊之內，已養了不少莊丁，根本無須再用武林中的高手護莊。

那麼，柳員外這次打算僱用一批武林高手，用意又何在？

劉郎無意去追查柳員外的私事，只因為不久之後，他們便可能拉上了賓主的關係，他才不能不先了解一下。

可能是貧富懸殊的關係，總括來說，鄉民們對柳員外似無好感。

劉郎有了一個印象之後，便決定到柳家莊去赴約。

他不會忘記在他背後傳話的人；那人曾說過：他必須用「玲瓏玉」去換取朱婷婷的生命。

朱婷婷也在劉郎面前提過玲瓏玉，那是他們小時訂親的信物，為什麼還有人須要它？

一塊晶瑩透澈的翠玉，比起什麼金銀珠寶都更珍貴。

古代的人甚至認定一塊玉石足以辟邪，亦會帶來好運。

「玲瓏玉」是否也具有這種神秘力量？還是只由於它本身的價值？

劉郎左思右想，總是無法明白。

× × ×

劉郎到達柳家莊時，天色已入黑。

柳家莊外，莊丁守衞森嚴。

劉郎忽發奇想：柳家莊裏裏外外，到底擁有多少高手？

要知道其中究竟，似乎也只有一個辦法。

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冒險。

劉郎覺得有太多的事情須要他親自體驗和了解。

因此他決定悄悄偷進柳家莊。

他覺得：假如柳家莊之內，果眞有高手的話，一定會給他的鬼鬼祟祟行動，引了出來。

於是他首先騙過了那些莊丁。

要騙過那些莊丁，在劉郎來說，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聲東擊西」，「投石問路」或者「調虎離山」等等，幾乎略施小計就可以。

問題是護莊的巡邏者之中，是否有武林中的高手在內。

劉郎突破了外圍，進入內圍地帶——那是柳家莊莊院園牆四周一帶。

這一帶果然有些穿得較為光鮮的人巡邏。

劉郎故意要試試他們的身手，用黑巾幪面，故意在他們的身邊一掠而過。

那是視綫範圍之內，自然見到了。

有人喝問過來。

也有人追過來。

劉郎迅速消失。

他其實只是躲在黑暗一角。

步聲急急而過，人聲哄動。

劉郎突然感到萬二分驚奇。

他竟然在黑暗中有了一個「替身」。

那人走得最前，也跑得奇快。

後面追逐而來的，自然是柳家莊的人，但却無法追上他。

轉眼之間，那人也消失在黑暗之中。

劉郎靜觀其變，心裏難免引起了無數的疑問：那是誰？

他為什麼也闖進了柳家莊來。

他是故意救自己，還是另有目的？

劉郎自然無須別人「打救」，他是存心試試護莊的人的武功的。即使那人不出現，還是一樣沒有人能抓住劉郎。

劉郎這時又聽到有人議論紛紛：——

「眞可惜，又給他溜了！」

「我想用飛刀，但却想留下活口。」

「是男還是女？」

「似乎是男。」

「又好像是女的。」

「不管是男是女，我們都必須告知員外。」

「慢着！這是小事，何必大驚小怪，驚動他老人家？」

「那可能是刺客！」

「我看未必，今天這兒來了太多的江湖人物，他們之間，可能有仇怨；有些只過招交手，有些輸了不服氣！」

「你的意思是：沒有接到員外邀請的人，難免懷恨於心？」

「是的。」

「你錯了，員外是個喜客的人，任何武林高手，只要他們願意留下來，員外一定歡迎；住到客棧裏去的人，大部份都是婉拒了員外邀請的。」

「算了別吵了，大家小心點，莊裏有貴賓，切不能讓任何刺客有可乘之機！」

「就算不驚動員外，也要對大少爺講一聲，這是責任問題。」

「你這人太笨，剛才明明見到那人直奔莊外，消失在田野間，我們何必自討苦吃？」

「是的，阿七講得對，我們如果對大少爺說，他一定好大陣仗，要我們召來更多人，澈夜展開搜索和戒備，那才眞的是自討苦吃！」

「不錯啊，只要我們自己心裏有數，小心防範就是。」



柳員外及柳氏兄妹等待着劉郎來。

於是一塲爭論，總算有了結果。一度聚集在一起的人羣，再次四散，回到原來的崗位去。

× × ×

柳家莊內堂。

夜深人靜之際，柳氏父子還未睡，他們正在等待。

「他一定會來的，我知道他從不食言！」說話的，是柳如眉。

她被父兄埋怨，因為劉郎自始至終，還未見人面。

柳員外道：「劉郎才是我們須要的人，也是今天我見過武功最高的人？」

「我担心他不肯留下？」柳如蔭說：「他絕非一般江湖中人的性格，金錢很難令他感動，除非妹妹你有辦法。」

柳如眉嘆了一口氣：「這個人不易對付，他很冷，有時又熱情得很。」

「我們不如派人到沈氏農莊看看。」柳員外說。

「不必看了！」忽然有人由那邊現身出來。

那邊是通往客房的。

客房裏住了一些被柳氏父子挽留下來的客人。

這些客人都是一些江湖中人，以及武林中高手。

武林高手不一定就是江湖中人，他們未必一個個出來闖蕩江湖。

有些歸隱於寺院之中，有些長年在崇山峻嶺修練。

有些甚至不喜歡結交江湖中人，我行我素，河水不犯井水。

眼前這個人，正是柳家客人之一。

他由客房那邊過來。

他顯然聽到了柳氏父子所講的話，所以他忍不住說話了：「你們所講的人，已經嚇跑了，他實在見不得光。」

說話的人並非別人，正是「刀劍三煞」中的老二范虎。

范虎一邊走了過來，一邊說話：「你們要等的人可是劉郎？」

柳如眉反問道：「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為他剛才來過了！」范虎又說：「但他太不光明正大，來得太過鬼祟，我將他轟走了！」

柳如蔭幾乎忍不住發笑。

「你將他轟走？」柳如蔭只是驚奇地問：「幾時發生的事？」

「你不信，可以問問一些護莊的莊丁。」范虎又說：「劉郎並非什麼了不起的人，只是個膿包，根本就不堪一擊。」

於是他說出不久之前，發生在莊院牆外的事。

柳如蔭半信半疑，把一些莊丁召來，問過了，果然是事實。

但莊丁却無法確定那是劉郎。

范虎笑道：「你們還懷疑什麼？我親眼見到的事，又怎麼會假？」

范虎又說：「我當時見到劉郎出現莊院外，心裏正感驚奇，忽然他摸出了一塊黑巾，將面部幪住，本來我想衝過去將他擒住，但你的人出手比我快，原來他們也發現了劉郎的行踪。結果，還是給他跑掉了。」

柳氏父子聽了范虎的話，仍然不敢相

信，但柳家一些莊丁的說法却與范虎一致。這又令他們不得不信。

范虎說道：「你們把我三兄弟留下，到底爲了什麼？」

「賞識三位的武功。」柳員外說：「但我們須要更多人幫手。」

「包括劉郎在內？」范虎問。

柳員外輕輕一點頭。

「經過今晚之後，我肯定這個人不可靠。」范虎道：「他可能另有企圖。」

突然之間，那邊又出現了另外二人。那是范龍與范豹。

范龍說：「員外這次以武會友，是否就爲了護莊那麼簡單？」

「你以爲我還有何企圖？」柳員外含笑地反問。

范龍輕輕一笑：「請不要見怪，我這個人就是心直口快，以我愚見，員外的確是另有所圖。」

柳員外一陣格格大笑：「不愧是『刀劍三煞』之中的大阿哥，除了武功高强之外，總算有頭腦。」

范氏三兄弟交換了一個眼色。

柳氏父子也感覺得到事不尋常。

范龍驀地探手腰間，當他的手再往上揚時，瓦背上面已傳來了「嘩啦啦」連串聲响。

「龍牙飛鏢」破瓦而出，屋頂之上有人悶哼一聲。

隨即滴下了幾滴鮮血。

范氏兄弟齊齊奔出天井，柳氏父子亦尾隨其後。

范氏兄弟與柳員外兄妹等三人，先後飛身躍登屋頂。

只見瓦面洞穿，却未見人影。

他們急急四散，朝四下裏搜索，可惜人踪全無。

各人回到柳家大廳，柳員外正瞪住那幾滴血漬發獃。

「一定又是他！」范虎說：「見不得光的武術大騙子！」

柳員外不服氣地問：「你指誰是武術大騙子啊？」

范虎直言道：「當然是劉郎。」

范龍解釋道：「他根本沒有眞本領，只憑幾下江湖賣藝子，騙過武林中人的雙眼，叫他武術大騙子，倒也適當。」

柳如眉道：「但在擂台之上，衆目睽睽之下，如何假得來？」

「你臨陣經驗太少，自然無法明白！」范龍又說：「當時我三兄弟正對付文武雙痴，若非劉郎那厮從中搗蛋，我們早已打敗趙氏兄弟。」

范虎又說：「當時我們只是避免傷及劉郎，才紛紛忍手跳開。」

范豹則說：「是的，他並非事先安排下來的對手呢！」

柳員外只是輕輕的一笑，却沒有說什麼。

柳員外是個含蓄的人，他不會令人客難堪。只是淡淡說道：「見過了剛才的事，加上你們說出不久之前發生在莊外的事，相信各位已明白，這裏的確很須要高手護莊。」

范龍道：「員外剛才不是打算向我們道出一些心事麼？」

「是的，但是，現在證明我們說話可能太過隨便。」柳員外說：「爲防隔牆有耳，還是遲下再說。」

范氏三兄弟互望了一眼，難免有些失望。

柳員外又對他們說：「不過，我可以向三位保證，只要你們盡心盡力爲我柳某做事，我一定會給你們好處，同時也會盡快把我要你們做的事，說了出來，但決非今夕！」

范氏三兄弟無可奈何，只好先返客房去休息。

柳氏父子也沒有再說什麼，因爲經過了剛才一役之後，證明有人要偸入柳家莊，實在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但那個被范龍以「龍牙飛鏢」傷害的人又是誰？

他來這裏的目的何在？」

他什麼時候來的？會不會把柳氏父子的談話內容聽去？

爲安全計，柳家的莊丁們，仍然亮起了火把，四下裏展開搜索。

× × ×

柳如蔭仍在率領莊丁四處搜索。

柳如眉經過整日勞碌，此際已是疲態畢露，她正返回閨房休息。

豈料當她剛踏足閨房，立即感到了情形有些不妙。

她想退出時，已來不及了。

「你再動一動，人頭立即落地。」背後出現了一種冷峻的聲音。

她背後的秀髮之間，有些東西抵住，可能是一柄刀，或者一把劍。

「乖乖的掩上門！」那人又說。

柳如眉立即想到關上門之後，一男一女的樣子情景。

她不安的地問：「你要怎樣？」

那人輕輕一笑：「不會是刦財，也不會是刦色！」

她只好關上房門。

「你就是柳家大小姐？」

「是的。」

「外面這麼吵鬧，發生了什麼事？」

「你心裏明白，何必多問？」

「我就是不明白才問你！」

「你受了傷，我勸你不要自作聰明，因爲那是一支毒鏢，毒發你便可能會身亡。如果我是你，我會在未昏倒之前，出去求解藥！」

「向誰求？」

「不會是我！」

「誰？」

「范龍！」

「刀劍三煞中的老大？」

「不錯，如果你放過我，由我出面，范龍一定給你解藥！」

「哈哈……」

「你笑什麼？」

那人又哈哈笑道：「我笑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

「你一定小睇那些兒的傷口。血雖然只流了幾滴，但你會隨時傷發身亡！」

「假如那的確是三枚餵過毒的飛鏢，只須給它擦傷，也隨時毒發身亡。」那人又在背後說：「可惜你出道日子太淺，不知道龍牙鏢並未餵毒。」

「嗯——」柳如眉粉頰紅了一陣，「然則，你是個老江湖？」

「若非是個老江湖，他們早已發現我了？」

「不過，如此鬼鬼祟祟的，躲到女人閨房裏來，不怕人取笑麼？」

「假如有人取笑，取笑的對象必然是你。」

「你什麼會這樣說？」

「因爲是你約我來的！」

直至到現在，柳如眉才聽出了背後的男子聲音是劉郎的。

她又喜又嗔地，轉過身來：「你眞壞，怎麼會等到三更半夜才來？」

「我早就來了，只是柳家莊莊院太大，我找不到你。」劉郎說。

「你總算是個守約的人，但在這裏，很易令人發生誤會。」

「我也不想，無奈我來得太不合時，我只想躲避一陣，以免沙塵滾滾，殺錯了良民，想不到你就在此時闖了入來，老實說，事前我並不知道這是你的閨房。」

柳如眉束着雙眉，打量着劉郎，問道：「你未受傷？」

劉郎攤開雙手，也打量自己：「我爲什麼會受傷？」

「你不是躲在屋頂偸聽我們講話的人麼？」柳如眉又問。

劉郎苦笑搖頭：「我並未偸聽你們說話啊？」

柳如眉感到一陣迷惑：「他是誰？」

她看過了，劉郎渾身上下，未見有任何傷痕。

柳如眉又說：「你這麼夜深才來找我，叫我如何帶你去見我父親？」

「我有事，所以夜了。」劉郎又說道：「要不是外面的人聲勢洶洶，我也不必躲躲閃閃。但這種情形，我只怕無法解釋了。」

「看來，你今夜必須留在這裏。」

「什麼？」劉郎吃了一驚，「我怎麼可以整夜留在這裏？別開玩笑了。」

「我不會開你玩笑，這時候，你只要一露面，只怕水洗不清！」

「我沒有受傷，證明我不是偸窺你父親秘密的人。」

「但是，除了那傷者之外，先前還有另一些人來過，甚至范虎也見過你。這好容易叫人誤會。」

「我留在這裏，豈不是更易教人想入非非？」劉郎說。

柳如眉道：「只要我們安份守己，只要我你不說出去，誰會說我們什麼？」

「即使別人不說什麼，我你怎可以整夜相對呢？」

「爲什麼不可以？今天，我們已相處了一整日了，可不是麼？」

「但是，這是晚上，而且還是你的閨房，你是個未嫁的姑娘。」

「你知道就好了，假如事情傳了出去，你猜江湖上的人，對你會怎麼樣？」

「嗯——」劉郎的確呆了一陣。

他越想越覺不安，吶吶地說：「我到這裏來無非爲了答允過你，現在目的已達，我總算沒有食言。我也要走了。」

「不！」柳如眉道：「他們仍在搜索，要走也得等一會兒。」

外面又傳來人聲。有人携着武器，提住燈籠，哄然而來。

柳如眉急忙趁住人未到之前，將油燈吹熄。

劉郎在黑夜中與柳如眉默然相對。

紙窗之外，有光綫透入，雙方僅可見到對方的影子。

人聲越來越近，房中二人屏息着氣。

「就只有大小姐的房間沒有搜過，少爺。」有人在外面說。

「她可能睡了？」是柳如蔭的聲音：「算了吧，如果有事，她一定會出聲。」

但是又有人說：「我想還是進去看看好些，大小姐的安全要緊。」

於是有人拍門。

劉郎立即閃到蚊帳背後。

他自然明白，這時候如果被人發覺，任他如何解釋也沒有用。

「誰？」柳如眉佯作睡眼惺忪地向門外人問。

「如眉，我是大哥。」門外的柳如蔭道：「你睡了麼？」

「是的，大哥。」柳如眉獃在床前，沒有開門，也沒有走過去。

只有這樣子才像躺在床上說話。

「你沒有事吧？」柳如蔭仍然十分關心地，問了進去。

「沒有事啊！」

柳如蔭道：「那好極了，你睡吧，明天再說。」

人聲又去遠。

劉郎舒了一口氣！

情困柳家莊　濺血玲瓏玉

房外一片沉寂。

房內一片情濃。

劉郎與柳如眉默然相對了好一陣。

彼此儘管沒有說話，但却好像都見到了對方一樣。不但見到了人影，還見到了其他！雖然黑夜。好一會兒，劉郎終於首先打破了沉默：「爲什麼不讓我走？」

「爲了你，也爲了我！」柳如眉幽幽地說：「你既然來了，何必急於要走？」

「我怎麼可以在這兒獃到天亮？」

「你可以在天亮之前走！」柳如眉又說：「或者，你可以一輩子也不走！」

「怎麼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我喜歡你，我父兄更喜歡你！」

「你父兄喜歡我，可能想利用我替他做事？可惜——」

「但我喜歡你，却是來自內心。」

「我早已告訴了你，我有未婚妻。」

「那算不了什麼未婚妻。反正她下落不明，也許死了。」

「不要詛咒她，你們之間，並無過節！」劉郎說道。

外面又傳來更鼓之聲。

已是三更時份。柳如眉道：「父親太有錢了，他須要人保護，假如你能留下來，他一定很高興。」

「據我所知，你們莊裏已聘下了不少高手，怎用得着我？」劉郎道。

柳如眉說：「他們的武功都不及你，

父親希望你做我們的護莊教頭。」

劉郎笑道：「我眞不敢當，即使眞的須要我留下來，我也不會掛上這麼大的名銜！」

「你只要肯留下，要不要名銜倒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我眞的留下來，難道就是爲了護莊那麼簡單麼？」

「嗯——」柳如眉怔了一怔，「你似乎偷聽過我們的談話。」

「假如眞的偷聽過，我又何必多問？」劉郎道：「我只是覺得奇怪，你父親沒有理由招攬許多武林高手。」

「我已說過了，只因爲他太過富有的關係。」

「比他更富有的人，我也見過，但沒有人像他這樣。」

「可能眞的是有原因。」柳如眉說道：「但在你沒有答允我之前，我不能告訴你。」

「你不直言，我也不會留下來。」

「換句話說，我如果直言，你便會留下來了，是不？」

「你應該讓我考慮一下，我還要去找我的未婚妻。」

「別太多情了，她生死未卜！」

「這是良心上的事。」

「如果你這麼有良心，也不該令我難堪！」柳如眉無限嬌羞地說：「你可以想想，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們整夜相處，我如何見人？」

「但事實上我們都很安份守己，可不是嗎？」

「可惜人家才不會這樣想。」

劉郎想了想，說道：「好吧，我就留下來，但我聲明在先，如果我未婚妻一有消息，我就走！」

「一言爲定！」

「那麼，請你告訴我，令尊大人到底須要什麼？」

「須要一塊玉——玲瓏玉！」

「什麼？」劉郎既驚且奇，他眞想不到，柳員外的目的在此？

「我家已有一塊玲瓏玉，但父親還要找尋另外一塊！」柳如眉道：「如果你懂得寶物的話，一定知道玲瓏玉總共有兩塊，才可以配成一雙。」

「我從未聽過這寶物。」劉郎爲了避免對方生疑，只好這樣說。

「它是無價之寶，任何人都希望得到它。」柳如眉道：「父親唯一感到遺憾的，就是只有一塊。」

「這是你們家傳之寶？」

「不，如果是家傳之寶，就不必我們千辛萬苦去找另一塊了。」

「那麼，一定是高價收購回來的。」

「這點我倒不清楚，但，父親保持的一塊，隨時會被人奪去。」柳如眉又說：「所以我們須要你們保護。」

「你不說，我也難以置信，想不到就是爲了一塊玉？」

「是的，這是最重要的！」

劉郎總算有了收獲。

想不到柳員外手上也有一塊「玲瓏玉」。但他如何得來？

假如朱婷婷不是說謊，柳員外的身份便大有可疑。

劉郎這一回，也不必柳如眉多方挽留，他當然要留下來。

他要知道的事實在太多。

他要親自去查的事，也太多。

× × ×

劉郎在天亮之前離去。

他沒有目的地，但是他已離開了柳家莊。

柳家莊的人，完全沒有發覺他，所以他可以安然離去。

劉郎突然感到奇怪，柳家莊的人既然沒有發覺他，爲什麼會有人跟踪。

大概是由柳家莊附近開始，便一直有人跟踪他。

他想過設法擺脫後面的人。

但他失敗了。

那是什麼人？

武功底子相當的人，否則他不會擺不脫他。

劉郎想反跟踪，但對方十分機警，所以他又失敗了。

劉郎感到十分困擾，到底對方有什麼企圖？

劉郎本來打算打一個圈子之後，折返柳家莊去報到。

但是現在，他必須看看誰在跟踪他；最少也要知道對方的來龍去脈。

於是他走向荒郊一處樹林；他發覺背後也有人跟了過來！

他企圖在樹林中躲起來，辦法就是走進了樹林之後，躍上了樹頂。

可是，就在他雙足還未離地之際，突然聽到樹上的枝葉沙沙作響。

他本能地將氣力收住，同時亦迅速閃向一棵大樹後面。

劉郎自問身手相當快，無奈對方出手更快；他人未閃到樹後，一度白光已疾射而至，而且射得極準。

劉郎閃無可閃，避也不及，迫住伸手將那東西接住。

當初他以爲那是一支飛鏢，所以他用足了力度，也爲之提心吊胆！

劉郎是個江湖中人，自然曉得有些暗器餵了劇毒。

假如那眞的餵了毒，他即使能用手指夾住，仍有極大的危險。

但是，當那東西落在他手中之後，他立即就感覺到既輕鬆，又驚奇。

他內心充滿了疑問，因爲那是一張紙——用紙摺成的飛鏢，而且對方所用的力量並不算得太大！最少他還可以輕鬆的接得住。

樹上一陣混亂，樹葉沙沙的响個不停；一條人影有如狂風過境，轉眼之間便消失在密密的枝葉之間。

劉郎儘管用神地仰望，無奈陽光自樹葉的罅縫之間透射下來，令他無法子看得清楚。

從剛才那人的身手忖測，劉郎深信這時候要追踪他，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劉郎再回頭望向自己的手上，那「紙鏢」實際上只是一張字條！

字條上寫着：「朱婷婷死期將屆，三日內速將玲瓏玉交來猛鬼坡。」

原來又是那帮人。

劉郎無可奈何地嘆着氣。

爲什麼刹那間會有那麼多人須要那「玲瓏玉」？

「玲瓏玉」共有一雙，對方從未提過要一塊或兩塊。

假如他們須要兩塊才肯放回朱婷婷，那眞是難如登天。

劉郎至今爲止，只知道有一塊「玲瓏玉」在柳員外手中。

至於另一塊，相信還要花費一番功夫，然後才可以找到，那肯定是非常艱苦的事。

假如朱婷婷所講屬實，假如朱家一家人眞的死得不明不白，那麼，柳員外的身份就更加可疑了。

然而，柳員外表面上只是個文質彬彬的中年富翁，他絕對不似是個懂得武功的汪洋大盜。

到底柳員外會不會就是當年殺害朱家一家人的兇手之一？

朱婷婷對劉郎所講的，又是否屬實？

劉郎決心要一一查個清楚。

× × ×

柳家莊門前。

劉郎求見柳員外。

柳氏父子兄妹三人早已經在等待，他們見了劉郎，自然有點喜出望外。

劉郎拱手爲禮，輕輕一笑道：「我今天到這裏來，並非爲了別的事情，只爲了向員外借用一匹馬。」

「借用一匹馬？」柳員外怔了一怔，望向他身旁的女兒柳如眉。

柳如眉立即向劉郎示意道：「你要借用馬匹是易如反掌；但你是個守信用的人，你答允過我的事，該先履約啊！」

劉郎笑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雖然答允過爲你們柳家辦事，但我必須先行辦妥一點私事之後，然後才可以留在這裏。」

柳氏父子交換了一個眼色，柳如蔭問道：「請問閣下，你要多少時候才可以將私事辦妥？」

劉郎道：「快者一兩日，最遲則要三五日。」

柳員外道：「好吧！難得你這麼爽快，希望你一切順利，盡快回來。」

柳員外又吩咐他的子女——柳氏兄妹，帶劉郎到馬廐去揀馬。

劉郎等人在前往馬廐途中，曾離遠見到好一些人。

這些人都是給柳員外留下來的武林中人和江湖中人，其中包括了范氏三兄弟。

「刀劍三煞」見了劉郎，顯得不高興，但又無可奈何。

劉郎當然知道他們的內心怎麼想，妒忌是必然的事。

劉郎故意來柳家莊借馬，目的也無非要更多人知道他即將替柳員外做事；但他目前必須去一處很遠的地方。

若非很遠，又何必借馬？

同時劉郎也要更多的人知道，他短期內不會留在柳家莊。

因此，他沒有理會那些目光中充滿了妒忌的人；特別是「刀劍三煞」他們。

劉郎若無其事地，揀了一匹十分精壯的馬，匆匆離開了柳家莊。

× × ×

他在衆目睽睽之下離去。

他知道這樣未免帶有幾分冒險，因爲可能引來一些人跟踪他。

然而劉郎不怕。

他須要知道誰跟踪他。

他須要知道對方爲什麼跟踪他。

因此，即使馬兒跑得極快，他也沿途提高警覺，留意每一個在他背後趕路的行人。

× × ×

他先趕到朱家堡。

那兒只留下一片焦土。

朱家堡早已毀了，隣近也沒有別的人家，因此他想找個人問幾句也不可以。

倒塌了的牆脚之下，已長出了野草。到處一片荒凉。

× × ×

儘管天色將黑，他仍在趕路。

他希望天黑之前，能夠到達樟樹鎭——那是朱婷婷提過的地方。

朱婷婷曾寄居在他姨丈家中。

她姨丈章明，就是住在這兒樟樹鎭。

劉郎相信只有章明可以帮助他解答他心中的「謎」。

× × ×

樟樹鎭頗大，住的人也多。

這裏有許多大宅，表示這鎭上的人都相當富有。

章明也很富有。

關於這點，劉郎早已從朱婷婷的口中知道了。現在劉郎就是未知章明家在何方。所以他惟有到處問人。

在市鎭之上，要查一個窮光蛋的下落恐怕不太容易；但要查一個富人的居處，應該並不困難。

劉郎終於找到了。

那是一幢大宅。

這是晚上，但劉郎老遠就可以見到門前懸掛着的一對燈籠。

燈籠之上漆了一個斗大的「章」字。由另一角度望過去，還可以見到一個「府」字。

劉郎知道沒有找錯，問題却是不知道人家肯不肯接見他。

門開處，一名章家家丁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幹什麼？」

「請問章明先生在家嗎？」劉郎問。

那名家丁又重新打量着他：「你是什麼人找我家老爺？」

「我姓劉。」劉郎說，「也許你告訴他，我與朱婷婷姑娘有些親戚關係，他更易記起我。」

「對不起，我家老爺外遊未返。」

然而那名家丁話猶未完，裏面已有人聲傳了出來：「是那一位朋友找我？請留步。」

劉郎可以聽得出，這聲音自內堂傳了出來，十分尖銳；這表示此人的中氣十足，可能是個武功相當的人。

家丁的面色很詫異！劉郎的內心也充滿了疑問。

由裏面走出來的，是個年將半百的中年男子，他正是章明。

劉郎自我介紹，道明來意。

章明慇懃欵待，將劉郎請入屋內。

劉郎看得出，那家丁的面色和目光，除了充滿了歉意之外，還帶有幾分莫名其妙的神氣。

× × ×

章明一邊請劉郎入內，一邊解釋剛才何故家丁說他外出未返的原因。

他說，這兒平時有不少人到來借貸，實在不勝其煩。

但後來他在裏面聽到劉郎提及「朱婷婷」的名字，所以立即趕了出來。

章明又吩咐下人，備了酒菜，慇懃欵待劉郎。

賓主二人一同進食之際，章明仔細說出朱香亭被害的經過。

那是十多二十年以前的事，朱家堡突然來了一班強盜，殺人放火，迅速將整個朱家堡夷爲平地；朱家一家人，包括朱香亭夫婦在內，全部被殺；堡內財物則被洗刦一空。

當時幸好朱婷婷和撫育她的乳娘剛好來了章家，否則亦勢必被殺。

章明現在說起來，猶有餘悸。

劉郎一邊吃，一邊聽，因爲他經過整日趕路，實在太餓了。

劉郎又發覺章明此人不但喜客，健談，而且胃口甚佳。他幾乎吃得多過劉郎。

章明用筷時，手腕間被劉郎發覺紮了一塊白布，彷彿還有血漬。

章明此人顯得非常機靈，他發覺劉郎不斷瞪住他手腕時，亦即自動交代：「昨天不小心割傷了這兒，還好所傷不重。」

劉郎只是示意地點頭，因爲事實上他並沒有開口發問，儘管他心裏對此生疑。

他要問的倒是關於他與朱婷婷的訂親事。

章明細說前塵，大致上與朱婷婷所述的一樣。

他還帶着責備的口吻說：「要不是你太固執，婷婷就不必孤苦伶仃；但是現在，他們爲了找你，却去得無影無踪。」

劉郎這時才將朱家老僕朱栢被殺，以及朱婷婷失踪的事，一一告知章明。

章明吃驚地說：「爲什麼你還不去找她？她的武功底子並不太好。」

「當然，要是她武功好的話，她就不會被人擄去。」劉郎又說：「不過你放心，她一直平安無事。」

「你怎麼知道？」章明出奇地瞪住劉郎。

劉郎說：「他們限我三日之內，交出玲瓏玉，現在已經過了一日。」

「玲瓏玉？」章明又是一怔！「奇怪，他們爲什麼要你們小時訂親的信物？」

「這才奇怪！」劉郎說道：「我想，只因爲那是兩塊罕見的美玉。」

章明又埋怨道：「既然時間只有短短的三天，你怎可以還浪費時間跑到我這裏來？」

劉郎稍作沉思，道：「第一，我從未見過那兩塊玲瓏玉，叫我如何去找？第二，我根本不知它的來龍去脈，這簡直有如大海撈針。」

章明想了想，道：「是的，你也有道理，現在先讓我告訴你，那玲瓏玉玉質上乘，晶瑩透澈，翠綠無瑕，人生難得一見；我本人也是朱香亭在生時，我往朱家堡賀其生辰時，在席間得機一睹而已。然而至今印象難忘，那二塊玲瓏玉的最大特徵，就是每塊除了綠得透明之外，就是刻雕成一對鴛鴦，雕工十分精細。」

劉郎又問：「我知婷婷有一乳娘，她可還在生？」

「婷婷的乳娘早已死了！」章明輕輕嘆了口氣：「說起來，朱栢一死，朱家這一回是眞眞正正死剩一個，就是婷婷。」

劉郎心裏也是一陣難過。

那晚，劉郎被安置在章家客房渡宿，但劉郎幾乎整夜未眠。

雖然明天他還要趕路；他要趕返故鄉去。

他已很久沒有返回故鄉白沙溪。

他家中的家人早已在一場疫症中死了個清光，假如當時他也在家中，也許今日已經沒有了「江湖流浪漢」的存在。

明天，他就會重返故鄉，再次見到幼年時的熟悉環境。

但是，他却不可能見到他的家人；屆時內心難免會難過。

多年以來，他就是爲了避免觸景傷情，所以才不返故鄉去。

然而這一次，他是非去不可。

他要查明白許多事情，但絕對不希望別人知道他的行踪。

因此，他趁住失眠之際，盤算着如何離去。

本來他可以正式向章明辭行，這也是禮貌上的事。

但是，章明這位「未婚妻的姨丈」，似乎有太多令他生疑的地方。

那突如其來的歡迎；那手腕上的傷；還有……

章明是個什麼人？劉郞壓根兒就沒有在此之前見過此人。

因此，他還要在天亮之前，悄悄離開這裏，絲毫也不能驚動章家的人。

這是十分困難的事，因爲這是別人的地方，而且借來的馬兒又在馬廐那邊，但劉郎有信心做得到。

× × ×

天色未亮。

劉郞已悄悄爬了起來。

他正打算燃燈留字，突然發覺窗外有人影移動。

劉郎迅速貼牆移近窗前，指頭沾了少許涎沫，在紙窗之上弄了一個小孔。

往外窺見一名章家家丁，正在來回監視。

劉郎心中有數，在床上用被褥造成一個假人，又將蚊帳落下，這才悄悄重返窗前。

天仍黑灰一片。

劉郎輕輕推開窗戶，投石遠處，用的正是調虎離山之計。

那名章家家丁果然上當，聞聲跑了過去查察。

劉郎趁勢竄了出去，再重新將窗戶緊閉起來。

然後他又蛇行鼠步，竄向馬廐那邊。

奇怪的是，馬廐那邊也有人。

普通一個家庭，不可能有人徹夜放哨的。

劉郎決定連字條也省掉，這時一個急

竄，衝到那家丁身後，伸指一點，點向那家丁的腦後近頸處。

那是「啞穴」。

「啞穴」就在「腦戶穴」之下，約一寸之處，假如出手者認眞用力，傷者可能終身殘廢，變成了啞吧。

但是，當時劉郎的力度有限，所以他只是暫時啞了一陣。

劉郎同時也點了那家丁的另一處痲穴，令他無法動彈。

然而那傢伙的神智仍然是清醒的，他可以聽到外間的聲音，只是無法移動四肢而已！同時也叫不出聲音來。

這是很普通的穴道，稍爲學過武功的人都可以將它解開。

但劉郎低聲在他耳畔說：「等會兒你主人會來爲你解穴，到時請你告訴他，劉郎不辭而別，另有苦衷！他日有機會的話，定來請罪。」

那家丁被劉郎點了穴之後，不言不語也不點頭，一直只是目定口呆。

但劉郎知道他一定聽得清楚，也必然會替他傳話。

於是他匆匆去解下馬兒的韁繩！悄悄離去。

× × ×

劉郎此次返鄉，心事重重。

他明知家裏已經沒有親人，但是他還是要去。

他要知道小時與朱家訂親的事。

朱家的人死光了，他家裏的人也死光了，還有誰可以知道？

唯一知道的，可能只有一個人——那是劉郎的堂嬸母。

她是當年這頭親事的介紹人，亦即俗稱「媒婆」。相信沒有人比她更清楚了。

但是，劉郎仍然沒有把握可以找到她。因爲事隔多年，她可能死了。

假如她仍在生，五六十歲的老婦人，照計記憶力還是十分良好的。

那是唯一綫索，劉郎眞希望這一回不會節外生枝；否則又得從頭來過。

× × ×

劉郎終於回到了他的故鄉。

也找到了他那位堂嬸母。

她堂嬸母還很精壯，雖然頭髮已經斑白。

最令劉郎高興的，就是她竟然還認得劉郎這孩子。

當然劉郎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但他們分別時，劉郎的年紀還小。

堂嬸母的記憶力很好，也很健康；她幾乎是有問必答。

劉郎很高興，也很奇怪。

堂嬸母口述的往事，有些是他從來未聽過的，也有些跟他知道的完全兩樣。

但無論如何，他相信她！相信她所講的一切。

× × ×

三日的限期將到。

不知名的人限劉郞三日之後找到「玲瓏玉」。

只有「玲瓏玉」可以換取朱婷婷的自由和生命。

然而現在，距離最後的限期只有一天多一點。假如他在這時間之內無法找到「玲瓏玉」，他將會空手前往猛鬼坡。

他的「未婚妻」朱婷婷的生命，便可能有危險。

但是，劉郎不會爲此再感到緊張。

因爲他的堂嬸母告訴他：他的未婚妻朱婷婷早已經死了。

「當年朱家堡的人，無一生還。」堂嬸母傷感地說：「你父母在生時，也曾爲此而哀傷，當年朱家一家大小，也是由我和你父母帶同一班人前往朱家堡辦理他們身後事的，那有不清楚之理？說起來，當時婷婷只有八九歲大，我曾對住她的屍體流過淚，至今印象難忘。」

「婷婷可是有個姨丈叫章明的，住在樟樹鎮？」劉郎問。

堂嬸母束眉搖頭：「這點我倒不清楚但婷婷肯定是死了！」

劉郎道：「那麼玲瓏玉可是我們訂親信物？」

堂嬸母道：「是的，朱家曾說過，只要這頭親事談妥，他們給予你父母的信物就是一塊玲瓏玉，聽說那是無價之寶。但你這野孩子偏偏在那時候逃得無影無踪，人家又怎麼會把那麼名貴的東西留下？我想到頭來還是益了那班强盜吧！」

換句話說，「玲瓏玉」的確是朱家之物。

那麼，現在又落在何方？

爲什麼突然之間，會有這麼多人要得到「玲瓏玉」？

劉郎越想越奇，也越想越氣！

他覺得被人戲弄，也被人利用。

這口氣很難咽得下！

劉郎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他的故鄉白沙溪！

× × ×

這童年時生活過的地方，無論如何，對他還有一份情感。

他單騎疾馳，內心却是百感交集。

劉郎正兼程趕返柳家莊。

因爲他知道柳員外不但擁有一塊「玲瓏玉」，還是希望得到另一塊「玲瓏玉」的人。

這點柳員外雖然沒有對劉郎直接說出，但那一晚當柳如眉與劉郎深夜詳談時，她已在有意無意之間，露了口風。

劉郎一直在想：柳員外的眞正身份是何等樣人？

劉郎已經從堂嬸母口中知道「玲瓏玉」確是朱家的傳家之寶，那麼，擁有任何一塊「玲瓏玉」的人，是否表示他就是當日刦殺朱家堡的强盜之一？

現在各方面都希望得到「玲瓏玉」，原因又何在？

劉郎正胡思亂想之際，馬兒突然褢足不前，嘶叫跳躍不已！

前面捲起了一陣狂風，將地上的塵土吹得直捲了過來。

這是一陣怪風。

風聲之中有笑聲。

是人類的狂笑之聲。

是誰在笑？

劉郎忽然覺得這笑聲好熟，似乎在什麼地方聽過了。

他雙手掩面，人已躍離馬背，否則馬兒就會把他摔傷。

風已停，沙塵仍有不少在空中停留，但大部份已落回地上了。

笑聲稍止，路旁閃出了二個人影。

原來是「文武雙痴」。

「姓劉的，我們終於又遇上了。」「文痴」趙若呆仍在搖動他手中的摺扇，但風已沒有剛才那麼勁。

「武痴」趙不瘋格格地笑了一陣，道：「擂台上的事，你可還記得？」

劉郎輕輕一笑：「那算不了什麼，我只是一番好意。」

「你好會說話，壞了我的好事，還說風凉話呢！」趙不瘋還是那副半瘋半顛的神氣。

「壞了你的好事？」劉郎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趙若呆道：「當日在擂台之上，若非你半途殺出，我們已將范氏三兄弟扔落台下了！」

「今天二位與小弟為難，難道就為了這點小事不成？」劉郎道。

趙氏兄弟同時點頭。

劉郎苦笑道：「眞對不起，我事前並不知道，你兄弟二人與范氏兄弟有仇。」

「有仇？誰說我們有仇？」趙不瘋道，「我們只想打倒他們之後，獲得柳員外賞識，混入柳家莊！」

「哦！」「立想做護莊教頭！」劉郎又道，「但我聽到一些武林中人說，你們並不希望任此職位！」

「我們只是以退為進而已！想不到姓柳的竟然不理睬我。左思右想，事情還是壞在你的手上。」趙不瘋道。

劉郎看看時候不早，於是問道：「然則，你們要怎樣？」

「不准你再返柳家莊！」趙不瘋道，「關於玲瓏玉的事，你也不要再插手！」

「你們也對此事有興趣？」劉郎心裏更是萬分驚奇。

「何止我們，江湖上許多人比我們更有興趣呢。」趙若呆道。

劉郎想了想，道：「這馬兒是我向柳員外借用的，假如我不到柳家莊，如何能還馬？」

「他不會計較區區一匹馬的。」趙不瘋說，「總之你不聽勸告，你會後悔。」

「我眞不明白，我退出對你們有何好處？」劉郎問。

「我們知道，你可能為了一個女子，而將玲瓏玉弄到手。」趙不瘋道：「這可能壞了我們的……」

趙若呆突然示意止住他弟弟說下去：「不要告訴他太多。總之，你答應退出，就可以通過這裏。」

「如果我不答應又如何？」劉郎笑了笑。

「你會後悔不及！」趙若呆把摺扇收攏，發出了「習」的一聲。

劉郎知道這一場糾紛已是無可避免，試行上馬。

但是，趙不瘋的長劍已伸到了馬鞍旁邊來了。

劉郎急退兩步，順勢取來一支馬鞭。

趙若呆鐵扇迎風打到，劉郎馬鞭迎架之下，立即打斷。

鐵扇展開，有如排刀齊削，彷似排山倒海；劉郎雙足一頓，人已躍上半空。

趙若呆鐵扇還未收回，劉郎一隻腳的足尖已蹋至扇緣；借力反彈，人又凌空翻了一個筋斗。

劉郎的連串動作快如閃電，人再落下時，已坐在馬鞍之上。

雙足一夾，馬兒狂嘶一聲，洒開大步，四蹄齊飛，狂奔而去。

趙若呆衝前幾步，鐵扇一伸探前，但見銀光閃動。

一排銀針刺中了馬屁股，馬兒頓然失去了常性。

馬兒橫衝直撞，闖向懸崖那邊……

× × ×

柳家門外有不速之客。

他們是「文武雙痴」。

趙氏兄弟求見柳員外；柳氏父子雙雙出迎，因為他們都知道，這兩個是武林高手。他們的武功，父子二人也見過了。

趙不瘋還是那副瘋瘋顛顛的神氣，格格地笑道：「我們兄弟二人此來，只為了求得一工半職。」

柳員外喜出望外地說：「希望二位不是開玩笑。」

趙若呆道：「絕對不是開玩笑，兄弟二人跑江湖跑得腿也痠軟，想找個地方棲身。」

「那好極了。」柳員外道：「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

范氏三兄弟由那邊趕來，見狀顯得極不高興，但也無可奈何。

柳員外悄悄對「刀劍三煞」道：「我會有個好安排，各位少安無燥。」

× × ×

柳員外父子兄妹三人十分焦急。

他們左等右等，還不見到劉郎回來。

忽然之間又傳門外有人求見。

柳員外叫下人將來人傳了入來。柳如蔭立刻認得他。

他就是沈康。

沈康聲言要找劉郎。

「我知道他在此作客。」沈康說，「有人要我傳話給他。」

「誰？是誰要你傳話給他？」柳如蔭問道。

「我不知他是誰。」沈康道。

「他有什麼話說？」柳如蔭又問。

沈康道：「他只說：三天期限已到，若不依期到猛鬼坡交出那塊玲瓏玉，朱婷婷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柳氏父子兄妹三人同是一怔。

他們到了現在才明白，劉郎原來也是正為「玲瓏玉」而忙個不了；怪不得他如此行急匆匆！

柳員外對沈康道：「劉郎即將回到我們柳家莊。」

柳如蔭又會意地，欵待沈康，道：「我記得你和劉郎是在賭場認識的。我想你一定知道劉郎許多事情。」

說着，又將一些錢兩塞進了沈康的手心，半哄着說：「劉郎已是我們柳家的人，我們只是關心他，希望他好好為我們柳家做事！」

「嗯——」，沈康見了那麼多錢，已是心花怒放。

他終於說出了他所知道的，例如劉郎和朱婷婷的關係；朱婷婷被人擄去，對方迫他找來「玲瓏玉」交換等等。

沈康捧住那些銀両走了。

柳員外喃喃地說：「想不到劉郎正受到別人的威脅，怪不得他肯在我們柳家莊留下來。看情形，他可能已經知道另一塊玲瓏玉的下落。」

柳如蔭道：「假如他已知道我們手上有了一塊玲瓏玉，現在他正全力去找另外一塊，你猜，他回來之後會怎樣？」

柳如眉接續說：「他一定設法由我們手中取去另一塊，拚成一雙。」

「對了！」柳員外道，「他原來另有企圖，並非存心帮我們。」

「哈哈……」突然傳來一陣笑聲，有如狂風過境。

柳氏父子兄妹三人立即戒備。

屏風那邊，閃出了兩個人——他們正是「文武雙痴」。

趙若呆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道：「劉郎永遠也不會回來了，即使他心懷不軌，你們也大可以放心。」

「你說什麼？」柳氏兄妹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道。

趙不瘋出示一支折斷了的馬鞭，道：「他胯下的座騎，是一匹高大的駿馬，四蹄踏雪，深棕色。」

趙若呆則笑道：「你要知道他當時墮崖的情形麼？」

× × 」

劉郎此人一向不慣帶武器，那是人盡皆知的。

劉郎的武功十分好，這也是事實。

但一個人坐在馬背之上，馬兒突然受驚失去了常性，以雷霆萬鈞之勢猛衝的情景，誰也不難想像得到。

那是人力無法制止的事，也是勢成騎虎的局面。

因此，柳氏一家三口，由半信半疑開始，到頭來還是相信了趙氏兄弟的話。

趙若呆道：「這是閣下奪取另一塊玲瓏玉的大好時機。只要你們聽我擺佈，保證可以手到拿來。」

柳氏一家三口都知道「文痴」趙若呆是個十分有頭腦的人。

他們都願意聽聽趙若呆的「妙計」。

× × ×

猛鬼坡之上。

平時這兒只見荒塚，不見人影；但今天情形似乎有點兒不同。

今天這兒山坡之上，十分熱鬧。

這一邊，除了為首一人幪了面之外，另一個被人用利刀架頸的女子，也用黑巾幪住了雙眼。

幪面人顯然就是首領。他提劍上前，冷冷地問：「為什麼不見劉郎？」

「劉郎已是我柳家的人，他正在外為我辦事未返。」說話的是柳員外。

站在一旁的，是他兒子柳如蔭。另一邊則是他女兒柳如眉。

「劉郎的事，我已經知道了。」柳員外道，「我是個愛才如命的人，也知道劉郎極之愛護他的未婚妻。」

「那又有什麼用？」幪面人道，「我要的東西，他找到了沒有？」

「是不是一塊玉？」柳員外一邊探手懷中，一邊說道。

「是的，正是玲瓏玉。」幪面人道，「只有玲瓏玉可以換取這女子的性命。」

柳員外這時已自懷中取出了一個小小布袋，道：「我不知道什麼玲瓏玉，只知道他到處要找的東西，就在我這裏。我多年前在玉石商人丁老四那兒，購入了此玉。雖然是美玉一塊，無論如何也抵不上一條人命。」

幪面人有點喜出望外，道：「可否讓我先看看？」

柳員外笑道：「閣下是誰，我至今仍未知道；閣下是否一個守信的人，我更難忖測。」

「老實說，如果不是玲瓏玉，送給我我也不要。」幪面人道，「如果眞的就是我須要的東西，這女子留下給我也只是一種負累而已。」

假扮成柳家家丁的趙若呆，雖然站得較遠，却悄悄傳聲過去給柳員外：「給他吧！」

於是柳員外自布袋中取出那塊晶瑩翠綠的玉。

果然是一塊雕塑着一隻鴛鴦的「玲瓏玉」，在陽光之下，閃閃生輝。

幪面人喜極，就要撲了過來。

柳員外急退幾步，身旁一雙兒女，分別由左右拔劍衝前。

幪面人苦笑道：「是的，我差些兒忘記了！」

他隨即回頭示意，道：「把朱姑娘解開。」

二名大漢，分別把朱婷婷的雙手繩子和幪眼黑巾解開。

朱婷婷揉揉雙眼，隨即走了過來。

幪面人情急地說：「我已將人放走，快把玉石拋過來。」

「好吧！拿去！」柳員外連同布袋一齊扔了過來。

布袋袋口有小繩穿索，可以將袋口索緊，不讓袋中物件滑出。

剛才那幪面人也清清楚楚見到柳員外將那塊「玲瓏玉」放入這小小布袋之中。所以他立即伸手去接。

但是，正當布袋在半空匆匆掠過之際，也不知從何處飄出了一條人影，凌空一劃而過，走勢如箭，疾如閃電。

小布袋由南而北，這突如其來的人影則自西至東！剛好拚成了一個「十」字。

就在「十」字交加點處，那人影已伸手將小布袋撈獲。

在場的人大吃一驚。

這一驚還未過去，朱婷婷已被另一名突如其來的刀客制住。

刀客利刀在手，刀鋒架在朱婷婷的粉頸之上；朱婷婷的一條玉臂則被刀客扭向後面，痛得她呱呱大叫。

各人驚愕之際，有些人更加難以置信眼前所見的一切，竟是事實。

原來將朱婷婷制住的並非別人，竟然會是劉郎。

將小布袋掠去的人，則是「燕子」李三。

他們並非會隱形，只是早已藏在那些大樹之上，伺機而動。

幪面人率領衆人，想撲過來。

但被劉郎一聲喝住：「你敢再走前半步，我會把你女兒生宰。」

幪面人立即後退。

「文武雙痴」這時雖然扮成柳家家丁，但在這情況下，也不得不現身。

他們實在想不通，劉郎怎麼不死？

那天他們明明見到劉郎連人帶馬，墮入了懸崖之下。

劉郎好身手，武林中已見人盡皆知，然而他如何在那情況下逃生？的確耐人尋味。

不過這時候趙氏兄弟並非急於知道其中答案：他們只是迅速採取行動，指揮着一股人在山坡上急急散開，對幪面人那一幫人採取了包圍之勢。

與「文武雙痴」併肩作戰的，都是那天跑到柳家莊來看比武的江湖中人。

他們有些已被柳員外看中，混入了柳家莊之內。

未被柳氏父子看中的，則留在雲來客棧裏面等待。

逵劉郎也不知道這班人有何企圖。

只知道現在他們正採取了大包圍，逵同劉郎與李三等人，也在他們的包圍圈之內。

柳員外却得意洋洋地說：「朋友，你雖然好本領，但到底是棋差一着。」

「燕子」李三怔了一怔。

他拉開小布袋，將袋中玉石取出，裏面只是一塊石頭。

柳員外手一揚，另一個一式一樣的小布袋，仍保持在他手中。

他笑道：「這東西是無價寶，我怎會輕易交出？」

劉郎知道他用的是掩眼法。但想不到他竟然連自己雙眼也瞞過。

李三身手不凡，眼力也不差，他竟然也會同樣上當。

「燕子」的綽號所以落在李三的身上，自有道理。

這綽號一方面是形容李三的身手有如燕子一般輕盈！另一方面却是因爲李三原來是靠「燕子」維持生計的人。

李三經常要到懸崖峭壁去採摘燕窩。所以那天的事並非巧合，而是劉郎的身手加上他的運氣，因此他被李三從懸崖上救了上來。

馬兒受傷墮入海中，但劉郎却及時攀住崖上的小樹。

即使沒有李三，劉郎大不了不過跳海逃生，無論如何也不必死。

但李三却用繩子救了他上去，因爲他正在那兒採燕窩。

幪面人前後受敵，形勢十分不妙。

劉郎對他說：「章明，不必幪住面了，這件事我已查得一清二楚。我手上的女子並非朱婷婷，當然也不是我未婚妻。如果你眞的想收我爲婿，最好還是把你手上的另一塊玲瓏玉的來龍去脈交代淸楚，否則你這掌上明珠會令你心碎。」

「你不要傷害她！」幪面人就是章明。他說：「我的確是朱家親戚，你未婚妻婷婷的姨丈，但婷婷早已死了。」

「你爲什麼利用我？」劉郎問。

章明道：「還不是爲了另一塊玲瓏玉麼！我們知道你在江湖上極有名氣，武功又高，所以才叫玉玲假扮婷婷，騙你爲我們去找尋另一塊玲瓏玉。」

劉郎又問：「那麼，你手上的玲瓏玉，又如何得來？」

章明突然感到不妙，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手上擁有一塊玲瓏玉？」

劉郎笑了笑：「是玉石商丁老四死前告知柳姑娘，柳姑娘轉告其父柳員外，給燕子李三偷聽到的。」

原來當晚劉郎見到那個偷進柳家莊去的黑影，正是李三。

至於另一個被范龍用「龍牙鏢」射傷的人，自然就是章明了。

劉郎又問章明：「你這麼千方百計要得到一雙玲瓏玉鴛鴦，到底所爲何事？」

章明吶吶地說：「我說了出來，你是否放我女兒？」

「當然，我還不想討老婆呢。」劉郎笑道。

章明於是道出了一個秘密：原來朝廷有個五爺，正派人南下，千方百計，明查暗訪，要找一雙玉鴛鴦。

據說：這對玉鴛鴦曾是元朝皇帝朱元璋之物。故此才會受到那位王爺的重視。

傳說有一次，朱元璋爲了一位寵臣有功於朝廷，信手將這寶物賜了給這名寵臣。該寵臣也是姓朱——據說是皇帝賜他姓朱的。他就是朱香亭的祖先。

因此，那雙玲瓏玉鴛鴦，亦即朱家家傳之寶。這點已無疑問。

但是，劉郎對這點已無興趣。他要知道的，倒是章明和柳員外二人，如何會擁有二者其中之一的「玲瓏玉」？

劉郎以此質問章明。

章明生氣地說：「你這人旣愛管閒事，又沒有信用，先放了我女兒再說。」

劉郎朗聲道：「你不說，不如讓我說吧！當日你和你的一班同黨，刦殺朱家堡，目的本來只是爲了發財，但是，你怕朱家有人認得你的廬山眞面目，日後可能會有麻煩，所以你索性把他們全都殺了！」

「你胡說八道！」章明一聲叱喝，與另外二名大漢急急衝了過來。

劉郎知道章明已失了常性，否則他不會連自己女兒的生命也不顧。

劉郎用力一推，讓冒充朱婷婷的章玉珍身不由自主地狂衝過去，與章明撞個滿懷，

劉郎不殺無辜，剛才只不過爲形勢所迫，不得不借那少女嚇一嚇章明而已。想不到章明可能就是猛然想起了劉郎平時的爲人，所以突然發難。

劉郎這邊利刀脫手飛出，章明左邊的一名大漢應聲倒地！右邊一名大漢持劍狂砍，連發三招還是不着邊際。

劉郎身形飄忽，對方連看也沒有看得淸楚，手腕已是一陣痲痺，劍也易手。

等到章明把女兒扶過一旁時，劍未出手，劉郎已是利劍架頸。

一切過程，有如行雷閃電，章明幾乎全無用武之地。

柳員外帶來的人看得目定口呆！章明帶來的其他人等，見狀也爲之瞠目結舌，再也沒有人敢動手。

劉郎冷冷地說：「我饒了你女兒，只因爲我不想濫殺無辜，但你是個殺人犯，

你想我不立即殺你，只有一個方法！」

劍鋒令到章明的頸項隱隱作痛，他渾身打顫地說：「只要你饒了我，什麼都可以！」

「第一，交出另一塊玲瓏玉。第二，說出那次血洗朱家堡的同黨是誰！」劉郎道。

「另一塊玲瓏玉，就在我懷中。」章明雙手僵住，手中劍早已墮在地上。他知道劉郎看得很緊，只要他動一動，人頭就落地。

劉郎命令章明，自懷中取出了另一塊玲瓏玉，果然又是一塊無瑕美玉。

「現在你要說出你的同黨了！」劉郎道。

「除了我之外，還有——」章明的視綫突然轉向柳員外那邊。

他還沒有說下去，一條人影驀地凌空飛騰而起。

一度寒光直挺挺的迫來，劉郎被迫將架在章明頸上的劍收回，急忙招架。

「錚」的一聲，兩劍相碰，火花四冒。來者並非別人，却是柳員外。

劉郎事前絕難想像得到，這位文質彬郎的員外，竟有這一副好身手，雖然此刻他被柳員外纏住，但劉郎也可以感覺得到，柳員外手中劍未劈向自己之前，已先將章明刺殺。由此亦可見他出劍之快。

現在更加證明劉郎沒有看錯，因爲章玉珍正奔向她父親的身邊，擁抱痛哭。

劉郎連幌幾下虛招，叱喝一聲，跳出丈外。

柳員外心感不妙，急忙探手懷中，面色頓然大變。

劉郎在那邊却揚出一小布袋，格格笑道：「員外可是要找這個？」

柳員外又氣又急，咆哮着說：「你們怎麼還不動手？」

柳如蔭與柳如眉兄妹二人，立即率衆殺上。但是，緊隨着柳氏兄妹的，也只有柳家家丁們而已。

其他曾被柳員外收買的江湖中人，竟然袖手旁觀。

可是，就憑柳氏兄妹和柳家家丁們，又如何能制得住劉郎？

赤手空拳的劉郎已經八面威風，如今更有一劍在手，自然如虎添翼。

沒有人可以接近劉郎，也沒有人能够制服劉郎，劉郎橫衝直撞，亦無非爲了找柳員外算賬。

柳員外亦非弱者，剛才劉郎已領敎過他的武功，在場的江湖中人以及武林高手，有不少也是第一次見他用劍。

在此之前，大家都以爲他只對武功發生興趣，所以喜歡結交武林中人，想不到他出手旣快且狠。尤其是剛才那凌空飛躍之勢，劉郎顧得了自衞，却無法制止他刺殺章明。

章明死了。

他傷得很重，死前還在指責柳員外太沒有道義。

在場的人都看得出，柳員外殺章明是爲了「滅口」。

但是，這一次他反而是弄巧反拙，因爲章明已指責他正是當年與章明等人的同黨，刦殺過朱家堡。

那麼，朱家的「玲瓏玉」之所以分別由柳員外和章明保存，其理已明。

章明已死，章玉珍悲憤交集，轉身提劍衝入戰團來。

在場的江湖中人，立即制止。

同時亦有人高聲吆喝着說：「各位請住手，府台大人在此！」

說話的是個江湖中人。

也不知何時開始，多了幾個穿官差服裝的人在山坡之上。

一班江湖中人之中，有些突然彎腰拱手爲禮。

原來與知府大人一道兒來的人之中，還有朝廷派來的一位皇親在內，一班江湖中人之中，就有不少受僱於他。

他們的目的無非爲了「尋寶」。

他們要尋的寶物，正是「玲瓏玉」——元朝皇室的寶物。

那位王爺放出的條件，就是能找到一雙「玲瓏玉」的人，可獲厚贈之外，還有高官可做。難怪江湖中頓起糾紛。

也全憑這一場糾紛，劉郎才找到了刦殺朱家堡的元兇。

二名元兇之中已死其一，劉郎要殺柳員外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劉郎却沒有機會動手。

也許他動手太遲。

因爲江湖中人已一方面制止章玉珍衝過去，另一方面幾名高手已將柳員外團團圍住。劉郎手中已奪得二塊「玲瓏玉」。

他不是個貪財的人，他也不想做官。

這雖然是朱家之物，但皇室中人看中了它，誰也無法保存下來。

因此劉郎揚聲道：「誰要此寶物，就不要阻止我殺此元兇！」

一班江湖中人頓成愕然。

官府中本來已下令捉住柳員外，因此一班江湖中人將他團團圍住。

劉郎的聲明是不想開罪江湖中的朋友們。

但想不到柳員外明知大限難逃，剖腹自盡。

柳員外血濺猛鬼坡！柳氏兄妹悲痛欲絕。

可惜沒有人可以制止柳員外自殺。

劉郎將「玲瓏玉」交給官府。

那是染滿了血腥的東西，劉郎絕不稀罕。

燕子李三陪着劉郎落山，雖然官府裏的人想留住他。

由朝廷派來的人想依諾言賜他一官半職，但劉郎沒有接受。

江湖中人日夕希望得到的，劉郎却連眼尾也不瞧一下。

劉郎不但沒有接受官職和賞賜，連那把奪來的劍也留下了。

他是眞眞正正的「來空空時，去也空空」。

他不慣帶武器，雖然江湖上充滿了危機。他習慣了赤手空拳。

但江湖朋友從未敢因此而輕視他。「江湖流浪漢」就是這麼樣 個人。

他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從來沒有人敢强迫他，也無法强迫他。

朱家的滅門大仇已報，但朱家各人的寃魂一定無法想到有此結果。　（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三

黃鷹·文
盧令·圖

黑蜥蜴（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飛走到丁鶴家，紫竺正好不在家，次日龍飛又到隔壁蕭立的莊院，從蕭立那裏知道他的兒子蕭玉郎精於雕像，因玉郎和紫竺自小青梅竹馬，但性格却格格不入，玉郎想娶紫竺爲妻，但蕭立夫婦不同意此事，玉郎心痴，雕了一個紫竺的木像，龍飛向蕭立述及他昨晚所遇怪事，蕭立大驚，之後蕭立在屏後展示出一個水月觀音的木像，竟是昨晚龍飛所見那具，此水月觀音雕的旣是蕭立妻子的形像，這觀音的咀角正流着血，一隻黑蜥蜴由口裏爬出來，弄污了觀音的面孔，蕭立預感到大禍臨頭，突然門外一個傻仔拖着一口棺材送到來到——

人死三年活　貓叫一妖飛

妖血

秋風滿院。

本來明朗的天色不知何時已變得陰慘起來。

龍飛突然發覺，抬頭望去。

太陽經已隱沒在一團烏雲之中。

那團烏雲就像是一對魔手，突然將太陽捧走。

蕭立也就在這個時候將棺蓋打開。

棺蓋用鐵釘釘上，却只是兩枚鐵釘，蕭立連釘帶蓋「喀勒」一下揭起來。

這在他來說，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一回事。

棺蓋一打開，非獨蕭立面色慘變，就連龍飛也變了面色。

躺在棺材的赫然就是龍飛昨夜見到的那個水月觀音，也即是蕭立那個已死了三年的妻子白仙君！

昨夜她在竹林中出現，在白烟中消失，現在却竟然出現在這副棺材內。

她靜靜的躺在那裏，閉着眼睛，神態安詳，面色却有如白堊，完全不像是活人所有。

她本來就不是一個活人。

但她却經已死了三年！

一個死了三年，埋在地下三年的人，縱然未化成白骨，肌肉也應該腐爛得七七八八。

這到底是神？是鬼？還是人？

「仙君！」蕭立一聲驚呼，棺蓋脫手「逢」然墮地。

龍飛混身的毛管亦不禁支支倒豎。

水月觀音的手中仍然捧着那支蓮花，上面沾着不少血。

她那襲白衣亦是鮮血斑駁，左胸迸裂，肌肉綻開，肋骨外露，三根斷折，那顆心正穿在其中一根肋骨之上！

這分明就是被一樣利器穿衣破肉斷骨插入，將那顆心抓出來！

龍飛不由省起那個怪人的一雙遍生蛇鱗，指甲尖長銳利的怪手。

——是不是那雙怪手將水月觀音這顆心抓出來？

血肉鮮嫩，血腥味雖然濃，但未至於發臭。

一個人死去三年，血肉又豈會這個樣子？

龍飛動念未已，蕭立經已俯身一手從那個水月觀音的頸下穿過，將她從棺材內扶起來。

白三娘一直在旁聽着，看着，已嚇得面無人色，一個身子簌簌的在不停發抖，這時候還是忍不住脫口叫出來：「夫人，老身給你叩頭，求你念在我跟了你幾十年，不要再這樣嚇我了。」

她叫着跪下來，不住叩頭。

蕭立亦嘶聲道：「仙君！仙君！你到底想怎樣，只管說出來，何苦這樣啊！」

一面叫，他一面捧着那個水月觀音的臉龐搖動起來。

龍飛在一旁看着，聽着，一個身子亦不由自主顫抖起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更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那個水月觀音的臉龐給蕭立搖幾下，「簌簌」的竟然四分五裂，一片片脫落！

這就像牆壁上的白堊因爲震動而脫落一樣。

白堊一樣的這張臉的後面，好像還有一張臉！

蕭立也發覺了，一聲怪叫，慌忙停了手。

龍飛不由自主俯下半身，伸手拂去，蕭立連隨亦插手揑揭了起來。

白三娘聽得怪叫，也停住叩頭，爬起身來，一瞥之下，目定口呆。

水月觀音那張臉龐竟然被龍飛蕭立一拂下，揭下！

臉龐之後果然另有臉龐！

一張男人的臉龐！

這張臉龐俊美如女人，若非嘴唇與頷下隱現鬍子，穿着這一身衣衫，很容易就被人誤當做女子。

一見這張臉龐，蕭立也自口呆目定，這張臉龐在他，顯然亦是熟悉得很。

龍飛却陌生。

——這是誰？

蕭立蓦地撕心裂肺的怪叫一聲：「玉郎！」

白三娘即時亦自驚叫道：「大少爺！大少爺，幹什麼你這樣做？」

龍飛聽得很清楚，忍不住問道：「他莫非就是……」

蕭立道：「他就是玉郎！」

龍飛嘟喃道：「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蕭立道：「我也不知道小畜牲在攪什麼鬼，竟然打扮成他母親那樣子。」

龍飛道：「那麼我昨夜看見的只怕是他了。」

蕭立道：「是也未可知。」

龍飛道：「但旣是人，昨夜又如何消失？」

蕭立苦笑道：「你怎麼問我？」

龍飛道：「有一件事情，前輩一定會知道。」

蕭立道：「你是否指他們母子都作水月觀音打扮這件事情？」

龍飛道：「正是。」

蕭立道：「他母親自小就喜歡水月觀音那種裝束，在生的時候，總是喜歡作水月觀音打扮，當然並非時常手捧蓮花，但碰着高興的時候，就會折支蓮花，捧在手裏，作觀水月之狀。」

龍飛道：「如此怪不得玉郎兄的那尊木像也彫刻成水月觀音的模樣了。」

蕭立道：「至於小畜牲爲什麼也作水月觀音打扮，就要問小畜牲了。」

龍飛啞聲問道：「只怕他乃是身不由己。」

蕭立聳然道：「你是說他乃是被鬼迷？遭魔祟？」

龍飛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他雖然從來都不相信有所謂鬼迷魔祟這種事情，但經過這連番奇奇怪怪的遭遇，信心已經在動搖。

白三娘即時誦起佛號來。

「喃嘸阿彌陀佛——」

蒼涼的佛號有如鐵鎚一般一下一下撞擊在龍飛蕭立的心頭上。

一聲佛號未巳，蕭玉郎蒼白的嘴唇就顫動起來。

龍飛一眼瞥見，怪叫道：「你看他的嘴唇！」

這完全就不像是他的聲音。

蕭立也看見了，叱道：「玉郎！你有話只管說，有爹爹在此，不用怕！說！」

蕭玉郎的嘴巴似張未張，突然伸出了一截尖小而細長，黑黝黝的東西！正沾在蕭立那隻托着蕭玉郎下頜的左手之上，一縮而回！

蕭立那刹那一連最少打了九個冷顫，一聲怪叫，揑開了蕭玉郎的嘴巴。

一口血立時從蕭玉郎的嘴巴湧出來！

血尚未淌下，一條蜥蜴就相繼從嘴巴內竄出，落在蕭立左手手背之上！

黑蜥蜴！

蕭立驚呼，甩手，那條蜥蜴給摔在地上，一翻，正要逃走，一道劍光巳擊下！

龍飛的劍！

那條黑蜥蜴立時被劍擊碎，一截尾巴却仍在跳躍！

龍飛一偏身，將那截蜥蜴尾巴踩在脚下，握劍的手腕竟然顫抖起來。

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妖異，這麼恐怖的事情，冷汗經巳從他的額上淌下。

他就像剛發了一場惡夢，剛從惡夢中醒過來。

白三娘巳驚嚇得癱軟地上。

蕭立自然比兩人更難過，整張臉的肌肉都在顫動，悲憤巳極，突然狂笑起來。

那其實也不知是笑還是哭。

他狂笑着道：「原來如此，我總算明白，總算明白了！」

龍飛啞聲道：「前輩，你到底明白了什麼？」

蕭立仰天嘶聲說道：「木像的嘴巴裂開，黑蜥蜴的爬出來，就是這件事情的預兆！」

龍飛不由自主的點頭。

蕭立悲呼道：「這難道就是報復？」

龍飛一怔。

蕭立接吼道：「這若是報復，應該降臨在我本人的身上才是，怎麼降臨到我的兒子身上？」

他目眦迸裂，怒瞪着天空，又吼道：「蒼天蒼天，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龍飛忍不住問道：「前輩，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蕭立道：「你看！」猛將蕭玉郎的屍身反轉，連隨一爪撕下他後背的衣衫。

在他的後背接近左肩之處，有一顆黑痣。

那顆黑痣一寸長短，赫然就像是一條黑蜥蜴斜伏在那裏。

蕭立就指着那顆黑痣，道：「你看到沒有！」

龍飛道：「是一顆黑痣。」

蕭立道：「表面上看來是的。」

龍飛道：「這顆黑痣難道與一般的有什麼不同？」

蕭立點點頭，閉上了眼睛，沉默了下去。

龍飛只有等。

蕭立並沒有讓他久候，很快便張開眼睛，道：「說起來，這巳是二十多年之前的舊事。」

語聲逐漸的平淡，蕭立激動的心情顯然巳平靜了下來，接道：「詳細的日子我忘記了，只記得那一年夏天某日，我與丁鶴在荒野走過，無意看見了一條蜥蜴！」

龍飛道：「黑色的？」

蕭立點頭，道：「不錯，是一條黑蜥蜴，那條黑蜥蜴比一般的蜥蜴最少大一倍，我平生最討厭蛇蟲鼠蟻之類的東西，很自然的挺槍刺去，當時，丁鶴曾經一再阻止！」

龍飛道：「爲什麼？」

蕭立道：「他的理由是，蜥蜴並不是一種害蟲，而且那麼大的一條蜥蜴也實在罕有，殺了未免太可惜，也有傷天理！」

龍飛道：「前輩結果有沒有將之刺殺呢？」

蕭立點頭道：「我要做什麼事情，從來沒有人能够阻止。」

龍飛道：「我那丁師叔當時是必很不高興。」

蕭立道：「他是有些不高興，不過只是一會子，就笑了起來，對我說那條蜥蜴那麼巨大，也許巳通靈，我將牠殺死，只怕牠寃魂不散，去找我報仇。」

龍飛道：「哦？」

蕭立道：「這當然只是說笑，我也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誰知道那之後不久怪事就發生了。」

一頓接說道：「首先就是玉郎的背後出現了這樣一條黑蜥蜴也似的痣。」

龍飛道：「前輩發現了這顆黑痣，是必會想起我那丁師叔的說話。」

蕭立道：「當時我實在嚇了一跳，也不知如何是好，無奈惟有靜觀其變，且看將來如何。」

龍飛頷首道：「只有這樣子。」

蕭立道：「那之後幾年，倒沒有什麼，只是那顆黑痣日漸明顯，小畜牲的性格亦日趨古怪。」

龍飛道：「是如何奇怪？」

蕭立道：「他胆小畏事，一日比一日柔弱，但却是處處彷彿與我作對一樣，譬如我叫他練武，總是不起勁，有空就溜出

去，看村前那個丘老頭彫刻佛像，甚至竟私下拜丘老頭爲師，學習彫刻。」

數了一口氣，蕭立接道：「這方面他倒是很用心，不久就上手，丘老頭似乎也看出他是一個天才，便將那幾下子壓箱底的本領完全傳授給他，到我發覺要制止時，已經太遲了。」

龍飛並不奇怪，好像蕭立這種粗心大意的人，要將他瞞住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蕭立歎息道：「丘老頭死後，小畜牲甚至接手替附近那些寺院刻起佛像來，我一怒之下，就嚴禁他再踏出家門半步，誰知道他竟然在家中大刻蜥蜴，沒多久，居住的院落之內，放目全都是蜥蜴，大大小小，數以百計，他刻工精巧，簡直就像眞的一樣，害得我一踏入他那個院落，便不由心驚肉跳！」

龍飛道：「何以他這樣？」

蕭立道：「只有一個解釋，丁鶴並沒有說錯，那條大蜥蜴眞的已通靈，寃魂不散，附在玉郎身上。」

龍飛苦笑着道：「看來只有這樣解釋了。」

蕭立淒然道：「但這是我一個人闖下的禍，沒有理由遷怒於我的兒子。」

他說着將玉郎的屍體放下，連棺材帶屍體雙手托起來，向大堂那邊走去。

脚步沉重而緩慢。

這片刻之間。他彷彿已老了好幾年。

龍飛看在眼內，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只有一聲微喟。

蕭立前行了兩步，好像才省起龍飛，停步回頭道：「小龍，你今天來得實在不是時候。」

龍飛搖頭道：「前輩千萬要……」

蕭立乾笑道：「我活到這個年紀，還有什麼看不開的，過些日子我再請你來喝酒。」

龍飛無言。

蕭立轉顧道：「三娘，替我送客。」

白三娘老淚縱橫，嗚咽着點頭。

龍飛脚步欲起又落，沉吟的道：「晚輩……」

蕭立道：「你有話無妨直說。」

龍飛道：「晚輩希望能够到昨夜的地方再看看。」

蕭立不假思索道：「好！叫三娘給你引路！」

他脚步再起，才跨出一步又停下來，道：「紫竺那邊你小心一點，她的彫像落在那個怪人的手中，只怕是另有作用！」

龍飛聳然動容，說道：「晚輩自會小心。」

蕭立第三次舉步，這一次沒有再停下了。

龍飛目送蕭立步進大堂，才對白三娘道：「老人家告訴我該走那邊，讓我自己過去好了。」

白三娘搖頭道：「你跟我來。」

龍飛只有跟在白三娘身後。

× × ×

轉迴廊，穿過一道月洞門，一條花徑，再一道月洞門，龍飛目光及處，不由心頭一凜。

那道月洞門之內，是一個頗寬敞的院落，大大小小，到處赫然都爬滿了蜥蜴！

黑蜥蜴！

有的短只幾寸，有的長逾一丈，有的昂首吐舌，作吞天之狀，有的張牙舞爪，似乎要擇人而噬，但都是爬在那裏，一動也不一動。

龍飛抄起了其中一條一看，是木刻的，却被漆成了黑色。

刻工精細，神態活現。

白三娘即時回過頭來，道：「這就是大少爺居住的地方。」

龍飛道：「他化在這些蜥蜴的時間可不少。」

「以前他不是這樣的。」白三娘的眼淚又流下。

龍飛追問道：「那，這是什麼時候開始？」

「在夫人死後。」白三娘的脚步更沉重。

龍飛轉問道：「這幢莊院除了蕭老前輩三父子與你老人家外，還有什麼人？」

白三娘道：「沒有了。」

龍飛說道：「蕭老前輩就只有兩個兒子。」

白三娘道：「不錯。」

龍飛道：「這麼大的莊院應該有幾個婢僕來打點一下。」

白三娘道：「原是有的，夫人死後，才被老爺一一辭去。」

龍飛道：「又爲了什麼？」

白三娘道：「老爺意思，一來可以節省開支，二來樂得耳根清淨。」

龍飛道：「哦？」

白三娘道：「因爲大少爺不務正業，二少爺生來是個白痴，終日亂語胡言，那些婢僕賭自忖度，不免有些閒言冷語。」

龍飛道：「他們都走了，剩下你老人家一個人打點這麼大的地方，一定很辛苦的了。」

白三娘道：「不外洗洗衣服，燒燒飯菜，也不見得怎樣辛苦。」

龍飛道：「老人家在這裏相信巳不少時日。」

「好幾十年了。」白三娘回憶着說道：「我是老主人自幼買回來侍候仙君小姐的。」

龍飛恍然道：「老人家原來是白家的人。」

白三娘道：「這個莊院原就是白家的產業。」

龍飛道：「哦？」

白三娘又解釋道：「老爺乃是白家贅婿。」

龍飛大悟道：「難怪老人家說在這裏巳經有好幾十年。」

白三娘道：「我看着小姐長大，看着小姐結婚生子，看着大少爺長大成人，誰知道還看着他們去世……」

說到傷心的地方，白三娘的眼淚不禁又流下。

龍飛微喟道：「事情不發生也發生了，老人家還是保重身體要緊。」

白三娘彷彿沒有聽到，突然一旁坐下，挨着一條巨大的木刻黑蜥蜴痛哭起來。

龍飛呆在一旁，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白三娘雖然傷心，並沒有忘記蕭立的

吩咐，哭了一會，就站起身子，蹣跚着繼續前行。

轉花徑，穿過東牆那道月洞門，終於來到後院。

草長沒脛，風吹蕭索，雖則在白天，後院看來仍然是荒涼之極。

龍飛目光一轉，從那座假山，爬在假山的那條蜥蜴，被他一劍刺殺在假山前的那隻烏鴉之上掠過，昨夜猶如惡夢一樣的遭遇又一一浮現眼前。

他脫口問道：「這後院怎麼又如此荒涼？」

白三娘顫聲應道：「夫人死後，這附近便有些不安寧，老爺雖然不信邪，也不想下人在夫人生前喜歡的地方肆意出入，索性將這個後院封閉。」

她指着那邊一幅矮牆，接道：「那裏本來還有一道門，通往下人居住的地方，給封了之後，要到這裏來，除非走後門，否則就必須經由大少爺居住的地方。」

說話間，兩人已來到。

龍飛信口問道：「你們大少爺是否時常都外出不返？」

白三娘道：「三年前倒是的，自從夫人死後，他就像變了另外一個人，非獨足不出戶，而且不時日以繼夜，廢寢忘餐的躲在那邊兒彫刻蜥蜴。」

——這個人難道真的着了魔？

——難道竟然真的有這種怪事？

龍飛奇怪之極。

× × ×

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龍飛又來到那座小樓之前。

那座小樓在白天看來，就像是一幅褪了色的扇面。

雖然褪了色，還是很可愛。

這可愛之中，彷彿又隱藏着某種難以言喻的可怕。

龍飛有這種感覺。

——是不是因爲昨夜的遭遇影响？

白三娘忽然問道：「龍少爺，你昨夜真的在這裏看見了我們夫人？」

龍飛道：「是真的，不過，那也許是你們大少爺？」

白三娘又問道：「後來就化做白烟飛上天？」

龍飛道：「除了那股白烟之外，我事實沒有看見什麼。」

白三娘流淚道：「夫人生前是一個好人，怎會死後變成那樣子，一定是蜥蜴作怪！一定是！」

龍飛苦笑道：「她生前，一直就住在這座小樓之內？」

白三娘道：「是婚前，不過婚後，日間她有時也會到來坐坐。」

龍飛一步跨進小樓之內，又問道：「你們這裏有沒有一隻大黑貓？」

白三娘道：「有，龍少爺見過牠？」

龍飛道：「在昨夜。」

白三娘道：「在那裏？」

龍飛道：「就是在這座小樓之內，我見到牠的時候，牠口中正叨着半截死老鼠。」抬手指了指。

那半截死老鼠仍然在地上。

白三娘循指望去，嘟喃道：「怪不得昨天到處都找不着，原來躲進來這裏，可是牠怎麼進來的？」

龍飛道：「這座小樓一直都空置？」

白三娘道：「是夫人的主意。」

龍飛道：「也一直關着？」

白三娘道：「除了我每隔半月到來打掃一次之外，都是關着。」

龍飛道：「上次打掃是什麼時候？」

白三娘道：「前幾天的事了。」

龍飛問道：「老人家會不會忘記了關門？」

白三娘道：「我雖然老了，這記性還是有的。」

龍飛轉問道：「莊院的後門自然就更少打開的了。」

白三娘答道：「最少有三年沒有打開過。」

龍飛道：「昨夜却一推就開。」

白三娘道：「我還以爲你們是跳牆進出的。」

龍飛道：「哦？」

白三娘道：「今天早上我檢查過門戶，可是在內好好的關着。」

龍飛一怔。

白三娘連隨走過去拾起兩塊碎裂的窗櫺，將那截死老鼠挾起來。

龍飛即時又問道：「蕭老前輩昨夜不在家？」

白三娘點頭，道：「外出已經兩天了，今天早上才回來。」

龍飛道：「難怪昨夜不見他到來一看究竟。」

白三娘道：「老爺朋友很多，以前在家的時候幾乎可以數出來，夫人死後，萬念俱灰，才呆在家中，但一個月中，總有三兩天外出散心去的。」

龍飛道：「他看來仍然那麼豪爽。」

白三娘歎了一口氣，也沒有再說什麼，挾着那截死老鼠往外走去。

龍飛也沒有叫住白三娘，負手在樓中仔細的觀察起來。

他緩步踱了一圈，在那屏扇風之前停下。

屏風上面的血漬已經凝結！

這到底是人血？是鼠血？還是妖血？

他的目光停留在那灘血漬之上一會，忽然緩緩下移，落在地上。

在屏風架底下的地上，赫然又有一滴血。

那滴血很小，又在屏風架底下，不十分留意，實在不容易發現。

龍飛蹲下身子再內望。

那滴血稍入還有一小灘的血。

血之上竟然有一截斷指！

這時候，白三娘的脚步聲已轉回來小樓這邊，龍飛不假思索，右手迅速將那截斷指拾起來，左手同時掏出懷中汗巾，將那截斷指包起來。

白三娘再進入小樓的時候，龍飛已經站起身將包着手指的那一塊汗巾藏在衣袖裏。

他若無其事的四下再張望了一會。

白三娘看着看着，忍不住問道：「你到底要找什麼？」

龍飛沉吟道：「我昨夜在這裏看見了一扇屏風。」

白三娘詫異道：「屏風不是在你身旁

嗎？」

龍飛道：「我看見的那扇屏風並不是這樣。」

白三娘道：「那是怎樣？」

龍飛道：「那扇屏風之上畫着一個半人半蜥蜴的怪物，正在吮吸一個女人的腦髓。」

白三娘打了一個寒噤，搖頭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一扇你說的那樣的屏風。」

龍飛道：「但……」

白三娘截道：「那準是妖術變的！」

龍飛只有苦笑。

——也許我應該找師叔，開門見山的問一個清楚明白。

龍飛沉吟了一下，對白三娘苦笑道：「果真是這樣，找下去也是白找？」

白三娘道：「公子意下如何？」

龍飛微喟，說道：「還是暫時回去好了。」

白三娘道：「我也得回那邊看看老爺怎樣？」

龍飛道：「在這個時候打擾你們，實在過意不去。」

白三娘道：「公子言重。」

龍飛微微一揖，舉起脚步。

白三娘跟上去，一面道：「聽說公子快要與紫竺小姐成親了。」

龍飛道：「是這樣打算。」

白三娘道：「紫竺小姐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可惜我們大少爺不爭氣，惹她討厭。」

龍飛試探道：「你們夫人的反對聽說也是一個原因。」

白三娘道：「也是。」

龍飛道：「究竟又爲了什麼？」

白三娘道：「好像是因爲他們兩人的性情格格不入。」

她嗚咽着道：「現在還說這些做什麼呢？」

龍飛也就在白三娘的嗚咽中離開蕭家莊。

走的是後門。

人間地獄

秋風落葉，長街蕭條

出了蕭家莊，雲又已散去。

連這雲也好像詭異起來。

龍飛披着陽光，躑躅街頭，彷彿一些都感覺不到陽光的溫暖，心頭那股寒意並沒有被陽光驅走。

——昨夜那個藍衣人是否就是丁鶴？

——倘若是，他與白仙君又是什麼關係？

——如何進出那座小樓，後又現身書齋？

——方才拾到的那截斷指又是否屬於他所有。

龍飛的腦海中不覺浮現出了丁鶴面色蒼白，裹着左手，幽然在書齋那扇屏風旁邊出現的情景。

這一切疑問，只有丁鶴才能够回答。

但丁鶴會不會回答。

龍飛思潮起伏，也不知走出了多遠！

——無論如何今天都要問他一個清楚明白。

龍飛打定了主意，脚步自然停下來，他這才發覺置身長街之中，丁家莊蕭家莊都已在視綫之外。

他啞然一笑，正待回頭走，就留意到一羣人正從前面急急奔來。

——莫非又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龍飛心念一動，凝目望去。

那羣人帶頭一個一身官服，虬髯環眼，捉鬼的鍾馗一般模樣，那不就是捕頭鐵虎？

跟着鐵虎後面的七八個捕快，擁着一個猥瑣的瘦老頭兒。

鐵虎也發現了龍飛，老遠就振吭大呼道：「龍兄！」

龍飛靜立在那裏，只等鐵虎近來。

× × ×

風頗急，遍地落葉給吹得簌簌飛舞。

鐵虎人如急風，疾奔至龍飛的身旁，道：「我正要叫手下到丁家莊通知你，想不到就在這裏遇上，好極了！」

龍飛詫異道：「什麼事？」

鐵虎道：「你所說的那個怪人又出現了？」

龍飛急問道：「在那裏？」

鐵虎道：「鎭西的義莊！」

「方才？」

「昨夜！」

「誰看見？」

鐵虎側身指着那個瘦老頭兒，道：「就是看守義莊的這個老仵工何三？」

龍飛道：「事情到底是怎樣？」

鐵虎道：「昨夜他在睡夢中被一聲巨響驚醒，出去停放棺材的大堂一看，就看見一個車把式裝束的漢子搬來一副棺材，竟然將別人的棺材從櫈上推下，將搬來那副棺材放了上去，他正要上前追究，忽然聽到棺材中有女人呻吟的聲音傳出來！」

龍飛道：「哦？」

鐵虎道：「那個車把式似乎因爲聽到聲音，將棺蓋打開，放在棺材裏的竟然是一個木美人？」

「木美人？」龍飛聳然動容。

鐵虎道：「那個木美人竟然會說話，問那個車把式那是什麼地方。」

龍飛道：「那個車把式有沒有開口回答他？」

鐵虎道：「在那個車把式開口之前，何三已脫口應是義莊。」

龍飛追問道：「後來又是怎樣？」

鐵虎道：「一聽到是義莊，那個木美人就叫起來，叫不要將她放在義莊內？」

龍飛連聲追問道：「後來呢？」

鐵虎道：「那個車把式蓋上棺材，怪叫一聲向何三迫去，何三給他嚇倒地上，正好看見他的臉！」

「他的臉怎樣？」

「長滿了蛇鱗，看來他就是你日間遇見的那個怪人？」

「只怕就是了。」

「他那雙手也長滿蛇鱗，摸上何三的臉頰，而且吐出了一條血紅色的舌頭。」

龍飛目光轉向何三，道：「他將你怎樣了？」

何三顫聲道：「我也不知道，看見他那條舌頭，就暈過去了。」

他顯然猶有餘悸，一張臉蒼白如紙。

鐵虎接道：「他醒來的時候，經已日

上三竿。」

龍飛道：「那個怪人離開了沒有？」

鐵虎道：「已經不在了，棺材却沒有帶走，所以他立即走來告訴我們。」

龍飛道：「義莊離開這裏有多遠？」

鐵虎道：「半盞茶可到！」

龍飛道：「我們快趕去！」

他比誰都着急！

——那個木美人是否就是酷似紫竺的那個？

——木美人何以能夠說話？

——那個怪人此番舉動到底又有什麼目的？棺材現在是否仍然在義莊內？

龍飛剛平靜的心湖又動盪起來。

× × ×

第一個進入義莊的是龍飛，第二個才是鐵虎。

雖然是白天，而且正午時份，義莊的大堂仍然是陰陰森森的，絲毫的生氣彷彿也都沒有。

一股難以言喻的味道蘊斥在空氣中，既不臭，也不香，古古怪怪，嗅來總覺得有些不舒服。

衆人中只有何三若無其事，他經已習慣。

鐵虎並非第一個覺察，却是第一個發問：「這是什麼氣味？」

龍飛搖頭道：「不知道。」

鐵虎轉望何三！

何三鼻翅抽動了幾下，却道：「怎麼我嗅不到？」

鐵虎恍然道：「那是必義莊原有的氣味了。」

龍飛目光一掃，戟指道：「是否那副棺材？」

何三點頭道：「就是那副了！」

龍飛轉顧鐵虎道：「大小形狀與我昨天遇到的那副簡直完全一樣！」

鐵虎道：「只怕就是那副了！」把手一揮，跟在他後面那幾個捕快立即四面散開，刀紛紛出鞘，「嗆啷」聲不絕。

龍飛迹隨舉步向那副棺材走去。

× × ×

棺蓋並沒有闔緊，斜斜的露出了寸許闊一條空隙。

何三看着看着，倏的叫起來：「我離開之前，棺材不是這樣的。」

龍飛應聲停步，道：「本來怎樣？」

何三道：「蓋得很密，並沒空隙。」

龍飛道：「哦？」

他正待再舉步，突然聽到了貓叫聲。

咪——嗚！

貓叫聲淒厲而恐怖，竟然是從那副棺材內傳出來。

龍飛心頭一凜，鐵虎聳然動容，八個捕快全都變了面色，何三更就當場退縮一角。

咪——嗚！

又一聲貓叫，那副棺材的棺蓋颯的飛了起來，正飛向龍飛。

聲勢凌厲！

不能閃避，因爲一閃避，站在後面的兩個捕快就得被棺蓋撞中。

龍飛當機立斷，剔眉，怒喝，揮拳，痛擊在棺蓋上！

「轟」一聲，棺蓋碎裂橫飛！

一隻大黑貓即時從棺中跳出來，竄上了旁邊的一副棺材上。

正是龍飛鐵虎昨夜在小樓中看見的那隻大黑貓。

——牠怎會在這副棺材內？

龍飛詫異，鐵虎同樣驚訝。

黑貓的嘴巴血漬未消。

是鼠血？妖血？抑或是人血？

他們雖然都目睹那隻黑貓叨着半截死鼠，這剎那，仍然生出了這個疑問。

也許因爲事情的詭異，連他們的思想也變得詫異起來。

那隻黑貓吐出長長的舌頭，舐了舐嘴巴，「咪嗚」又一聲，棺材過棺材，迅速的走向何三那個房間。

沒有人阻止，一件更詭異的事情正在他們的眼前出現！

龍飛雙目圓睜，雙拳緊握，鐵虎那副神態比鍾馗只有過之，一嘴鬍鬚彷彿都翹了起來。

他的一雙手都已握在腰間那條鐵鍊之上，握得緊一緊，手背的青筋蚯蚓也似條條怒起。

他們的眼睛都瞪着那副棺材，一瞬也不一瞬。

一個木美人正從那副棺材內殭屍般立起來！

——紫竺！

龍飛在心底呻吟。

那正是他昨日見到的，酷肖紫竺的那尊木像。

——木美人又怎會起立？

美麗的臉龐，豐滿的身材，那尊木美人栩栩如生，充滿了誘惑。

可是衆人一些色情的念頭也都沒有，全都已驚呆！

一陣「桀桀格格」的怪笑聲即時從棺材中傳出來。

好可怕的笑聲。

何三與那些捕快的魂魄也幾乎給笑散了。

龍飛的面龐却沉下來，鐵虎一雙眼睛睜得更大。

他們都聽出笑聲發自棺材內，絕不是那個木美人在發笑。

——棺材莫非眞的有兩層。

——是誰躲在那裏頭？

龍飛滿腔疑惑，連跨兩步。

鐵虎亦衝前兩步，一雙手握得那條鐵鍊更緊。

怪笑聲不絕。

鐵虎忍不住厲聲喝道：「是誰躲在棺材裏裝神弄鬼？」

怪笑聲立斷，一個比笑聲更怪異的語聲在棺材內响起來，連聲道：「好玩，好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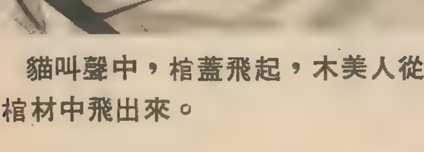
鐵虎怒叱道：「誰！滾出來？」

一個人應聲，「叮叮噹噹」的在棺材內站起了身子。

矮矮胖胖的一個人，站起來，才到那個美木人的肩頭。

他長得不算難看，圓圓的眼睛，圓圓的鼻子，圓圓的嘴巴，圓圓的臉龐，就像是小孩子在冬天堆的那種雪人。

他的面色却非獨不白，而且紅得像一個快熟透的蘋果，身上的衣衫也是一色的



貓叫聲中，棺蓋飛起，木美人從棺材中飛出來。

的紅。

紅得就像是鮮血。

在前胸正中，却用墨畫了一隻烏龜。

他一臉傻笑，笑得就像是一個白痴，年紀看來並不大，最多似乎也不過十四五歲。

在他的手腕足踝之上都戴着一個小小的鈴鐺，一動便「叮噹」作响。

龍飛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這樣子的人。

鐵虎與龍飛一樣。

紅衣人正望着鐵虎傻笑。

鐵虎給笑得毛骨聳然，不覺脫口道：「你到底是人是鬼？」

紅衣人竟鸚鵡學舌般，反問道：「你到底是人是鬼？」

鐵虎瞪眼道：「回答我！」

紅衣人似乎一怔，忽然叫起來：「媽呀，原來是捉鬼的鍾馗大老爺！」

他居然也知道捉鬼的鍾馗。

鐵虎不禁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覺。

紅衣人叫着跳起身子，一跳竟然有丈八，凌空翻了一個觔斗，斜落在後面一副棺材上。

鐵虎看在眼內，大吼一聲：「那裏走！」手一拉再一抖，「嘩啦啦」一陣亂响，那條鐵鍊有如飛蛇般纏向紅衣人的足踝上！

紅衣人連聲怪叫：「大老爺饒命，大老爺手下留情！」矮矮胖胖的那個身子一扭，跳到第二副棺材之上，及時避開了鐵虎那條鐵鍊。

鐵虎一聲：「好！」鐵鍊追纏！

紅衣人「哇哇」怪叫，一臉驚恐的表情。

他這樣害怕鍾馗，不成是小鬼一名？

可是大白天，小鬼又怎敢出現？

他雖然驚恐，身形却一些也不慢，橫跨一副棺材，又將鐵鍊避開。

鐵虎毫不放鬆，急追兩步，鐵鍊第三次揮出去！

紅衣人驚魂之色陡散，大叫道：「大老爺不肯放過小鬼，小鬼要反了！」

他終於自稱小鬼。

大白天這樣出現，這個小鬼的道行也不算小的了。

語聲未落，他突然回撲，雙手一錯一翻，竟然就抄住了鐵虎那條鐵鍊。

他出手之快，就連龍飛也爲之側目，方待叫鐵虎小心，鐵虎的鐵鍊已被抄住。

這到底是法術還是武功？

鐵虎甚至不知道自己那條鐵鍊如何被那個紅衣人抄住，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紅衣人一把抄住鐵鍊，右脚迹隨踢過去。

一踢十七脚，踢向鐵虎手腕，臂膀，又快又準又狠！

鐵虎不能不鬆手棄鍊倒退閃避。

紅衣人沒有追擊，一收脚，在棺材上坐下來，反覆打量了奪來那條鐵鍊幾眼，大笑道：「有趣有趣，大老爺不用劍，用鍊子！」

鐵虎又驚又怒，方待怎樣，眼角就瞥見一道寒光哧的飛過來。

是劍光！

龍飛終於出手了！

他連人帶劍凌空直取那個紅衣人！

那個紅衣人直似未覺，但突然發覺，驚呼一聲：「劍來了！」連翻三個觔斗。

龍飛的一劍竟然落空！

紅衣人落在旁邊的另一副棺材之上，驚望着龍飛，道：「是你，你是誰？」

龍飛道：「是龍飛。」

紅衣人奇怪地問道：「龍飛是什麼東西。」

龍飛冷笑道：「一個人！」

紅衣人問道：「不是大老爺收服的小鬼？」

龍飛叱喝道：「胡說什麼，還不將鐵鍊放下！」

紅衣人道：「你這個人說話這樣兇，才不依你！」

鐵虎這時候已經取過手下捕快一張長刀，一個箭步標回來，暴喝道：「大胆狂

徒，還不束手就擒！」

「束手就擒？」紅衣人一呆，又笑道：「大老爺莫不是要拿小鬼？」

他連隨招手，道：「你來拿我啊！」

鐵虎揮刀怒撲了過去！

紅衣人鐵鍊立即揮出，那條鐵鍊在他手中使來，比鐵虎何止凌厲一倍！

「呼」的風聲暴响，鐵鍊未到，帶起的勁風已激起鐵虎的衣袂。

鐵虎只聽風聲，已知道厲害，長刀一震，「刷刷刷」三刀砍出。

「叮叮叮」三聲，三刀都砍在鐵鍊之上，砍出了火花！

鐵虎暴喝抽刀！

那條鐵鍊一捲，將刀鋒捲住！

刀不動，龍飛劍即時飛至，刺向紅衣人握刀的手腕！

劍快如閃電，紅衣人急忙鬆手，吃驚的道：「還是你厲害！」

龍飛冷笑，一連三劍刺去！

他劍作判官筆使用，三劍都是點向紅衣人小腿的穴道！

紅衣人倒踩七星步，連閃三劍，已到了棺材盡頭，一脚踩空，就從棺上摔落！

「叭」一聲，竟然結結實實的摔在地上。

以他的武功，怎會這樣子？

龍飛不由就一怔。

紅衣人連隨爬起身子，一手摸着後腦，忽然「哇」的哭出來。

鐵虎也一怔。

紅衣人哭了幾聲，拿下手一看，又破涕爲笑，道：「總算沒有穿。」

鐵虎叱道：「你小子倒也會裝模作樣！」飛步標前！

紅衣人一眼瞥見，急忙跳起來！

鐵虎一聲：「倒！」鐵鍊飛纏紅衣人的雙脚，誰知道紅衣人凌空一個觔斗，頭上脚下，雙手一抄，又將那條鐵鍊抄住，半空同時出脚，急踢鐵虎面門！

他身形變化之迅速，出手之詭異，非獨鐵虎意外，就是龍飛，也一樣的感到意外。

鐵虎的鐵鍊第二次脫手。

紅衣人凌空一踢，聲勢凌厲，不由他不鬆手急退。

他左手仍握着那張長刀，一退即回，刀交右手，急劈七刀。

紅衣人以鐵鍊連擋七刀，突然倒退了開去！

龍飛人劍已到了。

紅衣人一退讓開龍飛凌空刺來一劍，他連退四步，大叫道：「兩個打一個，你們都不是英雄好漢。」

龍飛鐵虎追前的身形立時一頓。

紅衣人繼續叫道：「我也叫我朋友帮手！」

鐵虎冷笑道：「你只管把他們叫出來吧！」

紅衣人立即叫道：「尙大哥，你替我揍這個有鬍子的！」

語聲一落，他突然抛下鐵鍊，左手掀開身旁那副棺材的棺蓋，右手連隨將那副棺材推起來！

隆然一聲，棺材落地，一個人從棺材中撲出來！

撲向鐵虎！

死屍！

× × ×

那副棺材木漆剝落，也不知存放在義莊之內多久，棺中死屍的肌肉大半已經消蝕，形相恐佈之極！

鐵虎實在想不到紅衣人的朋友竟然是這種朋友，驚呼急閃，那個死屍在他身旁飛過，撲在他後面一個捕快的身上！

死屍恐怖的臉龐幾乎就與那個捕快的臉龐合在一起。

那個捕快毛骨聳然，怪叫一聲，想將死屍推開，誰知道手脚都已駭得軟了，「咕咚」的與那個死屍一齊倒下。

他好容易才將那個死屍推開，一張臉已駭得發青，立即嘔吐起來。

嘔吐出來的都是水。

苦水！

× × ×

「李伯伯，你也來帮忙！」

「孫叔叔，勞煩你對付那個用劍的龍……是龍飛！」

「高嬸嬸，張姊姊，半邊臉老董，一隻脚阿毛，大家都出來呀，帮帮老朋友的忙！」

紅衣人身形如飛，呼叫不絕，轉瞬間，十多副棺材內的死屍都給他請了出來。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有個只得半邊臉，有個僅剩一條脚。

有兩個甚至頭顱也沒有！

沒一個活人，全都是死屍！

有的已死了多年，只剩下骷髏骸骨，有的却新死不久，肌肉才開始腐爛，上面還爬滿蛆蟲。

一時間亂飛，死屍狂撲，惡臭撲鼻，義莊簡直就像變成了地獄。

人間地獄！

× × ×

鐵虎雖然胆子大，任職捕頭這些年以來，開棺驗屍之類的經驗亦已不少，但幾曾遇過這種場面，不由亦心胆俱寒。

那些捕快亦是驚恐欲絕，他們雖然大都是已跟了鐵虎多年，但胆子絕不比鐵虎大。

一個捕快已忍不住逃了出去，三個捕快在嘔吐，還有四個也好不到那裏去！

他們兩個被死屍壓在身上，一個半跪在地上，似已駭得站都已站不起來。

其餘那個手握長刀，不錯仍然站在那裏，而且還站得很穩，但雙眼發直，看樣子似乎已駭呆了。

何三更早已癱軟在那邊。

龍飛也狼狽得很！

兩個死屍先後向他飛過來，一個新死不久，腥臭的屍水幾乎濺在他的身上！

他一一閃開，身形一拔，掠上了其中一副棺材之上！

「呼」又是一具死屍向他飛至！

龍飛偏身避過，厲聲道：「住手，」頎長的身子離弦箭矢也似射出！

紅衣人方待再將一副棺材打開，龍飛已射至！

人到劍到！

紅衣人知道厲害，手一縮，身一倒，皮球般滾了出去！

龍飛身形方落，紅衣人已滾至那邊牆角。

牆角上斜放着一支竹竿，紅衣人一把正好抄在手中，身子同時彈起來。

他一竹在手，簡直就像變了一個人，那一臉痴呆的神態消散，換過來一臉的肅穆！

龍飛也發覺了，半起的身形非常自然的停下來。

紅衣人雙手持竹，一捋一沉，斜指着地面，竟然擺出了槍法中的「滴水勢」！

龍飛心頭一動，方待開口，紅衣人大喝一聲，已經一竹竿刺來。

迅速而急勁，用的正是槍法中的「間路式」！

龍飛劍一展，將竹竿震開。

紅衣人刹那連聲叱喝，竹竿亂箭般標出，一刺十六槍，再刺三十二，迅速而狠勁，角度刁鑽，刺的無不是龍飛必救的要害！

龍飛一劍千鋒，盡行封出外門。

紅衣人槍勢不絕，接連又三十二槍，變換之迅速，龍飛也覺得意外。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槍法，不過那刹那之間他却已經看出紅衣人的功力並未足！

槍法却是無懈可擊。

——這到底是什麼槍法？

龍飛再接紅衣人三十二槍，意外的竟然發現破綻！

綿密的槍勢之中不知是否因爲紅衣人功力不足，還是本來如此，三十二槍刺盡，並未能够像此前一次那樣迅速接上！

龍飛一劍立即搶入！

誰知道那一劍才刺出一半，一竹竿就向咽喉標來！

以龍飛目光的銳利，竟然瞧不出那一竿如何刺來！

這破綻不成就是陷阱？

好一個龍飛，反應的靈敏實在非同小可，那刹那身形一偏，及時將竹竿閃開！

那支竹竿颼地從龍飛頸旁刺過，猛一震，突然斷下了兩尺長的一截！

竿勢本來已走光，因爲斷了這一截，又靈活起來，迅速的一吞一吐，刺向龍飛的心胸！

這一着更出人意外！

龍飛到底是高手之中的高手，眼利，手快，手中劍那刹那一彈，竟然又能够及時將竹竿以劍震出外門！

他却已嚇了一跳！

紅衣人若非功力未足，這一着他實在不可能接得如此容易，說不定還會傷在這一着之下。

鐵虎在旁邊看得眞切，亦不禁替龍飛揑了一把冷汗。

紅衣人似乎想不到龍飛竟然能够閃開他這兩着，怔在那裏。

龍飛正想衝前去，紅衣人忽然道：「你怎麼不倒下來？」

「你的槍法還未練到家！」龍飛實在是奇怪，但仍然回答。

說的也是老實話。

紅衣人一聽，頓足道：「你騙我！」

龍飛一怔道：「爲什麼我要騙你？」

紅衣人倏的睜大眼睛，驚恐的望着龍飛，大叫道：「我知道了，你不……不是人！是妖怪！」

龍飛又是一怔。

紅衣人接道：「我爹爹說過，這兩槍

刺出，什麼人都得倒下！」

龍飛奇怪道：「你爹爹是誰？」

紅衣人驚叫道：「你害我還不够，還要害我爹爹？」

龍飛啼笑皆非，叱道：「胡說！」

紅衣人瞪着他，連聲道：「妖怪！妖怪！」突然將竹竿丟下，雙手掩眼，往承放棺材的櫈子下鼠竄！

龍飛心頭又是一動，倏的一個飛身，長劍一引，連點紅衣人背後十三處穴道！

紅衣人根本沒有閃避，穴道一被封，整個人呆在那裏。

龍飛一手將紅衣人扶起來，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鐵虎急步走過來，詫異的問道：「到底怎麼一回事？」

龍飛俯首說道：「這個人，是一個白痴。」

鐵虎一怔，道：「白痴？」

龍飛道：「否則也不會這樣給我封住穴道。」

鐵虎道：「這到底是什麼人，武功竟這樣厲害？」

龍飛尚未回答，軟癱在那邊的何三忽然應道：「他叫做蕭若愚，是鎭內蕭立蕭老爺的兒子。」

鐵虎道：「是『三槍追命』蕭立的兒子？」

何三有氣無力的點頭。

龍飛道：「我們昨夜進去的也就是蕭立的莊院。」

鐵虎道：「我已知道了。」回問何三道：「你認識這個蕭若愚？」

何三又點頭。

鐵虎道：「什麼時候認識的？」

何三道：「大概七八年之前。」

鐵虎追問道：「你怎會認識他？」

何三道：「他不時都走來這裏玩。」

鐵虎道：「玩？」

何三說道：「譬如跟那些死人稱兄道弟……」

鐵虎瞪眼道：「他難道不知道這裏是義莊，那些是死人？」

何三苦笑道：「我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鐵虎沉默了下去。

蕭若愚既然是一個白痴，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他環顧一眼地上那些死屍，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臉龐忽一沉，道：「你怎麼容許他走來這裏玩？」

何三歎了一口氣，道：「大人以爲我阻止得住？」

鐵虎無言。

連他都拿這個白痴沒有辦法，何況何三？

何三歎息着說道：「這個孩子也實在可憐，在鎭內根本沒有朋友跟他玩耍，只會欺負他。」

鐵虎冷笑道：「誰敢欺負他？」

何三道：「我說的欺負，是戲弄。」

鐵虎道：「嗯。」

白痴的頭腦連小孩也不如，即使他武功怎樣高强，要戲弄他並非一件難事。

何三又道：「他跟那些死人交朋友最低限度有一樣好處，就是那些死人絕不會戲弄他。」

這倒是事實。

鐵虎點點頭，驀地厲喝道：「在這裏玩耍倒還罷了，怎麼你讓他打開那些棺材呢？」

何三一呆道：「方才他那樣，可不是我的主意。」

鐵虎道：「我是說以前！」

「以前我並沒有讓他打開過那些棺材。」何三慌不迭申辯。

鐵虎大喝道：「他沒有打開過那些棺材，怎知棺材中載的是叔叔還是嬸嬸？」

何三一想也是，不由自主的一連打了好幾個冷顫，啞聲道：「也許他乘我不留意或者不在的時候，私自打開來看過。」

鐵虎道：「聽他呼叫得那麼熟落，只怕不是一兩次那麼做的了。」

他自己也不禁打了一個冷顫，連隨又問道：「你昨夜有沒有見到他？」

何三搖頭，道：「沒有。」

鐵虎道：「那麼他什麼時候躲進那副棺材之內？」

龍飛插口道：「只有問他了。」

鐵虎目光一閃，道：「他既然是一個白痴，要從他的口中將話套出來，相信並不困難。」

龍飛道：「只管試一試。」手一落一拂，解開了蕭若愚上身被封的三處穴道。

蕭若愚呼了一口氣，立即回復自我。

他雖然是一個白痴，生命力之强盛，比一般人似乎猶勝一籌。

睜眼一看見龍飛，他又叫起來：「妖怪！」

龍飛道：「我不是妖怪。」

蕭若愚搖頭，道：「一定是，否則你怎麼不倒。」

龍飛道：「因爲我比你武功更高。」

蕭　愚道：「胡說，你又不是我爹爹，武功怎會比我高，妖怪！妖怪！」

龍飛實在束手無策。

鐵虎即時道：「讓我來。」

龍飛點點頭，劍入鞘，一旁退開去。

鐵虎一把抓住蕭若愚的肩膀，睜眼道：「你看我是誰？」

蕭若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鍾馗大老爺！」

鐵虎搖頭道：「鍾馗用劍，我却用鐵鍊，怎會是鍾馗？」

蕭若愚道：「那麼你是誰啊？」

鐵虎道：「我是這裏的捕頭！」

蕭若愚眨着眼睛，問道：「捕頭是什麼？」

鐵虎道：「專捉賊的官！」

蕭若愚大叫道：「我不是賊，怎麼你將我捉住了！」

鐵虎道：「你躲在別人棺材之內，不是偷東西，幹什麼？」

蕭若愚瞟着那個酷似紫竺的木美人，分辯道：「那不是別人的棺材，是紫竺姐姐的。」

他竟然也知道那個木美人是紫竺。

龍飛心頭一凜。

蕭若愚繼續道：「我問過紫竺姊姊的了。」

鐵虎道：「不管怎麼樣，你這樣躲在棺材之內裝神扮鬼嚇人是犯法的。」

蕭若愚嚷道：「爲什麼我不能够裝神扮鬼嚇人？」

說話中好像另有說話。

鐵虎心一動，與龍飛相顧一眼。

龍飛點點頭。

鐵虎正想套下去，「轟隆」的霹靂也似一聲巨响，何三居住那個房間的牆壁突然四分五裂！

磚石塵土飛揚中，一個人「呱」的出現！

那個人一臉蛇鱗，頭上紮着一條血紅色的頭巾，身上穿着一襲血紅色的長袍。

這正是龍飛昨日遇見的那個怪人，只不過換過了一身紅衣。

碧綠色的臉龐，碧綠色的雙手，在血紅色的衣裳頭巾襯托之下，更恐怖，更詭異！

衆人霹靂巨响之中齊皆回頭，一見齊皆大驚！

只有那蕭若愚，反而笑起來。

何三旋即怪叫說道：「就是他，就是他！」

語聲尚未出口，那怪人的嘴巴一張，一股白氣箭一樣射出，正射在蕭若愚的面上！

沒有人來得及阻擋，龍飛也來不及。

鐵虎雖然站得那麼近，亦沒有例外，他甚至還沒有生出阻擋的念頭。

蕭若愚「喔」一聲，當場昏迷過去。

那一面笑容同時凝結，變得說不出的詭異。

怪人一口白氣噴出，一個身子便自倒翻！

「錚」一聲劍鋒出鞘聲响，龍飛連人帶劍飛射了過去。

也就在這剎那間，「蓬」一聲，一股白烟在那邊爆開。

整個義莊的大堂迅速被白烟吞噬！

驚呼聲此起彼落！

——未完——

用口咬人的拳師

希華

現時仍是拳王奇利座鎭，不過，他並非一生拳賽戰無不克攻無不勝的，以前他一度輸給主演「猛丁哥」那套巨片的黑人主角「堅諾頓」，隨後再把拳王的金冠奪回來，兩次拳鬥俱是十分兇猛的，第一次拳鬥，他敗於堅諾頓手上，他竟然給對方一個右鈎拳打到下頷脫臼，幸而他第二戰打得極出色，惡狠狠的把堅諾頓打敗，然後保持拳王的聲譽，由此可見拳王展開衞冕戰的時候，確是傾全力出擊的，絕無花假。

談到黑人拳師堅諾頓，該寫寫猛丁哥那一套影片，片中他跟「牙買加拳王」交手時，由於那一場拳鬥的主人投下很沉重的賭注，他必須打贏，快要打輸之際，他雖然給牙買加拳王抱起來，仍有一個絕招，張口把對方頸上的血管咬斷，霎時間，血流成河，那個牙買加拳王竟然給他活活的咬死，公證人判他獲勝，可見在當時的拳賽是「咬人無罪」的，後來爲甚麼各地西洋拳賽加上了一項規定「不准咬人」呢？此事跟一九二四年一項相當重要的拳賽有關，我試把它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那一場決鬥在巴黎舉行，等於拳鬥場的英法冠軍爭霸戰，那時是一九二四年，地點是在巴黎舉辦的世運會拳鬥場，當時參加比賽的各路英雄都輸了，剩下兩人，等於冠軍爭霸。

代表英國的拳師「哈雷」，所向無敵，綽號長勝將軍，代表法國的拳師「勃魯斯」，他根本上就是歐洲西洋拳冠軍，故此二人相鬥，必然十分精彩，同時雙方俱有擁躉打氣，場外還有人黑市賭誰勝誰負，盤口是「一此一」。

總之，一切顯示兩人確是勢均力敵的，很難在交手之前判斷誰佔上風，殊不料第一場開始，哈雷就以雷霆萬鈞之勢撲攻，勃魯斯沒有機會反擊。

第二場開始，勃魯斯忽然展開怪招，像一頭蠻牛般衝向哈雷，哈雷不怕他進攻，還揮拳打他的背脊。

凡是兩名拳到擊手打抱住對方身體纏夾不清之際，俱是如此，料不到勃魯斯突然張口大，在哈雷的左臂惡狠狠的咬了一口，登時發生劇痛，戰鬥力打了一個折扣，故此在這一場比賽當中，兩人打了個平手。

第三場，勃魯斯重施故技，他不但抱住哈雷亂咬，而且把上下兩排牙齒深深的插入哈雷胸部肌肉最厚的一處，一咬就不鬆開，哈雷痛到大聲呼叫，使勁掙扎，然後從蠻人口中逃生。

幸而勃魯斯並非咬在他的咽喉上面，否則，他必死無疑，即使在胸部咬了一口，他事後仍要送入醫院急救，預防勃魯斯牙齒有毒，證實了牙齒無毒，他胸部的傷口也要花掉二十多天，才告復元，能够站在繩圈之內作戰，由此可見勃魯斯這一口咬得如何深入。

回說當時的情形，哈雷在評判員宣佈停止比賽之後，把先後兩個傷口展示給他們看，抗議勃魯斯嚴重犯規。

當時觀衆的意見並非一致，他們的目光集中在旗桿上面，如果扯起來的是藍旗，哈雷勝了，反之，是紅旗的話，哈雷就輸了，二十分鐘後，扯起來的竟然是紅旗，全場震動。

當時有個瑞士的公務員仗義執言，率衆抗議，終於此案發交當地諮詢法庭查問，各執一詞，可是，巴黎並非「牙買加」那麼野蠻，一向在拳鬥場都是不准用口咬的，被告和證人議論滔滔之際，阿根庭的拳師波烈忽然挺身而出，展示身上的傷痕，證明他以前跟勃魯斯拳鬥時也是給對方咬過，指出勃魯斯這種人根本上就不配做拳師，諮詢法庭於是判哈雷獲勝，褫奪勃魯斯做拳師的資格，一生不准出賽。

上述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拳鬥場的繩圈之內，不准拳師用口咬人，違例當作打輸，至今仍屬如此。

（完）

龍虎雙傑故事之一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煞星與殺手（上）

煞星威脅下　重金聘保鏢

「蓮娜……蓮娜！」

「嗯……你是誰？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噢，妳忘了？我們曾見過面？」

「對不起，我很善忘，你是……」

白蓮娜只問到這裏，忽然就被對方用手掩蓋着她的嘴巴。

白蓮娜只看見這人的手，戴着一對又軟又薄的黑手套。

她忽然又聽到自己的腰間，响起了三下很奇怪的聲音。

伏！伏！伏！

她沒有叫出聲。

但她的嘴角却滲出了血。

血殷紅，而且大量湧出。

她倒下，頹然倒下，死了。

這時候，正是五月十九日凌晨兩點十分。

她倒斃的地點，就在本市一間警署對面不足二十碼！

×　　×　　×

五月十九日，清晨八點十五分。

范積奇挽着一個小型旅行皮袋，付了欠下的房錢，匆匆離開茉莉公寓。

他沒有汽車。

他的汽車，早已賣掉。

他視自己的汽車如命根子，但他養不起車！

本來他養十輛汽車都有本事，但自從他養了馬之後，就一直經濟直綫衰退。

到現在，他連一部車子都養不起了。

他在馬場裏由小賭變成豪賭，又由豪賭變成小賭。

經過大半季賽馬的豪賭後，他已賭不起每場數以萬元計算的投注。

輸光了他仍要賭，即使小賭也要賭。

但他倒霉得很。

直到他發誓永不再賭的時候，他已欠下別人太多的債。

沒有任何人同情他，除了白蓮娜。

但廣播電台却在清晨八點新聞報告的時候，發表了她的死訊。

她已被人謀殺。

范積奇知道她爲甚麼會死。

她已被殺，他的處境也很不妙。

他們在九小時之前，還是親密地在那間小小公寓裏擁抱着，兩個人共吃着一個萍果。

萍果很甜，甜得就像是她的臉。

但現在她的臉一定很可怕極了。

想到敵人的兇殘，他不禁有點發抖。

無論如何，這一間公寓是就不下去的了。

他打算到芝士的家裏避一避。

芝士是他的表弟，由於他很喜歡吃芝士，天天都要吃芝士，所以范積奇就叫他芝士。

芝士不在乎人稱呼他甚麼。

因爲他是個白痴。

芝士雖然是個白痴，但並不是白痴到

連一數到十都不懂的那一種。

他懂得做簡單的工作，在家裏穿駁塑膠玩具賺錢。

這種工作很容易做，但必須有耐性，還要勤力。

芝士既勤力，也很有耐性，玩具廠的老闆也特別關照他，除了工錢特別優厚之外，還時常暗中給予額外津貼。

范積奇平時很少想起他，也從來未探訪過他。

但現在他却打算到他的家裏避難！

他打算避難三天。

三天之後，他就乘搭飛機到巴西的里約熱內盧。

他有一個繼母在那裏，開設了一間餐館。

他要離開本市，離開得越遠越好。

×　　×　　×

范積奇在芝士的家裏，住了兩天。

芝士的家，是一間不大不小的木屋。

芝士好像很歡迎范積奇，他甚至把床位讓給這個表兄，自己睡在地上。

第三天早上，芝士一覺睡醒，忽然發覺身邊躺着一個人。

范積奇。

芝士呆呆地一笑。

「你爲甚麼也陪我睡在地上，你不怕地上有老鼠？」

范積奇沒有回答他。

芝士又在傻笑：「你的頸上有把刀，借給我切芝士好不好？」

他畢竟是個白痴。

他也許比其他傷殘者更可怕百倍。

×　　×　　×

雖然面對着龍蝦沙律，白灼響螺片和紅燒鮑翅，甘三歡的胃口仍然很差。

甘三歡是一個已經退了休的銀行家，他的經濟一向都很富裕，近年來，他的體重已由一百二十磅增加到一百六十五磅。

他手裏有一份晚報。

報上有兩幀照片，分別是一男一女。

男的是范積奇，女的是白蓮娜。

他們都已變成了死人，白蓮娜捱槍，范積奇則吃刀子。

白蓮娜已死了三天，而范積奇却在今天上午被人發現倒斃在一個白痴家裏。

甘三歡的胃口差，與這兩個人的死亡大有關係。

他想不到他們會死得這樣快。

甘三歡覺得自己的心跳越來越加速，體內的血液運行却一點也不舒暢。

他一向都有心臟病。

但他現在担心的，並不是自己的心臟病。

他只担心自己的心臟，會被人用槍彈狙擊。

這個時候，他正在一間很高尚的酒樓裏，享用自己的晚餐。

他沒有請客，只是一個人在吃。

但他還沒有吃完這一頓晚餐，背後便被人拍了一下。

甘三歡臉如土色。

背後那人却冷冷的道：「你別張聲，否則我一槍轟碎你的腦袋。」

甘三歡當然不敢張聲，也不敢動。

他覺得背上被拍的地方，又麻又痛。

他又覺得眼皮好像被鉛塊墜着一樣，很想睡一覺。

他儘量不讓自己睡。

但十五秒之內，他却已睡着了。

他這麼一睡，就永遠也沒有再醒過來了。

×　　×　　×

五月二十五日，夕陽正把海港照得絢麗輝煌的時候，一輛簇新的跑車停在海岸邊。

新跑車。

新娘子。

還有，今天是新婚第八天。

龍大衞和趙寶茜終於結婚了。

他們沒有到外國去渡蜜月。

但整整一個星期，龍大衞甚麼事情也沒有做過，只是陪着太太，渡過蜜甜而愉快的七天。

這是龍大衞最歡樂的時光，最甜蜜的日子。

在這段時間裏，他感到很輕鬆，輕鬆得想找點刺激的事來調劑自己。

但他不能開快車！

車子還沒開到每小時五十咪的速度，趙寶茜便會在他的腿上揑一把。

別看輕她是一個女流之輩，她一揑之力，最少要讓龍大衞疼痛五分鐘之久。

她不喜歡他開快車。

龍大衞沒有辦法，只好把車子的速度，儘量減慢。

他現在心裏想着的，是高森的跑車。

高森與跑車，就像美國西部牛仔片裏的神槍手和快馬，永遠都不能分離。

他知道高森很喜歡開快車！

高森的駕駛技術，本來不及龍大衞，但隨着時間的消逝，這種情況已改變了。

龍大衞發覺高森的駕駛技術，已足以去參加格蘭披治大賽車！

但賀彼德對於高森開快車的作風，顯然大不贊同。

賀彼德是本市著名的探長，也是執行法律的工作者。

他欣賞高森。

高森個性爽朗，正直，而且經常與惡勢力人物作對。

犯罪份子手段兇殘，已越來越變本加厲。

但高森毫不畏懼，只要有機會給他碰上那些心狠手辣的歹徒，他就會用空手道把他們來一個痛快的教訓。

除了空手道，高森更擅用頭腦。

智力往往比武力更重要，有「六親不認」之稱的犯罪份子封虎，就是給龍大衞和高森，用計謀使之繩諸於法的。

高森知道自己的空手道，殺傷力十分強大！

所以，他儘量地避免用重手來對付敵人。

但有時候，情況是不容許他手下留情的！

就像這一個晚上——

×　　×　　×

高森醉了。

雖然，他還未致於用「酩酊大醉」這四個字來形容他，但他最少有了八九分酒意。

他喝酒很少會醉。

他的酒量一向很好。

曾經有一次，有五個酒量很不錯的美國水兵，在夜總會裏，想灌醉高森。

結果，醉的不是高森，而是這五個美國軍艦炮兵。

今晚，高森却眞的有八九分醉了。

連他自己都說不出，自己在碧娜的家裏，喝了多少瓶威士忌。

碧娜是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很多，所以石源覺得高森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

石源，就是龍大衞的師叔。

一個人既有了八九分酒意，做事當然難免有點迷迷糊糊。

但他沒有侵犯碧娜。

碧娜是個職業女性，她是個無上裝夜總會的陪酒女郎。

但高森並沒有冒瀆她。

他尊重碧娜，就像碧娜尊重他一樣。

高森已不是個孩子，他早已成熟，早在八九年前便已是個男人。

雖然，他仍未結婚。

× × ×

打開了跑車的車門，拖着疲倦而帶點踉蹌的脚步，高森坐上了跑車的駕駛座位上。

突然間，他聽到一陣毆鬥的聲音，從街角一處深暗的地方傳了出來！

高森好像毫無反應，臉上仍然醉薰薰的模樣。

但他所駕駛的跑車，却像火箭般直向街角處衝去。

每當人喝醉了的時候，心裏往往就會產生一種野性的衝動。

而這一種衝動，通常都是打架的導火綫。

不過高森從未在酒後故意撩事鬥非，找人打架。

但現在既然已經有人正在打架，他倒不願意錯過湊熱鬧的機會。

他想看看正在打架的是甚麼人。

如果是刼匪向途人行刼，而引致打架的話，他一定會奮勇上前，撲滅暴力的歹徒。

打架的地方並不遠，高森的車子又開得快，所以不到十秒鐘，跑車已來到了打架的現場。

高森本來已有八九分酒意。

但在忽然之間，他的酒意似乎已消失了一半。

因爲他看見了正在打架的人，竟然是賀彼德探長。

× × ×

賀彼得是神槍手。

在警界中，他的槍法最少在全市警務人員前十名之列。

但是現在他根本就連拔槍的機會也沒有。

三個彪形大漢，已把賀彼得逼得團團轉。

賀彼得年紀不老，正值壯年。

他的武功與體能，正處於巔峯狀態。

然而，他以一敵三，形勢上却太吃虧了，而且對方三人的武功，也極爲不弱，顯然都是曾經練習過技擊的好手。

高森毫不猶疑，立刻下手。

一聲猛喝，高森的空手道已開始發揮威力。

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首當其衝，被高森一記手刀，擊中頸間大脈，幾乎痛得暈死過去。

其他兩個大漢見狀，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突然一左一右，向高森胸前撲去。

高森一個失足，差點沒跪了下來，這一下，倒眞的是有點醉了。

兩大漢乍聞酒氣沖天，又見高森連站都險些站不穩，不禁大起輕敵之心。

誰知他們剛向高森的胸前撲去，高森已像一條魚兒般，從兩人中間穿過。

然後，反手便是兩拳，分別向兩大漢的腰眼部位打去。

這兩拳力道奇猛，竟然把兩人撞開數呎。

賀彼得稍鬆口氣，連忙拔槍，向三大漢指嚇道：「你們都別動，統統都給我伏下。」

其中兩人見狀，不敢再戀戰，却也不願伏下被擒，連忙拔足狂奔。

賀彼得衝前再聲冷喝：「別走，再走我便開……」

話猶未了，那個滿臉鬍子的大漢已突然一刀向賀彼得的腕上刺去。

賀彼得以爲這個滿臉鬍子的大漢已經投降，冷不虞有此一着，登時腕上中刀，鮮血直冒。

高森大怒，身子躍起，一脚踢向鬍子大漢的下巴。

這十多年來，他的打架經驗已累積得很豐富，他知道這個鬍子大漢武功不錯，這一脚就算能踢到對方的下巴，但也一定會用刀刺傷自己的腿。

賀彼得右腕受傷，他已不能再開槍。

高森一定要把這個鬍子大漢制服。

就在他的腿已踢在鬍子大漢下巴之際，高森突然收腿。

鬍子大漢的刀已到，但高森的腿已在最快速的時間之內，又踢他的胸前肋骨。

鬍子大漢的刀很快。

但高森的腿更快。

只聽得「格勒」一陣難聽的聲音響起，鬍子大漢的肋骨已經斷了。

鬍子大漢臉色鐵青，覺得這是一件奇恥大辱，想不到自己竟然會給一個醉漢打斷肋骨，這件事將來傳了出去，對於他的名聲，影响就大極了。

他是一個靠打架爲生的亡命之徒。

他曾有過三十七次打斷別人手脚的驚人紀錄。

但高森一上來，就在他的頸際大脈上打了一記，初時尚以爲對方出其不意，自己疏於防範，想不到現在更加糟糕，連肋骨都被人打斷。

他當然是萬二分不服氣的。

只要他還沒有躺下去，他就會拚盡最後一分力量，與對手硬拚到底。

可惜他今次遇到的對手是高森。

高森雖然已有八九分酒意，但仍然比他强得多。

結果，他不但肋骨斷了，連腿骨也被高森打斷。

賀彼得眉頭一皺。

他覺得高森出手似乎狠辣了一點，但由於對方也是窮兇極惡之輩，所以他也沒有說些甚麼。

事實上，如果不是高森的突然出現加以援手，賀彼得今次的麻煩可就大了。

這些歹徒連探長都敢伏擊，的確目無法紀。

終於，那個鬍子大漢被警方拘捕，一方面落案起訴，另一方面則大加盤問。

但高森對於這個歹徒好像並不感到興趣，他只是向賀彼得揮手道別，然後就回到他的寓所，淋了一個冷水浴，接着繼續繪畫他今年最感到滿意的一幅油畫。

油畫已完成了一大半。

高森對於這一幅油畫，感到很滿意。

油畫還未動筆，便已有人付出了一筆爲數不菲的訂金給高森，這幅畫是一間豪華別墅的外貌。

高森的油畫已漸漸成名，而且有人願出高價收購。

他是一個業餘的畫家，出色的攝影專家。

但他更出色的地方，却還是他的空手道，和靈活機智的頭腦。

今晚在街上的事，他並沒有深入去調查。

因爲他念念不忘自己還有一幅油畫尚待完成。

他今夜的靈感很好，他決定通宵工作，把這幅油畫完成，過兩天就派人把油畫送到朱學富的別墅裏。

× × ×

朱學富是本市的名流。

名流者，通常也是富商巨賈的另一個代名詞。

不是富商巨賈，腰纏百萬之輩，又怎能被人稱爲名流？

名流之輩，也是上流人物之輩。

上流人的定義如何？相信很難有一個具體的答案。

有時候上流人所做的事，會比下流人更下流千萬倍。

仗義每多屠狗輩，那麼，上流人是否也有仗義爲懷之輩？

答案是肯定會有。

但並非每一個所謂上流人都如此。

上流的社會，也許比一般階層人仕有更多的黑暗，更多的險惡。

× × ×

高森花了差不多整個月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這一幅漂亮的油畫。

他撥了一個電話，吩咐阿麥把油畫送到朱學富的別墅裏。

阿麥是他的一個朋友，也是一個職業貨車司機。

高森從不親自送畫給買家，每次送畫，都是由阿麥代勞。

高森囑咐阿麥小心運送這幅油畫，別要把油畫弄花了。

阿麥頻頻用手語告訴高森，叫他可以放心。

阿麥並不是個啞吧，但他却喜歡用手語跟別人談話，因爲他的母親是又聾又啞的。

他做事很負責，高森的確很放心。

誰知道這一次，阿麥運送油畫，竟然發生了一件怪事。

油畫原本放在貨車的車廂內，用一塊白布小心包裹好的，但當貨車到達朱學富別墅的時候，車廂內的油畫不見了。却出現了一塊四呎乘四呎的木黑板。

木黑板上寫着兩個字。

這兩個字是：「煞星」！

× × ×

一幅油畫竟然變成一塊木黑板，其中必然有人做了手脚。

阿麥經過一番思索之後，已明白這件事的眞相。

當他所駕駛的貨車從市區到達郊外的時候，曾經發生了一宗輕微的交通意外。

當時路上另一輛貨車，無故突然刹掣，阿麥冷不提防，於是就與前面這一輛貨車相碰，結果擾攘一番，對方賠了三百塊錢給阿麥，然後就駕車掉頭而去。

當時阿麥的貨車是停下來的，顧得與前面的貨車司機爭論，連車廂裏的油畫被人掉換了亦懵然不知。

高森聞訊，爲了一愕。

他想不到自己的油畫，竟然有人會用不法的手段來盜取。

這件事，對方顯然是有預謀的。

但歹徒盜取油畫之後，爲甚麼却要留下一塊木黑板？

木黑板上「煞星」這兩個字，又是甚麼意思。

高森想不通。

他無緣無故的給人盜走了一幅正準備交給買家的油畫，心中很不滋味。

他決定要盡一切的辦法，把油畫找回來。

正當他感到納悶之極的時候，電話鈴聲忽響，原來是朱學富打來的。

朱學富邀請高森到他的別墅裏，研究一下這幅油畫失竊的事。

高森本來並不喜歡跟這種千萬富豪打交道，雖然朱學富爲人很溫和，但高森看得出，他並不是一條羊。

不過別人既然親自打電話找到自己，而且又是那幅油畫的買主，不去敷衍幾句，似乎也說不過去。

三十分鐘之後，高森已駕駛着他的汽車，來到了學富苑。

學富苑就是那間華麗別墅的名字。

這一座別墅，不但佔地廣闊，而且四周的牆壁建造得很堅固，很高，穿過了一間寬敞的綠園，有一座清澈的碧水泳池，泳池後不遠，才是一幢三層的西班牙式建築物。

這裏環境幽靜，氣派豪華，能夠擁有這種別墅的主人，當然是富豪中的富豪人物。

事實上，朱學富的財產，已多得連他自己都計算不出來。

如果金錢就是幸福的話，那麼朱學富無疑是一個幸福極了的人。

只可惜金錢絕非萬能。

有錢的人並不一定幸福。

尤其是那些不義之財，擁有它的人就更不會得到眞正的幸福。

不義之財，理無久享。

朱學富很有錢，那是事實。

但他所擁有的金錢，最少有百份之九

十以上，是靠不法手段賺回來的。

朱學富是個上流社會的大富商。

而且是黑社會裏叱咤風雲的大亨。

十年前，他已收山，洗手不幹。

但他仍然擁有不可輕侮的勢力，不少黑道上的鉅頭，都不時會來拜訪這位老大哥。

知道朱學富底細的人並不少。

高森是賀彼得的老同學，也是他的老朋友。

朱學富的底細賀彼得知道。

高森也知道。

警方一直都在暗中注視朱學富，而且也一直在搜集他以前的犯罪證據。

但十年前朱學富不斷犯罪的時候，警方尚且沒有辦法把他繩諸於法，如今事隔多年，想把他關進監牢裏，自然就更加困難了。

高森這個人有種好處，就是永遠不假道學。

雖然他反對罪惡，反對一切非法活動，但朱學富這位黑社會大亨向他訂購一幅油畫的時候，他沒有拒絕。

他的朋友，有最孤傲不羣的避世隱士，也有最無恥下流的職業犯罪份子。

他曾把不少職業犯罪份子重重的教訓一頓。

而且他們其中不少是高森的朋友。

高森不但是對敵人殘忍，也對朋友殘忍。

他對付朋友的手段，有時候比對付敵人更辣，只要他的朋友犯了罪，做了不值得原諒的事，他就會毫不考慮的把他親手教訓。

所以，無論是誰，交着了高森這種朋友，最好就別行差踏錯，否則就會倒霉頂透。

× × ×

朱學富的年紀並不算老，僅僅五十出頭。

現在，他的手裏正捧着一杯燙手的熱茶。

他的臉，對着一座冰冷的大理石雕塑像。

這是他妻子的塑像。

他的妻子在十二年前，已死於交通意外。

塑像的臉冰冷，永遠都冰冷。

但朱學富的臉却很熱，熱得就像他那杯燙手的熱茶。

高森坐在他的會客室裏，最少已有五分鐘了，但在這五分鐘內，朱學富除了頻頻喝着熱茶之外，連一句話也沒有說。

高森沒有不耐煩的神色。

因爲他已看出，朱學富似乎正面臨着某種重大的困難，正在考慮着應該怎樣去解決。

高森沒有猜錯。

過了幾乎足足十分鐘，朱學富才把臉對着高森，第一句說話就是：

「有人要謀殺我！」

× × ×

這六個字，的確令人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感覺。

但高森例外。

他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只是露出一個輕淡的笑容。

朱學富面色一寒，道：「有人要謀殺我，這件事有甚麼好笑？」

高森笑得更响，道：「別人要謀殺的是你，又不是我，爲甚麼我要陪你愁眉苦臉？」

朱學富放下杯子，冷冷道：「如果我死了，你也不會得到甚麼好處，你的畫將會少了一個大買主。」

高森嘻嘻一笑，道：「像你這種買主，多一個少一個倒沒關係，不勞費心。」

朱學富怒道：「看你現在這副樣子，倒像是想跟我抬槓似的。」

高森笑容略斂，忽然正色道：「你剛才已考慮了足足十分鐘，相信你考慮的時間已很足够了，到底你要我來到這裏，有甚麼打算，如果你願意把事情的眞相說出來，也許我還會考慮一下給你一種適當的幫助。」

朱學富沉吟片刻，才道：「你可知道煞星是甚麼東西？」

高森雙眉一蹙，道：「聽你的口氣，似乎閣下知道罷？」

朱學富道：「不錯，我知道煞星是甚麼，它是一種體積特別細小，重量特別輕的烈性炸藥。」

高森怔了怔，道：「難道有人想用這種烈性炸藥來謀殺你？」

朱學富道：「不錯。」

高森嘆了口氣，道：「你的仇家並不少，據我所知，想謀殺你的人，最少超過十個。」

朱學富沉聲道：「我要你替我辦一件事。」

高森道：「你要我把這個想謀殺你的人解決？」

朱學富說道：「不錯，代價是美金十萬。」

高森道：「請恕難以遵命。」

朱學富變色道：「你嫌美金十萬元太少？」

高森道：「這不是錢的問題。」

朱學富道：「不是爲了酬勞太少，又是爲了甚麼緣故？」

高森冷冷一笑，說道：「我不慣做別人的保鏢，尤其是閣下這種人，就算給煞星炸成粉碎，也不是一件令人值得同情的事。」

朱學富臉色驟然變得煞白。

高森悠然一笑，道：「據我所知，你手下還有不少人材，區區這些一味只靠唬嚇手段的小輩，相信也很難刺殺成功。」

朱學富搖頭道：「這個要行刺我的人，絕不是庸手。」

高森道：「這人是誰，你大概已經知道了？」

朱學富道：「他是個殺手，他有個外號，叫『永不落空』！」

高森動容道：「永不落空？」

朱學富道：「正是永不落空，今個月以來，他已三次出手了，先後殺了二男一女。」

高森一愣。

本月曾發生過三宗神秘的謀殺案，女死者是白蓮娜，而另外兩個男死者則是范積奇和甘三歡。

賀彼得也曾與高森談論過這三宗神秘的謀殺案。

賀彼得查出這三人都有密切的關係，但他們却在不足七天之內，分別被一個神秘殺手擊斃。

這一個神秘殺手，行事乾淨俐落，不留絲毫痕跡，顯然是富於經驗的殺人者。

朱學富似乎比賀彼得更消息靈通，他已經查出了兇手的外號叫「永不落空」。

但高森仍然不答允朱學富保護他的安全。

他堅決要告辭。

朱學富沒有阻攔他。

但當高森走到三層建築物外的泳池旁邊時，泳池裏突然冒出三個蛙人。

泳池裏竟然有蛙人，而且還有三柄殺傷力極强的魚槍，正在瞄準對着高森的胸膛。

高森淡然笑道：「別開槍，我不是鯊魚。」

背後忽然傳來一陣冰冷而美麗的聲音，道：「他們的魚槍的確不殺鯊魚，但却會殺不識時務的混蛋！」

高森轉臉望去，立刻就看見一張尼龍椅上，坐着一個長髮的半裸美人。

雪白的胸脯，修長結實的美腿。

好一個活色生香的美女。

可惜她的臉孔冷冰冰的，看來對高森一點也不友善。

她的手裏，沒有那種可怕的魚槍，却有一條美麗，色彩燦爛的毒蛇。

高森呆住了。

他發呆並不是因爲這個漂亮的女孩子半裸，也不是因爲她手裏有着一條七彩毒蛇。

那是因爲這個女孩子是他認識的。

她是高森以前的舊同學，她姓甄，叫甄美莉。

那時候，學府裏的校花是趙寶茜。

但甄美莉無論在容貌與身材方面，都絕不輸虧於她，甚至有另一部份的同學，認爲甄美莉才是最漂亮的女孩子。

審美眼光雖然各有不同，事實上這兩個都是絕色美女，的確難分軒輊。

高森已有好幾年未見過她了，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與她相逢。

「美莉，是你？」高森忍不住道：「妳爲甚麼變成這副樣子？」

甄美莉冷笑道：「甚麼這副樣子那副樣子的，難道我現在很難看？」

高森苦笑一聲，道：「不但不難看，簡直就是好看得教人窒息。」

甄美莉目光忽然變得很柔和，聲音也不再那麼冰冷：「天下間唯一能够對付永不落空的人，大概只有寥寥幾人，而你偏好是其中之一。」

高森道：「妳太看得起我了。」

甄美莉嘆了口氣，道：「可是我看得起你又有甚麼用呢？反正你是不肯和我合作。」

高森一怔，道：「和你合作？合作甚麼？」

甄美莉咬了咬嘴唇，道：「當然是合作對付永不落空，難道你忍心讓這個狂妄的冷血兇手，接二連三的謀殺下去？」

高森眉頭皺了起來，不再說話。

甄美莉慢慢的接着道：「十萬元美金這個數目並不算少，你又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高森的眼睛光芒閃動，說道：「朱學富是妳現在的丈夫？」

甄美莉沒有回答這句話，却反問道：「你究竟願不願意和我合作？」

高森道：「如果我堅決拒絕，那又如何？」

甄美莉冷冷道：「你可以試試，馬上離開這裏。」

高森沒有移動脚步。

甄美莉笑了，笑得就像條美麗的小狐狸。

高森畢竟並非銅皮鐵骨的超人，那三柄可以貫穿鯊魚腹背的魚槍仍然瞄準對着他。

高森的確有點心動了。

他雖然絕不欣賞朱學富的爲人，但對於甄美莉這個女孩子，他却欣賞極了。

他突然微笑道：「好，我改變主意，跟妳合作去對付永不落空。」

甄美莉吃吃一笑，緩緩地站了起來。

她的坐姿迷人，站起來的時候更是婀娜多姿，令人心醉。

高森是不是已經有點醉了？

× × ×

以後一連五天，高森都陪着甄美莉。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任務，就是要保護朱學富的安全。

朱學富要求高森保護他一個月。

原來永不落空曾給朱學富一個電話。

這個電話很短簡，只有幾句說話。

「我就是永不落空，一個月之內，你就會成爲第二十三個死在我手下的人，我要用煞星把你炸成粉碎！」

說完之後，電話就擱斷了綫。

朱學富是黑社會上的大人物，他的胆量一向不小。

但永不落空這個職業殺手，已成功地殺過二十二人，足跡遍及整個東南亞。

有人說永不落空是個日本人。

也有人說永不落空是個從歐洲流浪到東南亞的吉卜賽人。

甚至有人說永不落空是本市的一個心理變態的殺手。

但是沒有人眞正知道永不落空是誰，甚至他是男是女，或老或幼都沒有人能正確的肯定。

但無論如何，永不落空是個極危險的人物，那是毫無疑問的事。

朱學富現在是一個富商。

當一個人有錢之後，就會把性命看得貴重無比。

他不想自己死在永不落空的手下。

甄美莉是他的情婦，也是他的副手。

她不但滿足他生理上的需要，也保護他的安全。

別看輕甄美莉。

她是一個很能幹的領導人物，朱學富的手下，都很服從她的命令。

因爲她一上場，就採取大刀闊斧的手段，把七個不願意服從她的人全部打成殘廢。她要教訓別人，不必親自出手。

但若眞正需要到她親自出手的時候，她也絕不會姐手姐脚，她曾赤手空拳，把

兩個背叛朱學富的叛徒打成重傷，足足在醫院裏躺了整個月。

他們不但不敢報復，連警方屢次盤問，他們都不敢說出是甚麼人把他們打成這個樣子的。

因爲他們若說了出來，恐怕下一次就連躺在醫院的機會也沒有，而要躺進棺材裏去了。

× × ×

高森從未想到，甄美莉竟然是一個女中豪傑。

看她的行事作風，就像軍艦上一個冷酷無情的艦長，紀律嚴明，指揮若定，誰敢違背她的命令，就會被拋進大海裏餵魚，絕無妥協的餘地。

然而，她只不過是個女人。

她的眼睛嫵媚明亮，體態誘人遐思，誰能想像得到，她竟能有這種手段？

五天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永不落空還完全沒有動手的跡象。

當然，永不落空的行刺，遲早都會降臨到朱學富的身上，只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永不落空殺人有一種特性。

他在殺人之前，總喜歡事前給對方一個電話，說明在若干時間之內，將會用甚麼方法將對方殺死。

白蓮娜，范積奇和廿三歡，都曾接到這種電話，結果他們都被暗殺。

廿三歡是朱學富的老助手。

朱學富能夠在黑道上稱雄，廿三歡功不可沒。

但廿三歡經已死了。

唇亡齒寒，自然難怪朱學富會憂心忡忡。

但白蓮娜和范積奇又爲甚麼會成爲永不落空暗殺的對象呢？

這一點，正是甄美莉和高森要研究。

他們相信這兩個人，一定知道若干有關永不落空的秘密。

永不落空聲明要用「煞星」把朱學富炸成粉碎。

但這個神秘的殺手。又將會用何種方法把「煞星」弄到朱學富的身邊爆炸呢？

× × ×

高森和甄美莉都是聰明絕頂的人。

他們都認爲，與其等待永不落空這個殺手採取行動，不如先發制人，主動去把這個兇手找出來。

朱學富對於這種見解，亦深表贊同。

但問題是，應該從何處着手，去打聽永不落空的下落呢？

一連多天，朱學富都沒有離開過學富苑。

這座華麗的別墅，滿佈他的爪牙，無論是誰想混進這裏，都絕不容易。

高森甚至有種感覺。

他覺得這裏的建設，未免太鞏固了，鞏固得就像是一座監獄。

朱學富的爪牙，就像是獄卒。

他把自己關在這個美麗的監獄裏，却還得提心吊胆。

他究竟做了些甚麼虧心事？

他面對的是甚麼樣的仇人？

永不落空是個職業殺手，他殺人的酬金，一向都很高。

究竟是甚麼人，寧願付出一筆龐大的金錢，也要把朱學富置諸死地？

× × ×

直到第七天晚上，晚餐剛用過，朱學富就在臥室裏召見高森。

朱學富的架子，一向都不小。

對着高森，他已儘量收斂，他知道這個年青人的本事很大，要對付永不落空，還得借助他的力量。

他一見到高森，就從床上站了起來，道：「我剛聘請了一個臨時保鏢，代價也是十萬美金，他現時正在會客室裏。」

高森淡淡道：「能值得十萬美金的臨時保鏢，當然也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

朱學富頻頻點頭，道：「他這個人的本事，一點也不在你之下。」

高森冷冷道：「比我本事更大的人，囑目皆是。」

朱學富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聽見這個消息之後，心裏一定會覺得很不愉快，認爲我對你信心不足。」

高森道：「你對我有沒有信心，那是比芝蔴綠豆更小的小事，我又怎會覺得不愉快？」

朱學富吐出口氣，喃喃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唉，我到底已經老了。」

他其實並不老。

他才五十出頭。

但他的心，却似乎比他的年紀老了三十歲。

五十歲的人，八十歲的心境。

是不是人越老了，就反而會變得越是怕死？

高森盯着他，就像盯着一具已全無生氣的木乃伊。

目前，他在這座別墅裏，應該是很安全的。

他剛聘請的臨時保鏢，又是個怎麼樣的人物？

高森沒有去猜。

就算他猜一輩子，他都不會猜得出這個臨時保鏢是誰。

他竟然就是龍大衛！

× × ×

龍大衛現時還應該是在蜜月時期。

這個蜜月新郎，不在家裏陪伴嬌妻，却成爲了朱學富的臨時保鏢。

當高森在會客室看見龍大衛的時候，不禁大感意外。

龍大衛笑道：「妙極了，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高森道：「你知道我在這裏？」

龍大衛悠然一笑，道：「別人說我行踪神秘，彷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想不到你比我更勝一籌。」

高森道：「這裏有一份好差事，待遇不薄，所以我就就了下來。」

龍大衛道：「既然有好差事，爲甚麼不介紹我也來賺些外快？」

高森笑道：「你現在豈不是已經來到了這裏？倒不知道是誰介紹你來的？」

「是我。」背後突然响起了甄美莉的聲音。

高森轉臉望着甄美莉，道：「妳的消息眞靈通，大衛新婚燕爾才十來天，妳就把他介紹到這裏來對付永不落空。」

甄美莉道：「從今後起，大衛負責保護朱先生的安全。」

高森微笑道：「我呢？是不是已被解僱？」

甄美莉道：「你另有任務。」

高森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我明白是甚麼任務了，妳要我去追查永不落空這個職業殺手。」

甄美莉嫣然一笑道：「不錯，大衛留在這裏，而你則負責偵查殺手的下落。」

龍大衛道：「賀彼得也在到處偵緝這個兇手，高森，你還記得大概十天前你帮助賀彼得擊退三名歹徒嗎？」

高森道：「難道那三名歹徒和永不落空有關？」

龍大衛道：「永不落空是個職業殺手，而這三名歹徒也是窮兇極惡之輩，想不到永不落空竟然花了五千塊，收買這三個歹徒去伏擊賀彼得。」

高森一怔。

職業殺手也會花錢去收買別人，這眞是一件奇妙的事。

難道賀彼得已查到了些甚麼綫索？

高森道：「要偵查永不落空的下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必定會盡力而爲。」

朱學富是黑人物，本不值得維護。

但高森也不希望永不落空繼續漫無止境地謀殺下去，朱學富也許死不足惜，但永不落空無疑是個比朱學富更危險的冷血兇手。

不過無可否認，如果不是甄美莉的突然出現，高森仍是不願意改變初衷的。

想到自己和龍大衛居然會成爲一個黑社會亘頭的私人保鏢，高森禁不住暗暗失笑。

十萬元美金雖然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但高森從來就沒有把它放在眼內。

他認爲錢財是身外物，根本就不值得過份重視。

同時，他每月的入息一向都不錯，他從來就沒有担心過自己經濟上的問題。

所以，他絕對不是爲了金錢而保護朱學富。

他最後決定改變主意，完全是因爲永不落空這個職業殺手，已經殺了白蓮娜，范積奇和廿三歡，這一個冷血狂徒，實在應該接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他接受了這一項挑戰。

對於高森來說，他認爲接受一項挑戰，是有意義而且必須的。

現在，保護朱學富的責任，已落在龍大衛的身上。

龍大衛也絕不是個貪取金錢的人。

他接受朱學富的聘請，動機也和高森一致無異。

高森很了解龍大衛的性格。

龍大衛亦同樣了解高森。

他們都以擁有對方這種朋友而引以爲傲。

只不過龍大衛有種感覺，高森越來越充滿男性的魅力，也越來越風流不羈了。

× × ×

在紅酒香夜總會裏，燈光柔和得有如杯裏的醇酒。

高森沒有醉，雖然已有十一杯酒灌進了他的肚子裏。

像這種酒，就算高森再喝一百一十杯，也未必會喝得醉。

但甄美莉已下令警告高森，不得再喝酒。

高森果然很聽話。

他們來到這間夜總會，是爲了要追查永不落空這個職業殺人兇手。

這間夜總會有一隊樂隊，樂隊的領隊是個三十九歲的瞎子。

雖然他是個瞎子，但他在音樂上有極高的造詣，如果他不瞎，成就可能會更大得多。

高森對於瞎子沒有興趣。

對於音樂的興趣，也遠不如對於繪畫般濃厚。

但他對永不落空這個職業殺手却很有興趣。

永不落空曾殺白蓮娜。

而這個瞎子音樂家，正是白蓮娜的同胞兄長。

他叫白如藝。

根據高森調查的結果，白蓮娜最親的親人，就只有這個自幼雙目失明的哥哥。

白如藝可能會知道白蓮娜不少秘密。

她爲甚麼會被殺？

她在凌晨時份被人謀殺，而且伏屍地點距離警局不遠，其中顯然大有蹊蹺。

高森在夜總會的休息室裏，找到了白如藝。

休息室除了這個瞎子音樂家之外，還有一頭黑色的波斯貓。

波斯貓蜷伏在白如藝的懷裏。

白如藝懶洋洋地躺在一張椅上，好像完全沒有發覺高森已走進了休息室。

高森突然覺得不對勁。

那頭黑色波斯貓的一雙後足，竟然是紅色的。

天下間絕對沒有這種貓，除非這是隻怪貓。

然而這頭波斯貓並不怪異，而且看起來十分正常。

這頭波斯貓很正常，高森一手把牠揪起，牠就張牙舞爪咪咪亂叫。

而囑目之下，高森面色突變。

這一頭貓的另一邊身子，竟也是鮮紅色的。

那都是白如藝腹部流出來的血！

× × ×

在這間夜總會的休息室裏，白如藝眞的可以休息了。

永遠休息。

白如藝腹中，連中三槍，可算與白蓮娜同一命運。

高森感到很難過。

白如藝被殺，顯然是爲了滅口。

白如藝究竟知道些甚麼秘密，以致引起兇手有殺人滅口的動機？

這一件命案的發生，又使賀彼得增加了不少的麻煩。

命案接二連三不停上演，使警方人員爲之疲於奔命。

高森最後決定把甄美莉送回學富苑，自己再親自調查。

甄美莉反對他這種做法，她認爲要調查就大家一起去，爲甚麼不能讓她參加？

高森的解釋，是因爲人多辦事，容易引起別人的注目，何況她又是一個如此漂亮的美人兒？

甄美莉仍然拒絕高森的建議。

高森無可奈何之下，只好任由她跟隨自己。

他下一個要去偵查的目標，就是盲人屋。

盲人屋是一個盲人組織的會所，這裏沒有電燈，連洋燭都沒有。

因爲盲人根本就是活在黑暗中的。

當高森來到盲人屋的時候，天色已很黑暗。

他來到這裏，是希望從這裏找尋到若干白如藝的遺物。

白如藝是盲人屋的會長。

會長的辦公桌，自然就在盲人屋內。

高森相信警方遲早一定會搜索到這裏的，但現在高森的行動，卻比警方更早一步。

甄美莉沒有跟隨高森入盲人屋，她在外面把風。

這個時候，盲人屋內是空無一人的。

盲人屋的門雖然鎖着，但對高森這種人來說，這些門鎖簡直就形同虛設。

還不到一分鐘，鎖着了的閘門便已被高森弄開。

盲人屋是一層面積大約三千呎的樓宇，裏面有不少座椅，和中西樂器的設備。

盲人對於音樂的興趣，似乎比常人更爲濃厚。

高森用一把手電筒一直搜索進去，終於找到了白如藝的辦公桌。

高森搜索一番，終於找到了一本記事冊。

盲人雖然看不見字，但仍然有寫字的能力。

這一本記事冊已很殘舊，但裏面寫着的字卻並不多。

在最後一頁裏，高森看見了下面的一些字句，寫道：「蓮娜積奇向翟鐸教授勒索，致招殺身之禍，余若被殺，必有人欲滅口也。」

高森把記事冊放進口袋中後，匆匆離去。

但當他出到外面的時候，甄美莉已然不知去向。

但卻有五個大漢，手握利器，正等待着高森！

× × ×

高森毫無懼色，輕鬆地對其中一個身穿黃衣的漢子道：「查老四，你早就應該收山了，難道你忘記兩年前，你曾被龍大衞連脊骨都險些打斷？」

原來這個黃衣漢姓查名獅，排行第四，所以人人都叫他查老四。

高森剛才幾句話，正好刺着查老四痛瘡之處，不由惹得他暴怒如狂，厲聲道：「老子沒有忘記你那個好朋友帶給我的好處，今天輪到你也來嚐嚐這個滋味！」

高森嘻嘻笑道：「你的脊骨休養了足足兩年才復原，現在又要給我打斷，豈不可惜了一點？」

查老四面色驟變，一把兩呎長的尖刀，直向高森胸膛刺去。

這一刀力道極猛，竟然想要取掉高森的性命。

但高森的身子向右一閃，那柄尖刀便立刻刺了個空。

查老四一刀落空，另兩把鐵尺卻已擱腰向高森腰間掃去。

用鐵尺向高森襲擊的，是另外兩個黑衣大漢。

高森冷笑連聲，運掌如風，身軀向後一縮，竟然憑雙手的力量將查老四緊緊挾住。

查老四久聞「龍虎雙傑」之名，而且兩年前更領教過龍大衞的高招。

但他想不到高森的出手，絲毫不弱於龍大衞，而且奇招百出，明明高森的去勢已經衝前，忽然又會退後，而且把自己緊緊的挾住。

高森的一雙手，就像是兩隻巨鉗，查老四身不由主，登時被掀離地上，直向那兩柄鐵尺迎了過去。

查老四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那兩個使用鐵尺的傢伙，也是大吃一驚，想不到高森不但身手靈活，而且把查老四當做護身盾牌，如果還不收手，恐怕查老四立時便要身受重傷。

他們當然馬上盡力收歛鐵尺，但鐵尺的走勢太急太猛，一時之間，如何制止得住？

只聽得「劈劈」兩聲，查老四的脊骨已被打斷。

高森這一手，不但乾淨俐落，而且氣勢懾人，那兩個使鐵尺的傢伙誤傷了查老四，不禁臉都黃了。

高森得勢不饒人，毫不考慮又是連環八拳，分別向兩人的臉上擊去。

兩大漢連高森的影子都未看清楚，臉上便已被打得嘴歪鼻斜，眼角腫起了一大塊。

兩人不服氣，還想再戰。

但高森已將他們手裏的鐵尺奪過，然後每人在腦袋上狠狠的敲了一記，登時相繼倒地。

高森這一下空手奪白刃的功夫，簡直教人看得連眼都花了。

他一出手，就把三人擊倒，身手的確厲害。

還有兩個大漢，他們手裏都有一根四呎長的粗大木棍。

這種木棍，異常結實。

沒有任何人的腦袋，能硬得過這種木棍。

高森冷喝一聲，道：「你們是受了甚麼人的指使？快說！」

左邊那一個大漢怒聲道：「說你媽個屁！」

右邊一個大漢喝道：「小子找死！」

他們兩人相貌相近，連說話的聲音也有九分相似。

這兩人長相兇惡，肌肉結實，比使用鐵尺的兩人，似乎强壯得多。

隨着兩聲大喝，兩根粗大木棍已向高森的頭上扑去。

這兩個大漢的棍法，絕不含糊，一挑一撇，一進一退都極有分寸，而且左右配合出擊，一不小心，恐怕就會被他們打得腦漿塗地。

好一場惡鬥！

如果高森赤手空拳，面對着這兩根粗大木棍，形勢是十分吃虧的。

但高森的手裏，現在已經有了兩柄鐵尺，那又完全不同了。

只見棍影如山，已將高森整個人完全包圍。

但高森的反擊力量之强，卻出乎這兩個大漢意料之外，他手裏的一雙鐵尺，洒開招數，反而處處緊逼對方的胸前要害。

時間一長，强弱立判。

高森已佔着絕對性的上風，兩大漢已處於劣勢。

只聽得刷一聲響，兩大漢已倒下了一個。

他腰間被高森踢了一脚，痛得根本無力站立。

餘下來的一人，心胆俱寒，勉力支撐，但不到五招，前額又被高森的鐵尺扑中，登時打得他天搖地幌，昏倒過去。

高森力戰五漢，雖然獲勝，但已感到相當疲累。

忽然間，一把陰冷的聲音响起，冷冷的道：「果然不愧是龍虎雙傑裏的飛虎高森，可惜今天你遇上勁敵了。」

× × ×

高森的確面臨着勁敵。

他面臨的敵人，身裁並不高大，相貌也很普普通通。

但這個人手裏所握着的，卻是一柄可以射穿一隻大犀牛腦袋的軍用手槍。

握着手槍的人，高森並不認識。

但這個人的背後，有一棵柏樹，樹下有個人，他是認識的，因爲那人就是甄美莉。

但甄美莉現在已被人用一根尼龍繩縛得緊緊的，同時她的櫻桃小嘴也已被兩塊醜陋的膠布緊貼着。

握手槍的人又露出一個可怕的笑容。

「高森，我很佩服你，但你未免太多管閒事了。」

高森聳聳肩，道：「我沒有管過甚麼閒事，我只不過想證明一下……」

他沒有說下去，卻突然像一條狡猾的毒蛇，左閃右側的向對方撳身衝去。

握手槍的人連放三槍。

伏！伏！伏！

手槍上裝上滅聲筒，高森應聲倒下。

甄美莉杏目圓睜，想叫又叫不出來，她以爲高森已死在槍下。

但高森沒有死。

他不但未死，而且身上毫無損傷，那三槍並未命中。

高森倒下去，只不過想藉此轉移敵人的視綫。

他剛倒下去，立刻又翻身，雙掌直切敵人的雙肩。

這一招立奏奇功，握手槍的人立刻癱軟下來，連手槍都鬆手跌落地上。

高森直到現在，才看清楚這個人的相貌。

他已不年輕，最少超過五十歲。

高森心中一動，道：「你就是翟鐸教授？」

那人痛苦地呻吟片刻道：「你已查出我的身份？他媽的……那個死賭子……」

高森一呆。

這算是甚麼教授？一開口就是「他媽的」這種粗穢的駡人說話。

只聽得翟鐸教授乾咳兩聲，坐了起來，緩緩地對高森說道：「老弟，你眞了不起，我認栽了，但如你繼續不知死活的追查下去，結果一定會賠上性命，那又何苦由來？老弟，你還年輕……」

「少放狗屁！」高森越聽越不是滋味，忍不住駡了起來：「現在我問你一句，你便答一句，再胡說八道，我就馬上把你送進警察局。」

一聽到「警察局」三個字，翟鐸教授的臉立刻變得鐵青，忙道：「好！你問，總之翟某人有問必答就是。」

高森看一看附近的環境，雖然幽靜，但畢竟並不適宜在這裏盤問翟鐸教授，於是把他押進汽車裏，用繩索綁住，然後又解開了甄美莉，駕駛汽車離開這幢樓宇。

高森把車子駛向郊外。

他選擇了一個最偏僻的地方，秘密盤問翟鐸教授。

翟鐸教授如肉在俎，只好把所知道的事情，全部透露給高森知道，但他要求高森放過他，讓他能够有機會離開本市，高森經過一番考慮之後，終於答應了翟鐸教授的條件。

× × ×

翟鐸教授，又被人稱爲軍火教授。

其實他根本就不是眞正的教授，而是一個軍火販賣商。

在半年前，翟鐸從一個秘密偷運軍火的集團，購買到一批德國的最新產品，那是一種體積特別細小，重量特別輕，但爆炸力卻又特別强大的烈性炸藥。

它的代號，就叫「煞星」。

「煞星」這種炸藥，極爲昂貴，尤其是黑市買賣中，售價更是驚人。

而翟鐸購入這批炸藥之後，一直卻找不到買主。

要知道這是非法的勾當，如果被警方查悉，這條罪最少也得被關進監獄裏十年八載。

做這種生意，絕不能像推銷電視機，冰箱般大事宣傳。

一來知道翟鐸有這種炸藥的人不多，二來這種炸藥的售價相當驚人，因此半年以來，都無人問津。

直到不久之前，終於有人出高價把這批炸藥買下。

這人就是永不落空！

無論是誰，只要他擁有這批炸藥，他便可算是一個危險人物。

更何況擁有這批炸藥的人，就是已經殺過二十二人的冷血殺手永不落空！

高森主要想追查的人，是永不落空。

雖然翟鐸亦是一個罪惡之徒，但高森既已答應放他一馬，卻也不願意食言。

翟鐸教授的底牌已被揭穿，他絕不會繼續逗留在本市，而一定會亡命天涯，逃到別一個地方去。

最令高森失望的，就是翟鐸根本就從未見過永不落空這個人。

這一宗交易，是由兩個年青男女從中斡旋，翟鐸在半個月之後，才查出眞正買主原來就是永不落空。

那兩個青年男女，現在都已在枉死城

裏。

他們就是白蓮娜和范積奇。

殺白蓮娜和范積奇的，的確就是永不落空。

白如藝在記事册上的那句話，與事實略有不符。

白蓮娜和范積奇並沒有勒索翟鐸，他們只是勒索永不落空。

但永不落空並不是個隨便就會被人唬嚇勒索的人。

結果，白蓮娜和范積奇不但計劃失敗，而且最後還死在永不落空的手上。

可惜白蓮娜和范積奇已死，否則永不落空的眞正身份，相信不難會被揭露。

永不落空這一個職業殺手，頗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

他的風格，就是相當自負。

他對於殺人這一件事，相當有信心，彷彿無論任何人，只要成爲他的謀殺目標，就一定非死不可似的。

朱學富家財億萬，擁有大批打手、保鑣，昔年與他曾經結怨的人甚多，但想殺他復仇，却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永不落空這個殺人兇手，顯然已成竹在胸，他不但自信能够殺得了朱學富，而且事前更作聲明，說一定會用「煞星」這種炸藥把他炸成粉碎。

沒有人敢懷疑永不落空的決心。

朱學富雖然在學富苑裏足不出戶，但他的生命依然備受到嚴重的威脅。

高森並不喜歡朱學富的爲人，更不欣賞他那種以爲有了金錢，便不可一世的作風。

但他覺得最大的挑戰，還是永不落空這個狂妄的職業殺手。

翟鐸敎授終於被高森釋放。

高森警告他，別妄想向任何人報復，否則他將會自食惡果。

翟鐸領敎過高森的厲害，他心中的確已不敢存有甚麼報復之念。

他知道不少黑道上的朋友都惹不起高森，也惹不起高森的朋友龍大衞。

至於高森，他現在唯一希望的，就是想一個人獨自冷靜下來，把這件事情從頭到尾好好思索一下。

不知何故，甄美莉在他身旁的時候，他總是覺得自己的精神不能好好的集中去思考一些細微的事。

是不是因爲甄美莉太漂亮？太惹火？

高森不知道，他現在只想把甄美莉送回學富苑裏。

× × ×

這一次，甄美莉沒有反對。

雖然她的態度比從前變得熱情，但高森的臉孔反而冷冰冰的，好像對她一點也沒有興趣。

汽車一直向學富苑的途徑駛去。

她覺得高森這個人有點奇怪，自己冷冰冰的時候，他儘量討好自己，但等到自己流露出熱情的神態後，他反而變得像個木頭人。

人非草木，誰孰無情？

汽車開得很快。

高森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也想起了一個人。

也許是心血來潮的緣故，他突然覺得自己疏忽了阿麥！

（下期續完）

董超五的纏絲手

麥海雲

中國的武功當中，有許多門派，北方有所謂「纏絲手」的，它就是相當古怪的一個門派。北方人由於天氣嚴寒的關係，往往穿了很厚的衣裳，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比較大，特別是打鬥，很難像南方人似的揮拳踢脚，就算用拳，如果那一拳打在身上，並非打在頭部，那是很難使對方受傷的，拳力再大一點的人，都不容易透過一件很厚的皮裘，直接打傷內臟，因此之故，北方的拳師如果打鬥，多數是用手纏住對方推推撞撞的，形意拳，八卦拳，以及太極拳，多數是上邊用手，下邊用脚，一齊發力，使對方倒地，就因爲雙方都穿很厚的衣裳，難以使用遠距離打出的拳脚，不過，精於纏絲手的人，却另有一套，兩隻手交纏在一起，有如樹上的勾籐，愈纏愈緊，到時學習過纏絲手的人，懂得如何發力，對方辨不到，那就佔盡上風。實情如此，纏絲手會得在華北變成一個獨立的門派，理所當然。

既然氣溫比較寒冷的地方，特別宜於使用纏絲手，那麼，關外特別冷的一處，就更加適合用纏絲手了，故此，中原的拳師，不管纏絲手如何厲害，跟關外的同樣拳師比較高下，仍是遜色。在這裏，我想報道董超五拜訪朱玉璞的過程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朱玉璞的名氣很响，綽號「纏絲聖手」，他在關外縱橫無敵，特別是奉天，因爲有一間奉天鑣局是由他主持的，不過，年事漸高，超過花甲之年，他就很少出來應酬了，同時不想跟外來的拳師較量高下，稍爲有人想找他交手，總是推去的。

那天來了兩個人，倶是姓董的，從華北到來，一來這兩位都是鑣局裏面的朋友，二來叔侄兩人都喜歡武藝，略有名氣，於是破例接見。

叔父董虎臣帶着侄董超五遠道而來，就是想領敎他的纏絲手，當時坐談不久，董虎臣就道達來意，說：「朱師傅，我的侄兒董超五，碰着一個少林僧，秘傳纏絲手的絕技，他苦練五年，看來有點成就，因爲你老哥綽號纏絲聖手，顯然是這一派最有權威的老前輩了，在情在理，同派的晚輩應該拜見，故此我這一次保鑣就帶他順路而來，盼望老哥指示。」

這番話說得很有道理，不過，朱玉璞實在不想打，故此，聽了立刻握手謝絕，說：「我的年紀這樣大，根本上已經無法跟年輕的一輩較量了，特別是纏絲手，因爲兩人纏着苦鬥，可能會扭傷筋骨的，我的老骨頭不堪一擊，請你不要見怪。」

他這番話等於拒絕對方的要求，董超五年少氣盛，聽了就說：「朱師傅，我們

都是學習纏絲手的，可能是同一門派，亦有可能是同門都不同派，彼此留手，落場玩玩，那是有益無損的，可互相引證。」

這番話實在不應該說的，因爲董超五只有二十三歲，確是晚輩，不能用平輩的身份說出這番話來，故此，董虎臣趕快替他打完場，說幾句謙遜的話。

不管他們怎樣說，朱玉璞仍是不允交手，仍把他們兩人帶到後園去，似乎想在該處動手，玩些拳脚，讓他們欣賞便算。

姓董的叔侄當然樂意在後相隨，三人分先後由客廳走到後園去，經過一條草地上浮出來的小徑，就到後園了，剛巧前面有一條樹枝斜斜的伸出來，那條樹枝跟手臂同樣粗大，有枝有葉，等於擋住去路，平時朱玉璞走到該處，總是寧願多走幾步，不想把它拗斷，不過，那時他却忽然觸動心事，就不再愛惜那一條樹枝了，雖然一邊走，但却嘴裏說話，向他們兩人說：「這條樹枝好像向我挑戰，我試用纏絲手的一招把它打倒，你們看吧！」

嘴裏剛剛說出這句話，他就標馬上前，先把左手抓住那條樹枝的中段，右手從左邊繞過去，搭在樹枝之上，兩手一齊使勁，左手握牢，右手按下，只是那麼一按，粗如人臂的橫枝登時折斷，劈拍一聲，離開了大樹，跌在地上。

只是這一種强勁，就把兩叔侄嚇窒，不敢求戰了，三人走到後園的一塊空地之上，朱玉璞站定脚步，朝着董超五看了一眼，說：「董兄弟，你的身體相當結實，學過五年纏絲手，演些武功給我看吧！」

董超五那裏敢在他老人家的臉前表演呢？聽了這句話，靈機一觸，立刻標馬上前，但却不是出手發招，而是在他的臉前跪下，叩了三個响頭，然後說：「晚輩懇求纏絲聖手朱師傅收做徒弟，如果你不肯，我就永不起來。」

朱玉璞頗爲喜歡他，伸出手來，說：「我可以收你做徒弟的，但却必須看看你的功夫究竟有沒有基礎，手已經伸出，請你盡量發招吧，如果你胆怯，不敢用勁，我就不肯收你爲徒。」

既然朱玉璞這樣說，董超五只好一口答應，一句：「那晚輩就放肆了！」

說完，他左右兩手一齊出擊，左手搭住朱玉璞的右臂腕部，右手向對方的肘彎使勁拍下去，那是一個穴道，管束着前臂的神經系統，手彎如果受壓，整條手臂就痲木起來，無法再鬥，董超五曾經施展這一招制服了許多江湖好漢，殊不知到了他跟朱玉璞交手之際，仍然使用這一招，却適得其反，他簡直不知朱玉璞如何動手的，只知道他的手剛剛搭在朱玉璞的臂彎，就聽到對方大喝一聲，自己整個人拋離七八尺，飛過對方的頭部，然後跌下來。

他確是一名高手，跌下之際，落地滾了滾，即時站起來。故此，朱玉璞剛剛轉身，他並非躺在地上，而是擺了丁字步。

朱玉璞說：「我相當喜歡你跌下的姿勢，能够一跌即起，可見你有些根基了，就此收你爲徒吧！」

董超五喜出望外，於是留在關外學了三年，然後回到華北，此後纏絲聖手的大號就落在他的身上。

朱玉璞故意把渾身武藝敎給他，一來不想纏絲手這種絕技烟消雲散，必須有人傳授。二來他的名氣太响，担心有許多江湖人物挑戰，畢竟他已經是花甲過外的人了，多活一年就老一年，氣力必差，索性把纏絲聖手的大號贈給董超五，無異於說，董超五就是他的大徒弟，以後有人想跟纏絲手這一個門派較量高下，就該到董家鑣局找董超五，不必找他。

因爲有這兩種因素，故此，朱玉璞眞眞正正把纏絲手的絕招敎給董超五。

董超五本來已經有五年根底，加上三年精巧刁鑽毒辣的纏絲手法，精益求精，當然有資格担當得起纏絲聖手這個名號，不過，如正朱玉璞所料，他在董家鑣局裏面做鏢師，前前後後經常有人跟他較量高下的，並且指明他必須用纏絲手這一手法應戰，他都能够應付得來，六年之內，大大小小打過三十多次，沒有一次失手。

在董超五這方面說，他必須如此應付那些江湖人物，不但爲了保持這一個門派的盛名，更加重要的就是想借此散佈出去，使綠林上的人物，聞風喪胆，知道董家鑣局有這麼一個高手，以後他們押鑣經過水陸兩路，不想大打出手，收個禮便算。

那時董虎臣的年紀也太大了，整個董家鑣局就由他担當。

有一天，一名姓龍的彪形大漢登門挑戰，自稱是鐵臂龍彪，這個人身形粗壯，雙臂特別粗大，看來確有資格稱做鐵臂，他自稱是湘鄂兩省綠林中人的盗魁，如果董超五確有眞材實料，能够壓倒他，以後董家押甚麼貨物經過該處，插着鑣旗，就沒有人干涉，否則，不必由他們的一條路走過。一來對方說得太過豪氣，董超五聽了心裏不服，二來覺得江湖上義氣博義氣，倘若打贏了對方，便有些好處，因此慨然答應，就在演武廳裏面交手。

鐵臂龍彪早已知道董超五擅長纏絲手，纏絲手的十八招，他全部熟識，當然不能够再用這一類的招式應戰，故此，董超五迫於拿出另外一招去對付他。

兩人落場交手，稍爲有機會，他使用纏絲手出擊，總是中途滑脫的，因爲他知道對方一定有辦法拆招，免得給對方使用特殊的招式，反客爲主，使他倒下來，故此，中途滑脫。果然不出所料，鐵臂龍彪以爲他的所謂纏絲手不過如此，放胆發招撲攻，拳密如雨，殊不料打鬥到非常燦爛的時候，董超五有機會把右脚伸到對方的背後，立刻用纏絲手當中最難演出的「大樹繞枯籐」這一招進攻，單是一隻左手纏住對方的右臂，騰出右手來，放在對方的左邊頸上，由於他的右脚已經放在對方的背脊，憑着上邊一壓，下邊往上頂撞，膝蓋骨拍的一聲，撞正對方背脊，那裏有幾個穴道，如果他使用毒手出擊，一招攞命，不過，他只是輕輕的撞了一下，便即鬆開，滾了兩滾然後站起來，拱手說：「鐵臂龍彪，你渾身是勁，我的膝頭撞了你還沒有倒下來，佩服佩服。」

龍彪知道他這一手確是手下留情，一方面心裏感激，另一方面對他這種大纏絲手的高明之處，自愧不如，輸得服服貼貼，便也拱手謝罪，事後不再登門打鬥。

董超五的纏絲手共有六十四招，今已局部失傳。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運財金童（二）

馮嘉・文　盧令・圖

電話傳暗語　窮力釋疑團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正與一年輕女郎在客廳中調情之際，那女郎忽然掙脫他的懷抱，而急於去看金童子在電視的演唱，後金童子的女秘書梅麗來找他帮忙找回金童子被擄去了的外孫，司馬洛則言要先找孩子的母親作一詳談，發覺她是個美麗的怪物，而且一點也不關心失去的孩子……

「我對你講是沒有用的，」司馬洛說：「你照照鏡子就知道了。」

這時門聲响起來，司馬洛回頭望着門口，文淑美說：「這該是媽媽回來了。」

房門開了，司馬洛就看見了另一個怪物。假如你看過美國的西部電影，你就差不多一定會看到那些酒吧的場面，酒巴裏有妓女，妓女有年華老去，然而又厚塗脂粉的鴇母，她就是這樣一個女人。她雖然不是洋人，却像洋鴇母，那是因爲她穿的是西式的衣服，西式的髮型，西式的化粧，西式的打扮，她的確有點像是羅拔士的母親，司馬洛站起來。

她懷疑地看着司馬洛。

文淑美揮揮手：「這是我媽媽，這是司馬洛先生，司馬洛先生是爸爸請回來的——私家偵探？」

「可以這樣說，」司馬洛說：「文太太，很抱歉我來騷擾你們！」

文太太瞪了他一眼，說：「我先回房去，兩分鐘之後再過來！」她關上門出去了。

她要先回房去是因爲她正捧着好幾隻紙盒和一隻塑膠袋，明顯地是剛剛進百貨公司回來。

「我猜你媽媽也很心痛孩子的遭遇吧？」司馬洛說。

「當然了，」文淑美說，「老人總是喜歡孩子的。」

司馬洛不知道她是不是說謊，但是他懷疑情形是否眞是這樣，老怪物在這樣的時候還有心情去逛公司，這就很難使人相信她是重視孩子的福利的了。自然司馬洛亦不會把這一點指出來，他祇是先在記憶中存案。

「但是，」文淑美又說，「她却一定不喜歡你！」

「爲什麼？」司馬洛問，「因爲我不是小孩子？」

「因爲她看錢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文淑美說。

司馬洛正在細味這句話的意思的時候門又開了，文太太走進來。他再起立爲禮，文太太則似乎沒有什麼興趣與他作禮貌的招呼，祇是冷酷地看着他，她在沙發上坐下來，問道：「司馬洛先生嗎？請問你的私家偵探社叫什麼名字？」

司馬洛聳聳肩：「其實我並不是私家偵探，我祇是梅麗的朋友吧了。」

「哦，梅麗的朋友，」文太太的語氣也祇是表示她是恍然而悟，而並不是表示因爲梅麗的關係就有信心，顯然她也是對梅麗沒有好感的，「那你一定不會要我們太高的費用了，你拿了多少錢呢？」

「我們還沒有談到錢的問題，」司馬洛說，「我是梅麗的朋友！」

文淑美咭咭地笑了起來：「那你跟梅麗果然是很好的朋友了。」

「你的意思是，」文太太仍然充滿不信任地：「你常常替人家辦事而不收錢的嗎？」

「假如是擧手之勞，」司馬洛說：「那就沒有什麼所謂了，而且，也未必用得着我。」

「爲什麼你這樣說呢？」文太太問。

司馬洛祇好又對她解釋一次：假如對方開一個不太高的價錢而羅拔士順利地付錢，順利地把人贖了回來就用不着他了。

「我也希望事情是這樣順利，」文太太說。

「但是，爲防萬一起見，」司馬洛說：「你心目中有什麼可疑的人嗎？」

「沒有，」文太太搖搖頭。

「謝謝你的合作，」司馬洛說。

他們沉默下來了，文太太似乎不大願意談這件事情，而由於事發的時候她並不在場，司馬洛亦想不出有什麼問題好問她的，後來還是文淑美說：「媽媽，我看你還是先回房去休息吧，我再跟司馬洛先生談談。」

文太太也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她站

起來。

司馬洛把他的名片遞出：「文太太，萬一有人與你聯絡的話，請通知我一聲好不好？」

文太太接過名片，看一看，仍然表示着輕蔑，不過總算沒有丟掉。她拿着照片出去了。

她關上了房門之後司馬洛再坐下來，對文淑美說：「剛才我們說到哪裏？」

文淑美把手中的杯子遞給他。司馬洛祇好再給她斟了一杯，說：「我看這是取後一杯了吧？」

他看出她已經有點醉意了。到底不是鉄鑄的胃，一個人是不能够如此迅速地喝下這許多酒的，她有點微醉就已經够了，他並不希望她醉到不省人事。

「你別替我担心吧！」文淑美說：「我醉了，對你祇有好處吧了！」

司馬洛聳聳肩：「你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你告訴我吧，」文淑美說，「你剛才說我很美麗，怎樣美麗？」

「照照鏡子，你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男人就是最好的鏡子，」文淑美說，「一個女人眞是美麗的話，就會吸引到男人的追求了。」

「你告訴我沒有男人追求你，那你就是騙我的了，」司馬洛說。

「但是你呢？」文淑美放下杯子，傾前身子凝視着他，瞳孔却相當散渙，似乎視綫的焦點不大能够集中，「你並沒有興趣追求我，而且還把我當作犯人似的！」

「一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也不能希望每一個男人都追求她吧？」司馬洛說，「有時環境是不許可的。我正在辦一件事情。」

她顯然是開始醉了，酒喝得這樣急，一醉就醉得很快，她再伸手去拿杯子的時候，就差了好幾吋而拿了一個空。她的手忙再擺過去，手指上的指環却撞在杯子上，杯子「乒乓」一聲碎掉了，血紅色的液體濺了她一身。她「呀，」的一叫，連忙看看指環，然後低頭看看身上，睡袍的下截就像染上了斑斑血漬似的。

司馬洛十足君子地遞上手帕，雖然小小一條手帕起不了什麼作用。

「算了，」文淑美傻傻地笑着：「我祇要換一件就行了。請你替我拿——在衣櫃裏，有一件一樣的。」

司馬洛祇好走進房間裏，打開衣櫃，果然看到有一件一式一樣的睡袍，他把睡袍拿出來，再走到睡房門口，就呆住了。

文淑美已經把那件沾了茄汁的睡袍脫去了，正站在地毡的中央，他沒有看錯，她在睡袍下面果然是沒有穿着什麼的，司馬洛深深吸入了一口氣，把那件睡袍交給她，說：「我替你收拾杯子吧！」

他彎身把那些碎玻璃收拾而用背對着她。那些碎玻璃都暫時放進了烟灰盅，他再轉身時，那件乾淨的睡袍巳不在她手上了，但也不是在她的身上，祇是在地上。

她仍然站在那裏，不過姿勢巳略有改變，她的兩手叉在腰間，而一隻脚伸前一點，好像時裝模特兒在展覽新裝似的，自然，她的身上並沒有什麼新裝。

「你！」她說：「你認爲我美麗？」

「很美麗，」司馬洛說。

「假如你不知道我有孩子，」她說：「你看得出我是生過孩子的嗎？」

「看不出，」司馬洛說，「這是眞話。我看——我也得走了。」他把視綫移回來看着腕錶。

「那爲什麼你要走？」她說：「假如你說眞話，你就應該捨不得離開了！」

「我就是怕捨不得離開，」司馬洛說：「你得明白，你的父親託我做一件事情，我還沒有什麼成績就勾引了他的女兒，那我怎樣向他交代？你不多穿點衣服，我就不敢留下來了！」

「假如我穿上了衣服，」她說：「你就可以逗留得久一些了嗎？」

「除非你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可以告訴我的。」司馬洛說。

「但你應該留下來，」文淑美說，「而應該到處去查，免得把事情弄糟了，所以你應該留在這裏，跟我一起等消息！」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但你得穿上衣服！」

「好吧，」文淑美說：「我頑皮起來的時候可以很頑皮，乖起來的時候可以很乖。」

她轉身向房間走回去，一動的時候就不像時裝模特兒了，模特兒走起路來的時候不會像她那樣醉步踉蹌。

她到了房門口，又扶着門框停下來，轉頭：「你叫我穿上衣服，不是爲了梅麗吧？」

「不，」司馬洛說：「你不喜歡梅麗嗎？」

「不，」文淑美說：「不過，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她轉身走進了房中，她的答案也算是一個理由充份的答案。一個美麗的女人通常不會對另一個美麗的女人有多大好感。

司馬洛坐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等着，既然她現在巳經醉了，她也許會說些本來會說的話吧？希望她是那種人，有些人在醉了之後什麼都說出來，但也有些人在醉了之後仍然能够守口如瓶。

一根香烟抽完了，她仍沒有出來。

司馬洛叫道：「文小姐？」

沒有反應，他站起來走到房門口，她並沒有穿上衣服，祇是躺在床上，發出輕微的鼾聲。

司馬洛走過去把她輕輕搖動，說：「文小姐？文小姐？」

還是沒有反應。她是第三種人，喝醉了之後就是沉沉大睡，人事不知了。司馬洛嘆一口氣，不論他打算跟她談什麼，現在都沒有可談的了。他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才會醒過來，他不能够就在這裏等她醒過來的。他祇好替她拉過一張被子來，把她蓋好了，然後走出去。半路上停住，替她把一隻鑽石手鐲從地毡上拾起來，放回梳粧枱上，她這個人也是眞隨便，雖然是假東西，買回來應該也值不少錢的，怎可以這樣隨地亂丟？

他走出房間，關上了門，然後便離開酒店，一直回家去，在床上躺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抽吸着，動着腦筋。自然，在目前這個階段，他是不能够採取什麼行

的，他不過是預先動上腦筋吧了。

後來，他就睡着了，當他醒過來時，天已經黑了，電話在响，而肚子也覺得很餓，不單是電話使他醒過來的，肚子餓也是原因之一。

他拿起電話說：「喂？」

梅麗的聲音說：「司馬洛，我正在到處找你！」

「到處找我？」司馬洛說，「爲什麼不試試打電話到我家裏來？」

「我還以爲你——」梅麗的語調顯得有點不自然的，似乎也帶着埋怨。

司馬洛是完全明白她的意思的，他微笑說：「別瞎猜吧，我一直是在家，我並沒有留在文淑美那裏。」

「但是，」梅麗說：「我打電話去，她母親却說她睡了，又說你已經走了。」

「你不相信她的話？」司馬洛問。

「我老早已經講過了，」梅麗說，「這兩個人，你沒有辦法知道她們什麼時候是說謊，什麼時候是講眞話。」

「你認爲她的母親知道我跟她睡覺的話，也不會反對，還替她接電話嗎？」司馬洛問。

「她們**都**是怪物，」梅麗說，「誰知道他們會做什麼？」

「我是睡覺，她也是睡覺，」司馬洛說：「不過我是在家裏睡吧了。」

「爲什麼你要在家裏睡覺？」梅麗接着問道。

「怎麼了？」司馬洛說：「難道你認爲我應該跟她一起睡嗎？」

「不，」梅麗說，「我的意思是，你現在不是應該正在工作嗎？」

「這就是我的工作了，」司馬洛說：「等。你們那邊沒有消息嗎？」

「還沒有，」梅麗說，「你從她們的口中問出了什麼嗎？」

「她們沒有告訴我什麼，」司馬洛說，「不過，她們沒有告訴我，也是等於告訴我不少了。」

「她們告訴了你什麼？」梅麗問。

「這個——說來話長了，」司馬洛說，「很難在電話裏講清楚的。」

「那你來我這裏吧！」梅麗說。

「爲什麼你不到這裏來呢？」司馬洛說。

「但是羅拔士——」梅麗說。

「他怎麼了？」司馬洛問。

「他很担心，」梅麗說，「快要精神分裂似的，鎭靜劑就像糖果一樣吃下去。他需要照顧。」

「你就說你到了我這裏來，跟我一起研究綫索好了，」司馬洛說：「我相信這會比鎭靜劑更加有效，他有事，他可以打電話到我這裏來，而且，假如那兩個怪物接到了勒索的電話，她們也是要打電話通知我的！她們不能打電話到你們的酒店去，所以還是以我家爲聯絡站好些。」

「好吧！」梅麗說，「我現在就來好了。」

× × ×

「你究竟有沒有跟那怪物上床？」梅麗問。

「沒有，」司馬洛說，「但你爲什麼這樣重視呢？」

「我就是不相信你沒有，」梅麗說：「碰到一個比較有條件的男人，她就想盡辦法要人家上床了。」

「她也正是這樣做了，」司馬洛說：「不過她醉得太早了，沒有機會澈底地努力。」

「假如她沒有醉呢？」梅麗問。

「還是不會發生什麼的，」司馬洛說：「我知道她是這樣一個怪物，我就不會感與趣了。你知道我的，我不大喜歡公共厠所！」

「別這樣下流！」梅麗說。

「我還以爲你跟她是敵人。」司馬洛說。

「我不是恨她，」梅麗說，「我祇是不能喜歡她而巳。她這個人也實在是相當可憐的，家庭環境的影响使她變成了這樣一個怪物。其實我認爲羅拔士是不值得這樣做的，你以爲她會怎樣想呢？一個出名的父親，她本來是應該引以爲榮的，然而她却提也不能提。她有一個父親，但是等於沒有父親。」

「我認爲你的分析很對，」司馬洛說：「但是，她們兩個人對這件事的反應似乎太冷淡一點吧？即使是別人的孩子，她們也應該覺得担心的。」

「那是因爲她們三個都是怪物，」梅麗說：「那個孩子——天，你還沒有機會欣賞到，他年紀最小，但也是最大的怪物，我說不出來，總而言之你就是很喜歡孩子的人，也很難喜歡他，我認爲就是他自己的母親也有權不喜歡她，捉到了他的人，現在可能頭痛死了！」

「就像傑克倫敦筆下的頑童？」司馬洛說：「也許綁了他的人結果要來求我們，願意補錢給我們，求我們領回去？」

梅麗瞪他一眼：「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但你是在講一個沒有人喜歡的孩子。」司馬洛說。

梅麗說：「這種事情也實在是很難講的，一個怪家庭，怪母親，怪外祖母，孩子當然也成爲怪物了。」

「羅拔士却不認爲他是怪物！」司馬洛說：「他是眞担心的。」

「不錯，」梅麗說，「他本來就喜歡孩子。而且這又是他的女兒生的，事實，兩個怪物都是在他的面前假裝把孩子當作寶貴，他一背轉身的時候，態度又馬上不同了，這就是爲什麼她們不緊張了。也許沒有了孩子，她們不必在羅拔士的面前演戲！」

「但是，」司馬洛說：「他們知道羅拔士可能要付出很大一筆錢的，難道她們不心痛嗎？」

「文淑美不會痛，」梅麗說：「反正她從來不問父親要錢，以她的美麗，她是應該隨時找到向她奉獻的男人的。至於那個老怪物，她可能會感到心凉了！」

「爲什麼？」司馬洛問，「她給我的印象，似乎她是十分看重錢的。」

「可是，」梅麗說，「她就不時會爲了這個問題而跟羅拔士吵鬧，她喜歡花，也認爲錢放在她的袋裏好一些，羅拔士則認爲可省則省，他知道自己今年已經幾歲了，他知道他不能再表演多少年！」

「你說得對，」司馬洛說：「事實上他能够支持到現在，已經是天大奇跡了，又叫又跳，那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憑你所說，老怪物對羅拔士似乎沒有什麼妻子的感情，祇是當他是飯票？」

「也可以這樣說，」梅麗說：「我知道她拚命要錢轉進自己的口袋的理由就是她不是羅拔士的合法妻子，羅拔士是隨時可以撇下她不理的，而以她的年紀和樣子，她當然很難找到另一個男人了，不過羅拔士則從來沒有這樣想。他常常說，過幾年，當他可以退休的時候，他就要使一切正常起來，他會在各方面給他們補償！」

司馬洛嘆口氣：「這一番複雜，都不過是爲了混一口飯吃而巳！」

「好了，」梅麗說，「現在羅拔士一家人的秘密你都知道了。但你却可能用不着這些秘密，假如交了錢，孩子放回來，事情就結束了！也許我應該等事情有了意外發展時才找你！」

「但是以靜制動是我敎你的。」司馬洛說。

「我們還是談別的吧。」梅麗說着，靠在沙發上，閉上了眼睛。

「例如什麼？」司馬洛問。

「例如，」梅麗說，「你究竟有沒有碰她？」

「我巳經講過沒有了。」司馬洛說。

「你得證明一下。」梅麗說。

「怎樣證明呢？」司馬洛問。

「難道你不懂得怎樣證明嗎？」梅麗說，「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妳的記性不大好，」司馬洛說：「難道你不知道你心目中的試驗方法是行不通的嗎？即使我碰了她，也巳經是幾個鐘頭之前的事了，我又睡過一覺。雖然不見幾年，我還未至於老到這個程度！」

「我的記性並不壞，」梅麗說：「即使你沒有睡過覺，你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那何必試驗呢？」司馬洛問。

「重要的是試驗。」梅麗說。

司馬洛巳經把她抱了起來，向房間走去。他吃吃笑着：「你以爲我眞的反對嗎？你想撤銷試驗的話，我才不肯呢！」

她的兩手勾住了他的頸子，以便嘴唇能够升上去。

後來，他們就在床上躺下來了。

梅麗很心急，也很瘋狂，似乎她是一個飢渴巳久的女人，司馬洛也差不多，白天她來一個電話把他的胃口吊了一吊，現在由她來補償，似乎是一件相當合理的事情。

他們第一次很快速就完成了，那是因爲她的急，他知道她果然是巳經很久沒有了。

仍然親熱地貼着，她幽幽地說：「你還是像從前一樣，那麼强壯，但我呢？老了嗎？」

「成熟了。」司馬洛微笑着。

「有沒有成熟到鬆弛了？」她問。

司馬洛又笑起來了：「你以爲你是一雙鞋子嗎？」

「可以這樣比喻。」她說，「不是差不多嗎？」

「假如一雙鞋子不是常常都穿，常常糟蹋，那就不會變形，也不會鬆了。」司馬洛說。

「那倒沒有，」她說，「這雙鞋子不是常常糟塌。」

「那你自己也知道答案了，」司馬洛說：「對了，究竟爲什麼你會跟羅拔士這樣一個人做起事來？你應該有很多別的事情可以做的。」

「人總是要生活的，」梅麗說：「比這糟的工作多的是，比這好的工作不容易找。他給我的待遇合理，他對我很好，我喜歡他，我可以跟着他去很多地方。而且，我替他做事之後也可憐起他來了，不捨得走——就像盡道義上的責任。」

「你總不能永遠跟着他的，」司馬洛說：「難道你終身不嫁嗎？」

「他也不需要我永遠跟着他，」梅麗說：「再過幾年他就要退休，而那時我也可以儲到一點錢了。這個時代，一個女人要嫁人，總是自己手頭有點錢好些！」

「你現在巳經儲到了很多錢了？」司馬洛問。

「在你的眼中看來不算多，」梅麗說：「但是在我看來就不少了。」

「你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司馬洛說：「當我有胆量娶妻的時候，我一定找一個跟你一樣的，我一定找你。」

「以前你也是這樣說過。」她說，「可惜當你終於有胆量娶妻時，我巳經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不適合了，那就是年紀。那時我會成爲老婆婆了。」

「也許沒有這麼久。」司馬洛說。

「你看這個値多少錢？」梅麗說：「這是我的一半財產了。」她伸手拿起乳溝中間，頸鍊繫着的一塊紅寶石，周圍鑲着一圈碎鑽石。

「唔，很美麗。」司馬洛說。

「別以爲不安全，」梅麗說，「鎖在首飾箱裏反而沒有那麼安全，我告訴人家是假東西，人家都相信，眞東西就沒有人敢掛在當眼的地方了，眞即是假，假即是眞！」

「我早就知道是眞的，」司馬洛說：「幾年之前我就知道。」

「幾年前我還沒有買——唏，你根本不在看，」梅麗說。

「我在看兩旁的，」司馬洛說，「什麼珠寶可以比得上呢？」

「下流！」梅麗說。

他的嘴唇降下去，於是梅麗也暫時忘記了紅寶石和鑽石了。他的吻使她的身子扭動起來，她的手在他的肩上扭着，似乎催促他動作，然而當他動作起來時，她却又扭得更用力……

半小時之後，他們在慵倦的半睡眠狀態之中浮升回現實世界之中了。梅麗坐起來：「我得回去了，不然羅拔士會很担心的。」

「你簡直變成褓姆了。」司馬洛說。

「差不多吧！」梅麗說，「我就是這樣，不過，孩子也快要退休了。」

司馬洛微笑：「那你回去吧，我祇要在這裏等消息就行了，我也希望根本用不着我。」

梅麗下床洗了個澡，司馬洛把她送出門口，然後又再躺回床上，慢慢地沉進了

睡鄉中。

後來，又是電話鈴聲把他吵醒過來，又是女人。這一次則不是梅麗，她說：「我是淑美！」

「哦！是妳！」司馬洛說：「妳已經酒醒了？」

「你馬上來吧。」文淑美說，她的語氣是嚴肅的。

司馬洛登時清醒過來了，有些話是不便在電話裏講的，顯然她要講的就是那種話。他說：「很好，我馬上就來！」

他也下床去洗一個澡，身上剛剛擦滿肥皂泡沫時，電話鈴聲又响了，司馬洛帶着肥皂泡，火箭似的衝出來。

拿起電話，這一次裏面傳出來的則是男人的聲音了，司馬洛興奮地說：「小丁，你有什麼可以給我的嗎？」

這就是他的私家偵探朋友小丁了。小丁說：「她剛剛得到了聯絡，電話打到她的酒店去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她剛剛告訴我了。究竟講些什麼呢？」

「你先聽聽錄音吧。」小丁說。電話中的聲音轉成了錄音放出來的，很明顯的分別就是較爲模糊。這聲音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說：「文小姐，叫你爸爸準備現錢吧，大約五十萬！」

「什麼時候交給你？」文淑美問。

「我再跟你聯絡。」那男人的聲音說。跟着電話就掛起了。

「查得出是什麼地方來的嗎？」司馬洛問。

「接綫生已經盡了能力！」小丁說：「我們的朋友已盡了能力了，祇知道是從一座電話亭中打出來的。但是，司馬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有人受到勒索嗎？」

「是的。」司馬洛說：「詳細的情形，以後假如有需要的話，我再找機會告訴你好了。」

「還有一個電話是很奇怪的，」小丁說：「是那個老的女人打出去的。我猜你也想聽一聽。」

「也好。」司馬洛說。

又是一段錄音接上來，司馬洛聽見是文太太的聲音。她說：「長毛嗎？」

「怎麼樣了？」那邊一個男人的聲音問。

「我今天去看電影。」文太太說：「那故事不錯，有賊要刦銀行，但是一個偵探發覺，盯牢他，使他不容易下手。」

「既然你推薦，」那男人說：「我也應該去看看了。」

「你看看吧。」文太太說。

就是這樣，電話便又掛斷了。司馬洛說：「這是什麼意思？」

「我怎麼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小丁說：「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事。」

「這電話是什麼時候打出去的？」司馬洛問。

「一個鐘頭以前。」小丁說。

「這電話打到什麼地方去當然查得出來吧？」司馬洛問道。

「當然了，」小丁說，「酒店的接綫生替她搭的。有了號碼就容易查了。」

司馬洛遲疑着，身上的肥皂泡滴得一地毡都是。他說：「屋子在什麼地方？」

小丁告訴了他，司馬洛說：「帮我一個忙，到那裏去監視着，盡可能不動聲色地打聽一切吧。」

「究竟要打聽些什麼？」小丁問。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說，「總之你照做好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小丁說：「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做？假如有什麼意外，我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告訴你好了，小丁，一個孩子給綁票了，孩子的親人不想驚動警察，祇是付錢就算了——」

「這怎麼行？」小丁說，「這是最笨的事情，報警與不報警，孩子找回來的機會是一樣的。」

「你聽我講好不好？」司馬洛沒好氣地說：「這個人不想報警，他認爲假如乖乖地付欵，孩子就會給放回來。我們現在怕的祇是孩子不會放回來。假如你看到孩子是藏在什麼地方，那最好了，馬上告訴我。」

「有多大的孩子？」小丁問。

「五歲，」司馬洛說，「男孩子。」

「好吧！」小丁說：「你把那個無綫電傳呼器帶在身上吧，有什麼發現，我馬上就通知你。」

× × ×

司馬洛在十分鐘之後就出了門口，心裏仍想着文太太那個電話。她可能祇是打給一些位朋友，可能是情人之類，談論一部電影。但她所講的亦可能是暗語。

不過，雖然心有所屬，司馬洛的注意力還是沒有被分散。他轉了兩個街口，就已經有了一種受到跟踪的感覺，而且亦注意到有一部汽車正在跟踪他。這使他頗有進退兩難之感了。對方已經知道他干預這件事，抑或祇是懷疑而已？不論知道了抑或祇是懷疑，都是不大妙的。這可能會影响孩子安全地回來的機會。假如他到文淑美那裏去的話，那就更加證實對方的懷疑了。

看來還是先兜幾個圈子，看清楚來勢好一點。他甚至不能決定的好不好設法捉住跟踪他的人。這雖然使他可能一下子就把孩子救回來，但亦有可能把事情鬧大，成爲不可收拾，這使他不由得喃喃地咒罵起羅拔士來了。替這個人做事簡直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建築在虛僞上面，顧得這個來就顧不得那個了。

他也沒有注意自己走的是什麼路，不過很自然地，他就駛到了荒僻的地區去，一來是可以肯定對方的確是在跟踪他，二來荒僻的地方是比較方便動手的，假如他決定要把對方捉住的話。

不過使他煩惱的一點就是，後面那部車子似乎不單是明顯的在跟踪他而已，而且簡直表明跟踪的態度。太明顯了，除非對方的跟踪技術是如此拙劣。

司馬洛決定先加擺脫，於是他一路油門，車子在荒凉的公路上增加速度。

後面那車子也同樣增加速度，而且增得更高，直向他追來，現在不是跟踪，而是追了。

司馬洛咬着牙關。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祇好準備攤牌了。反正躲避也躲避不來。

他在心裏計算着可以在一個什麼地方停下車來，從車上溜下來，與對方來一次捉迷藏的遊戲，然後把對方捉住，最好有一座樹林之類，他心目中是有一個理想地方的，不過現在距離這個理想地方還是相當遠。

後面那部子車還是直追上來，司馬洛也增加速度，不想太接近，但也不想太遠離。目前，他的手上並沒有武器，而對方則可能是有槍的。他就是要保持着不遠不近的距離，試試這一點。假如對方是有槍的話，就會拿出槍來射他了。他保持着的距離就是普通的槍可能射得到的距離，但是因爲並不很近，所以當槍彈到達的時候，就不會起很大的作用。

但是對方暫時則還沒有開槍，而司馬洛有了一陣毛骨悚然的感覺，他覺得對方似乎並沒有盡了能力追趕，對方那車子的速度看來是可以追得近一點的，而且對方的駕駛技術也並不差。不但不差，而且還是高超的 還些事情，熟行的人，就自自然然地看得出來了。

對方也是正在保持着距離。但是爲什麼。

忽然之間，一條支路裏有一部開篷的跑車好像火箭一樣衝出來，就向司馬洛的車子攔腰撞過來。司馬洛的頭皮一陣刺癢的感覺，那是因爲冷汗正在直冒出來。

他的脚以第一時間踏下去，剛好推前一步避過了。

那部跑車這樣急地直衝，看來難免會橫越路面而直衝出另一邊路邊了。但是司馬洛從照後鏡中看到却並不是這樣。他看見那車子急急地打了兩個轉，居然能够停留在路上，既沒有翻轉而且一秒鐘之後，又能够繼續向他追來了。

司馬洛心裏那股不舒服的感覺是更加强烈了。這個開跑車的人的駕駛技術顯然更爲高超。

而且他看見車中那個駕車人是戴着頭盔及防風眼罩，就像是參加大賽車似的打扮。這是什麼作用，爲了遮掩自己的眞面目嗎？假如是的話，那是的確很有效了。這樣的打扮，就連是男是女都看不清楚。

他們究竟在幹什麼？

但無論如何，這部開篷跑車是絕對有權追上他的。這車子外表殘殘舊舊，其貌不揚，不過車子通常是不能够單看外表的，聽聲音最要緊，聽聲音就知道這車子內的馬達是調整過了的，性能一定很高，否則就不可能在剛才那種情形之下而不衝離路面了。

司馬洛盡可能快速地向前駛。他覺得還是暫時脫身爲妙了。論車子的數目以及裝備，他都是處於下風的。

但是那個人的駕駛技術比他還要高超，一步一步追上來了。

絕對是因爲駕駛術比較高超，有些彎，司馬洛都不敢太急轉過去的，那人也是就這樣一轉轉了過去，所以他就能够愈追愈近了。跟着，司馬洛的車子轉了一個彎，就忽然看不見那人的車子追來了。

他正在狐疑着，不相信會就這樣脫身那麼便宜的時候，忽然之間，那部車子就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從路邊的十呎高斜坡上飛出來，直向他的車頂上墮下。

司馬洛根本沒有辦法閃避，太快，太出乎意外了。那人原來並不是追不上，而是離開路邊，駛上了高處，再衝出來，就迎頭壓下。由於司馬洛是駛在一段非常曲折的路上，而那人雖然升上斜下，但是到底所走的是直綫，所以能够迅速追上。

但是車子這樣壓下來，那是司馬洛夢想不到的，而且以那人的駕駛術來講，這不是意外，而簡直是有意的，自殺式的行動了。

但是也並非自殺。司馬洛從眼角中可以瞥見那人在半空中就跳離了車子，而跳到地上了。那部開篷跑車就這樣墮在司馬洛的車子的頂，彈起了一個，而車中的司馬洛則震得呆了一呆。那部車子再落下來了，却沒有離開他的車頂，而是像一隻大蟑螂似的伏在那裏。

這就使到司馬洛在駕駛的方面大感困難了。事實上簡直難以控制！車子上忽然增加了這樣的重量，而且又是分配得並不平均的重量，實在很難負荷。而且，當那車子一壓下來時，那撞擊之力亦已擾亂了司馬洛把持車子的判斷力了。

總之這一切加起來，就把他解決了。

前頭一個要轉的彎轉不過去，他的車子衝出了路邊，到了路面之外的斜坡上，沿着斜坡衝下去。頭上那部開篷跑車總算甩掉了，滾下來，打着跟斗向下滾，就像是與司馬洛比賽似的。在這一項比賽上，又是那部車佔先了，由於司馬洛是盡可能把速度減低，而那部車則是打着大跟斗下去的！

司馬洛看着那部車子撞在一塊巨大的石頭上，「轟隆」一聲炸成了一隻火球，而他的車子也是朝着另一塊大石滾去。

這一片斜坡的斜度是大約四十五度角，要把車子煞停是不容易的，衝力仍然很大，就是車輪拒絕轉動，車子還是會繼續滑下去，因此司馬洛亦是祇有盡他所能把方向盤扭轉，以求閃避了。

他避過了，跟着前頭就是一排相當密的樹林。

他極力踏下煞掣，車輪果然不再轉動了，但是一如他之所料，衝力使車輪還是在大斜坡上滑着，仍然是直向那排樹林撞下去。他祇能够在最後一刻推開車門，跳了出去。他的人落在泥地上，向下打滾，而車子也是自動向下面滑去。人滾過了兩棵樹之間，車子却過不去，「轟」一聲擱住，震得樹葉也紛紛落下來。

跟着，司馬洛也撞在一棵樹的樹幹上了。他雖然極力抑制住自己，不讓自己衝力太大，但是不行，不够時間。他撞得很猛，眼前一陣烏黑，就失去了知覺。

追他的那部車子到達了路邊，那部開篷跑車則仍然在焚燒着。那車子在路邊停下來，有兩個人從車子上下來，與那個跑車上跳下，戴着頭盔面罩的人站在一起，向下面望着。他們看了好一會，情形應該看得很清楚了。他們起碼知道司馬洛是沒有死去的，但是他們並沒有下去。他們祇是回到車子上，開走了。

看來他們並不打算要司馬洛的性命。

× × ×

司馬洛醒過來的時候，眼前是一片白色，醫院。

窗外陽光很好。腦中也是一片白色——一片空白。

他極力企圖記憶爲什麼他是在這個地方，但是像大多數剛剛從昏迷之中醒過來的人一樣，他一時是什麼都記不起來的。直至梅麗的臉出現在眼前，有了一點綫索，他就忽然之間記起了一切。

他馬上就跳起來，梅麗把他按住：「你不要緊張，先躺着吧。」

旁邊有一個醫生站着，年輕，戴着眼鏡，穿着白袍的。他對司馬洛微笑：「不要緊，你試試起來走幾步吧，我們相信你沒有斷掉骨頭，不過你自己試試吧。」

司馬洛連忙下床，首先兩步腿子發軟，但是第三步就恢復了。他在病房中走了兩轉，然後運動幾下四肢，然後說：「我看沒有什麼了。」

「記憶力如何？」醫生問：「你的頭部在樹上撞了一下，所以失去了知覺，我們已經照過了，頭骨沒有裂，但神經的方面則是比較難講的。」

司馬洛心不在焉地望望窗外，外面是下午的陽光，而他出事時是晚上，他說：「我究竟在這裏躺了多久？」

「昨天晚上進來的。」梅麗說。

「噢，天！」司馬洛說，「爲什麼讓我躺這麼久？」

「因爲我們給了你一些鎮靜劑？」醫生說。

這使司馬洛十分生氣，這鎮靜劑浪費了他不少時間。但是他又有苦說不出。

「你記得發生什麼嗎？」醫生問。

「記得很清楚？」司馬洛說，「現在我可以走了嗎？我沒有空，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對不起，」醫生說：「既然你的記憶力沒有問題，那麼警方人員要問你一些問題，你知道，例行手續？」

司馬洛苦着臉咬着牙，瞥了一眼梅麗，梅麗搖搖頭：「不要緊，你用不着趕時間，你的事情我已經替你辦好了！」

司馬洛的心馬上一沉。當然這即是說贖欵已經交出了。

他問道：「貨銀兩訖？」

「錢已經付出去了，」梅麗說，「貨則暫時還未還到！」

跟着二個警探就進來了。他們要對司馬洛作例行的問話。究竟發生了什麼？

司馬洛大致所講的是眞相。他說他根本不知道對方是誰，可能是瘋子，這樣開一部車飛到他的車子的頂上來。

「你可有想到他們爲什麼會對你這樣做嗎？」其中一個警探又問。

司馬洛相信一定是爲了羅拔士那件事情了，但自然他不能說出來。他說：「我不知道。那些可能是狂人——你們知道我那是怎樣一部車嗎？」

「你那是一部很名貴的跑車，」另一個有點羨慕地說，「幸而沒有壞，祇是有幾個地方凹了，現在已經拖上來了。」

「多謝你告訴我這個好消息，」司馬洛說，「我看也許就是爲了這部車子。你知道這個世界是怎樣的。有些人看見你有這樣一部車子，就是不服氣，要賽過你。我也不大高興別人越過我的，於是那人老羞成惱，就弄出這樣的事情來了。當然，這祇是我的猜想而已。」

「很可能是這樣，」那個警探說，「這種事情是常有發生的。」

「對方那部車呢？」司馬洛問，「我記得大家一齊衝下去的！」

「對方的車子已經燒掉了，不過人則可能已經走了，我們找不到人，也沒有找到屍體。我們正在檢驗車子的殘骸，不過，這車子極可能也是偷來的。」

「我希望你捉到那人。」司馬洛說。

那二個警探再問了一遍，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問題，把問題都記錄下來了，然後叫司馬洛簽了字。

「我可以走了吧？」司馬洛問。

「大致沒有什麼問題了，假如有需要我們再找你好了。至於你的車子，你可以到交通部領回，自然要付一點拖車費！」

那兩個警探走了，司馬洛看着梅麗。梅麗的神情是緊張而充滿担憂的。司馬洛問道：「究竟弄成怎樣了？」

「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再談吧！」梅麗說。

這時候又有人敲門，司馬洛說：「進來！」

一個穿着一套殘舊西服，殊不講究打扮，但是又有一派權威的神氣的中年男人走進來了。

「你！」司馬洛梗塞地說：「你來這裏幹什麼？」

「我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吧了。」那人說。

梅麗望望那人，眼睛表示疑問，想司馬洛告訴她這人究竟是誰。司馬洛說：「這是謝探長，這是我的朋友梅麗！」

「哦，探長。」梅麗更顯得惶惑而不安了，這樣的時間，她不喜歡見到這樣一個人出現。

謝探長恭敬地對梅麗點點頭。

「你來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們可以單獨談談嗎？」謝探長禮貌地說。

司馬洛看一眼梅麗，點點頭，梅麗出去了。

司馬洛又瞪着謝探長道：「你來幹什麼？」

「這大概就叫作賊心虛了吧？」謝探長說：「我聽說一位朋友進了醫院，我來探問一下，這有什麼不對嗎？」

「你的樣子不像，」司馬洛說：「而且你又沒有拿花來！」

「我是一個窮探長，」謝探長說：「鮮花又是那麼貴，時近月尾，可省則省了，反正我們也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你也不在乎那些鮮花吧？」

「多謝你的轉彎抹角一番，」司馬洛說：「但我不相信。我問你來幹什麼。」

「我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謝探長說。

「怎麼了？」司馬洛說：「原來你降級到了交通部嗎？你想知道什麼，那你回去看報告好了，我剛剛簽好了供辭！」

「我想知道眞相。」謝探長說。

「你是說我的供辭是假的了。」司馬洛說。

「也許不是全部眞相。」謝探長說。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司馬洛回

答說。

「像你樣這一個人，」謝探長說：「不會無緣無故這樣汽車失事的。」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我懷疑有人想謀殺我，可是我們又找不到那個開車的人。」

「爲什麼？」謝探長問。

「什麼爲什麼？」司馬洛問。

「爲什麼有人要謀殺你？」謝探長接着問。

「我怎麼知道？」司馬洛說。

謝探長站起來：「算了，我知道你也是不會告訴我什麼的了。你這個人，我很了解。」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那你來幹什麼？」

「我來是讓你知道，我知道有這件事。」謝探長說。

「謝謝你的關心。」司馬洛說。

謝探長走到門口，又回轉頭：「對了，還有一件事。我提醒你，這一次你是碰到了更有強中手了。你開車的技術並不錯，但是你居然也給人家撞下了山崖！」

司馬洛的臉紅起來了。謝探長也出去了。

梅麗又進來了，慌張地低聲說：「他對你說了些什麼？」

「他想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司馬洛說。

「那你告訴了他什麼？」梅麗又問。

「我沒有告訴他什麼，」司馬洛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不過他來了，是麻煩一點了。」

的確很麻煩。假如謝探長的好奇心太大，派人跟踪着他的話，那他就的確是什麼都幹不來了。不過也許不會吧？這種事情，謝探長以前是也已經做過了，總是給他發覺。而且，目前還沒有一件值得謝探長懷疑的案子。也許謝探長會懷疑這不過是有人向司馬洛尋仇而已。是私人的仇怨，他就不要管了。

他們出了醫院，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在花園裏坐一坐吧，在清楚發生了什麼之前，我也不知道應該到哪裏去。」

他們在花園的長椅上坐下。這裏有探病的人，有剛剛開始康復的病人正在散步舒展筋骨，也有女護士正在宿舍與醫院之間匆匆來去，不過這却是一個相當安全的談話地方，沒有偷聽的東西，也沒有偷聽的人。

「錢已經付出去了？」司馬洛問。

「是的，」梅麗說，「文淑美接到電話，找你，你說馬上到她那裏去，但是你却不見了，她找我，我也找不到你，跟着對方的消息又來了。」

對方這次來的消息就是一隻小小的盒式錄音帶，叫人送到文淑美的酒店來的。不是打電話了。錄音帶上吩咐他們今天早上，銀行開門了一個鐘頭之後把錢送到孩子被捉的地方。這工作祇好由梅麗去做。

那倒是一個很適宜交欵的地方，很難埋伏，而梅麗及羅拔士亦不主張作埋伏的企圖。錢放在那裏，梅麗坐在遠處樹下守着。

「就像孩子被捉的事件重演一次，」梅麗猶有餘悸地抖一抖，「假如以前我懷疑文淑美是說謊，現在可不懷疑了。他們的行動——一式一樣。他們坐一部車子來，兩個幪頭的人，拿了錢就開車走了。我看不清楚他們的模樣，自然也不敢追過去。他們開車走了之後，我也可以走了。」

「他們要你在那裏看着？爲什麼？」司馬洛問。

「我可不知道，」梅麗說：「也許怕我會做什麼對他們不利的事情吧。總之就是這樣。」

「孩子呢？」司馬洛問。

「還沒有回來，」梅麗說，「他們說一拿到錢就會把孩子放回了，你剛剛醒過來之前我打電話回去，還是沒有消息。」

「錄音帶呢？」司馬洛問，「還在你手上嗎？」

「已經還給他們了，」梅麗說：「他們指定這樣做的。錄音帶和錢一起交給他們！」

「爲什麼你不可以錄一次再還他們？」司馬洛問。

「我們——我們都沒有想到這一點，」梅麗徬徨地說，「我們又不是偵探。」

司馬洛嘆一口氣。「看來我們祇好再等一下了，不過是今天早上的事，而他們又沒有肯定說明什麼時間交還孩子。」

「我——我很担心！」梅麗說。

「我也很担心，」司馬洛說，「也許你是太早找我了。對方知道了我插手這件事，計劃就有了變化。」

「但有什麼分別呢？」梅麗說，「既然錢已經付給他們了，他們交還孩子有什麼困難？」

「別問我，」司馬洛說：「誰知道他們腦子裏想着什麼呢？不要企圖猜測綁匪的腦子裏想着什麼，你不會猜到的！這是最卑鄙的犯罪，最卑鄙的人做的事情。」

「現在……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梅麗問。

「回家，」司馬洛說：「我回家去，你也回到羅拔士那裏去。」

「爲什麼你不去見他呢？」梅麗說：「他不能來見你——你明白是爲什麼的，他到什麼地方去都有人認得。但爲什麼你不去見見他呢？這樣起碼可以讓他得到一點心理上的安慰。」

「你告訴他我害怕，」司馬洛說：「有人企圖殺死我，我還是不要管這件事情爲妙。」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梅麗說：「你這個人從來不害怕的，假如有人企圖用暴力制止你，那你更加非要管下去不可了。難道這兩年下來，你改變了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並沒有改變，你告訴羅拔士，暫時，我是希望對方這樣想。也許他們以爲我害怕，就會把孩子交還了。」

「唔，」梅麗點點頭，「也許我們是應該這樣做的。」

「但別告訴羅拔士我的用意，」司馬洛說，「你祇是告訴他我害怕，我退出了。也別忘記告訴那兩個怪物！」

「爲什麼？」梅麗詫異地看着他。

「因爲有人企圖把我殺掉，」司馬洛說，「你找我來辦這件事情，有多少人知道？一隻手指的指頭就可以數得出來了。」

你，羅拔士、文太太，文淑美。你們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當然不會把這件事洩漏出去的，然而馬上就有人知道了，馬上就有人來動手，所以，其中一個人是與這件事情有關的。你要明白，我不是警探，甚至不是私家偵探，即使有人看見我來訪，也不一定知道是爲了查這件事。祇有你們幾個人知道。」

梅麗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當然我首先可以減去你，」司馬洛說，「我老早已經講過了，假如是你，你根本就不會找我來。」

「但也不會是羅拔士吧？」梅麗說，「他是付錢的人。你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連飯都吃不下！」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我不熟悉他，所以我也不能信任他。」

「別的我不敢保證，但他我可以保證，」梅麗說，「難道我不能告訴他，你實在不是害怕，讓他安心一點嗎？」

「不能，」司馬洛說，「因爲他也會這樣安慰那兩個怪物，而我們不能說我們是懷疑她的妻子和女兒。」

「你——眞認爲是她們兩個？」梅麗問。

「應該是其中一個了，」司馬洛說，「雖然我也並沒有把羅拔士的名字從黑名單上剔除。我去見她們的時候，小怪物一點都不緊張，而老怪物還有心情去逛公司買東西！」

「假如你問我，」梅麗說，「我認爲老的一個嫌疑最大。她對錢是很緊張的，她的女兒則一點都不在乎！」

「我也是有這個印象，」司馬洛說，「好了，現在我們分頭走吧，我害怕！」

梅麗祇好走了，顯得淒清而孤零的。

司馬洛等她走了之後也登上一部的士，直駛回家。他並不打算到交通部去領回他的車子，並不是因爲付不起拖車費，而是覺得暫時他自己開車是不大安全的。

他很高興探長並沒有毛遂自薦送他一程之類，因爲在這樣的時候與探長一起出現，對事情是更加沒有幫助的，而他又不方便對探長說明這一點。他也很高興地發覺探長甚至並沒有派人來跟踪着他。

他回到家門口，付了車錢，上樓，發覺他的家門口已經有一個人站着在等着他了。那就是他的私家偵探朋友小丁。

「你！」司馬洛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等你回來。」小丁說。

「你在這裏多久了？」司馬洛問。

「剛剛來，」小丁說，「不然我已經自己開門進裏面等你了。我看見你從醫院出來，便先到這裏來了。我知道我不大方便到醫院去探你，而我相信你也不會見怪的！」

「你說得對極了，」司馬洛說着掏出鎖匙來開門，「你也來得好極了，我剛想找你！」

「究竟發生了什麼。」小丁進屋之後就老實不客氣自己斟了一杯酒。

「有人想把我殺掉。」司馬洛說。他告訴小丁他是怎麼會進醫院的。

「我看這是一個警告吧了，」小丁說，「他們一部車子燒掉了，還有另一部，另一部車的人大可以下來把你完結的！」

「這是一個可能性，」司馬洛說，「但他們怎能肯定第一部車子不會把我完結呢？」

「我們能夠肯定第二部車子的人並沒有下來把你完結，」小丁說，「因此我就必須猜想，一定是他們算準了你會撞死的。而假如他們算得那麼準的話——」

「那我就是碰到了一流的高手了。」司馬洛說。

「一流頂的高手，」小丁說，「能夠把車子當作飛機的人，而自己又肯定自己不會一起撞死——他當然對自己的安全很有把握才這樣做。自殺飛機是日本人的玩意，而那是大戰時的事情了。」

跟着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走過去拿起聽筒。

那邊的人顯然是他所從未謀面的，因而那人亦沒有企圖矯飾自己的聲音，那人說：「朋友，你認爲我們的條件如何？」

「甚麼條件？」司馬洛問。

「你的意思是？」那人說：「你還是沒有開過信箱？」

「信箱？沒有……」司馬洛迷惘地說。通常一個人回家總是習慣地看看信箱裏有沒有信件的，不過今天的情形則是稍爲例外。今天他的心事太多了。

「你一會兒下去開信箱看看，你會看到一隻信封，信封裏面有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錢，現錢，我相信這個數目會令你滿意的。」

「這錢是幹甚麼的？」司馬洛問，他聽這人的口氣，就一點都不懷疑他的信箱裏的確是有着這樣一筆錢了。

「你的酬勞。」那人說：「讓你不要再管這件事情。」

「假如我不接受呢？」司馬洛問。

「我們已經示範過了。」那人說：「下一次，你不會醒過來了。你以爲這一次你是幸運嗎？不，這一次並不是幸運，我可以對你保證，這一次絕對不是幸運。」

司馬洛很困難才咽下了一口口涎，感到全身的汗毛直豎起來。他說：「我假如接受了，我怎能向我的當事人交代？」

「別向他交代。」那人說：「那個老糊塗，你別管他就是了。」

「但我不能接受。」司馬洛說。

「現在別告訴我。」那人說：「你去把鈔票拿上來，一張一張放在桌上，欣賞一下那些世界最美麗的圖畫，然後想一想你可以買到多少東西，可以怎樣享受吧——當然我是指假如你活得下去。」

電話就這樣掛斷了，司馬洛拿着聽筒呆在那裏。

「又是壞消息。」小丁在對面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做夢似地說着，掏出鎖匙來拋給小丁，「麻煩你替我做一件事，我今天忘了開信箱。」

「媽的。」小丁紅着臉叫道：「我不是你的小廝！」

司馬洛祇是看着他，小丁無可奈何地祇好依他所講，下樓去了，司馬洛點了一根香烟，等着，深深地吸着！

兩分鐘之後，小丁上來了，拿着幾封信，和一隻厚厚的雞皮紙信封，他說：「

老板，這是電費單，水費單，管理費單，煤氣費單，還有這隻神秘信封。」

「帳單放下來。」司馬洛說：「神秘信封打開來數一數吧！」

「數一數。」小丁看着他。

「是的。」司馬洛說：「數一數。」

小丁把那雞皮紙信封拆開，吹了一聲口哨，從裏面抽出一疊鈔票來。簇新的大額鈔票，厚厚的一疊。

「在桌上鋪開來，數一數吧。」司馬洛說。

一時，小丁也給那些鈔票催眠了似的，大感興趣地把那些鈔票一張一張在桌上舖開來，那麼簇新的鈔票，可以像紙牌一樣放得整整齊齊。

「你知道嗎？」小丁說：「經過我手的鈔票也實在不算少了。一包鈔票，一拿上手我就知道是。但是這一次連我也騙倒了，那麼新，我還以爲是一包骯髒片之類，嚇，那麼新，一張和兩張都是差不多厚的。」

他好像莊家在發牌般把那些鈔票迅速地在桌上鋪好。一張桌都給他舖滿了，司馬洛祇是渾渾噩噩地看着他。跟着他又把那些鈔票撈在一起，疊回一疊，再分開兩疊，像紙牌似的洗了一次，發出「達達」的聲音，再合起來，仍然成爲齊整的一疊，放在桌子的中央。

「多少？」司馬洛問。

「十萬元。」小丁說：「簇新的鈔票，眞是使人連數目觀念也失去了，一疊沒有用過的鈔票，你就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這樣一疊，就有十萬元了，對號碼的，這即是說假如這是一個陷阱的話，就是有憑有據了。」

「沒有人會把十萬元交到別人手上作爲陷阱的。」司馬洛說：「假如拿不回來怎麼辦？對號碼，你以爲有沒有可能査出是從誰的戶口拿出來的呢？」

「難一點了。」小丁說：「銀行這麼多，假如問遍每一間銀行，那起碼要花一個月時間，到時也許他們已經忘記是誰提出來的了，而且，這錢也許已經提出來了很久。」

司馬洛深深地吸着那根香烟，却吸不到甚麼，這才發覺原來已經吸剩了一隻濾咀了。

他把濾咀放在烟灰盅內，小丁看着他：「現在既然你已經讓我看到了鈔票，我猜你可以把這個故事告訴我了吧？」

司馬洛想了一想，告訴了小丁這個故事，小丁皺着眉頭：「那麼這十萬元可能是回佣了。」

「不。」司馬洛說：「羅拔士付出去的是舊鈔票，而且，他們爲甚麼要分我十萬元？」

「一出手就是十萬元。」小丁說：「那你在電話上的朋友一定是一位很有錢的朋友了。」

「奇怪。」司馬洛說：「既然他是那麼有錢，爲甚麼又要向羅拔士勒索呢？」

「我認爲你不必動腦筋了。」小丁說：「拿了這十萬元，好好地休養吧，你又沒有答應過羅拔士甚麼，你又沒有拿過他的錢。」

「我不能就這樣算數。」司馬洛說。

「正如那人所講。」小丁說：「這筆錢可以買到很多東西了——假如你能活着去買。」

「你知道我是不能就這樣算數的。」司馬洛說：「你也了解我的爲人。」

「但假如孩子放回來呢？」小丁說。

「你以爲呢？」司馬洛問：「你以爲孩子眞會給放回來嗎？」

小丁想了一會，搖搖頭：「我看也是不會了。假如孩子會放回來的話，他們根本不必打電話給你，不必送錢給你，這個電話和這些錢，顯然就是表示孩子是不會回來了。就是因爲他們不打算把孩子交還，所以才這樣做。」

「我不明白。」司馬洛迷惑地搖頭。

「我也不明白。」小丁說：「他們似乎認爲假如你不收手的話，你是會找到他們的，不然的話，他們祇要一失踪就行了，何必弄這許多把戲？」

「他們似乎太看得起我了。」司馬洛說。

「是的。」小丁說：「他們是那麼看得起你，假如你繼續調査下去的話，你以爲他們會派怎樣的人來對付你呢？」

「你不是叫我就這樣的收手吧？」司馬洛問。

「我是爲你的安全着想。」小丁說。

「我有你。」司馬洛說：「你是我的好朋友，有了你，我的安全就不會那麼受威脅了。」

「你聽我說。」小丁說：「我並沒有答應你甚麼。而且我也不喜歡這個羅拔士。你也說他們都是怪物，那你管他們這許多幹甚麼？不過爲了你這個女朋友吧了，你可以叫你的女朋友不要管，你替她另找一份工作好了。」

「羅拔士祇是一個假怪物。」司馬洛說：「其實他這個人是相當不錯的。」

「那是你這女朋友說的吧了。」小丁說。

「但很奇怪。」司馬洛說：「我自己的感覺也是這樣。」

「再見。」小丁說。

「等一等。」司馬洛說：「看看那些錢吧，這一大疊鈔票，可以買很多東西了，假如你合作的話，你也可以佔一份。」

「這是不公平的。」小丁說：「人家給你那些錢，是叫你不要幹甚麼，你不能拿這些錢叫我去幹甚麼，我甚麼都不幹，才應該佔一份。」

「我並沒有接受。」司馬洛說：「他們拿來送我，那是他們的錯誤，他們的另一個錯誤就是把我送進醫門，我不能就這樣算數的。」

「你想進殮房才算數嗎？」小丁說。

「你怎麼害怕起來了。」司馬洛說：「你本來不是這樣的人呀！」

「那是因爲我有一種感覺。」小丁說：「我覺得我們這一次碰到的是很强的對手。」

「那你更應該把我從殮房拉回來了。」司馬洛說。

「等你進去了之後，我再替你復仇好了。」小丁說。

「好吧。」司馬洛說：「你走吧。」

（未完）

武林軼事

小雲·文
盧令·圖

鐵鎖橫江 勇挫惡僧

一般練武之人，都知道有「太極拳」，很少人知道「無極拳」，事實上無極拳比較太極拳的來源更加古老，唐朝江南的李道子，屬於道家，他在武當山修練，每天僅吃麥一斛，與世無爭，認識他的人把他尊稱為「夫子李」。

他的無極拳以內功為主，摒絕女色，煉精化氣，煉氣化神，變成純陽，再又施於拳腳，舉手投足，都有強大的勁，非普通拳腳所能及，張三豐拜他為師，加以改進，然後從「無極」變成「太極」，實則兩派同出一源。

進入清代，長白山黑龍潭有一個拳師不知道從何人學習得到無極拳的拳法化而為掌，稱做「無極掌」，他姓盧，單名一個五字，憑着精鋼似的無敵掌，橫掃大江南北，黑白兩道的高手，都忌他三分，照理他應該教授一批門徒，開枝散葉，不過，他久歷江湖，認為人心險詐，索性選取一個富家子弟，作為入室弟子，由此人供養他一生，於是在芸芸眾生當中，找到梁興甫，同返黑龍潭，朝夕相隨，授以武藝，盧五死後，無極掌的眞傳就落在梁興甫手上。

梁興甫年少英俊，很少作野外活動，驟然看他一眼，只是白面書生，故此他沒有跟江湖人物結怨，不過在無意中露了一手而已，那天合當有事，他赴親戚家慶賀，喝了幾杯喜酒，急返金陵，趕到聚寶門的時候，天色昏暗，守城的兵丁正在關門，梁興甫心上一急，一個箭步，直衝過去，使出無極拳的「標馬雙推掌」，竟把兩扇重逾千斤的城門擋住，左右兩邊各有十個多兵丁，合力關門，仍是無法關合，反而尾隨梁氏之後的途人，乘機竄入城門，秩序大亂。

守城門的官叫做管帶，此人姓湯名牛，站在城門口，發覺那個書生打扮的人，如此勇武，趨前大喝一聲，說：「老子正在關門，你却使勁擋住，好像借門練力，難道你想把我推跌嗎？」

梁興甫仍不鬆手，但却接上去，說：「請長官不要講笑，我不知道你站在門內，否則，就算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推擋兩扇城門的，敬請長官原諒。」

湯牛是旗下人，一向自詡武功蓋世，正好借着那個書生顯顯自己的威風，因此他聽了此言，冷笑一聲，說：「你口出狂言，料想武功不弱，城門也能擋住，應該有把握把我推跌的，我喝令眾兵丁退下，只是一人，站在兩扇城門當中，任由你使勁推我，要是你果然有本領把我推跌，便可進城，到時我不但拜你為師，還請你喝酒，反之，你連推三次仍然沒法推開我，那就證明你只有一身蠻力，請即退下，由眾兵丁關門，如此安排，是否公允？」

梁興甫笑着說：「長官所言，極為公允，各人請分別退下，讓我運勁發力，看看能否奏凱而歸。」

那時城門內外十分擠擁，有人想入城，亦有人急於出城，聽了此言，紛紛退後，單獨看此項精彩的角力比賽，至於梁興甫，心內是有些詫異，那個旗下的帶兵官分明看見他雙手擋住城門的，這雙手起碼有千斤之力，等閒之輩，休想抵擋，此人却向他挑戰，難道其中有詐？此念一起，他就暗中防範，看見對方站定馬步，他雙掌齊出之際，使出無極掌的陰陽雙推掌，表面上看來有如雙掌齊出，實際上却是左右兩掌，一虛一實，預算僅憑一掌已可取勝。

此乃高手過招的功夫，叫做「陰陽掌」，湯牛只是一員武將，如何能够知情？他的心事給梁興甫猜中了，確是有陰謀的，照他的估計，對方雙掌齊出，只要抓住其中一手，施展帶馬歸槽這一招，把對方拉過來，補加一腳，便可以使對方向前仆倒，有如餓狗搶屎，他即想即做，看見那個書生打扮的人，雙掌齊出，左手微微向前，一伸就伸到盡，正合他的意思，趕快往左邊一閃，雙手抓住對方的左手，往懷裏一拉，隨即起腳。

梁興甫早有預防，雖然雙掌齊出，却分陰陽，左手打到盡，右手却非如此，毫不發力，隨時變化，他陡覺有人捉他的左臂，立刻仆前，右手往下一沉，化為「金龍探爪」這一招，單手捉住對方的一條大腿，還要乘勢推到前面去，湯牛的腳不但踢不起來，還要陪住他雙雙倒地打滾，屈居下風，還沒有機會站起來，就覺得自己的軀體身輕如燕，被拋到一丈過外。

他到底是一員武將，剛剛落地，就勢一滾，便即站起來，那時城門以外的夜歸人看見梁興甫獲勝，齊聲喝采，一百幾十

人一湧而入，守城門的兵丁那裏阻擱得住？只好放鬆一陣，讓他們衝入城裏，然後關閉城門。

當時天色昏暗，人頭湧湧，湯牛雖然站起，妄想再鬥，定眼看時，滿眼都是人，梁興甫已不知去向，他担心有些人乘機騷動，不敢拘捕，只好不了了之。

此事發生之後，梁興甫的大名，漸為武林中人所知，他本來住在蘇州，不過到金陵探親而已，不久就返蘇州居住。

他有許多田產，祖業豐厚，不必教拳，仍是豐衣足食，盡量避免跟武林中人接觸，以為這樣子明哲保身，不會跟江湖人物結怨，儘可以無憂無慮過春秋了，怎料師傅與人結怨，仍是禍延後輩的，有一天，他閒坐家中，忽聞僧人到訪，臉色如鐵，不覺心上一沉，親自把僧人延入，說：「家兄有事赴杭州一行，約旬日回來，禪師有所指示，盼即留下，到時轉告。」

那個僧人聽了便說：「我叫做鐵面僧，十多年前，那張臉孔給無極掌盧五打傷，急用藥酒化解，能够活下來，此後永遠是鐵灰色了，我說過十五年後再見，可惜盧師傅已經仙逝，不過，他的得意門徒梁興甫，我必須見面，令兄返家後，煩向他告知，我在蘇州城門外的天靈寺恭候，等候他一年也可以。」

說完，他把左腳往上一挑，由厚木製成的一張圓桌突然給他挑起，撞向牆上，然後跌下來，化作片片蝴蝶碎！

踢了這一腳，鐵面僧微微一笑，拱手為禮，轉身走出去。梁興甫雖是藝高人胆壯，可是，鐵面僧的腳力如此深厚，不能不驚。一腳踢爛一張圓桌，不足為奇，圓桌不爛，反而撞着牆壁碎裂，這就不尋常了，自問無極掌無法接招，因此他的內心感到十分凌亂。

他並非靠拳腳搵食，即使他怯戰，不再過問此事，江湖上少了他這個人，那是不要緊的，成問題却是這一點，鐵面僧有如寃魂不息，除非他搬家，否則，總有一天找上門來，想到這裏，他就把心一橫，實行把師傅盧五平時說過的一些話看做遺言，加以參考，決心用「封逼穿壓」四字訣接戰。

盧五在生的時候說過，假如對方擅長腳法，必須展開生死鬥，應該避重就輕，盡可能的施展一跳一逼之法應戰，要就小跳避開對方的攻勢，要就標馬上前，整個身體貼近對方，然後發招，用自己的一雙手去封對方之手，用自己的身體去逼對方的一雙腳，使他沉下馬步，無法踢出一條腿來，稍有機會，就穿過對方的橋手，以無极掌拍打對方的肋骨，封逼穿壓四個字輪流施展出來，包管對方無法起腳。

悟出這一層道理之後，他就澈夜在家內研究，由淺入深，愈練愈精，三日後，靠近正午，他踏着薄底快靴，隻身走到姑蘇門外的天靈寺，求見一名掛單和尚「鐵面僧」。

因為他說得出鐵面僧的特徵，別的和尚一聽就懂，叫他在禪堂落坐，報知那個僧人。

鐵面僧滿臉笑容，合什為禮，說：「梁施主，令兄是否回來了？他在何處？」

梁興甫冷靜的說：「我就是了！」

鐵面僧恍然大悟，說：「原來梁施主跟令弟一模一樣，想必是孿生兄弟了，閒話休提，我們揀個地方合手吧。」

梁興甫說：「不必再揀地方，走出禪堂，在外邊的石地堂交手好了，我此行是代表先師盧五應戰的，你有甚麼毒招請盡量施展出來。」

既然他說得如此爽快，鐵面僧便不再打話，先後走出石地堂，在陽光高照之處，展開一場龍虎鬥。

鐵面僧的武功相當犀利，他落場就展開狂風驟雨般攻勢，五招之內，連發幾招毒手，上邊插眼，下邊撩陰，因為梁興甫決心先守後攻，他招招落空，站着獰笑，說：「原來你只知閃避，我如今施展如虎添翼這一個連環殺手毒招看你逃到裏去？」說完，他就猝然發動一種奇異的攻勢，右手橫放前臂，向前推壓，飛出右腳來，不管踢中與否，右手橫放，代替左手，利用它壓住對方的手，右腳踢起，如是者左右兩手分別掩護，踢出左右兩腳，勢如飄風驟雨，即使梁興甫武功精湛，仍然不敢接招，只是繞住對方團團轉，盡量閃避，消耗對方的體力，直到他發覺對方連踢二十多腳微有倦意，然後反攻，出其不意的衝前，左手穿過對方的右臂，向對方臉孔一掌拍下，同時把右手的掌心壓住對方的左手，至於軀幹中部，由於互相極為貼近，幾乎小腹壓住小腹，誰也沒法起腳，甚至想施展膝撞這一招也沒有空位，鐵面僧略吃一驚，知道對方必然用穿手拍打他的臉孔了，當年他敗在盧五手上，正是輸給這一招的；趕快把左手往高處使勁一叉，叉住對方的左掌，使它沒法拍下來，隨即把放橫了的右臂翻手以鞭捶之勢打擊對方臉部。

鐵面僧這一招「單鞭救主」，極為出色，無奈梁興甫早已防範自己的中上門受擊，那個左掌穿過對方右邊臂彎再行拍打之際，他的上半身向後拗低，憑着「倒拗蓮」這一招，避開對方的鞭捶，跟着左右兩手收回少許，化為「穿花蝴蝶掌」，使勁向對方的一雙手壓去，同時把自己上半身的壓力加在上面，最後，抽出右手來，在對方的腹部上端輕輕掃過，一躍而起，擺脫糾纏不清的姿勢，拱手道別。

分手之前，梁興甫還很有禮貌的說：「鐵僧面的招式果然不同凡响，佩服，佩服！」

說完，他飄然而去。

鐵面僧的臉色更差了，有如烏雲密佈，他回到禪房，解衣一看，便見小腹隱隱約約露出一條黑氣，趕快吃跌打藥，同時運用內勁消解，旬日後，化危為安，心裏有數，認定梁興甫這一招十分厲害，如果用足內勁使勁拍下，他就腸裂身亡，對方沒有用毒手相加，已經手下留情了，何必再度尋仇呢？況且，當年打傷他的盧五已經身歸黃土，不宜一代代的結怨，長嘆一聲，便即打消尋仇之意，四海雲遊，不知所終。

梁興甫這一招「鐵鎖橫江」是無極掌的「七煞掌」之一，用此對付擅長起腳的高手，最為可靠，無極拳或無極掌至今仍有傳人，關德興師傅擅長無極拳，曾經公開表演，在此順筆一提。（完）

俠艷奇情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三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憑着猜測，一語道出神堂乃建在一廢園的故宅內，堂外則堆上土石，僞造成假山，以掩人耳目，大祭司聞言臉色大變，着四人出手殺南宮俊滅口，南宮俊招架了一陣，隨即從黑暗中逸去，而金寶與小春在追殺南宮俊途中相遇，金寶告知小春敎中的秘辛時，忽地受到王致遠的偷襲，原來王致遠乃紀寶珠的丈夫，二人久存反叛之心，金寶乃招呼小春小秋合攻上去，王致遠却從大池中遁去，後南宮俊請金寶二人回百寶齋通風報訊，自己則與小秋留下來阻止紀寶珠毀壞聖碑……

勇破迷宮陣　險作地道行

南宮俊總算對魔敎的內部有了個初步的了解，這種權爭對他是有利的，不過他很愼重，並沒有把這些情況作爲定案，還要再深入了解後，才能決定應付之策。

整個魔敎的情形太複雜了，絕不是一個像小秋這樣的人所能了解的，她的話也不能作準。

但有一點是可以認定的。那就是魔敎勢力之大，百寶齋，百花宮以及紅粉金剛，只可以說是魔敎的主力，還有許多不知名的組合，恐怕都與魔敎有關。

換了個人，也許就會相信了，因爲他親耳聽見了紀寶珠的談話，也親眼看見了王致遠與金寶的衝突以及小秋現在的談話，都足以證明魔敎的內爭正烈。

可是南宮俊却沒有完全地相信，因爲這一切都來得太容易，輕而易舉地就讓他觸到這些矛盾，那三個組合潛伏中原，培養了多年的實力，最近才突地顯露出來，可見他們都是不簡單的人物。

這一切會不會是一場戲，一場演給他看的戲？

從他來到金陵之後，所見到的一切都太明顯，那個魔敎的主人很不簡單，怎麼會如此輕易地就暴露了內部的弱點，給他這個沒有正式加入的人知道呢？

南宮俊心裏在盤算着，思索着，一時沒有行動，小秋却問道：「總護法，你在想些什麼？」

南宮俊道：「我在想紀寶珠會把人藏在那裏？」

這原是他隨口的一句搪塞，但小秋却信以爲眞，居然也帮他想了一下道：「最大的可能還是在上面的地道裏面，也就是在聖堂裏面。」

「我已經大致的轉了一下，聖殿四周都是石壁，沒有什麼可以藏人的地方。」

小秋道：「這倒不見得，總護法在進來的時候，應該可以看得見，那些通道分布很廣！」

南宮俊道：「都通到那兒呢？」

小秋道：「我不知道，我只負責引路口帶人從一條正確的路進入聖堂，別的路我們不准走，而且還有很多迷宮，走進去就永遠也走不出來了，百寶齋裏有些人不相信，他曾偷偷地想進入聖堂來，結果都死在迷宮裏了！」

南宮俊道：「百寶齋的人也需要偷偷地進來嗎？」

小秋道：「聖堂是敎中的禁地，除非經大祭司召喚，或是得到允准，由我們引進外，任何時間，任何人都不准進入的，違令的人殺無赦，但是有很多敎主的人，仍是偷偷的進來，大概就是爲了要探索那塊聖碑吧！」

南宮俊道：「我對聖碑倒不感興趣，但是那四個人是我的同伴，却不能有意外，我一定要找到她們，小秋，妳說在地道裏面，我們就找找看好了！」

小秋道：「婢子不敢，除了規定的路，誤踏一步就有生命之危！」

南宮俊笑道：「沒關係，有我在，而且我也不要妳去涉險，只要妳爲我打着燈籠！」

小秋道：「一具燈籠照到的地方很有限！」

南宮俊道：「那就多找幾具！」

「沒有了，一共只得兩盞燈籠，而且裏面的蠟燭也有限，僅够來回之用，我們已經在這兒躭誤了很久，現在只够點着很快地回去的！」

南宮俊笑道：「要回去的話，從外面快多了！」

「可是燈籠內的蠟燭不够在裏面慢慢地找的！」

南宮俊笑道：「這可難不住我的！」

他找到了兩支大毛竹，把竹節打通了兩節，留出兩尺來長的空段，又找到了一團棉絮，浸透了油塞進裏面，立成兩枝大火炬，點上後，火光熊熊，竟比燈籠亮多了，小秋道：「還是總護法行，婢子竟沒有想到這法子！」

南宮俊說道：「妳替我拿着在前面開道，我負責保護妳的安全，我們再到聖堂去！」

小秋擎着兩枝火把，南宮俊則在她身邊，兩個人又重新由升降座登上了聖台，來到聖堂中，那兒依舊空無一人，南宮俊道：「紀寶珠恐怕帶着人跑了，她如果是埋伏在出口處，這半天見不到人，應該過來了！」

小秋道：「這個婢子可不知道。」

南宮俊笑着道：「走吧，就算她來了，也不打緊，金寶已經去召人了，我的人立刻就會來到，不怕她的人多！」

於是小秋擎着火把在前引着路，這次因爲火光較强，南宮俊可以看清通道的情形了，覺得小秋說這兒充滿了迷宮暗道的話倒是不錯的。

通道壁上鋪着許多大大小小的鏡子，反覆折照，使得一條路會變成三條，令人看得眼光撩亂。

地下則是鋪着各色的方磚，磚上有着各種圖案，小秋一面走，一面解說道：「這裏有六種圖案，叫做六合迷宮，配合陣勢而變的指示在前面的門口，今天是上上，走的是萬字方磚，下次如果是中下，就走有五福圖案的方磚，一點都不能錯！」

南宮俊道：「萬一走錯了，那會如何呢？」

小秋道：「這可沒有人敢試，因爲沒有按照指示進來的人，都沒有能活着出去，裏面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尅，據說有七十二種殺人的機關消息！」

南宮俊微微一笑，忽地一脚踏錯，往一塊雜色的花紋上踏去，小秋大驚失色地叫道：「總護法，你小心！」

叫得已經遲了，南宮俊的脚已經踏在上面了，小秋嚇的臉如土色，但是說也奇怪，居然什麼事都沒有。

南宮俊笑說道：「大概是機關失靈吧了！」

小秋驚魂始定地道：「大概是吧，總護法的運氣眞好，眞是謝天謝地，再可就要小心了！」

說着她忽覺不對道：「總護法，你莫非是事先動過手脚，把機關上的開關停止了！」

南宮俊道：「何以見得呢？」

小秋道：「因爲你已經走過一次進來的，那天你手中沒有燈，看不見脚下踏的是什麼圖案的方磚，居然也沒有出事，那一定是把機關停止了！」

南宮俊笑道：「地道中的機關是最大的秘密，紀寶珠視同性命，恐怕連她的丈夫都不肯告訴，我又怎麼會得知而加以破壞呢！」

「那總護法剛才怎會不觸動機關呢？我相信你是故意踏錯的，因爲這一路行來，你一直很小心，絕不會錯的。」

南宮俊笑道：「好吧，我承認是故意的，因爲我知道這下面並沒有機關！」

小秋惑然地問道：「這下面沒有機關嗎？」

「是的，沒有機關，不信我可以每一塊都踏給妳看！」說着他果然在每一種花式的磚上都點了一脚，依然是什麼事都沒有，小秋道：「難道大祭司是騙我們？」

南宮俊一笑道：「她也不會騙妳，因爲這所地道既是關係如此重大，她又不能整天在此守着，一定要布上機關來加以保護的，祇不過這條地道全長里許，如是每一塊下面都要安裝消息機關，那工夫可費得大了，她最多祇是擇幾處地方安裝下去，那已經很可觀了。」

小秋哦了一聲道：「我說嗎，以前有人進去誤中機關而死，我是看見的，屍體移出來，兩個全身發腫，兩個體無完膚，分明是在機關裏中毒水及刀輪！」

南宮俊一笑道：「試想這些埋伏的消息，埋藏地下，再加機括去牽動，要佔多大的位置。紀寶珠縱使不怕花費，也沒有這麼多的巧手工匠啊，這種東西可不是隨便找一個工匠就能做的。」

小秋道：「就算是只布一段地方，總護法又怎麼知道這個地方沒有布下機關的呢？」

南宮俊道：「因爲我走過一趟！」

小秋不解道：「您走過一趟，意思說您經過那些有埋伏的地方。」

「不錯！我的記憶力不錯，所以我記得。」

「您經過那些地方也沒有得到誰的指點？」

南宮俊笑道：「誰能指點我？」

小秋道：「您是教主請來的，教主應該指點您呀！」

「教主如若能給我指點，他早已派大批人進來了！」

小秋一怔道：「是啊，大祭司限制很嚴，每次入覲的人不得超過十名，而且還要經過搜身，不得攜帶兵器，並在重重的監護下，才准教中弟子下來朝覲魔神阿修羅尊者，領受教養，就是怕那些人不守規矩，所以婢子對總護法能通過那些機關，實在感到不解！」

南宮俊道：「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只是一種武功的修爲而已，再加上一種特殊的感覺！」

小秋問道：「武功的修爲與特殊的感覺？」

「是的，那種武功沒有名目，它的功能是一種靈敏的觸覺，我落脚下去，可以輕以鴻毛，一點點地加重，如是脚下有一點點的不對勁，不像是實地，我就立刻收回脚來，改換第二塊地方，至於另一種感覺，則是更爲神奇了，能够於黑暗中預知危險而加以趨避！」

小秋道：「有這種的功夫嗎？」

南宮俊笑道：「有的，而且是魔教的心法之一，魔教中人恐怕還沒有一個人會呢！」

「那總護法又怎麼會呢？」

「我的武學承自東佛，他已經得到魔教的神功秘笈，也就是金寶說的那方神碑上的大部份武學！」

小秋訝然說道：「總護法已經全學會了？」

「東佛所能我已經全會了，但是魔教的神功心法，我還沒有學全！」

小秋道：「但總護法已經是本教最高的一個了？」

南宮俊道：「倒也不敢這麼說，他們所習的與我不同，有些是我知道的，有些是我不知道的，要等交過手後才會知道高低，不過我相信在魔教中，能勝過我的人不會太多，所以妳跟着我可以很放心。」

小秋充滿了敬佩之情道：「婢子以後就跟着侍候總護法吧，婢子倒不想得到什麼進益，只想能有所蔽護！」

南宮俊笑道：「自然可以，我對身邊的人絕對愛護，不讓他們受任何委屈，像月女海女她們受了拘禁，我不顧危險，也要救出她們。只是跟着我之後，必須要對我絕對忠誠，不能再有異心！」

小秋跪了下來道：「婢子可以指天立誓，對總護法矢表忠誠，如有異心，天誅地滅！」

南宮俊道：「好！小秋，起來吧，我答應妳就是！」

小秋恭恭敬敬地叩了個頭道：「請總護法把小春也一併收留，婢子可以保證也的忠貞，我們兩個人情同一體，十分可憐，在教中既沒地位，又沒有人照顧！」

南宮俊道：「我也可以答應，現在妳好好地照着路，快點前進，不必考慮脚下，到了該注意的地方，我會提醒妳的！」

小秋高舉着火把，高高興興地在前引路，南宮俊也寬心多了，他知道這個小女郎已經對他絕對忠心了，先前，他的確對她存有戒心的，對於這個地道中的機關，他的確是仗着那種特殊的感應而有所了解，所以他才能一路很平安地通過來。

但那些都是呆的，固定的機關，最怕的是一些由人爲控制隨時任意觸發的，才叫人難以預防。

現在可不必擔心了。

快走到一個拐彎角處，壁上嵌着八面大銅鏡，反覆映照，使得通路變得十分複雜，像面蛛網似的四下伸展，不知那一條是眞正的道路，那一條是鏡中的虛影了，而南宮俊知道這些鏡子是萬萬碰不得的。

因此他笑笑道：「小秋，這個地方才是妳應該注意的，也是要妳來引路的時候了！」

小秋很高興地在前走着道：「這很簡單，照着有萬壽字的圖案走就行了！」

走出七八步後，她忽地也停住了，南宮俊問道：「小秋，怎麼了？妳爲什麼不走了？」

小秋皺着眉頭道：「我覺得有點不對勁，這條路我已經走過很多遍，雖然沒印象，多少也記住了一些，步伐一直都是很順當地，從來也沒有走過交义的步子！」

南宮俊哦了一聲，仔細地看了一下道：「妳不會記錯嗎？也許是妳左右脚踏得不對了呢？」

照她目前的情勢是左脚踏在一塊方磚上，而有一塊有萬壽字紋的方磚却在更左邊，勢必要用右脚义過左脚才能够得着，如果是右脚踩在現在的那塊方磚上，則跨出左脚就行了，所以他才會有此一問。

小秋道：「應該不會，我走了不知多少遍，從未注意到左右脚的問題，因爲由起步開始就是聳然地過來了，從來也不會亂了脚步，就算我左右踏錯了一隻脚嗎，前面的一步也不對呀，又要交义了！」

更前的一塊壽字方磚，却又排列在右斜方了，如果是右脚踏上去，則空出的左脚也一定要交义着才能踏上去，總而言之，其中有一塊亂了順序，就破壞整個次序，產生了一種不和諧的感覺！

南宮俊仔細地觀察了一下笑着道：「小秋，妳懷疑得沒錯，這個陣勢被人換過了！」

小秋惑然道：「變換過了！」

南宮俊道：「是的，妳想想看，假如照妳的習慣，下一步應該是伸向那一塊的呢？」

小秋想了一下才道：「應該是右上角的那一塊有菊花的，可是今天應該走有萬壽字的才對！」

南宮俊蹲下身來，很細心地摸到那塊菊花紋的花磚，落手很輕，然後輕輕地用掌貼在上面，掌心吸住了磚面，徐徐地拔了起來，一直提出了地面。

那方塊底下是一個小小的石球，頂住了方磚，南宮俊笑道：「機括就在這裏了，妳看此地有兩個孔，一大一小。大的僅可擠住這個石球，如是上面有人踏在方磚上，重量一定會增加壓下，將石球在較小的洞上時，四周承力够，就不會下沉了，所謂的陣圖變化，只要把方磚下的石球搬個位置就行了，這個設計的人的確不錯，很有心思！」

他把揭起的方磚翻了過來，却是萬壽字花紋，乃笑道：「妳也沒記錯，本來應該是走這一步的，只是有人把花磚翻了個面，妳若是再照着前一步走，就會觸動機關了，不信我把那塊萬壽字花磚提起來，石球一定是放在大孔上的！」

他提起了那塊磚，下面果如所料！

小秋了變色道：「這是誰動手呢？」

南宮俊道：「當然是個極力要妳命的人，而且這人的功夫必須很高，這些方磚每塊重約十斤，沒有提手的柄，要靠掌心的吸力才能拔出地面，這如果內力不到相當境界是辦不到的，像妳就不行。」

小秋道：「我不行的話，大祭司身邊的八侍也不行了，想來想去，只有大祭司有此可能了。」

南宮俊笑道：「大概是如此了吧，她要保持聖堂的秘密，不能留個活口，自然就要除去妳們了。」

小秋黯然輕嘆道：「大祭司對我們未見其恩，先見其害，這怪不得我們要背叛她了。」

南宮俊道：「都差不多，妳跟着其中任何一個人都一樣的，除了成爲他們的心腹，共同擁有他們的機密，否則妳的生命是很輕賤的，隨時都會被犧牲掉。」

小秋道：「教主那邊也是這樣嗎？」

南宮俊道：「這個我接觸較淺，不敢胡說，可是我跟副教主紀寶玉倒是領教過一次，那是在紅粉金剛的老家擊劍谷中的天心坪，那些劍女俱知是她靜修之處，奚知她却另闢別徑出來享樂，被我發現了綫索，她居然把一個侍候她多年的費老婆子殺了滅口……」

「什麼，副教主會做這種事？」

南宮俊道：「這個我絕對可以證實的，因此可知教主也差不多，魔教本就是一個邪氣的組合，不管他們如何求變化革新，但是本質如此，好不起來的。」

小秋淒苦地長嘆道：「總護法，你是俠義世家的傳人，爲什麼甘冒大不韙，而參加本教呢？」

南宮俊道：「我受東佛所托，原爲阻遏魔教在中土萌芽入侵，而且我所習又全是魔教的功夫，跟魔教多少還有點淵源，教主派山海日月四童找上我，我只是口頭上的接受觀察一陣，並沒有正式答應！」

「可是後來你見到了教主，不是成了定局嗎？」

南宮俊一笑道：「告訴妳老實話，我根本沒有見到教主，那是爲了嚇嚇他們而說的！」

小秋不禁一呆，南宮俊又笑道：「其實我的話中有一點破綻，教主自己也不知道這通道中的機關變化，我又怎能得到他的指點而進來呢？」

小秋道：「對啊，那您是怎麼進來的呢？」

南宮俊道：「第六感，那是種很神奇的功夫，當我接近一樣東西的時候，安全或是危險，可以形成一種自動的反應感覺，就這樣我閉着眼一步步地走了進來！」

「這聽來似乎太神奇了一點！」

「不算神奇，剛才我能找出這石碑下的秘密，就是一個例子，學成這種功夫不難，但要很長的時間，而且施展時要全神貫注，極耗功力，因此沒什麼實用，只必要時偶一才爲之！不過我這個總護法也不假！」

小秋道：「可是您既沒見過教主，又怎麼能保護我？」

南宮俊一笑道：「教主給妳的保護有限，但是我給妳的保護却是絕對的，只要我活着，絕不讓妳受到傷害，只要你們跟着我，整個南宮世家都可保護妳們的！」

小秋感激地道：「謝謝您，公子！」

由總護法一變爲公子，這個稱呼上的改變是很有意義的，那也表示她選擇了南宮俊，而且不是選擇他在魔教中的地位，而是選了他南宮世家少主的地位。

南宮俊笑笑道：「這樣稱呼也好，海女跟月女也都是這樣子稱呼我，比什麼總護法好聽多了！小秋，像這樣子的轉移中心，地道中共有幾處？」

小秋略想了一下道：「總共有十幾處吧？」

南宮俊道：「會有這麼多嗎？是不是每處都一樣？」

小秋道：「有的差不多，有的完全一樣！」

「差不多與一樣之間又有什麼區別的呢？」

小秋道：「我曾經數過這些洞門，這兒連眞帶假一共是十六個，有些地方只有十四或十五個！」

南宮俊點點頭問道：「只有十四，十五，十六三種！」

小秋道：「是的，只有三種。」

南宮俊又道：「這些洞門有那些是眞的，那些是假的，妳可知道嗎？」

小秋說道：「不知道，它們看上去好像全是一樣的，但是有些却是由鏡子照出的幻影，由於我每次進來，手中只提着燈籠，靠那一點光亮，根本就看不清楚，今天這兩支火炬光亮得多了，但還是看不清楚。」

南宮俊道：「好！妳暫時等一下，我要靜一靜！」

小秋不敢說話，南宮俊閉上了眼，一會兒，他的身心進入了一種空虛的境界，然後徐徐動作，在洞中四下轉了一圈，他的每一步落脚以及每一次伸手出去探索，都是十分小心。

有時他略試就縮了回來，有時他一直推過去，一直進入到洞裏又退回來，如是一周轉回來，已經用了幾近半個時辰，小秋則一直在看着他的動作，緊張得呆了！

因爲看他落脚下去，有時明明是很危險，幾乎要踏中死路了，可是他踏下去，

一點事都沒有，有時他舉起了脚，在快到磚面時縮了回去，蹲下身子，用掌心吸起那塊花磚，將底下的石球由大洞移到小洞中，再放好花磚，把觸發的樞紐全部關掉了。

小秋看得實在佩服，覺得他的這種感覺的確靈驗，每一次他觸一下又縮回的，都是觸發的石球移到大洞去的開放狀態，等南宮俊回到她身邊，深吁了一口氣。

小秋才道：「公子您眞行，有了您這一套功夫，任何機關都奈何不了您了。」

南宮俊道：「是的！不過也只有在這種黑暗的地穴中，我才會運功去試探，若是在一般很普通的場合中，我不會特地去注意時，一樣會上當。」

「誰會在那種地方去布設機關？」

「這金陵城外，有一家叫杏花村的小酒樓，布置得就很高明，曾叫我上了一次當。」

「杏花村？沒聽說呀！他們是屬於那一路的？」

南宮俊笑道：「那倒沒有仔細打聽，好在我上的當也不大，所以沒去注意！」

「公子是怎麼上當的呢？」

「我去喝酒，只剩了一副座頭，我過去才坐下，身子一歪，差點沒摔倒，原來那條櫈子只有三條腿！」

小秋忍不住笑了道：「原來是這樣的機關！」

「這眞是最高明的機關，已經有三個人上過當，原來那家店裏生意太好，來不及換凳子，早上一個胖客人把櫈子腿坐斷了一條後，又有三個人跟着上當！」

「這又不是人家故意的，算什麼機關呢！」

南宮俊笑道：「這叫無意揷柳柳成蔭，像這兒的機關布置，已經耗盡了匠心，又何嘗能難得了我，可是村店中無意之失，却能使我栽個跟頭，因此我才有個感慨，若要布設機關，就要那樣才算高明！」

小秋實在還不懂這種深奧的思想，但只有裝着明白地點點頭問道：「公子，您幹嗎要把這兒的機關都關了！」

南宮俊道：「我是在找紀寶珠藏人的地方！」

「藏人的地方會在這兒！」

「她已經說過把人藏在聖堂中，就一定是在這附近，我大致試探了一次，已經有了點眉目！」

小秋哦了一聲，南宮俊道：「現在妳退到我們過來的洞口裏去，那兒是絕對安全的，另外還有十五個洞口，我都一一試過，只有兩個是眞的！」

「什麼，祗有兩個是通道！」

南宮俊笑道：「別緊張，在這兩個中，還有一個是充滿了危機的死洞，進入十幾丈後，去路已斷，回頭不得了，因此眞正的通道只有一個！」

「那其他十幾個看來像通道的洞口都是假的了！」

「是的，都是利用鏡子的折射而幻成的虛影，但是我相信這些假的通道後又有眞的通道，那條眞的通道，很可能也是一條假的通道！」

「這……這又是怎麼說呢？」

「這叫做虛虛實實，這兒既然已經爲人動過手脚想來坑住我，就不可以常情度之，那條眞的通道，在二十丈之內是安全的，二十丈之後，我就不清楚了，因爲我的神功反應試探只能及到二十丈，如若那也是一個較爲深的陷阱死洞，就把我坑住了！」

「不可能吧，如果一共只有兩個是眞的通道，而其中一個已能確定是死路了，另一個就沒問題了，因爲這兒必然有一條是正確的通路！」

南宮俊笑道：「未必如此，妳先退幾步，我來作個試驗，把妳的劍借給我！」

小秋忙把自己的佩劍交給南宮俊，自己舉着火把，退到來時的那個洞中兩尺左右的地方，這樣已經能受到掩蔽，却仍能看到外面的情形。

但見南宮俊站在一個地方，抽出了長劍，然後迅速地在洞中急行了一圈，他一面走，一面用手中的長劍去點向那些被他指爲虛幻的洞門。

只聽見噹噹，咻咻，嘶嘶之聲不絕！噹噹是銅鏡被劍氣擊破發出的聲響，咻咻是暗器彈射掠空之聲，嘶嘶是那些暗器沒入石磚的聲音！

一圈繞完，洞中頓時面目全非，那些銅鏡都在中間被南宮俊用劍尖凝聚的眞力，擊破了碗大的洞。

雖然破洞的四週仍然能映照，但這個破洞已經能使人看淸是面鏡子了！

鏡子的後面，有的是實在的山壁，有的是空洞。

而洞中地下鋪着方磚的地方，都已釘滿了許多小型的鋼箭，飛刀，狼牙釘，梅花針等暗器。

數量足有千百支之多，而且都是泛着藍色，證明那是淬過毒的，不過它們却沒有傷害到南宮俊，只在南宮俊身子四週佈成一個圓圈，那是被南宮俊揮舞的長劍擋出來的，有些鑽過了他舞出的劍幕，釘在他的身上，却只能穿透他的衣服，沒有傷到他的肌膚。

小秋的臉都嚇白了，直等她能確實知道再無暗器射出，才過去招呼道：「公子，您還好吧！」

南宮俊笑道：「還好，我沒想到會有這麼多，幸虧我沒有托大，沒有完全靠着我的護身眞氣，像這些袖箭的勁力之强，就不是護身眞氣所能擋住的！」

小秋道：「公子功力之高，已經到了驚人的境界，這些針都是淬過毒的，別說是射中身體了，就是沾上一點肌膚，也能把人爛掉，而公子居然能百毒不侵！」

南宮俊笑道：「我還沒這麼大的本事，這些針雖然射穿了我的衣服，但是在離我肌膚還有一分的地方，就被我的眞氣所阻，無法前進了！」

小秋訝然道：「只有一分的距離，那多危險！」

南宮俊道：「也不算危險，這一分的眞氣，我足足練了十多年呢，只要管用，倒不必在乎厚薄了！」

其實他想說這一分厚薄的勁氣所布的

外壳，可以抵禦得住利兵水火，棒敲棍打，比什麼寶甲都有效。

但是這種話對一個功力沒有到這種境界的人，說了也是沒用的，那是一種只有自己才能體驗的境界。

於是他又用手把沾在衣服上面的細針拔掉，小秋道：「沾不得，這些針上有毒的！」

說完忽又覺得自己太過份幼稚了，南宮俊既然已經練至百毒不侵的境界，自然不會怕這點毒了！

因此她欽佩地道：「公子，您的武功成就眞高，在魔教中，恐怕只有三個人能跟您一比的！」

南宮俊道：「是那三個人？」

「教主，副教主，大祭司，但是他們是否能比您高明，婢子却不知道，婢子從來也沒有見到他們施展過！」

「那你又怎麼知道他們能跟我相若了呢？」

小秋道：「因爲他們也都有水火不侵之能，每次在祭典時，他們都要去吻一下那枝握在阿修羅大神手中的神劍，那枝劍終年在火中已被燒得通紅，他們吻上去却一無所傷，婢子是以此爲判斷的！」

南宮俊心中却動了一下，用嘴唇去吻燒紅的鋼鐵，他自己還沒有這份能耐，難道那三個人都還比他高不成？不過他也沒有在小秋面前說破。

只是笑笑道：「小秋，妳知道我爲什麼要引發這些機關，破壞這些銅鏡！」

「這個婢子不知道，公子既然能够順利的通過，實在是用不着冒險去引發消息的！」

南宮俊道：「我是爲了回頭救人出來的安全！」

「救人！」小秋惑然不解，南宮俊却找了一面後空的銅鏡，用手搬開。小秋用火照去，居然又是一條通道！

小秋詫然道：「這兒還有路？」

南宮俊笑道：「這可不是通向百寶齋的路，而是通到另一個地方去的路！」

「另一個地方？那裏會是什麼地方的呢？」

「我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但是我相信所謂的聖碑，以及她們擄來的人，都在那個地方！」

這個地洞可沒有那麼寬廣，僅可容一人通行，小秋把火炬交給南宮俊，由南宮俊領先，一步步地向前走着，地道很曲折，但是越走越低，那的確是深入地下了，小秋道：「眞想不到還有這麼一個地方！」

南宮俊笑道：「既然有那麼一方聖碑，就一定要有一個收藏的地方，這並不足奇！」

「可是公子怎知是在銅鏡之後呢？」

南宮俊道：「我並不知道，只認爲那個地方鏡子設得太多，多得沒道理，而且也不合奇門生尅之理，除非是想掩蓋什麼，等我把那些鏡子一塊塊擊破，而這一方後面居然是空洞，於是就比較明白了。」

「有空洞的鏡子不止這一塊呀！」

「但是這一塊却是搖動的，不像其他的鏡子釘得那麼死，只有經常挪動的，才會有此現象！」

「公子不僅藝高，而且心細博學，小婢十分欽佩。」

她是出自內心的敬佩，南宮俊微微一笑。

走了約莫有三四十丈，地道已到盡頭，却是一扇很厚的木門，門上鎖着很粗的鐵鏈以及一把大銅鎖，南宮俊道：「是這裏了，這上面的符籙是什麼意思？」

小秋道：「那是梵文，是禁止擅入，違者必殺之意！」

「妳居然看得懂梵文！」

小秋道：「只懂一點，是一位老婆婆教給我們的，那也是教中的一位長老，原先是執管聖堂的，可是已經五年前去世了，她是大祭司的姨母！」

南宮俊拉了一下那根鐵鏈，發現它十分堅固，用足神力也無法拉動，然後又取出身邊暗藏的一枝短劍，那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刃。在鋼鎖上砍了一下，也是不動分毫，這鎖與鏈子都是精鋼所鑄，利器難傷，不由得嘆了口氣道：「行百里者半九十，想不到這扇門却把我們給擋住了！」

他默運眞力，把聲音透過了木門送了進去道：「英妹，西門姑娘，月女，海女，妳們在不在裏面？」

叫完又把耳朵貼在木門上聽了片刻，居然聽見女子的回應聲，只是較爲糢糊，不由興奮地道：「人的確被他們囚禁在此地，只是如何進去呢？那鑰匙不知道是由誰保管的！」

小秋道：「聖碑的鑰匙在教主那兒，這通道的門匙，必然是在大祭司那兒，向她要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自己想辦法，公子，把您的寶劍給婢子試試看！」

南宮俊說道：「我都不行，妳還能行嗎？」

小秋道：「婢子學過開鎖六術，這把鎖鎖孔很大，得要一根粗鐵棒才能撥動，婢子看那柄短劍的粗細差不多，或許可一試！」

南宮俊忙把短劍交給她，小秋撥弄一陣後，居然打開了！

南宮俊不由得大喜道：「小秋，眞想不到妳還有這麼一手本事，行，我推荐你做南宮家的武士！」

小秋又驚又喜道：「公子別開玩笑了，婢子怎麼够格，南宮世家的武士，聽說都是奇技異能的成名之士！」

南宮俊笑道：「妳錯了！南宮的武士人人都有奇技異能不錯，却未必一定是江湖知名之士，現有的那些武士中，有一半都是不出名的，南宮世家聘的武士條件只有兩點，一是技藝，一是品德！」

小秋道：「這品德一項又是如何考核呢？」

南宮俊笑道：「南宮世家的濟世宗旨就是衞道，因此所謂品德的標準，也就是看那個人是否有衞道的決心以捨身全道的勇氣！」

小秋不禁道：「這一點我倒是很自信，當我決心去做一件事的時候，什麼都改變不了我的！」

南宮俊一笑道：「是的，我們相處雖暫，我已看出妳是一個很有決斷的女孩子，所以我才要回去推荐妳，不過一位武士的受聘，我只在推荐，由考核到准許，還要經過好幾個人呢，這個等我慢慢的告訴妳！」

這時小秋已經解下了鋼鏈，拉開了那扇厚門，露出另一截通道，南宮俊再度傳聲道：「英妹！妳們在那裏？」

裏面傳來女子的嗯嗯聲，好像就在不遠處，只是不清楚，大概是嘴唇被綁，勉力擠出的聲音！

小秋道：「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我們快去救人！」

她擎着一具火把，急步向前行去，大概就是因爲南宮俊答應推荐她爲武士之故，使她十分興奮，也急於要求有所表現，所以她很積極。

南宮俊却連忙跟出，而且提醒她道：「小秋，注意，可別太性急，小心內有埋伏！」

幸得有此一聲招呼，使得小秋的脚步一頓，戒心重生，然後她就感到一陣勁風壓頂而來！

不知道是什麼，然而她曉得那必然是一股很强的勁道襲到，所以她沒有硬架，趕緊蜷身縮頭，滾前了兩步，只聽到咚的一聲，火花與石屑紛飛，在火把的照明中，約略可以看見，他們已經進入到一間石室。

那石室不過五丈見方那麼寬，却很高，總有十來丈高，而那股襲來的强勁，却是一個躲在頂上的人，持着大銅鎚自上擊下。那枚銅鎚足足有籮筐那麼大，想來重量也在數百斤，自上而下，更逾千斤，小秋幸虧是躲開了，如若她招架的話，絕對是架不住的！

這人一擊不中，只低哼一聲，舉鎚又再度向小秋擊去，動作快速如風，小秋無法招架，只有再度閃身躲開，可也十分危險，因爲那個人動作很快，力氣又大，這麼大的銅鎚，舉在他手中十分輕鬆，攻擊起來毫不費力，所以他居然能追着小秋，一路不停地攻擊。

小秋却只能閃躲避了，由於對方追得快，她幾乎連喘息一下的機會都沒有，拚命地奔竄跳躍，才能躲過對方一連串的攻擊，而且躲得心驚肉跳！

一個躲，一個追，後面的南宮俊已經進來了，他看見小秋雖然危險，却還能支持一下，而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洞室的環境以及消除洞中的黑暗！

幸好，他看見石室的壁間，每隔半丈就插着一枝粗若人臂的銅燎，想必是有人來時用以照明的。

整個石室中足足有二十多支，於是他飛身而進，迅速地繞了一週，把那些銅燎都點了起來。

每支銅燎都冒起了尺來高的火焰，光亮很强，整個石室照得通明，南宮俊這才看清那追逐小秋的是個通體黑漆如墨的怪人，厚唇巨目，上身赤裸，下身繫着一條獸皮的短裙，大頭上只有寸短長的短髮。

她的胸前隆起兩堆黑漆漆的肥肉，光照上去都發亮，分明是個女子，而且是個女崑崙奴。

身材高矮跟小秋差不多，却比她整個粗了三倍，也厚了三倍，整個身體已經是圓的了。

而她的手脚四肢，則要比小秋粗上個六七倍還不止，無怪乎有那麼大的力氣，更難得的是她雖然粗大渾圓，却一點都不笨滯，手握大錘，動作如風。

南宮俊見小秋已經躲不過了，才選了一個位置道：「小秋，躲到我這兒來。」

小秋在那一場忘命的追逐下，已經忘其所以，她那時只曉得躲閃，這時聽見了南宮俊的聲音，才趕緊過去，剛閃在南宮俊的身後，那怪人舉錘又橫掃而至。

南宮俊沒有躲，他已經看了一陣，對怪人的出手，已有相當的了解，身子微偏，讓過正鋒然後手指在錘上一點，使攻擊的方向就移過一邊了。

怪人一錘擊空，身形被手中的銅錘帶出去，失了控制，南宮俊又適時地勾出了一脚，把怪人絆了一交，怪人跌了出去，在地下滾了幾滾，一直到石壁邊上，咚的一聲大震，銅錘擅在石壁上才停止。

她跌了這一跤，頭也撞在牆上，同時地一震，石屑紛飛，她却似一無所傷，跳起來一聲怪吼，舉錘又朝南宮俊直砸而下，南宮俊又躲開了，而且順勢給了她肚子一掌，這一掌用了不少的勁道，打得她兩個滾翻。

不過這怪女子的確有兩下子，南宮俊蓄足勁力的一掌，擊在她的肚子上，居然毫無用處，只能把她打倒而已，她一跳起來，持錘再度攻來！

而且因爲連吃了兩次虧，使她謹愼多了，不再莽撞，右手舉着錘，左手又掏出了一根黑色的繩索。

那根繩索粗若人指，長約丈許，是她在裙兜裏掏出來的，持在手中，慢慢地揮動，居然是一條通體全黑的怪蛇，頭呈三角形，紅舌信信，還是活的！

那女子執着蛇尾，巧妙地控制着蛇身，利用蛇頭來咬南宮俊，這一手的確相當難以應付的。

幸好南宮俊身藏看一塊萬載雄精，那是所有毒虫蛇的尅星，那條蛇到南宮俊身邊，反而把頭側過避開，不敢去咬他，否則可就慘了。

那女子連連趕了幾次，最後確定了那條蛇是怕南宮俊，不敢去咬他，不禁現出了驚色，一聲怪叫，居然就把那條怪蛇當作長鞭，揮舞着來攻擊南宮俊。這一着很使南宮俊傷腦筋，他倒不是怕別的，這女子不擅招式，揮舞過來的蛇鞭也很容易擋住，只是南宮俊不敢冒險去接！

雖然他身懷雄黃之精，能尅蛇虫，但是那條蛇是在被人急揮亂舞中，那就很難說了，說不定一碰上，牠會不顧一切地來上一口！

因此他也只有採取閃避的方法了，可是那怪女的招式很精，動作又快，竟感到很是困難。

小秋在旁邊倒是很帮忙，抽冷子已經來了好幾下子夾擊中，可是沒有用，她攻

的都是那怪女的背部，這怪女不但武功精絕，一身的橫練功夫尤爲了得，小秋的長劍刺在背上，一點都不在乎，而她回身一鎚，却把小秋撩得遠遠的，急得小秋叫道：「公子，這是那兒冒出來的妖怪呀？您得趕快想法子用殺手對付她，可不能留情了。」

南宮俊已經被累出一身汗來，他覺得這是自己有生以來最吃力的一仗。

這怪女雄渾的巨力以及精湛的武學，使他不僅驚奇，而且感到十分的愛惜，正因爲如此，他的殺手的確不好意思施展出來，可是過了一陣後，他發現不行了，再憐惜下去，自己非送命在她手中不可。

當下顧不得再存愛惜之心，猛地聚勁凌空點出，直點向那女子的胸前要穴，施展了魔教中十大絕學之一的戮魂指勁，不過這一指他只想制住對方，沒有存心要對方的性命，所以只用了六成的功力。

可是也相當厲害了，以他的修爲，這指即使是點向塊巨石，也能穿個洞，那怪女胸前受指，身形爲之一頓，而且還退了一步，臉上有痛苦的神情一閃。

接着她怪聲大叫起來。顯得十分憤怒，手中的蛇鞭與鋼錘交相攻至，風雨不透，十分勇猛。

南宮俊倒是詫異了，她看這個女子不禁皮肉堅厚，而且還學過一種很怪異的武功，因爲她體內自動地有一股移宮易穴之能，只要肌膚上略受壓力，穴道就會偏過一邊去。

好在東佛已經把這一門功夫傳授給他，而他自己也練成了這種功夫，對穴道轉移的情形很淸楚，所以他飛快地又連續點出了三指，這次是攻向她的肩井穴。

三指連成一條直綫，點出時間雖然有先後，着力點却是同時的，當肩井穴上受到攻擊時，穴道滑過一邊，剛好挨上另一指。

那女子怪叫一聲，右手的鋼錘呼的一聲，脫手飛出，砸向南宮俊，那是肩膀受制，無法再握錘之故。

南宮俊半空中伸手一抄，居然把鋼錘接住了，那女子右手受制，左手仍然能動，揮舞着蛇鞭，猛抽而至。

這次南宮俊可不怕了，因爲他手中有着那柄大鋼錘，往上一舉一迎，叭的一聲，蛇鞭擊在錘上。

這條怪蛇倒也厲害，如此巨力碰砸，居然沒有受到傷害，反而張開了大口，一口緊緊地咬住了鋼錘。

南宮俊若非親見，絕難相信會有這種事，那條怪蛇的牙齒居然能咬進了鋼錘，扯住緊緊不放。

那女子想把蛇鞭扯回去，南宮俊却又握住了鋼錘不放，把蛇身拉得筆直，兩人就如此的僵持住了。

南宮俊望着那個怪女，見她臉上已有畏懼之色，尤其是南宮俊的手指再度舉起欲點之時。

南宮俊此時已操勝劵，因爲他知道對方移穴的位置，這一指出去足可要了她的命。

可是他實在忍不下心來，沉聲喝道：「妳可知道我這一指點出，就能要了妳的命？」

那女子點點頭目中流露出恐懼與乞憐之色，南宮俊道：「可是我與妳無怨無仇，而妳練成這一身武功很不容易，我實在不願殺死妳，妳肯不肯投降？」

那女子頓了一頓才搖了搖頭，南宮俊道：「妳寧願被我殺死也不肯投降？」

女子點點頭，南宮俊不禁笑了笑道：「妳很倔强，好，我也不要妳投降，但妳承認妳是打不過我了。」

這次女子點頭表示同意了，南宮俊道：「我放了妳之後，妳就趕快離開吧。」

女子又連連地搖頭，南宮俊問道：「爲甚麼？」

那女子哇哇地吼叫，南宮俊才發現她是沒有舌尖的，口中只有半截舌頭，所以無法說話，自然也無法懂她的意思了，不禁嘆了口氣道：「妳不能說話，我也不問妳甚麼了，我放了妳，妳還要來跟我拚命嗎？」

女子又思索了一下，然後才點點頭，南宮俊怒道：「妳是存心在找死了，也逼得我殺死妳了。」

那女子連連搖頭，看着他又將點出的手指，顯得非常害怕的樣子，南宮俊其實並不想殺她，否則早就下手，也不跟她說這麼多的廢話了，可是他除了如此僵持外，倒是沒有任何的辦法，苦笑着問小秋道：「小秋，這個人是從那兒來的？」

小秋道：「婢子也不知道的，婢子從來也沒見過她，根本連這地方都不知道，這要問金寶她們進來過的人才會知道，公子，她雖不能說話，却能聽，你何不問問她？」

南宮俊心中一動，果然問道：「妳在這兒可是看守着聖碑的？」

那女子連連點頭，南宮俊又道：「大祭司曾經把四個女子關在這兒，也叫妳看守着？」

那女子想要點頭，可是沒有點，但也沒有搖頭，可見她沒有心機，不善作僞，遇上她不能回答的問題，只有用沉默以對，但也等於是作了回答。

南宮俊笑道：「妳不說我也知道，在破門之前，我就聽見有聲音，我是來救人的，妳趁早把她們在那兒指出來，否則我立刻殺死妳。」

那女子幾乎要哭了，張口悲號，却沒有作進一步的指示，南宮俊道：「好，妳不指引，我仍然能找到她們的，英妹，西門姑娘，妳們在那裏？」

一個角上傳出了嗯嗯聲，小秋過去看看却不見有人，南宮俊道：「那兒恐怕有門，妳在附近找找看，有甚麼特殊的裝置，或者是甚麼樞紐。」

小秋看了半天才道：「沒有呀，只有一條石櫈。」

南宮俊道：「那就坐上去看看。」

小秋坐了上去，一陣軋軋聲響，在她對面的牆壁自動升起，露出一個方洞，但見東方英，西門姣姣，海女，月女等四人都在，只不過都是被綁在一根石柱上。

小秋叫道：「人在這兒了，公子，我

去救她們。」

她跳下了石桄，呼的一聲，石牆迅速下降，等她撲過去，差點沒撞在牆上，不由得呆了，南宮俊道：「那石桄上要有重量，才能壓住門的開關，妳去找點重的東西，壓在石桄上就行了。」

小秋四下找了半天，却找不到任何東西，南宮俊道：「到那邊門上，把那條鐵鏈跟鎖拿來，也差不多了。」

小秋如飛而去，不一會捧了那條鏈以及那根丈來長的粗鐵門栓，一起拿過來道：「這下子可够了吧。」

其實她光把鐵鏈加上去就比她的身體還重了，牆上的暗門再度升起，小秋用門栓把石門撑住了道：「這下子我相信不會再下來了。」

她進了裏面，海女她們是認識的，軟弱地問道：「小秋，妳怎麼來了，大祭司呢？」

室中只有一盞小油燈，四個人被綁已很久了，東方英跟西門姣姣軟垂着頭，小秋上前把她們都放了下來，她們隨即軟軟地坐在地下。

小秋急道：「妳們怎麼了？」

海女道：「沒甚麼，我們只是腿上的穴道被閉住，妳替我們拍開了就行了。」

小秋幫她們拍開了腿上的穴道，海女道：「東方女俠跟西門姑娘還被點了啞穴，如不趕快解就遲了。」

小秋忙又拍開了她們的啞穴，東方英已經問道：「俊哥呢？我聽見他來了，他在那裏？」

小秋道：「他在門外跟什個怪女人爭執不下呢。」

東方英立刻就衝了出去，西門姣姣功力較弱，揉了一陣腿才在海月二女的扶持下，來到外面，但見南宮俊跟那個怪女仍然互相扯着那條怪蛇不放。

東方英要上去幫忙，南宮俊道：「不可，那是一條具毒無比的眞蛇，留神被牠咬上一口。」

東方英最是怕蛇，聞言欲前又止，西門姣姣眼中却發了笑道：「不錯，這是鐵綫蛇，是世上最兇厲的毒蛇，東方妹子，妳別過去，讓我來對付。」

她撮口爲哨，吹出了嘶嘶之聲，才吹了幾下，那條鐵綫蛇突地鬆口放開了咬住的鋼錘。

那怪女本是用力扯着的，驟然失去了憑着，控制不住，蹬蹬地直向後退，然而更奇的是那條鐵綫蛇，竟然飛快地向她的頸子上纏去，一下子繞了兩道，怪女子大爲吃驚，由於蛇尾還在她手中，她只能拼命地向後拉。

她拉得越出力，蛇纏得越緊，箍住了她的喉嚨，勒得她氣也透不過來，鼓起了大眼睛，沒有多久，終於砰的一聲，倒在地下，南宮俊忙道：「此女天生異禀，而且心地梗直，西門姑娘不要傷她性命。」

海女也道：「靈姑是西天竺的蠻族中人，她是老教主從小扶養長大的……」

南宮俊道：「妳認識她？」

海女道：「只見過一次，她是在教中守着聖堂的，人很好，西門姑娘如果饒她一命她會感激妳的。」

西門姣姣看了南宮俊一眼，道：「好吧。」

她究竟是役蛇的名家，那條鐵綫蛇受靈姑的豢養，而且靈姑已可用來作爲武器，西門姣姣發出兩聲口哨，却能完全地指揮牠了。

蛇身從靈姑的頸上鬆開，靈姑已經沒有力氣了，牠將尾部由靈姑的手中脫出，竟筆直的向西門姣姣行去，西門姣姣伸手將牠捧了起來，牠的身子輕纏住西門姣姣的手臂，西門姣姣口中仍然嘶嘶作響，手在蛇頭上輕輕地撫着，南宮俊道：「西門姑娘，妳已經收服了牠。」

西門姣姣一笑說道：「是的，不管是那一種毒蛇，見了我如不服貼的，那怕是爲人豢養多年的蛇，在我的指揮下，可以毫不猶豫地反噬牠的主人，在蛇的國度裏，我是至尊無上的女王，沒人能代替我，所以我姨娘雖然奪去了千蛇谷公主的位子，却仍然不能奈何我，因爲那些蛇還是聽我的。」

說完又低頭去跟那條鐵綫蛇親熱了，這個在蛇的世界中長大的女郎，見了蛇就把甚麼都忘了。

這時的南宮俊却蹲下來，先爲靈姑推拏了一下，運活了她被閉塞的氣，然後又閉住了她的穴道，向她道：「妳的武功不如我，想必是承認了。」

靈姑很不情願地點了一下頭，南宮俊又道：「妳差點死去，也是我把妳救活的，妳欠我的一條命。」

靈姑點點頭，南宮俊道：「今後妳可要聽我的命令。」

靈姑飛快地搖頭，南宮俊道：「妳不答應就沒命了。」

靈姑悲哀地望着他，目中溢着淚水，南宮俊却笑着拍開了她雙肩上的穴道，然後嘰里咕嚕地唸了一篇話，靈姑靜靜地聽着，臉上泛起了異采。

南宮俊道：「好了，妳去把該做的事做好。」

靈姑起身恭恭敬敬地向他磕了個頭，然後提着那柄鋼錘，又走到裏面去了，小秋要跟去看看，南宮俊道：「別去，讓她一個人完成她的工作。」

東方英道：「俊哥，你剛才對她說些甚麼？」

南宮俊道：「我也不曉得，可能只有她才聽得懂，只可惜她不能說話無法告訴我們是甚麼意思？」

東方英道：「你自己說的話也會不知道？」

「是眞的，那篇文字是東佛要我死背下來的，他說設若魔教未遷中土，而且把聖堂也未遷來時，要我找到守聖堂的人，唸出那篇文字，指示他去做一件事。」

「做甚麼事呢？」

「我也不知道，內容是我先前背的那篇文字中，東佛轉授這篇文字時，不肯釋明內容，我也不能問。」

正說着忽聽得裏間傳來了哄通一聲巨響，好像是甚麼重物倒下一般，然後是靈姑出來，恭恭敬敬地把雙手下垂，向南宮

俊一鞠躬，南宮俊道：「做完了？」

靈姑點點頭，南宮俊踏步走進去，大家忙也跟着，但見一塊巨大的石碑，被人推倒在地。

碑上刻了一些奇形怪狀的文字，小秋看了道：「這就是金寶說的聖碑，怎麼倒了呢？」

南宮俊道：「靈姑，是妳碰倒的。」

靈姑點點頭，指着碑文下的一篇文字，衆人中只有小秋看得懂，她看了一遍才道：「上面是魔教十大絕學，下面則是天魔十二絕藝，如果後世弟子能够貫通十藝，才能啓視下面的十二絕藝，否則的話還是毀了的好，因爲那天魔十二絕藝，都是歹毒無比的。」

南宮俊不禁叫道：「原來東佛留下的那篇文字，就是要完成這個托咐。」

小秋說道：「怎麼會去叫靈姑去完成呢？」

南宮俊道：「這個我不清楚，可能是早先魔教主人的一種防範措施，聖碑出土，那下面的魔教絕學也將問世，而這些武學，如果不是按步就班，一層層地練習，果積到那種境界，勢必有很多邪惡的影響，倒不如毀了的好，因此才鑿了那一篇文字，留給守碑的靈姑，碑若是循序而出土，這篇文字就不會有作用，若是遭人挖起，就出現這篇文字，那是用另一種文字刻的，這種文字只有靈姑一個人懂，於是叫她去看，她就毀了聖碑……」

他一面說，靈姑一面點頭，十分歡欣，好像南宮俊完全說對了，東方英道：「俊哥，你怎麼會猜得到的？」

南宮俊道：「這是由靈姑的舌頭上想到的，她能聽而不能言，就是怕洩露其中秘密，靈姑，對不對！」

靈姑連連點頭，用手指摳地畫了兩幅圖，却是三個具形的人，最大的在上，中間略小，下面更小，人是用簡單的圖形構成，只有身胸的部位，畫了兩個圓圈，表示這是個女人。

她指着那最小的人形，另一手却指着自己的鼻子，表示那就是她自己，然後又指着那中間的人形，却不知道怎麼表示，急了半天，才指着那兩個代表乳房的圓圈，南宮俊道：「我明白了，這個是妳的母親，再上面一個是妳的祖母！」

靈姑高興得連連點頭，然後在每個人的口中，畫了一截舌頭，又用手擦掉了，南宮俊道：「妳說妳們的舌頭却是生下來就割掉了。」

靈姑傷感地點點頭，南宮俊也替她感到難過，拍拍她的肩膀笑道：「不過現在聖碑已毀。妳的下一代用不着再守碑了，也不必受割舌之痛，可以說話了！」

靈姑目中淚如泉湧，跪下朝南宮俊連連叩頭，表示她的感激，南宮俊道：「好了！妳起來吧，妳在中原，人生地不熟，無處投靠，若是跟着壞人，受人利用就糟了，倒不如跟着我吧，我可以保證不會害妳！」

靈姑再磕一個頭，站了起來，南宮俊才有空問道：「英妹，妳們是怎麼同事，如何被擒到此地的？」

海女道：「這要怪婢子不好，我們在富貴山莊，忽然看見了大祭司向我們招呼，於是就跟她走到一個地方，中了機關，就被擒住了！」

南宮俊道：「妳們是在富貴山莊被擒的？」

海女點點頭道：「是的，我們原先是去探莫愁別莊的，那知會碰上大祭司，被她騙住了呢？」

南宮俊道：「妳們會不知道她是百花宮的主人？」

海女道：「不會吧，她一直是本教的大祭司！」

南宮俊道：「妳們被矇在鼓裏呢，這百寶齋主人努兒哈多，是魔教上代教主的嫡傳門人，也算是這一代教主，他們東遷之時，另有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副教主紀寶玉另一個是大祭司紀寶珠。她們原是上代教主的侍妾，來到中土後，各自分手暗植勢力，教主創了百寶齋，紀寶玉創了三十六紅粉金剛，寶珠創了百花宮！」

東方英道：「以前你說這話，我絕對不會相信的，現在想不信也不行了，好在我已經脫離了紅粉姊妹！」

南宮俊道：「英妹，我們不一定要跟妳姑姑作對的，目前他們內部就亂起來了，教主跟副教主準備改變魔教性質，配合中原的風俗習慣，稍作一些改變，成爲中原的一個武林門戶，但是，大祭司却不贊同！」

東方英道：「她一個人反對行嗎？」

南宮俊道：「紀寶珠是個很有野心的女人，她的百花宮勢力本已不小，可是又結交了官府與錦衣尉和廠衛中人，富貴山莊也跟她合作的話，實力就很可觀了，我們現在快出去，別叫她發現了，她現在還以爲我被困在地下，沒想到我會這麼快找到她的秘道的！」

於是一行人又匆匆退了出去，還是由南宮俊領頭，這次他們是由百寶齋的路上出去，原來以爲會遇上紀寶玉攔截的，那知出了洞，都是很順利的！

恰好馬成與風塵三友也在小春的率領下來到此地，互相一問，才知道風塵三友在百寶齋的另一所園子裏搜索了半天，一無所獲，也沒碰到人攔阻，正在奇怪南宮俊何以未見配合，小春已然趕到，知會了馬成來尋他們一起來接應了。

南宮俊聽了，說道：「這麼說來，你們什麼都沒遇到，熱鬧事兒全給我一人趕上了！」

浪子道：「可不是，偌大的一所園子，就像是廢宅似的，我們轉來轉去瞧不見一個人影！」

「沒有？是不是撤走了？」

小春道：「不會吧，店裏有人呀！」

當下，大家向前行去，到了前面，却只找到一個帳房先生與五六個夥計，那個帳房先生姓李，倒是很客氣地招呼他們道：「少主，我們金老板已有吩咐，你來到這兒，就是自己的家，要什麼儘管吩咐好了！」

南宮俊一怔道：「金老板又是誰？」

（未完）

大地飛鷹（十九）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長街內的各式各樣小販和行人還是高高興興的，一點也想不到會有橫禍將臨。小方由於在窗口看見加答及班察巴那等人，知道他們巳有了準備，所以故意逼瘋雀出手，連喊出兩遍「金魚」這個殺人的密令。由於他們早有準備，所以那四十七個殺手全部倒了下去。瘋雀見大勢巳去，正欲掠身從窗戶猛竄出去，却被剛走進房間的班察巴那五花神箭釘在窗框上，而呂三也於這一瞬間的機會從翻板地道內逃去……

重重疑心病　步步着提防

▲似曾相識

（一）

——你是個好人，但是你太軟弱，像你這種人，對我根本沒有用。

——現在你對呂三都沒有用了，他隨時都可以除去你，我也不必再費力保護一個沒有用的人，所以你最好走。

這些話，班察巴那並沒有說出來，也不必說出來。小方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別人心目中是什麼份量。

班察巴那一直對他不錯，可是從他們第一次見面開始，他就知道他們絕不會成為朋友，班察巴那從未將他當作朋友。

因為班察巴那根本就看不起他。

除了卜鷹外，班察巴那這一生中很可能從未將別人看在眼裏。

——卜鷹，你在那裏？

長亭復短亭，何處是歸程？

江南猶遠在萬水千山之外，但是小方並沒有急着趕路，他並不想趕到江南去留春住。

——回去了又如何？春天又有誰能留得住？

× × ×

遠山的積雪仍未溶化，道路上却巳泥濘滿途，前面雖然巳有市鎮在望，天色却巳很暗了。

一個看來雖不健壯却很有力氣的年青人，推着輛獨輪車在前面走，車上一邊坐着他的妻子和女兒，一邊堆着破舊的箱籠包袱，妻子看着在泥濘中艱苦推車的丈夫，眼中充滿着柔情與憐惜。

這種獨輪車在這裏很少見，這對夫妻無疑是從遠方來的，很可能就是從江南來的，想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來，用自己的勞力換取新的生活。

他們還年青，他們不怕吃苦，他們還有年青人獨有的理想和抱負。

小方騎着馬從後面趕過他們時，剛巧聽見妻子在問丈夫：

「阿儂要息一息？」

「唔沒關係。」丈夫關心的並不是自己，只問他妻子：「囡囡睏着了唔沒？」

他們說的正是道地的江南鄉白，鄉音入耳，小方心裏立刻充滿了溫暖。

他幾乎忍不住要停下來，問問他們江南的消息，問問他們是不是需要幫助？

但他沒有停下來。他心裏忽然有一種奇怪而可怕的想法。

——這對夫妻說不定也是呂三屬下的殺手，丈夫的獨輪車把裏很可能藏着致命的兵刃，妻子抱着女兒的手裏也很可能隨時都有致命的暗器打出來，將他射殺在馬蹄前。

× × ×

只有疑心病最重的人才會有這種想法，無論看見甚麼人都要提防一着。

小方本來絕不是這種人。但是經過那麼多次可怕的事件之後，他已不能不特別小心謹慎。

所以他沒有停下來，也沒有回頭，他只想喝一杯只能解喝却不會醉的青稈酒。

（二）

這個市鎮是個極繁榮的市鎮，小方到達這市鎮時巳經是萬家燈火。

入鎮的大道旁，有一家小酒鋪，是他看見的第一家酒鋪，也是每個要入鎮的人必經之處。

兩杯淡淡的青稈酒喝下去，小方忽然覺得自己剛才那種可怕的想法很可笑。

——如果那對夫妻眞是呂三派來刺殺他的人，剛才巳經有很好的機會出手。

小方忽然覺得有點後悔了，在這個遠離故鄉千萬里的地方，能遇見一個從故鄉來的人絕不是件容易事。

他選擇這家小酒鋪，也許就因為他想在這裏等他們來，縱然聽不到故鄉的消息，能聽一聽鄉音也是好的。

他沒有等到他們。

這條路根本沒有岔路，那對夫妻明明是往這市鎮來的。他們走得雖然很慢，可是小方計算脚程，他們早巳該入鎮了。

但是他們一直沒有來。

× × ×

身在異鄉為異客，對故鄉人總難免有種除了浪子外別人絕對無法瞭解的微妙感情。小方雖不認得那對夫妻，却巳經在為他們担心了。

——他們為甚麼還沒有到？是不是有了甚麼意外？

——是不是因為那個巳經跋涉過千山萬水的丈夫終於不支倒下？還是因為那個可愛的小女兒有了急病？小方決定再等片刻，如果他們還不來，就沿着來路回去看看究竟。

他又等了半個時辰，却還是沒有看見他們的影子。

（三）

路上的行人巳經很少了，因為平常人在這種時候巳經很難分辨路途。

小方不是平常人，他的眼力遠比平常人好得多了。

他沒有看見那對夫妻，却看見了一個單身的女子，騎着匹青騾迎面而來。

天色雖然巳暗，他還是可以看得出這女人不但很年輕漂亮，而且風姿極美。

她看來最多也只不過十六七歲，穿着件青布短棉襖，側着身子坐在鞍上，用一隻手牽着韁繩，一隻手攏住頭髮，看見小方時，彷彿笑了笑，又彷彿沒有笑。

一匹馬一條騾很快就交錯而過，小方並沒有看得十分清楚，却覺得這個女孩子彷彿見過，又偏偏記不清是在那裏見過。

——她不是波娃，不是蘇蘇，不是「陽光」，也不是曾經在江南和小方有過一段舊情的那些女人。

——她是誰呢？

小方沒有再去想，也沒有特別關心。一個沒有根的浪子，本來就時常會遇到一些似曾相識的女人。

× × ×

倦鳥巳入林，旅人巳投宿，這條本來巳經很安靜的道路却忽然不安靜了。

道路的前面忽然有騷動的人聲傳過來，其中彷彿還有孩子在啼哭。

再往前走一段路，就可以看見路旁有燈光閃動，也可以聽見有人用充滿驚慌恐懼與憤怒的聲音說道：「誰這麼狠心？是誰？」

人聲嘈雜，說話的人不止一個，小方並沒有聽清楚他們說的是甚麼？

但是他心裏巳經有了種不祥的預感，彷彿巳經看到那對從江南來的年輕夫妻倒在血泊中。

這次他的預感沒有錯。

（四）

那對夫妻果然巳經倒了下去，倒在路旁，身體四肢雖然還沒有完全冷透，呼吸心跳却早巳停止了。

路旁停着一輛驢車，兩匹瘦馬，六七個遲歸的旅人圍在他們的屍體旁，他們的小女兒巳經被其中一個好心人抱起來，用一塊冰糖止住了她的啼哭。

她哭，只不過因為受了驚嚇，並不是因為悲傷的緣故。因為她還太小，還不懂得生離死別的哀痛，還不知道她的父母巳經遭了毒手，所以現在祇要用一塊冰糖就可以讓她不哭了。

可是等到若干年之後，她祇要再想起這件事，半夜裏都會哭醒的。

那時就算將世上所有的冰糖都堆到她面前，也沒法子讓她不哭了。

——一個人如果「無知」，就沒有痛苦，沒有悲哀。

——但是「無知」的本身豈非就是人類最大的痛苦與悲哀。

× × ×

地上沒有血，他們的屍體上也沒有，誰也不知道這對年青的夫婦怎麼會忽然倒斃在路旁。

直到小方分開人叢走進去，借過一個人手裏提着的燈籠，才看見他們胸口衣襟上的一點血跡。

致命的傷口就在他們的心口上，是劍鋒刺出的傷口，一刺就巳致命，這一劍不但刺得乾淨俐落，而且準確有效。

但是血流得並不多，傷口也不深。

——一劍刺出，算準了必可致命，就絕不再多用一分力氣。

這是多麼精確的劍法，多麼可怕。

× × ×

小方忽然想起了傳說中的兩位奇人——「西門吹雪」和「中原一點紅」。

「中原一點紅」是楚留香那個時代的人，是那個時代最可怕的刺客，也是那時

最可怕的劍客，「殺人不見血，劍下一點紅」。

他一劍刺出也絕不肯多用一分力氣，但却絕對準確有效。

西門吹雪是陸小鳳最尊敬的朋友，也是陸小鳳最畏懼的對手。

能够讓陸小鳳尊敬畏懼都不容易，有很多人都認爲西門吹雪的劍術已經超越了中原一點紅，已經到達劍術的巔峯，到達了「無人，無我，無情，無劍」的最高境界。

只有到達了這種境界的人，才能將劍上的力量控制得如此精確。

可是能够到達這種境界的人，絕對不多，到達這種境界後，也就絕對不肯隨便殺人了。

如果你不配讓他拔劍，就算跪下去求他，他也絕不肯傷你毫髮。

× × ×

這次殺人的是誰？

一個已將到達巔峯的劍客，又怎麼會對這麼樣一雙平凡勞苦的夫妻出手？

（五）

沒有人看見這對夫妻是怎麼死的？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更沒有人能懂得致命這一劍是怎樣精確可怕。

所以有很多人都在問小方。

「他們是誰？你是誰？你是不是認得他們？」

小方本來也有很多事想問這些人的，却沒有問，因爲他忽然又發現一件奇怪的事，他忽然發現這個本來坐在獨輪車上，抱着女兒的婦人，彷彿也似曾相識。

（本章終）

▲劍靴與劍

（一）

兩個沒有根的人，在酒後微醺時，在寂寞失意時，在很想找個人傾訴自己的感觸的時候，偶然間相聚又分手。

過了很久之後，他們又在偶然間相遇，彼此間都覺得似曾相識，也許只不過匆匆一瞥，也許互相淡淡的一笑，然後又分手了，因爲他們情願將昔日那一點淡淡的情懷留在心底。

一點淡淡的情感，一點淡淡的哀傷，多麼瀟洒，多麼美麗。

但是小方現在却絕對沒有這種情感，並不是因爲這個他覺得似曾相識的女人已經死了，而是因爲他們之間根本就沒有那種微妙的情愫。

他已經完全想不起這個女人是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見過的，就正如他也想不起剛才那個騎着青騾走過的少女是誰了。

可是就在他已準備不再去想的時候，他忽然想了起來。

因爲他忽然看到了這個女人的脚。

在男女之間的關係中，「脚」絕不能算重要的一環，但却有很多男人都很注意女人的脚。

其實小方並沒有看見這個女人的脚，只不過看見她脚上穿的鞋子。

她穿的衣裳很樸素很平凡，一件用廉價青布做成的短襖，一條剛好可以蓋住脚的青布長裙。

現在她已倒在地上，所以她的脚才露了出來。

她脚上穿的是雙靴子，很精緻很小巧的靴子，只要是略有經驗的江湖人，就可以看出這種靴子裏有一塊三角形的鋼鐵，藏在靴子的尖。

這種靴子就叫做「劍靴」，就好像藏在袖中的箭一樣，這種靴子也是種致命的武器。

穿這種靴子的女人，通常都練過連環鴛鴦飛脚一類武功。

小方忽然想起這個女人就是那天在那糕餅店裏忽然飛起一脚踢碎那年青伙計咽喉的辮子姑娘。

雖然她今天沒有梳辮子，裝束打扮都比那天看來老氣得多。

小方却還是相信自己絕對沒有看錯。

× × ×

——所以這對夫妻絕對不是從江南來的，是班察巴那派來的。

——他們當然不是眞的夫妻，只不過想利用這種形式來掩護自己的行動而已。

——一對從異鄉來的年輕夫妻，帶着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這種形式無異是種最好的掩護。

——他們這種人的行動任務，通常都是要殺人的。

這幾點都是無庸置疑的，問題是：

——他們要殺的人是誰？

——如果他們要殺的是小方，他們剛才爲甚麼不出手？

——他們剛才明明已經有很好的機會，像他們這種受過嚴格而良好訓練的殺手，他們應該知道良機一失永不再來。

這問題最好的答案是：

——他們要殺的不是小方，當然絕對不是小方，因爲班察巴那雖然不是小方的朋友，也不是小方的仇敵，絕對不是。

——那麼他們要殺的是誰？殺他們的是誰？

——他們都是班察巴那秘密訓練出來的殺手，不到萬不得已時，班察巴那絕不會派他們出來殺人的。

——所以他們這次任務無異是絕對機密絕對必要的，他們要殺的無異是班察巴那一定要置諸於死地的人。

——班察巴那的朋友雖然不多，仇敵也不多，在這麼樣一個雖然繁榮却極平凡的邊陲小鎭，怎麼會有他不惜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來刺殺的人？——這個人是誰？

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在這個雖然繁榮却極平凡的小鎭裏，怎麼會有這種能對班察巴那屬下久經訓練的殺手一劍刺殺於道旁的劍客？

（二）

寒夜，逆旅，孤燈。

燈下有酒，濁酒，未飲的酒，小方在燈下。

還有很多問題要去想，很多他應該必須去想的問題，可是他沒有去想。

他想的是一件和這些問題完全沒有關係的事，一個和這些問題完全沒有關連的人。

他正在想的是那個最多只不過有十六七歲，穿着件青布短棉襖，騎着匹青騾從他對面走過去的單身女孩子。

那個他彷彿覺得似曾相識却又好像從未見過的女孩子。

他確信自己絕對不會看錯。

那個女孩子絕對沒有跟他有過一點關連一點舊情。但是他偏偏忽然想到。

他雖然很想去想其他一些值得他去想的事，但是他想到的却偏偏總是那個側坐在青騾上．那個風姿極美的，彷彿在笑又彷彿沒有笑的女孩子。

——爲甚麼呢？

是笑了還是沒有笑？是相識還是不相識？如果是笑，又爲甚麼要笑？一個素昧平生的女孩子爲甚麼要對一個陌生的男人笑？如果不是笑，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爲甚麼要對一個陌生的男人似笑而非笑？

如果他們眞的相識，她爲甚麼笑了又不笑？不笑而又笑？

（三）

寒夜已將盡，昏燈已將殘，濁酒已盡，沉睡的旅人已將醒，未睡的旅人早已該睡。

小方已倦。

「波」的一聲響，輕輕、輕輕的一聲響，燈花散，燈滅了。

天燈還沒有燃起，天還沒有亮，寒冷孤獨寂寞窄小汚濁廉價的逆旅斗室，忽然變得更寒冷更黑暗。

小方躺在黑暗處，躺在蒼白的床上，忽然聽到了一聲響，輕輕、輕輕的一聲響，就像是燈殘燈滅時那麼輕的一聲響。

他沒有聽見別的聲音，他甚麼都看不見，但是，他身上每一個有感覺的地方每一塊有感覺的肌肉每一根有感覺的神經都忽然抽緊。

因爲他忽然感覺到一股殺氣。

× × ×

殺氣是抓不住摸不到聽不見也看不見的。只有殺人無算的人和殺人無算的利器才會有這種殺氣。

只有殺人無算的人帶着這種殺人無算的利器要殺人時才會有這種殺氣。

只有小方這種人才會感到這種殺氣。

他全身的肌肉雖然都已抽緊，但是他一下子就從那一張冰冷堅硬的木板床上躍起。

就在他身子如同鯉魚在黃河逆流中打挺般躍起時，他才看見了那一道本來可將他刺殺在床上的劍光。

如果他不是小方。

如果他未曾有過那些可怕而又可貴的經驗。

如果他沒有感覺到那股殺氣。

那麼他一定也會像那對被人刺殺在道旁的年輕夫妻一樣，現在也已被刺殺在床下。

× × ×

劍光一閃，劍聲一响。

劍沒有聲音，小方聽到的劍聲，是劍鋒刺穿床板的聲音，他聽到這一聲响時，劍鋒已經刺穿了床板。現在劍鋒刺穿的地方，本來就是他的心臟，可是現在劍鋒刺穿的只不過是一塊木板。

——不管這把劍是一把甚麼樣的劍，這把劍一定在一個人手上。

——不管這個人是甚麼樣的人，這個人一定還在床邊。

小方身子有如鯉魚打挺躍起，全身上下每根肌肉每一分力氣都已被充分運用發揮。他的身子忽然又一翻，然後就直撲下去，向一個他算準該有人的地方撲下去。

他沒有算錯。

他抓住了一個人。

（四）

劍鋒還在床板間，劍柄還在人手。

所以小方抓住了這個人。

這個人被小方抓住一撲，這個人倒下，小方抓住這個人，所以小方也倒下。

兩個人都倒在地上，同樣都倒在地上，可是兩個人的感覺絕對一定不一樣。

爲甚麼呢？

被小方撲倒的這個人，本來以爲必可一劍將小方刺殺的人，現在却反而被小方撲倒，心裏一定會覺得非常驚訝恐懼和失望。

小方的感覺更驚訝。因爲他忽然發現被他撲倒抓住抱住的人，居然是個女人。

一個非常香非常軟非常嬌小的女人。

他看不見這個女人，看不見這個女人穿的是甚麼衣服，看不見這個女人長的是甚麼樣，但是他看見了這個女人的眼睛。

一雙發亮的眼睛。

一雙他覺得彷彿曾經看過的眼睛。

（五）

兩個人都有眼睛，兩個人的眼睛都瞪得很大，你瞪着我，我瞪着你。

小方確信自己一定見過這個女人，一定見過這雙眼睛，却又偏偏想不起是在甚麼時候見過，是在甚麼地方見過的。

「你是誰？」小方問：「爲甚麼要殺我？」

這個女人忽然笑了，笑得很奇怪，笑得很甜。

「你居然想不起我是誰？」她吃吃的笑着：「你眞不是人，你是個王八蛋。」

就在她笑得最甜的時候，她手裏又有一件致命的武器到了小方的咽喉間。

（本章終）

▲一條小虫

（一）

每個女人都有手。

女人有很多種，女人的手有很多種，有些很聰明的女人，却偏偏長了雙笨手，有些女人很秀氣，却偏偏長了雙粗手。

這個女人不但美，而且很乾淨，穿的衣服就好像是剛從裁縫手裏拿回來的，頭髮也無異剛經過精心梳理，甚至連鞋底上都看不到泥。

奇怪的是，她指甲裏却有泥。

她手裏捏住的是一條虫，一條黑色的小虫。她用兩根手指的指尖捏住這條小虫，把這條小虫放在小方的喉結上。

「你知不知道這個是甚麼？」她問小方。

這問題小方根本不必回答，也懶得回答，就算只有三歲大的孩子也知道這是一條虫。

這個女人却說道：「如果你以爲這只不過是一條虫，你就完全錯了。」

「哦？」小方問：「這難道不是一條虫？」

抓虫的女孩子笑了：「這當然是一條虫，就算是笨蛋也應該看得出這是一條虫，只不過虫也有很多種。」

「你這條虫是那一種？」

「是會吃人的那一種。」這個女孩子說：「只要我一放手，牠就會鑽入你的咽喉，鑽進你的血管，鑽進你的骨頭，把你這個人的腦漿骨髓和血全部吸乾。」

她又笑了笑：「人吃鳥，鳥吃虫，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是虫有時候也會吃人的。」

小方也笑了，因爲他已經想起這個女孩子是誰了。

（二）

在拉薩，在那神秘莊嚴的古寺中，在那自從遠古以來就不知迷惑了多少人的幽秘燈光下，在那巳被信徒們的烟火燻黑了青石神龕前，帶他去看那幅魔女吮吸人腦的壁畫，逼他在畫前立誓的就是她。

在拉薩，帶他去那神秘的鳥屋，去見獨孤痴的也是她。

那時她是個滿身泥的髒小孩。

現在她是個又乾淨又漂亮，只不過指甲裏有點泥的小美人。

這兩個人本來絕不可能是一個人，可是小方相信自己這次也絕對不會看錯。

「我認得你。」小方說：「我巳經認出你來了。」

「你當然應該認得我。」這個女孩子連一點否認的意思也沒有：「如果你不認得我，你不但是個王八蛋，簡直是一條豬，死豬。」

她在笑，好像是一個小女孩在跟一個很要好的小男孩開玩笑。

但是她的眼睛裏却完全沒有笑意，連一點開玩笑的樣子也沒有。

「剛才我說過只要我一放手，這條小虫立刻就可以把你吸成個人乾。」她問小方：「你信不信？」

「我信。」

「你想不想要我放手？」

「不想。」

「那麼你就先放開我。」這個女孩子用光滑柔軟的下巴輕輕磨擦着小方扼着她咽喉的手：「這樣做，很不舒服。」

小方也在笑。因爲他不但巳經認出了這個女孩子是誰了，有很多本來想不通的事情，現在巳經想通了。

——這個女孩子在附近，獨孤痴無異也在附近。

——獨孤痴是班察巴那的對頭，很可能就是班察巴那認爲最可怕的對頭。

——那個穿劍靴的女人，無異就是班察巴那派出來刺探獨孤痴行踪的人。

——不是刺殺，是刺探，因爲班察巴那當然應該明瞭要刺殺獨孤痴絕不是件容易事。

——縱然只不過是刺探，獨孤痴也絕不會放過的。

——所以來刺探的人反而被刺殺，被刺殺在這個女孩子的劍下。

（三）

殺人的利劍巳被擊落，致命的毒虫却仍在她手裏。

小方仍在笑，這個女孩子却不笑了，用一雙發亮的大眼睛瞪着小方。

「我剛才說的話你聽清楚了沒有？」

「我聽清楚了。」小方說：「聽得很清楚。」

「你放不放開我？」

「不放。」

這個女孩子眼睛裏露出了尖釘般的光，狠狠的盯着小方，狠狠的問小方：「你想死？」

「不想！」

「那麼你爲甚麼不放？」女孩子問。

「因爲三點原因。」小方說：「第一，你是來殺我的，我不放手，最多兩個人一起死，在我變成人乾之前，你的頸子也斷了，如果我放手，你一定也會放手，那麼你的頸子不會斷，我却變成人乾了。」

「合理。」

「第二。」小方說：「現在你好像是在威脅我，碰巧我剛好是不喜歡被人威脅的人。」

「第三呢？」

「沒有第三了。」小方答道：「不管對甚麼人來說，有這兩點原因都巳經足够了。」

這個女孩子又笑了。

「難怪別人都說你是要命的小方。」她看着小方：「你實在眞是很要命。」

說完了這句話，她忽然巳做了件很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她忽然把手裏這條小虫捏死。

（本章終）

▲拔 劍

（一）

無論誰能够做出件讓別人覺得出乎意料的事，通常都會覺得很愉快得意。

這個女孩子也不例外。

她看着小方，笑得愉快極了。

「我相信你一定想不到，爲甚麼我非但沒有把這條小虫放在你的喉結上，反而把牠捏死。」

小方的確想不到。

這個女孩子也沒有讓小方費心去想，她自己說出了她爲的是甚麼。

「因爲就算我要殺你，也是用我的劍，不是用這條小虫。」她挺起胸，傲然道：「我是劍客，劍客要殺人，就應該用他的劍。」

小方不能不承認這一點，也不能不認她巳經可以算是劍客。

無論誰能够使用出那種精確有效的劍法，刺人的要害，取人的性命於刹那間，都巳經絕對可以算是一位劍客，一流的劍客。可是現在這位一流的劍客忽然就像個小女孩一樣吃吃的笑起來。

「何況這條小虫只不過是我剛從地上捉到的，如果把牠放到你的喉結上，最多只不過會覺得有點癢，最多只不過會嚇一跳而巳。」

這次小方沒有想到。

被人愚弄絕不是件好笑的事，至少自己不會覺得很好笑。

這個女孩子又說：「其實我也並不是眞的想殺你，只不過想用你試試我的劍而巳，試試我能不能殺得了你。」

小方冷冷的看着她，問她：「現在是不是巳經試過了？」

「嗯。」

「你能不能殺得了我？」

「好像殺不了。」

「你想不想讓我來試試？」

「試甚麼？」

「試試我是不是能殺得了你。」

「不想。」這個女孩子叫了起來：「我一點都不想。」

這次小方又笑了。

可是就在他開始笑的時候，他忽然也做了件很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他忽然放開了捏住她頸子的手，用力打了她三下屁股。

這個女孩子又叫了起來，叫的聲音更大。

「你爲甚麼要打我？」

「你要殺我，我爲甚麼不能打你？」

「你怎麼能打我這個地方？」

「如果你是個淑女，我當然不能打你這個地方，如果你是位劍客，我當然更不能打你。」小方說：「你在我眼裏看來只可惜還是那個滿身泥巴，流着鼻涕玩小虫的髒小孩。」他又重重的打了她一下。「你走吧。」

這次她也沒有笑。

一個成熟的女孩子，一位巳經能拔劍殺人於刹那間的劍客，居然還被人看成個流鼻涕的小孩，這種事就算有人覺得可笑，她自己也笑不出來。

可是她也沒有走。

她忽然跳了起來，凌空飛躍，凌空翻身，凌空出手，拔起了床板間的劍。

她落地時，劍巳在手。

有劍在手，就算小方也不能再把她看成一個流鼻涕的小孩子。

有劍在手，她的神情態度氣勢笑容都巳完全改變。

×　×　×

小方忽然又想起了卜鷹。

在一個死深人靜的晚上，在酒後微醺時，卜鷹忽然對他說了句讓人很難聽得懂的話。「劍客的劍，有時候就像是錢一樣。」卜鷹說：「在某些方面來說幾乎完全一樣。」

「像錢？」小方也不懂：「劍客的劍怎麼會像是錢呢？」

「一位劍客手裏是不是有劍，就好像一個人手裏是不是有錢一樣，往往可以改變他們的一切。」這句話說的還是不够透徹，所以卜鷹又解釋道：「如果一位劍客手裏沒有劍，一個人身邊沒有錢，一口空米袋裏沒有米，都是一樣站不起來的。」

小方明白了卜鷹的意思，至今沒有忘記。

現在這個女孩子巳經站了起來，她的態度忽然就巳變得非常沉穩冷酷鎭定。

「剛才你確實有機會能殺我，只是現在巳經不同了。」她說：「剛才我失手並不是因爲我的劍法不如你，現在你還想不想再試一試？」

小方的劍不在身上，在床上。

可是他一伸手就可以拿出他的劍。

自從他再次得回這柄劍之後，他就從未將這柄劍留在他伸手拿不到的地方。

這個女孩子盯着他的手：「我給你機會讓你拔劍。」

（三）

是拔劍？還是不拔？

這不過是轉念間的事，在一刹那間就要下決定了。

在這一刹那間，小方沒有下決定，却想起了很多奇怪的問題。

他問自己：

——如果是卜鷹，在這種情況下會不會拔劍？

他給自己的回答是：

——不會。

因爲這個女孩子還不能讓卜鷹拔劍，也還不配。

小方又問自己：

——如果是班察巴那，在這種情況下會不會拔劍？

他給自己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不會。

因爲如果眞的是班察巴那在這裏，這個女孩子早就巳經是個死人了，班察巴那根本用不着拔劍，她就巳經是個死人了。

——班察巴那殺人時又何必由自己拔劍。

小方不是班察巴那，也不是卜鷹。

他拔劍，慢慢的伸手拔劍。

他的對手用一種很奇怪的臉色看着他拔出他的「鷹眼」，居然沒有出手。

——雙劍相擊，必有火花迸出。

——兩個倚劍爲命的人仗劍相對時，其間必有劍氣殺氣。

可是他們之間沒有。

小方有劍在手。

但是他的手中雖然有劍，心中却無劍，眼中也沒有。

「你要我拔劍，你想用我來試劍。」他問她：「你爲甚麼還不出手？」

（本章終・全文未完）

大俠溫振眉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鐵血大旗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宋金武術比賽的第二場中，「金算盤」信無二險勝「鐵算盤」錫無后，隨着金人以完顏濁對宋方的包先定。包先定以手中的木算盤，以純熟及變化複雜之招法，仍只是與完顏濁打成平手，其時溫振眉正提氣飛奔，希望來得及支援龍在田等人，卻說擂台上，「五湖神釣」沈太公與西藏活佛喀拉圖正展開了第四場的比武，結果仍是不分勝負，此時形勢是宋二勝二和，若再勝一場則可定論宋國勝利，然而第五場的我是誰對夏侯烈與及第六場的金太子對龍在田均敗陣下來……

擂台洒鐵血　落日照大旗

夏侯烈易掌為拳，沒有上架，仍是剛才那一沖，平實、樸拙、但有力、迅速，正是：黑虎偷心。

「砰」，拳中我是誰。

這是我是誰被夏侯烈擊中的第三拳。

本來我是誰不是看不出這一招，而是他確定自己一爪抓中夏侯烈的手臂，夏侯烈的手臂便算廢了，擊中自己也沒有用。

可是他立即發現自己錯了。

錯得很厲害。

因為他體力沒有他想像中那麼好。

數度變化，他已力衰。

爪已刺入夏侯烈臂肉中，但仍未令他傷及筋骨，對方拳已擊中自己。

一擊中自己，我是誰便把持不住，向後飛出。

直飛向台下。

夏侯烈確實已看出我是誰後勁不足，才寧願忍傷而擊飛我是誰。

夏侯烈料得一點也不錯。

× × ×

不。只錯了一點。

我是誰的確只有倒飛出去，不過在他倒飛前，他做了一件事。

其實這也不算是甚麼事，他只是把爪抓緊了一緊。

這一緊，等於迍着我是誰的手，夏侯烈的手臂也要扯飛出去。

夏侯烈當然要他的手臂，所以他也不能立樁不動。

這刹那間也許他還可以想出法子，可是我是誰又做了一件事。

張口，吐血。

血噴到夏侯烈臉上。

這是我是誰中他的第三拳，但也是夏侯烈臉上捱我是誰的第二口血。

血射在夏侯烈臉上，夏侯烈雖及時運功抵擋，但仍一痛，睜不開眼——

在這一瞬間，兩人已飛離了擂台，落到了地上——

夏侯烈暗傷了我是誰，料定他非輸不可，氣弱一籌。所以使用交換方式擊傷我是誰，卻不料反被我是誰藉此而拖離了台上——

我是誰已算準了這一切，寧願把自己的身子來換作一拚和局。

夏侯烈緩緩揩去臉上的血漬，心中但願，但願永遠，永遠也不要，不要再遇到，遇到像我是誰，我是誰這樣子的敵人。

× × ×

我是誰臉色赤金，連站起來的能力也沒有。

他不住喘息，連移動也十分困難。

沒有人能捱夏侯烈一擊的。

他卻捱了三擊。

沈太公抱着傷，滾跌出來，卻扶住了他。

只聽我是誰艱難地笑道：「老……沈……我，我——沒——敗——」

這時在台上，終於响起了史文聖的聲音：「宋金比武大賽，第五場，宋我是誰及金夏侯烈，同時落台，以作和論，至現今為止，宋勝兩場，和三場，尚餘兩場未戰——」

× × ×

在信無二與錫無后那一場比鬥裏，衆人忙着叫好，在包先定與完顏濁的一場惡戰裏，衆人更是聲若雷動，到沈太公與喀拉圖那場，卻是忍俊抱腹不已，最後卻是沈太公「爬」出了台，喀拉圖卻是「摔」了下台，更是好笑。

可是到了夏侯烈與我是誰這一場，招式太快，觀衆們根本看不出兩人是怎麼搏戰的，只見人影倏忽，招式簡樸，幾招一過，我是誰便吐血，夏侯烈也被拖下了台，衆人縱要叫好，也不知從何叫起。

只有龍在田，化灰、不同這等高手，他們在我是誰與夏侯烈一出現時，內心便似被懸空似的吊了起來，一口大氣都不能透過來。

這是一場何等驚險，一髮千鈞，奇絕，玉石俱焚的生死搏鬥。

× × ×

史文聖在喊「第六場」的時候，龍在田與羅通北同時已站了起來！

龍在田在風中，銀眉白鬚微微而動，望向「石虎」羅通北。

羅通北道：「龍大俠，我去！」

龍在田沉聲道：「我去！」

羅通北急道：「我去先探個虛實，如不幸敗了，或許可以給你老作個借鏡，以制金沉鷹！」

龍在田搖首道：「我與他曾交過手，已知他斤兩，能勝與否，尚聽天由命，你先上場，乃作無謂犧牲而已。」

羅通北情急道：「我——」

龍在田一面冷肅道：「如我敗陣，當設法挫傷之，你再上陣，把他轟下台。」

說到這裏，只聽台上一人冷森地道：「誰來送死，宋國可商量好了沒有？」

說話的人正是金太子，不知何時他已到了擂台之上。

龍在田眉鬚一揚，返身，逼視，大步走向擂台。

走到擂台下，一動身，已上了擂台，面對金太子，一拱手，金太子見此聲勢，也不禁肅然起敬，還了一個禮。

沒有絕世輕功，沒有炫人身法，只是踏實的步伐，卻有駭人的聲勢。

「淮北大俠」龍在田。

× × ×

金太子睥睨着龍在田，忽然悄聲道：「可惜。」

龍在田沉聲道：「可惜什麼？」

金太子道：「憑你身份武功，忠心愛國，大宋應予重任方是。」

龍在田冷笑道：「大丈夫豈覷僅於在世功名富貴？不勞太子費心。」

金太子一笑道：「你昨天的傷怎樣？真能動手麼？」

龍在田一震。金太子又冷笑道：「投到我這兒來，今天可饒你不死，而且高官要爵，榮華富貴，保你享用不盡。」

台下正鴉雀無聲，靜候這兩位絕世高手的一決雌雄。

龍在田忽然大笑。

金太子目光一凝，厲聲道：「你笑什麼？」

龍在田笑聲一歇，道：「別做你的春秋大夢！大宋無投降的男兒！」

金太子嘴角牽動了一下，臉上竟出現了一種極其殘忍冷竣的神色來，令人見了不寒而慄。

就在這時，光華碧照，龍遊于天，龍在田已出劍！

× × ×

龍在田一劍急刺。

金太子驟然飄起，如一張枯葉，避過一劍。

龍在田一劍刺空，再刺一劍。

奇怪的是，這一劍卻慢得驚人。

但金太子的臉色也略變了變。

他也在騰挪身子，不過也是極慢。

就在這時，龍在田的劍勢突然加快。閃電一般快！而金太子的身法也閃電般彈起，再避過一劍。

龍在田激空，大迴轉身，迅速刺出一劍！

金太子迅速落下，劍刺空！龍在田的身形卻似凝在半空，劍勢斜斜削下。劍招又是極慢。

金太子一臉凝肅，也在緩緩地移動步法！

而龍在田的劍勢突然加速。

這一劍與適才斜劈之勢竟成了完全不同的角度。但金太子的身法也突然起了一個大變化，險險避過了這一劍。

龍在田的劍招一速一緩，在控制了金太子的心神與步法。

這，就是龍在田苦思出來，使金太子無法使出「輕烟掌」近身的絕招！

它像音樂流水一般，一速一緩，在節奏上控制人心！

金太子武功雖高，似也無法衝破這種音樂似的劍網。

× × ×

忽然「嗆啷」一聲，金太子手上忽然多了兩柄劍！

金光閃閃的金劍。左一劍，右一劍，似燕子穿楊，怒鷹冲天。

龍在田的劍像一條龍，龍遊于天，首尾卻被人銜制住了。

龍在田在金芒下臉色變了。

就在這時，雙劍已卸帶住龍在田精鋼劍的劍尖，扣壓住劍身，一反一扳，「格

登」一聲，龍在田手中劍，劍折爲二。

龍在田驚呼而退：「鷹燕雙殺劍！」

身形暴退之際，左右胸已激射出兩道血泉！

西域神鷹郭靜峯！

西域金燕展飛霜！

兩人合劍之「鷹燕雙殺劍招」。

× × ×

龍在田往後暴退的身形突又變成往前衝。

龍在田受傷，七殺劍凌厲，龍在田沒理由不退反進！

金太子一怔之間，龍在田已衝入金太子的劍網！

龍在田至，出招，但龍在田的招式已被「輕烟掌」封住！兩人貼身格鬥，轉眼一十八招，彼此都沒有進一步或退一步。

就在這時，兩道金虹忽然折了回來，龍在田猛聞破空之聲，只來得及一側身子，「噗噗」二聲，金虹刺入龍在田的後心左右胛骨中。

龍在田一痛，金太子手上一緊，猛起一脚，踢中了龍在田。

龍在田悶哼一聲，飛落下台。

金太子長空一閃，半空中與龍在田交錯而過，雙劍已自龍在田背心拔了出來。

金太子飄然落在台上，手持雙劍，龍在田却「呼」地和着血水，落到台下，尚未着地，化灰和尚，不同道人，羅通北三人，一灰一藍一黑三道人影，灰藍人影半空截接住龍在田的身軀，黑衣羅通北却已上了擂台，指着金太子厲聲道：「臭金賊子，看俺羅爺來送你歸西——」

金太子淡淡一笑，台下衆人眼見敬愛的龍在田龍大俠混身浴血，大驚大駭，圍觀的怒叱，旁觀的驚呼，這時羅通北已亮出他手上的「百斤石人」！

台下衆人紛紛呼道：「打死他！」「殺了這金賊！」「下手莫要容情！」「要爲龍老英雄報仇！」「替大宋除掉這狗敵人！」

只聽史文聖不慌不忙長聲道：「宋金比武大賽，第六場，金太子沉鷹勝宋方龍在田。」羅通北一聲怒吼，震得擂台也爲之撼動，史文聖繼續道：「比武七場，已戰六場，宋二勝三和一敗，現在第七場，宋方『石虎』羅通北戰金太子沉鷹！」

羅通北的百斤石人，「呼」地一掄，直砸向金太子！

金太子冷笑，閃開，不料石風捲起，把他摧跌出幾步，差點着了羅通北一砸，這才對羅通北注意起來。

化灰和尚，不同道人扶住龍在田，迅速送到宋方去，信無二，包先定强忍着身上之傷痛，俯前觀看，沈太公扶住我是誰，却連擠進人叢裏的力量也沒有。

龍在田的傷處共四處，胸前背闊肌，胸大肌各中一劍，背後斜方肌，岡下肌各中一劍，小腹捱一腿，後面的兩劍，刺入極深，傷及筋骨，胸前兩劍，雖並不深，但傷及要害，再加上一脚硬捱，以及先前所中的「輕烟掌」，龍在田已受傷極重。

龍在田滿鬚是血，微微睜開眼睛，說：「……」衆人無法聽見，化灰和尚貼耳在他嘴邊，才聽見：「……你……們……不……要……和……和……金……太……子……打……打也……打不過……他……」

化灰和尚道：「龍大俠，你放心，羅老兄已制住他了。」

不同道人道：「我們先送你到葉一指大夫那兒去醫治！」

不同道人伸手去扶，龍在田勉强一睜目，身子一動，艱難地說：「……送我……到……座位去……我要看……不要醫……醫我……我活不了……了，我……我要……看……」

不同道人與化灰和尚對望了一眼，化灰和尚終於嘆道：「好吧。」

於是兩人把龍在田扶到座位上，龍在田在座位上，雙手癱瘓地平放在座椅扶手上，雙眼微睜，神采全無，淮北的民衆都黯然淚落。

「龍大俠……」

「他……」

「唉。……」

「天殺的……」

龍在田的雙目，却勉强力望向台上。

溫振眉呢？怎麼溫振眉還不來？

× × ×

我是誰艱辛地挺起了身子，仰望長空，心裏也是在問：溫振眉，你這王八蛋，爲什麼還不來？

沈太公扶着我是誰，漸漸發現是他撐持在我是誰身上，不禁苦笑了一下。

溫振眉啊溫振眉——

你怎麼還不來？

× × ×

「石虎」羅通北的武功，最多與信無二不相上下，他之所以能力敵金沉鷹，乃因他力大無窮，加上金太子開始時失於輕敵之心，被迫死角，不易回擊，以及羅通北的兵器，正好又是金太子雙手金劍的尅星。原來金太子最珍惜他手中這兩柄金利的小劍，是他師母西域金燕所贈，在剛才格鬥之時，金太子不小心把雙劍一格，碰揩了百斤石人一點點，立刻金星四濺，金太子大是痛心，立時收劍不用，羅通北才得以支撐下去。

羅通北手中的「石人」，眞有一百斤重，喀拉圖巴是力大無窮，但手中月牙鏟才三十斤重，跟他比起來，無疑是小巫見大巫。

越是吃重的武器，威力越大。

可是威力越大，就越不能持久。

羅通北開始感覺到吃力了。

他的「石人」，也舞得越來越慢了。

× × ×

就在這時，金太子就在羅通北揚起石人，尚未砸下之際，竄了進來。

一竄進去就是兩拳。

兩拳捶在羅通北的脚背上。

羅通北的脚背立時碎了。

羅通北慘叫，招法一亂，金太子立時挺身直上，一掌拍中羅通北。

羅通北立時輕飄飄似的飛了出去，落地時已像一片枯萎的樹葉。

沒有了生命。

輕烟掌。

出掌愈輕，掌力愈重。

× × ×

民衆的眼光隨羅通北的落下而往下，再望上時，眸子裏都充滿着憤恨，怒火。

只見金太子得意洋洋的，背負雙手，站在台上。

只聽史文聖道：「金太子連勝二陣，宋二勝二敗三和，金方亦然，故此七場比武，算作和論，依比武的規則，應再比七場——」

衆皆嘩然，只聽人羣中有一人吼道：「再比就再比，有什麼了不起！」

說着一跳就跳到了台上，是一青衣勁裝漢子，正是淮北名捕「插翅難飛」彭大正！

彭大正使用的是一條犯人配帶的鐵鍊，在淮北一帶，他的名頭極是响亮，也不知有多少盜賊，就服在他的鐵鍊下。

可是他的名頭之响，有一半是因爲吃公門飯得來的。

若是單論武功，他就捕不下缺耳陳冷，所以才讓他逍遙法外至今。

但是彭大正却是個熱血好漢，他忍不住就飛上台去，當頭就用鐵鍊鞭下去。

× × ×

彭大正是捕頭，捕頭不免有官腔，有時會對一些十惡不赦的犯人怒罵，他也有這習性。

當他鐵鍊一甩，便罵了句：「狗娘養的——」

金太子的臉色忽然變了。

他雙指一挾，就挾住了鐵鍊。

然後立時衝了過去。

彭大正張大了口，睜大了眼，還沒看清楚金太子是怎樣進來的，金太子的右手劍，已全扎進他小腹裏去。

彭大正眼淚鼻涕口水齊流，蹲倒台上，金太子飛起一脚，把他踢飛到人羣裏去。衆人大驚，才抓扶住彭大正，只見台上金太子，正緩緩用絲絹抹揩金劍，一面冷笑道：「這人的血，怎麼這樣髒！」

人羣裏又一人大吼道：「媽的，你少賣狂，老子跟你拚了！」

只見一紫衣短刄的精壯漢子，飛身上台，正是淮北徐州殺手，「仁義貧弱皆不殺」的殺手，「單刀斷刄」曹七！

× × ×

捕頭與殺手，原是好朋友。

彭大正的爲人，甚是剛烈，恰好這曹七，也是十分正義之人。

他們的「事業」，一是代表王法，一是觸犯王法，但所做的事情却都一樣。

除暴安良。

所以彭大正從不爲難曹七，曹七也從來不想使彭大正爲難。

有時彭大正明知其罪行，但苦無證據，把他繩之以法的時候，只好暗地裏請動這徐州殺手曹七，去把那人幹掉。

所以淮北的武林中人，都非常尊敬這兩位捕頭與殺手的。

而這一對捕頭，殺手，却不像一般人的對峙不兩立，反而成了極要好的朋友。

「插翅難飛」彭大正一死，曹七立時衝上擂台去。

曹七衝上去的時候，剛好他就聽到史文聖說：「宋金比武大賽，下半回合，第一場，金太子勝彭大正，第二場——」

然後他就什麼都聽不到了。

永遠也聽不到了。

因爲金太子在他尚未落足於台前時，已化作一道金芒，衝了過來，兩柄金劍，一左一右，全扎入他的左右脇裏，彷彿要他在心臟裏令帥。

於是他倒了下去，血洒台下，隨着一聲慘叫。

這時史文聖剛好續了下去：「金方金太子再勝曹七，已經連贏兩場——」

衆人立卽大怒，紛紛站起，踴躍欲試，猛聽一人朗聲道：「慢着，切勿作無謂犧牲！」

另一人漫聲道：「讓我倆領教領教金太子之高招！」

這兩人一發話，就把其他人的話音蓋了下去，衆人一看，只見兩個懶懶散散的人，長身而出，正是不同道人和化灰和尚二人。

× × ×

烈日已不再炎熱，斜西的躲在雲堆裏，像一塊無力而發光的濕水棉花。

而宋金兩國大旗，在旗桿上，日照下，猶獵獵飛揚！

化灰，不同，已上了擂台。

一下子，台下變得鴉雀無聲起來。

化灰和尚忽然道：「兩年前，我們在東海遇龍大俠，知道他是劍中雄，不禁邀約與之比劍，比劍的結果是——？」

不同道人淡淡笑道：「我等尙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龍大俠在五百招內，破去我們雙劍合璧。」

化灰和尚道：「是的，所以我們對龍大俠的劍術造詣，極是深佩，也因爲如此，我們在這兩年來，痛下苦功，把『長青』，『長樂』兩種劍術，再加五成功力，增了一十八式。」

不同道人道：「就算此刻龍大俠要與我們過招，我們也可以有把握在三百招內擊敗他。」

只見台下的龍在田，不住點頭，却說不出話來。

他以前雖擊敗過化灰、不同二劍，但適才他親眼見到這兩人一劍擊敗呼桑兄弟，便知道其進步非同小可，自己單劍已非其敵。

化灰和尚繼續沉思道：「我們之所以不再鬥龍大俠，是因爲他德高望重，仁義天下，劍術貴乎心，若論心劍，我們已不如他，又何苦找他比形外之劍。」

不同道人頷首道：「所以，我們一直沒有再找龍大俠比劍，並追隨其左右，學習形內之劍。」

化灰和尚忽然臉色一凝，道：「但是今日——」

不同道人臉色一變，疾道：「你傷了龍大俠——」

化灰和尚接道：「我們要與你——」

不同人道：「一决生死。」

話一說完，宛如蝴蝶，左右分飛，分飛中，一劍碧玉，一劍黃玉，交夾擊來，快宛電擊！

× × ×

金太子右手金劍格碧玉劍，左手劍架黃玉劍！

化灰和尚劍勢一轉，黃玉劍反削金太子手腕。

不同道人劍勢一反，碧玉劍點刺金太

子姆指。

金太子的金劍在指掌間飛旋，砸開兩劍。

化灰和尚沉腕出劍，劍抹金太子的小腿。

不同道人震劍圈點，飛捲金太子的腋下。

金太子一聲大喝，雙劍舞得天衣無縫，把所有的破綻封死。

可是化灰和尚看也不看，劍尖疾點金太子右耳。

不同道人動身反劍，劍斬金太子的足踝。

金太子大驚，身退，險險封過，化灰，不同又挺身而上，眨眼間已搏三十招，金太子連反攻半招的機會也沒有。

× × ×

原來這化灰和尚和不同道人，兩人生性懶散，不理俗務，心清自明，生平別無所好，只喜歡遊戲人間，直到五年前，他們在衡山之巔，目睹天涯三絕手之劍絕易水寒大敗「揚眉劍」楚冠玉，認爲是平生僅得一見，劍之光華，已達極峯，化灰，不同，從此埋首劍理，樂不知返。

這兩人原是天生聰敏，悟性特强之人，只不過三年時間，他們的劍術，已有「長樂」，「長青」二劍之稱。原因他們不僅練劍，而且修劍術，鑑名劍，並悟劍理，明劍氣，所以成就也比別人高，進步更比別人快。

豈料兩年前他們雲遊東海，見淮北大俠龍在田淮水講劍，豪性大發，約其切磋觀摩，一比之下，因化灰、不同劍招[illegible]練還未到家，終於在經驗上被龍在田單劍擊敗。

這一下比武之後，化灰、不同却成了龍在田的好朋友，兩年來未離開過淮北一帶，但他們也知自己劍法尚有瑕疵，於是加緊練習，功力大增，並加了一十八式，這一十八式，就稱爲「誤打誤撞，無所謂一十八劍」。

原來這「誤打誤撞，無所謂一十八劍」，特點是一旦展開，一氣呵成，根本使別人無機會出招，也不管是否成劍招，或是否命中要害，反正劍勢抹撫擦捺，點圈捲拖，皆無所謂，只求傷敵就好。

敵人一旦受傷，就更容易對付了。

總之這套劍法一旦施用，保管劍招連密，別人絕無反攻的機會。

既無反攻的機會，就只有落敗一途。

金太子的「鷹燕雙殺劍法」，劍着凌厲，劍勢無匹，但一上來就給化灰、不同搶得先手，却也無可奈何。

金太子只好化攻爲守，雙殺劍轉剛爲柔，化陽爲陰，也是無懈可擊，偏偏長青，長樂雙劍，專擇不是要害處來攻，使金太子十分狼狽，有點捉襟見肘，只有守，不能攻。

譬如金太子這兩招「鷹飛千里」，「燕點西湖」，一起一落，上下盤俱封得滴水不透，偏偏化灰劍鋒不刺其「太陽穴」而反削其耳，不同劍又不斬其腰而點捺其肘側，使得金太子蹌踉身退，差點着了道兒，心道好險！

金太子唯有等化灰，不同劍套盡時，全力反擊。

豈料化灰、不同，早已料到，化灰劍勢將盡，不同劍勢陡盛，待不同劍勢已弱，化灰劍芒大現，使得金太子左絀右支，而化灰、不同這「一十八劍」，已反覆用了四次，未傷及金太子，但金太子亦無法反攻一劍！

金太子急了，這樣打下去，絕不是辦法。

他知道只要替化灰、不同兩人配合的密集劍勢略略一頓，他就有辦法搶回先手，全力反擊。

可是連這樣的一點機會也沒有。

一直都沒有。

其實化灰、不同心裏何嘗不急。

他們把這一套劍法已將近使完第五遍了，還傷不到對方一絲一毫，再這樣打下去，如何是好。

化灰和尚，不同道人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意念，只要還有機會，他們定必好好的再研究增强這套劍法的殺傷性與效力！

× × ×

就在這時，第八十八招！

化灰劍斬金太子尾指，不同劍切金太子脚趾！

若攻向其他任何地方，金太子俱封守得住。

但這兩劍爲什麼，爲什麼偏偏要切手指，斬脚趾呢？

這兩劍又不得不守，金太子只好一招「鷹落燕沉」，「叮叮」封住兩劍！

而化灰，不同也立時攻出了第八十九招。

化灰藉着劍勁前刺金太子脈門。

不同借着劍道迫割金太子臂部。

兩人一前一後，拖着金太子的劍身側擊。

不料就在此時，「嗡嗡」兩聲，金太子的左右一尺三寸長的金劍，却變成了一尺七寸長！

化灰，不同同時向後翻出，但已遲了，雙劍「哧哧」刺入他們的前胸。

但他們也退得十分之快，劍入三分，便已抽拔而出，凌空飛退。

金太子一招得手，雙劍撒手掟出，飛追化灰，不同！

× × ×

這一下突變，乃來自金太子雙劍內的機關簧括。

化灰，不同飛退得快，但雙劍也追刺得快。

化灰，不同半空中各自怪叫一聲，身法加快！

他們連迴劍擋架的時間也沒有，唯有飛退！

這一飛退，化灰，不同，雙雙飛過擂台，掠過衆人頭頂，但金劍來勢仍不止，兩人「砰砰」撞中兩根柱子。

化灰，不同，功力何等之高，這一撞上去，柱子立斷，原來是旗桿，午後的日陽下，兩面大旗，同時攢倒下來，飛揚舞落，煞是好看！

就在這時，化灰，不同勁將盡，勢已慢，就要落下地來。

也在這時，兩柄金劍「颼」地一聲，飛回擂台上，金太子手裏。

原因金太子知道，自己發出去的力道

也將盡，再追刺下去，這兩柄劍會落在宋人手中亦未可知，而師娘是最珍惜這兩柄劍的，金太子說什麼也還不至胆敢惹他師娘生氣！

因爲他師娘在一次生氣時，便撕了十一個人，活生生的撕開，丟到火裏去。

他縱是「西域金燕」最得寵的人，也不敢冒這個險。

反正化灰，不同，已被迫下了台！

× × ×

化灰和尚，不同道人死裏逃生，足尖點地，鮮血滴落，臉色蒼白，幾將暈倒。

這時羣情洶湧，化灰和尚嘶聲道：「你無恥！」

不同道人掩着傷口，咆吼道：「你使詐！」

金太子在擂台上悠然道：「可是你們却是落敗了！」

只聽史文聖在台上大聲道：「宋金比武下半回合，金太子連勝三場，若再勝一場，此次比武，便算金方勝利。」

上回合的七場是二勝二敗三和。

這下回合一開始便是宋方連吃三場敗仗，除非還能連勝四場，否則宋方的敗仗乃吃定了。

連勝四場，又怎麼可能呢？

金太子在台上，已成了不敗的徵象。

狂妄，傲慢，自大，冷酷，深沉。

× × ×

化灰和尚怒吼道：「這不能算數。」

金太子一哂道：「你們可以再上來打呀，你們宋國還有一場啊。」

化灰，不同心裏也十分清楚，要不是剛才一上來就制得先手，是絕不可能迫住金太子的。

而這次上去，金太子斷不可能再給他們所乘！

更何况他們都已受了不輕的傷。

金太子的雙殺劍法，是他們所招架不住的。

金太子雖然使詐，但出手只一招，便使化灰，不同掛了彩，劍法之狠，辣，準，是化灰，不同所接不下的。

其實金太子早已心懷恨意，立意要殺他們兩人，所以才出言相譏，激他們再度上台。

果然不同道人按捺不住，叫道：「好，再打就再打！」

× × ×

忽然聽得一個人沉聲說道：「由我上去。」

衆人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化灰，不同轉眼望去，只見一黑衣青年，排開衆人，徐徐向擂台行去。

化灰，不同都各自一震，心忖：我是誰？

他們之所以驚訝的是因爲我是誰剛才乃身受重傷，現在居然還能站得起來，又像好了一半似的，而要向金太子挑戰。

化灰，不同自知無法贏下這一場，可是我是誰呢？他，能嗎？

况且他受了傷！

而且這一場比試，若是敗了，大宋就等於輸下來了。

化灰，不同一陣猶疑，衆人紛紛交頭接耳，喁喁細語：「好，大俠我是誰出來，好好幹他一場！」

「把金狗子打得個稀哩巴啦的滾回去吧。」

「但是他受了傷啊！」

「他是金太子之敵麼？」

這些話，同樣也是此刻化灰，不同心裏所想說的。

× × ×

我是誰吃力地排開衆人，裝得一點也不吃力似的，因爲他的敵人，正在擂台上，陰森森的盯着他。

不知怎的，他心裏竟有些發慌，他不知道金太子是否看出了他已經受很重的內傷。

他必須要强撑下去，因爲他知道，縱是化灰，不同上去，也是必死無疑。

自己也是。

可是自己可以拚命。

若論拚命之道，全場中沒有一人能勝得過他。

他也知道憑自己現在的武功，體能，要想勝得過金太子，那是妄想。

他是上去拚命的。

他只想趁金太子一個不防，把他掀下台來。

如果運氣好的話，他還可以以一命換一命。

他一步一步往前走，看來勇決，可是身子一移動，就劇痛攻心。

他現在需要調養——

可是國家現在需要他去拚命。

× × ×

當我是誰決定一件事情時，天下除了一人之外，無人可以阻止他。

沈太公也不能。

但他是唯一能在這時候，向我是誰說幾句話的人。

他不管我是誰聽不聽得進耳。

「如果你死了，我也活不了。」

沈太公當然也看出我是誰絕非金太子之敵，也看得出我是誰傷勢有多重，更加看得出我是誰此去的居心。

——拚命。

——若拚不掉別人的命，拚掉的將是自己的命。

但他阻止不了我是誰，只好讓他去。

能阻止得了我是誰的人，仍然沒有來到。

沈太公只能決定一件事。

如果我是誰死了而金太子仍能活着，他是第二個上去拚命的。

這就是他那句話的意思。

× × ×

金太子心中暗暗地笑了。

他一眼就看得出我是誰的傷，更加一眼就看得出了，我是誰是上來拚命的。

大江南北，我是誰是拚命第一好手。當年之時，一拳把屈雷的拳頭打碎的好手。

如果有誰，武功與我是誰不相上下，與我是誰搏鬥，則必敗無疑。

因爲我是誰敢拚命。

這些金太子都聽說過，不過他還是照樣的定。

因爲他的武功並非與我是誰在伯仲之間。

更加因爲他的雙殺劍，不會讓我是誰有拚命的時間。

他是在等我是誰來送死。

在等史文聖說出那一句：「大金國比武全勝！」

× × ×

夕日西斜。

太陽把兩支空幌幌的旗桿長長地拖在地面。

太陽斜照在擂台上，金太子悠閑的站在擂台上，我是誰一步一步的走到擂台邊上——

我是誰向上望了一眼，衆人知道，一場慘烈無比，決勝負的一戰，即將要開始了——

我是誰一旦上了台，雷轟也不會下來，除非已有了一個勝敗——

宋、金兩國的勝敗！

我是誰的目光與金太子交接，彷彿四道電光交擊，我是誰覺得一陣寒意，內心一震，但他立時決定，在他未喪失勇氣前，必須已站在擂台上——

於是他立即要飛身上台——

只聽史文聖漫聲道：「宋金比武大賽，下回合第四場也可能是最後一場，金方金太子沉鷹對宋方大俠——」

就在這時，一聲馬嘶突然打斷了史文聖的語音，我是誰的身形！

× × ×

一聲駿馬長鳴，自擂台場地之外，帶來了多少風塵，多少振奮！

馬嘶響起，馬蹄急奔，一人一馬，白衣翻飛，人與馬已連成一綫，在掠過旗桿之際，閃電般已撈起兩根斷旗！

「宋」！

「金」！

這人左右雙旗，駿馬急奔，大風吹來，彷彿這人有一雙羽翼，衆人都驚奇地讓出一條路來。

駿馬直奔擂台，猛地止歇，猶自長鳴，蹄動不已，而馬上人，眞個像有一雙翅膀，帶動兩面大旗，已先我是誰，飛上台去！

金太子一見此人身法，臉色立變！

他掌中劍立時不見了，兩隻手掌翻飛拍出！

「輕烟掌」！

瞬眼拍出三十六掌！

這人手上兩面大旗，獵獵飛動，上下激舞，金太子的掌力都拍在旗面上，以輕制輕，竟發生不了任何威力！

三十六掌刹那便過，這時史文聖才來得及一聲驚呼：「溫振眉！」

這三個字一出，台下引起了一陣驚悸騷動。

台下的我是誰，終於站定，眼睛裏也充滿神采。

唯一能阻止他上台的人，終於到了！

× × ×

三十六掌一過，兩面大旗，恰好纏住金太子兩隻手掌，一拖，一捲，一迴，一幌，再是一送——

一拖的時候，金太子吐氣揚聲，把樁立馬，竟拖之不動！

一捲的時候，勁道陡變，金太子連忙改換重心，但身仍不禁側了一側。

一迴的時候，雙旗的勁力完全相反，金太子力聚盤根，居然仍不倒！

一幌的時候，迴力全失，金太子忍不住反彈起來！

一送的時候，左旗重右旗輕，力道恰好把金太子送出擂台外，金太子百忙中一抓，不料對方左手忽鬆，金太子抓住一面旗子，呼地飛落到擂台之外，半空連打三個觔斗，終於卸去一送之力，飄然落地。

這兩面旗子不過在瞬息間，已轉變了五種巧勁，終於把金太子迫出了擂台！

金太子落地，才發現手上有樣東西，一鬆手，那面金旗軟弱無力的蓋到他頭上來。

金太子又羞又憤，猛退兩步，讓開落旗，抬目只見台上白衣人，左弓右箭步，雙手一提一落，「噗」地一聲，把宋旗插在擂台上，落日殘照下，這面宋旗，猶自在台上，獵獵飛舞！

台上之白衣人，亦是衣袂飄盪，雖然衣衫沾有不少塵埃，似是風塵僕僕，跋涉而來，衣鬢皆亂，喘息未定，但仍神色自若，向台下金太子遙相拱手笑道：「得罪了。」

金太子猶如大夢初覺似的，自牙齦裏咬牙切齒的吐出了三個字：「溫——振——眉？——」

台上人笑道：「正是區區。」

× × ×

台下歡聲猶如雷動，整千張嘴在同時說話，急着要說話，連自己都聽不清楚在說些什麼，只知道說的是振奮，喜悅！

溫振眉一招五變，已逼落了金太子沉鷹！

連我是誰臉上也有了笑意！

沈太公忍不住呱呱叫跳了起來，一掌拍在身旁的包先定肩上！

包先定本已受了傷，這一掌震動了傷口，「哎唷」的一聲叫了起來，剛好他又想叫「好」，所以一苦一樂，連在一起叫，別人也不知他在叫些什麼。

夏侯烈，喀拉圖等都變了臉色，而完顏濁，簡直是死灰色。

三度逐他出宋境的溫振眉，又來了！

可是在擂台上的溫振眉知道，他這一招得手，乃來自金太子的輕視大意。

而溫振眉之所以戰無不勝，向未敗過，有一點乃關係到他的性格。

他從沒有看輕過任何人。

更何況是敵人。

所以他一招能逼落金太子，但這若非有擂台的範圍作勝敗論，打下去可不一定了。

這點溫振眉和金太子都肚裏明白。

× × ×

這時史文聖灑聲報出：「宋金比武大賽下回合，第四場，宋方溫振眉勝金方金太子。」

金太子猛地狠辣地向台上閃電似的掃了一眼，沈太公立即把握機會，迅速而簡單地告訴溫振眉目下的情況。

「上回合我們是二勝二敗三和，所以作不分勝負論。現在再比下回合，金沉鷹已連贏三場，剛才你扳回了一塲。」

溫振眉點頭，他知道，至少他還要連續贏三場，才能扳回勝局，只要敗了其中

之一場，宋方便算敗定了。

沈太公繼續說道：「錫無后拚信三俠，都受了傷，我拚喀拉圖，包二俠拚夏侯烈，也都是兩敗俱傷，包二俠拚完顏濁，也是玉石俱焚。龍大俠乃被金沉鷹重傷，羅通北、彭大正、曹七，皆被金沉鷹所殺。上一場，化灰、不同也被金太子所傷落台……」

聽到這裏，溫振眉就沒了笑意，由於自己來遲了，造成這許多血淚英雄！

台下的金太子忽然笑道：「你想爲他們報仇，是不？」

溫振眉淡淡地道：「我只希望你不要上台來。」

金太子道：「爲什麼？」

溫振眉道：「因爲我到目前爲止還未殺過人。」

說這句話時，殺氣忽現！

× × ×

金太子臉色一變，但居然猶能沉得住氣，冷森地道：「你跑了許多路吧？」

溫振眉道：「不錯。」

兩人相隔三四丈遠，說話猶如平常，但二十丈內的人猶淸晰可聞二人之語音。

金太子道：「一定很累了吧？」

溫振眉道：「有勞關照！」

金太子道：「不知功力會不會打了個折扣？」

溫振眉居然笑道：「我這又不是賣布的，沒什麼折扣可打的。」

金太子悉然回身，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來，深沉地道：「那我也不急着和你相搏，我們打最後一場好了。」

要知道金勝三場，宋才勝一場，至少要多勝兩場，才能扯和，而勝敗乃存於第七場——最後一場。

如果金太子急於打第五場，則如第五場他敗了，第六、七場金方也理應無人能制得住溫振眉。

所以金太子也不急着要打。

而且溫振眉經長途跋涉後，再四、五、六場的打下來，就算能贏，到了第七場時只怕也眞力不繼，那時金太子才給予致命搏殺，事半功倍！

溫振眉忽然笑着說道：「我是長途跋涉。」

金太子淡淡地道：「我知道。」

溫振眉笑道：「但我跋涉何故？奔往何處？太子可淸楚？」

金太子臉無表情道：「願聞其詳。」

溫振眉笑笑道：「我乃是去采石五龍山。」

金太子臉色煞然變白，溫振眉接道：「山神廟前。」

金太子嘴唇嚅動，却說不出話來。

溫振眉繼續道：「事因今日有人伏襲於山神廟，以圖謀害虞允文將軍，柯副將、寧大人等拚死相護，兇徒是誰，想太子定必知曉？」

金太子想說話，最後只有一聲乾笑。

溫振眉笑着探問道：「想金太子必然關心他們的下落？」

金太子又是一聲冷笑。

溫振眉道：「金太子不必担心，虞將軍已在寧大人匡護之下，回到了采石軍中，至於太子八位同門，五人已逃逸，青烟、青松已作法自斃，落崖身死；青峯、青朋，則已伏法就擒！」

衆人聽得溫振眉談笑間竟引出這一大段內幕，不禁大驚，聞虞將軍已沒事，心道好險，紛紛都揑了一把汗。

金太子電目一長，喝道：「溫振眉！你壞我好事！唏哩呱莎俾力力尼里，蘇花呀殺總唐高明岡！」

後面用的是藏語，一說完之後，喀拉圖立刻大吼一聲，紅影大盛，已飛上了擂台！

金太子終於按捺不住，要喀拉圖先戰溫振眉！

金太子不叫完顏濁，一是因爲完顏濁受傷較重，二是因爲完顏濁曾被溫振眉三度逐出中原，對溫振眉甚是畏懼。

而溫振眉那一番話，原是要激金太子動手的。

因爲他長途跋涉，需要長時間歇息，如果只歇息片刻，反而會更覺疲乏，而在趕路時的一股豪情都會漸次消弭於無形。

所以他要快快激金太子出手。

金太子雖未出手，但他終於派人上來了。

「宋金比武大賽下回合第五場，宋方白衣溫振眉對金方西藏活佛喀拉圖——」

× × ×

喀拉圖一上了台，不像活佛，只像活獅。

看到食物的餓獅。

他一上台，抓着月牙鏟就劈擂擂打，追着溫振眉就是迎頭一擊。

溫振眉閃電般到了他後面。

我們小時候常常看到小狗追着自己尾尖上的小蟲或蝴蝶，牠轉尾巴也轉，牠永遠也咬不着自己的尾巴，終於累呼呼的，東竄西奔，到後來還是累得癱了下來，尾巴依然在他的後頭。

喀拉圖和溫振眉現在正是這樣。

喀拉圖當然沒有尾巴，溫振眉扯住他的衣服，然後輕得好像一隻燕子，喀拉圖一動，就帶動了他。

喀拉圖怒吼、狂嘶，往後猛打猛戮，但溫振眉仍在他後面。

有一次喀拉圖迴鏟刺到了：刺到了自己。

他刺到的時候，溫振眉忽然不見了，所以喀拉圖就刺到了自己的屁股，然後溫振眉又重新出現自他的背後。

喀拉圖亂扎狂戟，打了好一會兒，終於累得頭暈眼花，身子已在擂台上打了幾十個旋轉，實在是累了，手也慢了下來。

然後溫振眉就忽然出現在他面前。

喀拉圖猛地一驚，舉鏟就衝刺過去。

溫振眉又忽然不見了！

喀拉圖收步不住，猛見一張大旗，迎面掃來，當中一個大「宋」字！

喀拉圖大吃一驚，衝力太大，閃避不及，雙目一時不能見物，就在這時，他覺得雙手一麻，月牙鏟已給人劈手奪過去。

喀拉圖一面怪叫，一面閉着眼睛，雙手揮舞，退了七八尺，一張開眼睛，離插在擂台右邊的宋旗雖然已遠，但那白衣青年正溫文地笑着，左手輕輕平舉着月牙鏟，鏟尖兩鋒，凹處正好把自己脖子套住了，只要微微往前一送，世界上就沒有喀拉

圖這個人了。

喀拉圖呆了一陣，隨即指手劃脚，吱哩呱啦地比劃了一陣，然後便閉上眼睛，不再說話，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

溫振眉一笑，把月牙鏟遞回給了喀拉圖。

喀拉圖本來嘰哩呱啦的一頓話，就是說要殺就殺，大丈夫可殺不可辱，正閉目待斃，不料不但不殺，反把月牙鏟交給他，他不禁怔住了。

待他弄清楚溫振眉確無惡意之時，慌忙接過，放在地上，竟恭恭敬敬地向溫振眉連連合十爲禮，然後唏哩巴啦的講了一大堆藏語，飛身下台去。

溫振眉不諳藏話，也不懂他在說些什麼。

而金太子却臉上變了色，夏侯烈虎步跨上了台。

原來這喀拉圖雖然生性殘暴，是西藏拉薩大寺七大活佛中紅衣活佛之大弟子，武功很高，但天質却並不壞，只是受金人唆教，以致仇視中原人士，才隨金太子初入中原，大開殺戒。

不料現刻溫振眉挫敗了他，却不殺他，他生性戇直，便表示他的感激，向溫振眉說永不與中原人士爲敵，以謝溫振眉不殺不辱之大恩。

可是喀拉圖這一收場，金太子可掛不住場子。

所以夏侯烈立即撲了出去。

× × ×

夏侯烈一到就是一掌迎頭劈下！

溫振眉一見到夏侯烈，心中忽然有一個念頭：這個人的出手武功，像極了我是誰！

跟我是誰打鬥，溫振眉很有經驗。（在「龍虎風雲」一書中，溫振眉便與我是誰交過手。）

跟我是誰打架，首先不能跟他拚命。

因爲我是誰簡直不要命。

所以跟他拚命只有送命。

看來夏侯烈也一樣。

夏侯烈一掌劈來，溫振眉看準了，忽然戳出一指！

指點向夏侯烈掌沿！

指風開始飄忽，將及掌沿時，忽然變得凌厲如刀！

夏侯烈的掌勢忽然大變，易劈爲拍，一掌冲來！

溫振眉左手忽然又是一指，正戳向夏侯烈掌心！

夏侯烈再大的胆子，也不敢被這一指點中，掌勢立變，竟成爲一拳橫撞過來。

不料他招式一變時，溫振眉的指勢也變了。

變成一招，「一指鳳點頭」，指點夏侯烈的拳背！

夏侯烈一招三變，仍逃不過溫振眉的指風，只好收拳出脚！

這一脚，活像夏侯烈本來就是兩掌一拳都是虛招一般，出得快，準、狠、了無痕跡！

可是他的脚才一起，溫振眉的手指就戳向他的左足！

但是夏侯烈踢出去的脚忽然變成了右足！

脚踢溫振眉咽喉，眼看就中，忽然溫振眉的咽喉變成了一根手指！

手指一屈，第二節指猛敲夏侯烈的脚背！

夏侯烈實在無法再變招了，忽然一個翻身，飛出了一丈，所有的招式，立時變成了像完全沒有發出過一般！

可是他才翻身，什麼都來不及看清，只看到了一隻手指，這隻手指直點他「人中穴」！

溫振眉的手指。

夏侯烈嚇得魂飛魄散，八仙步，鐵板橋，手指自鼻尖險險擦過！

可是那隻手指立時成了向下點敲，直敲他的鼻樑骨！

夏侯烈一個大旋身，醉蟹步，臥龍腿反撐而出！

可是這隻手指一縮，變成點向他的大腿！

夏侯烈大吼一聲，玉環鴛鴦步，凌空連環飛踢，冲天而起！

但令人心胆俱寒的是：當他冲至巔峯，忽然看見一隻修長，皙白，微露青筋，有力，節現的手指，正點向他的眉心穴！

夏侯烈怒喝一聲，千斤墜，萬秤閘，身子猛沉！

可是他立時發現，下面有一根手指，正疾點他足心穴！

夏侯烈已來不及分辨究竟溫振眉的手指有多少指，怎麼到處都有手指在等着他，現在他只有守避的份兒了。

夏侯烈不愧爲契丹藩王夏侯長歌之子侄，族中的第一勇士，長嘯一提氣，居然還能拔身沖起！

這一冲起，宛若怒鷹，竟撞破了三丈半高的茅篷，飛到了擂台之上。

但他萬萬料不到的是，他冲上茅頂，却發現一個人輕飄飄不着力地站在茅頂上，笑着似在等着他，然後迎面就給他兩指，點向他的左右承泣穴！

溫振眉！

夏侯烈這才知道，江南白衣溫振眉的武功有多高。

溫振眉的武功就高在全不可測，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用什麼武功，是不是他的絕技。

而他却在微笑間輕易把對手擊敗。

夏侯烈以前曾聽說江南有這個人，他心中很是不服，現在他才發現自己錯了，錯得厲害。

因爲他現在已經服了，服得要死。

夏侯烈力已盡，氣已衰，他知道他已避不開這一指！

所以他唯有硬接！

夏侯烈雙手抓出，他寧願手掌被溫振眉一指戳穿，破了他的數十年眞烝的掌功，也要把溫振眉的手指拗斷！

眼看夏侯烈就要捉住溫振眉的左右食指時，溫振眉的左右食指突然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忽然彈中兩隻中指，「卜卜」彈中夏侯烈的左右脈門。

夏侯烈只覺左右手脈門俱一麻，手張開，不料兩隻手却伸了過來，友善的跟他握了一下手。

然後兩人便往下落。

衆人只見兩人此起彼落，開始夏侯烈

力攻不捨，後來是走避不迭，最後冲上台頂，夏侯烈狂吼連連，再落下來時，却是兩人手搭着手，平靜落地，似是十分友善，衆人不禁大奇。

只有夏侯烈心中自己知道：要是溫振眉剛才想殺他的話，他至少已死了十次。

兩人落下來時，溫振眉仍握住他的手，而夏侯烈却連一點力量也發不出。

而溫振眉却忽然鬆手，退了三四步，輕聲向夏侯烈抱拳道：「承讓。」

在這一剎那間，夏侯烈幾乎流出眼淚來。

他自出道以來，豪氣干雲，揚眉吐氣，以一身鐵胆，全身武功，江湖上有名的高手都在他拳下掌下掙扎，受辱，慘敗，呻吟，甚至身亡，却從未想到，他自己也有大敗的時候。

他更沒有想到在他敗的時候，溫振眉却假裝被他震退，反而說：「承讓」。

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想找個沒有人的地方，去好好大哭一頓。

所以他一拱手，飛身下了台。

金太子眞個變了臉色，猛抬頭往上一望，滿目的陰毒兇狠，飛身上了台。

溫振眉一來，連勝三場，衆人連「好」字都忘了叫，而今金太子又登上了場，衆人又屛息以待。

這宋金比武大賽的下半回合，是金先勝三場，宋再勝三場，只剩下這最後一場，決定勝負！

史文聖在台邊噤口不語，彷彿也給溫振眉的絕世武功所震住了。

× × ×

這次金太子上台後，屹立不動。

溫振眉也沒有動。

夕陽殘照，落上大旗。

夕陽把天邊的雲朶都鑲了萬丈金芒的邊彩。

大旗在擂台上依然雄姿飄飛。

溫振眉與金太子兩人的影子漸漸被拉長。

不過誰都沒有動，觀衆彷彿被這兩人的氣氛所震懾住了。

我是誰自從溫振眉來後，一直就站在台邊，沒有離開過，似乎也看得痴了。

就在這時，金太子突然動了。

× × ×

金太子一動就是拔劍：金劍！

夕陽斜照在劍身上，劍身漾起了刺目的金光！

金光直反射溫振眉雙目。

强光驟然而來，使溫振眉不禁閉起了雙目。

就在這時，金太子的雙劍已發動了。

鷹燕雙殺劍法！

× × ×

劍左咽喉，劍右胸膛！

眼看就要刺入，溫振眉突然一縮！

他的身子快如彈丸，飛退而去！

金太子的身子跟着也疾若弓弦，飛射而出！

金劍追刺溫振眉，離咽喉，胸膛始終不過兩寸。

溫振眉閃電般後退，金太子驚雷般猛追！

台下的人，看得張大了口，一顆心，像隨時都要跳出來，却叫不出半個字。

溫振眉因强光而失了先機，一直都無法出招，閃避，只有急退。

金太子更不願意失去這先機，狠命追襲！

溫振眉越退越急，金太子越追越快。

衆人以爲兩人最快的輕功，如此駭人，沒料到一退一追之間，却只有逐漸加快，不見退減的現象，快到後來，只見台上一黃一白，連人影都看不見了。

兩人已閃電般在擂台邊沿上跑了十一圈！

金太子的雙劍仍離溫振眉的要害只有兩寸。

就在這時，溫振眉忽然感到背後有兩道破空之聲襲來！

台下，缺耳千手，飛鏢陳冷！

溫振眉閃電般反手撈住兩枚飛鏢，然而金劍已點上他的皮膚！

就在這剎間，溫振眉忽然斜裏地滾了出去。

金太子眼看得手，忽然不見了溫振眉，收勢不住，「噗噗」二聲，金劍刺入了台角木柱裏去，直至沒柄！

金太子心中一凉，猛拔不出，只見溫振眉在斜角處微笑望向自己。

溫振眉沒有出手。

金太子臉上却一片死灰。

因爲他知道，此刻溫振眉如要殺他，他早已不知死了幾次。

金太子滿身冷汗，屹立着沒動，也沒急着把雙劍拔出來。

溫振眉還是沒有出手。

台下却傳來一聲慘叫。

× × ×

飛鏢陳冷，發出了兩枚飛鏢後，立刻躍起！

金太子不能敗，這點缺耳陳冷心裏最是明白。

我是誰，沈太公已明白他的身份，金太子一敗，只怕他就活不了。

但是他躍起的時候，發現擂台上的人已停了手。

以他的眼光，當然可以看得出溫振眉對金太子手下留了情。

所以他立時改躍出人羣以外，三個起落之後，不料一條魚絲，已飛捲在他的足踝上。

這剎那間，至少有七八件兵器同時擲進他體內。

其中包括了「天南拳派」的金牛拳，英雄堡堡主的流星鎚，南天一鳳的玉環鈎，鎭江府蔣非凡的飛刺，薛金童的流星掃月鐺！

這些人都在憤怒中出擊，出手自不容情。

所以他唯有發出一聲慘叫以外，還能做些什麼呢？

陳冷倒地。沈太公才「颼」地一聲，收回魚絲，然後望向喬厲花。

喬厲花花容失色。

只見沈太公笑道：「妳放心，我還不致和女娃子動手。」

× × ×

夕陽斜斜地掛了下來，照在大衆的頭上，擂台上，大旗上，金太子的衣飾上。

金太子扶着金劍，一直沒有說話。

溫振眉忽然道：「令師可好？」

金太子道：「好。」

溫振眉笑道：「太子的劍法，於年輕的高手裏，可說絕無僅有，可惜令師尊劍法如鷹擊長空，雄奮激越，令師母劍法輕盈，迅敏辛辣，你的性格恰好介於這兩者之間，若能自創出一套劍法，我當非太子之敵了。」

這幾句話，眞是武林中一大宗師說出來的話，一語道中金太子的缺點，並且提出解決之法，在場的化灰和尚，不同道人乍聽之下，也心中一動。

金太子聽來，心中也怦然而動，如果他聽了這番話，再下苦功多練五年的話，也許他就是日後的天下第一年輕劍手中最高者了。

可惜金太子却同時生起了另一種感覺：羞憤！

原來他生性傲慢，生於皇室，無人不對他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幾時聽人這樣批評過他？心中又氣又怒，緩緩地拔出了雙劍，忽然道：「有一事請敎。」

溫振眉道：「請敎則不敢當。」

金太子說道：「家師曾經賜敎我一件事。」

溫振眉笑道：「那定必是一些金玉良言了。」

金太子緩緩走前去，說：「家師曾敎我，若用他這兩把劍，還敗在大漢人手中，那我就該自刎當場，他們自會爲徒弟報仇！」

溫振眉一怔道：「兩位師尊的話也未免太……」

金太子忽然皮動肉不動的一笑，道：你不必担心，我不會死的！」

溫振眉笑道：「這就對了——」

金太子截口道：「因爲——」隨而看看自己手上的雙劍，道：「死的是你。」

「死」字一出，雙劍急刺而出！快如閃電！

笑容凍結在溫振眉嘴邊。

× × ×

七場已過，勝敗既定，溫振眉饒而不殺，金太子猝下殺手，衆人爲之驚動！

說時遲，那時快，劍已刺到！

溫振眉連閃躲都來不及！

但是左右姆食二指，閃電般挾住兩劍劍尖！

挾住時劍尖離咽喉，眉心不及一寸。

但兩柄劍立時像鑲在岩石上一般，一動也不能動！

就在這時，忽然又是劍光一閃，九點光圈飛打而至！

光圈何來？劍芒何處？

竟是台上的主持：一劍圈九環，史文聖。

環、劍飛襲溫振眉背後。

× × ×

驚呼，怒叱，駭嘶，怪吼，都搶救不了溫振眉的性命。

溫振眉忽然鬆手。

他的身形就像棉花糖一般的，軟倒了下去。

他的頭頂觸着了地，雙脚仍像大樹一般立在台上。

好一招北派「鐵板橋」！

金太子的金劍立時自臉上掠過，恰好刺落兩個鐵環！

溫振眉往後一陣抓拿，左右雙手各圈住三個鐵環！

鐵環一共九個！

兩個被金劍挑下，六個已被溫振眉所接。

一個「噗」地旋打在溫振眉胸上。

這時史文聖的劍尖已到！

溫振眉手接環，脚撐地，已入死路，無法可接！

淮北羣豪怒吼撲來，却也挽救不及！

× × ×

溫振眉一張嘴，竟咬住了劍尖！

就在這時，金太子的劍勢已改往下刺了。

也許在這刹那，溫振眉已有應付這兩柄劍的辦法，可是也來不及使用了。

因爲金太子的雙劍，忽然暴長。

沈太公曾用最簡短的話，把比武的情形，告訴了溫振眉一遍。

可是他忘了告訴一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金太子的劍有機關，化灰、不同就是因此而受傷的。

× × ×

就在這時，又一道劍光掠起！

掠起如急電！

猶如夕陽紅霞間，忽然昇起了彩虹飛跨！

又像河水萬頃，忽然成爲千丈飛瀑越落！

這一柄如雪如玉的長劍，自下而上，後發而先至，竟比一切的劍光環芒，都更快十倍！

這一雙金劍與之一比，有如庸脂俗粉的女人與麗質天生的少女一比。

不但失了色，而且簡直沒有了存在價值。

這一劍之快、之急、之準、之超脫，就彷彿是畫裏的天空，一抹空白，又像畫中的飛瀑，一抹飛泉，有着無盡的潛力與威力！

這一劍，穿過所有的劍，「哧」地刺入了金太子的咽喉！

× × ×

「驚天一劍」！

台下的龍在田忽然大吼一聲，叫出了這句話。

驚天一劍。

化灰，不同也變了臉色。

他們之所以會練劍，是因爲曾目睹「天涯三絕手」之「劍絕」易水寒大戰「揚眉劍」楚冠玉，羡煞到了極點，所以奮而學劍。

可是「劍絕」易水寒的師父，正是「天雷老人」。劍絕之所以成爲劍絕，是因爲他的天下無人能接的「天雷一式」。

天雷老人，一生從未敗過，他的「天雷一式」也從未有人接得下。

可是在廿五年前，中元夜，華山之巔，他與中原一奇俠蕭秋水論劍，苦戰一晝夜，天雷一式竟敗在這位劍俠的一招下。

那一招正是武林中見所未見，却已風聞天下的：驚天一劍！

蕭秋水刺了那一劍後，天雷老人俯首稱臣，從今以後，蕭秋水再也沒有出現過江湖。

而今廿五年後，淮北下關，宋金比武大賽中，在這千鈞一髮的刹那，溫振眉竟對金太子刺出了這一劍！

沒有人知道溫振眉會用劍。

更沒有人知道他會驚天一劍。

而今這一劍，忽然在他身上出現了。

似閃電驚虹，一瞬而沒。

這道雪玉一般的長劍，只在金太子咽喉蜻蜓點水般的一停留，便刷地收回溫振眉衣袖之中，完全不見了。

好像完全沒有刺出這一劍一般。

而這一劍在它流星過空般的瞬息間裏，已照亮了多少人世的溫暖，照開了多少人性的心花！

而在化灰，不同的心目中，因爲目睹了這一劍，心裏撞開了萬丈波瀾，終於苦學劍道，這且按下不表。

× × ×

金太子仍沒有死。

但他已脫了力。

他的喉嚨上多了一個小孔，在那一刹間，他清晰地感覺得到那柄劍，那柄雪玉一般光鍊無瑕的劍，刺入他咽喉，頂住他氣管的感覺。

他現在的目光裏充滿不信與驚訝。

終於成了恐懼。

在剛才的刹那，他的雙劍已無力刺下，因爲只要他挪移任何一絲，那柄雪亮的劍，都會刺破他的喉管，他就唯有先死，連劍都不及刺下去的先死。

所以他連動也不敢動，溫振眉便收了劍，身子徐徐地從地上挺了起來。

金太子不禁發出了一聲太息。

不是因爲溫振眉居然可以從地上徐徐挺立這份腰力，從地上施鐵板橋一躍而起，這並不十分難，但緩緩挺立，這份腰力，就難有幾人能做得到。

金太子的太息是因爲他知道已無望殺死溫振眉。

他覺得一種前所未有的耻辱，想到他剛才的畏死不敢刺，他更愧無地容。

他一生饒勇善戰，養尊處優，從未受過這樣的恥辱。

他不知道自己爲什麼很怕那一柄雪玉似的長劍，彷彿它代表了什麼，而最叫自己受不了的。

金太子無法忍受這種恥辱，他解決的方法是非金國武士的——

雙劍一反，刺入胃囊，一股刺骨的疼痛，使他向台下的完顏濁叫出了悠哀的一聲：「把這兩柄劍送回給我師父，要他替我報仇——」

嘶聲自此而斷。

血染擂台。

金太子身亡。

× × ×

溫振眉站在擂台上，大旗旁，良久不語。

史文聖一步一步地向後退去，猛地反身想跑。

他已被溫振眉那一劍嚇破了胆。

誰知他退後時，猛聽到一聲大喝，驚天動地，待他回得身來，剛好看見一隻大而重的拳頭，已到了眼前——

隨後他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這一隻拳頭，正是打碎了他的臉骨的東西！

而且這拳頭，正是我是誰的拳頭！

× × ×

「把這兩柄劍送給我師父，要他替我報仇——」

——溫振眉還在想着這兩句話。

——金太子死了，金主亮會甘心麼？

——西域神鷹，西域金燕又眞會罷手麼？

——只怕從此以後，宋金兩國，更是永無寧日了。

他望望西天的殘陽，暈黃古舊的夕陽，曾經照過風關萬里昭君出塞，曾經照過古道漢陵，盛唐烟雲，而今重新照在這面大旗上。

台下那匹長途飛馳過的駿馬，現在不禁嘶鳴了一聲。

「落日照大旗，

馬鳴風蕭蕭。」

——溫振眉不禁想到了這兩句詩。

就在這時，只聽一聲驚呼，來自信無二：「大哥，大哥，你怎麼了？」

× × ×

龍在田雙目微開，嘴唇亦無力的張開，眉鬢沾血，殘陽無力地照在他的臉上，他已經逝去了。

就在他親眼看見當年名震江湖的「驚天一劍」，神奇般出現，又神奇般消失，在那燦爛的刹那，他叫出了「驚天一劍」之後，便悄然與世長辭了。

他是爲了維護淮北武林威望挺身而戰，終於死在金太子之手。

但是金太子，也同時死在這一場擂台大賽裏。

而且死在他自己的手上。

× × ×

喬厲花悄悄的站了起來，在哀痛的衆人間，想要偸偸地開溜，沈太公的聲音忽然響起：「紅辣椒！」

喬厲花一下子只覺得頭上凉到脚板底去了。

沈太公冷笑道：「這次我們放過妳。中原彎月刀洗水清的清譽，莫要給妳毀了。妳要是再不改過，台上的史文聖、台下的陳冷、淮河畔的程千斤、淮河裏的施敬塘，都是妳的榜樣！」

喬厲花站在那裏，連動也不敢動。

那邊的完顏濁已偸偸溜上了台，抽回了兩柄金劍，自人羣中溜了出去。

夏侯烈，喀拉圖呆站人羣之間，茫然不知所措。

錫無后猶自在地上哀號呻吟。

溫振眉走下台來，和我是誰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忽然四隻手之間，又搭上了另一雙手，正是笑嘻嘻的沈太公：「我們終於又在一起了。」

溫振眉微笑點頭，道：「我們終於又在一起了。」

我是誰望望台上的大旗，望望遠方殘陽，終於也道：「是的，我們終於又在一起了。」

——本故事完．全文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大結局）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先生從楚小楓的對招手法中得知劍譜落在他手中，遂以揭開自已的人皮面具爲條件，要求楚小楓告訴他是從那兒得到那劍譜的。然而遭文鳳的反對。後二人同出招，唯大先生有防身盔甲護身，是以二人所發的兩劍皆落空，反而被大先生用手指捏斷了手中長劍，文鳳套上尖利的指套，聯合楚小楓的大羅十二式，同攻向大先生。三人戰至難分難解時，于老三鐵老四相偕而至，懷疑大先生的身份，大先生竟欲奪門而出，却碰上剛要進來的含沙，射影二人……

揭開盧山貌　遺下警世言

大先生道：「看過之後呢？」

于老三呆了呆，望着鐵老四，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

鐵老四略一沉吟，道：「大先生，你是咱們的首領，咱們對你一向敬服，想不到，咱們之間，似乎是一直沒有過開誠相見。」

于老三道：「對！大先生，我們希望你取下面具，大家面對面的好好談談，照你大先生的說法，咱們這個組合在一個月內就可以完成了我們多年的心願！」

大先生道：「不錯，行程百里行九十，現在，應該還不是我取面具的時候。」

文鳳道：「大先生，你所謂的大局將定，是要我們也一起算到進去了。」

大先生道：「文鳳，妳一直在用心挑撥，是麼？」

文鳳道：「過去，我們一直把你視作首腦，遵從你的令諭，冒險犯難，從無一句怨言，但你自己想想你的作爲，那一件事，能叫我們相信？」

大先生道：「過去，難道你就一直沒有想到這些問題麼？」

文鳳道：「早就想到過了，不過，不像現在這麼明朗。」

于老三道：「大先生，二先生說的不錯，我們心中早就有些對你不信任，只不過，我們沒有說出來罷了。」

大先生道：「既然是早就不信任我了，爲什麼不早說出來。」

鐵老四道：「說出來，也得有說出來的機會呀！」

文鳳道：「你一定想知道，我就告訴你吧。」

大先生道：「好！我也希望你們能明明白白的說出來，是不是早有了勾結。」

文鳳道：「你又猜錯了，我們沒有勾結，大家對你的懷疑，都是深藏在心中，你的神秘，不但使我們疑心，也使我們畏懼，疑心雖早有，不過，都不敢說出來，你除了由我代你傳諭的本寨之外，又設了兩處發號施令的營寨。牆無百日不透風，你這些別具用心，不但我覺着，大概老三，老四，都已經心中有數，你究竟在玩的什麼手法？」

大先生冷冷一笑，答非所問的道：「妳們有了問我的膽量了？」

文鳳道：「楚小楓給的啓示，你千方百計的要殺他，但他還是好好的活着。」

大先生道：「我主要的，只要留他活口，如是我想殺他，那還有他的命在，這件事，你應該最清楚。」

文鳳道：「我是很清楚，在襄陽時，你想殺他，後來，你也想殺了他，只是中間有一次，你想要生擒他。」

大先生沉吟了一陣，道：「所以，妳也敢背叛我了。」

文鳳道：「哼！不只是我，只怕接近你的人，都已有背離你的用心了。」

大先生道：「于老三，鐵老四，你們說，你們是不是也決心背離我了。」

兩道烱烱的眼神，不停的轉動，逼視兩人。

于老三吁一口氣，道：「大先生，小弟等只是想多瞭解一些大先生。」

在長年積威之下，接觸到了那凌厲的眼神，兩個人不覺間生出了畏懼之心。

大先生道：「你們所謂的神秘，就是我戴了一個面具，是麼？現在，我如取下面具呢？」

于老三道：「大先生，這正是咱們日夜祈求的事。」

大先生道：「好！我可以立刻取下面具來，不過，我要求你們現在要表明一下立場。」

于老三道：「什麼立場？」

大先生道：「第一，我要你們決定，我如取下了面具之後，你們是否還聽從令諭行事？」

鐵老四道：「如若今後彼此之間，眞能坦白相處，我們自然還是會聽從大先生的令諭。」

大先生道：「那很好，我如若要你們殺了文鳳呢？」

于老三呆了一呆，道：「你是說二先生？」

大先生道：「對！」

于老三道：「這個，他是二先生的身份，我們如何能以下犯上。」

大先生道：「他們已經背叛了我，由現在起，取銷他二先生的身份，然後，由你補上。」

最後這句話的誘惑力的確很大。

于老三不自禁的望了文鳳兩眼。

文鳳冷冷說道：「不要聽他挑撥，他要你們出手，但你們自己想想看，是不是一定能夠殺得了我。」

大先生道：「老三，二先生的武功，決不會在你之上。」

于老三回顧了鐵老四一眼，道：「你看看，這件事，咱們應該如何？」

鐵老四道：「我看，這件事，咱們得冷靜的想一想？」

大先生道：「想什麼？」

鐵老四道：「想一想看，我們應該如何自處，這大概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了。」

于老三道：「最後機會，這是什麼意思？」

鐵老四微微一笑道：「你想想，目下情勢，似乎是咱們最後一個抉擇了，如若咱們的選擇不對，那就只有一條路走？」

于老三道：「什麼路？」

鐵老四道：「死亡。」

楚小楓冷冷說道：「還有一條路，閣下沒有想到？」

鐵老四道：「什麼路？」

楚小楓道：「流芳百代和遺臭萬載，人生短短數十年，都會難免死亡，但有些人死去之後，却被尊敬如神，至少，提到了他，無不心懷敬意，但有些人，死去之後，提到他，人人都會罵他幾句。」

鐵老四沉吟不語。

于老三吁了一口氣，道：「一個人，死都死了，還管後世的人，罵不罵，反正人死了，也聽不到。」

簡飛星道：「于老三，你們雖然都是用的排行相稱，但我知道你是誰，大丈夫生於人世，要活得頂天立地，就拿你們這些人來說吧！一個個，都有着非常的武功，都有着極高的成就，就算不能成爲一代武學宗師，但至少，也可以揚名立萬，成爲一代大俠。」

大先生道：「我們改扮易容，隱於暗中，只爲了一個目的，那就是大展鴻圖，有一天，我們會脫去僞裝，堂堂正正的出現在江湖之上，不過，那時候，所有的江湖人，都會對我朝拜。」

楚小楓道：「這些爲你打天下的功臣呢？鳥盡弓藏，你要如何處置他們。」

大先生道：「他們麼？都是各大門戶的眞正主人……」

楚小楓接道：「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梟雄人物，都曾心存此念，你可曾看到了他們的成功？」

大先生道：「那是因爲他們的方法不對。」

楚小楓道：「我想不出，你用什麼方法？能够償此心願。」

大先生道：「這你不用知道。」

楚小楓道：「事實上，只怕你也未必有此能耐。」

大先生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閣下只怕要先過了在下這一關才行。」

大先生道：「楚小楓，你認為，你眞能攔得住我麼?」

簡飛星道：「還有我?」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你!你不過螢火之光，也敢和日月爭明麼?」

文鳳道：「大先生，還有我!」

于老三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先生，現在可不可以取下你的面具?」

大先生道：「可以，但你們還沒有告訴我如何決定?」

鐵老四道：「大先生，我看，這件事，還要你先委屈一下自己才行?」

大先生道：「怎麼個委屈法?」

鐵老四道：「先取下你的面具，等我們清楚了你的身份之後，再作計議?」

大先生哈哈一笑，道：「鐵老四，看來，你也有背叛之意了。」

鐵老四道：「就目下情勢而言，咱們對大先生，難免會有些懷疑了。」

文鳳和楚小楓已悄然移動身體，擋在了大門口處!

簡飛星冷冷說道：「大先生，你已經衆叛親離了，還擺什麼威風。」

楚小楓突然欺身而上，右手一探，向大先生臉上抓去。口中說道：「閣下既然不肯自行取下，只有咱們自已動手了。」

一句話的時間，兩人已經動手過招。

楚小楓未能取下大先生臉上面具，反而被大先生的雄渾掌力，逼的向後退了三步。

但文鳳接連出手，指點，掌劈，倏忽間，攻出了七掌，點出五指。

大先生封擋開了文鳳的攻勢，楚小楓的攻勢又到。

這兩人連環攻擊，雖然十分猛烈，但大先生仍然能從容應付。

鐵老四回顧了于老三一眼，道：「咱們應該如何?」

于老三道：「咱們話已經說出了口，就算此刻咱們袖手旁觀，他也不會放過咱們。」

鐵老四道：「這話說的不錯，為今之計，也只有想法子，逼他取下面具了。」

于老三點點頭。

大先生雖然一面和楚小楓，文鳳激烈搏殺，但他仍然保有着耳目的聰敏，聽到了兩人的談話。

忽然間，大先生拳法一變，招招如巨斧開山一般，劈了過來。

雄渾的拳風，帶起了呼嘯之聲。

楚小楓和文鳳，都被那拳風逼得無法進招。

忽然間，大先生飛躍而起，身飛如箭，向外衝去。

文鳳和楚小楓已被他拳風逼開，顯然，已無法阻攔大先生的衝奔之勢。

這時，刀光一閃，一道寒光，迎面劈下。

是簡飛星。

原來，他發覺了大先生已有了逃走之心，悄然移動身軀，守在了廳門口處，劈出這及時的一刀。

只見大先生一揚拳，直向刀上迎去。

簡飛星冷笑一聲，道：「就算你練過金鐘罩和鐵布衫的功夫，但也很難承受我這一刀。」

暗加力道，刀勁走勢更疾。

眼看拳勢和刀刃就要相觸一處，大先生拳頭忽然一偏，以手腕迎向刀刃。

鏘然一聲金鐵交鳴，簡飛星的刀勢竟被震開。

敵情，他這手腕之上，竟然戴了一枚金鐶。

但簡飛星這一擋之勢，文鳳和楚小楓又圍了上來。

老小雙怪，却被華圓，成方，四英等圍了起來。

于老三，鐵老四，也很快的隨着跟了上來。

鐵四先生大聲地叫道：「大先生，你如還不肯取下面具，那就別怪咱們對不住了。」

大先生目光轉動，看看環圍在四週的五大高手，心中實是感慨萬千。

五人之中，竟有三人，是他自己的屬下。

楚小楓冷冷說道：「大先生，你如若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很成功的人，現在，應該已經證明了。」

大先生道：「證明了什麼?」

楚小楓道：「證明了你並未成功，鑑於江湖上很多的往例，你與他們並無太大的不同，你不是超人，也低估了人性。」

大先生道：「只要我離開了此地，我相信，我有很充分的能力，東山再起，就算這個組合中人，全數背叛了我，也無法阻止我再一次的成就。」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你自信能夠走得了麼?」

大先生道：「你們五人合力，也許可以和我一決勝負，但我要突圍而出，並不是太難的事。」

楚小楓心中暗道：以他武功之高，眞的要闖出去，只怕是很難攔得住他。

只聽于老三和鐵老四，同時說道：「大先生如是一定要闖出這座大廳，只怕得先殺了在下。」

大先生怔了一怔，大怒道：「你們好大的膽子。」

于老三笑道：「就算是我們今日吃了豹膽熊心，冒犯你大先生了。」

鐵老四道：「你如眞有東山再起的一天，只怕先要殺死我和于老三了。」

大先生厲聲說道：「你們現在還有機會，跟我離開此地，重整組合。」

鐵四先生道：「太晚了，我瞭解你的為人，你不會放過我們的。」

于三先生道：「二先生，妳怎麼說，咱們聽你的!」

文鳳道：「這是咱們唯一的機會，不能放過他。」

于三先生哈哈一笑，道：「大先生，二先生傳下了令諭，咱們是奉命行事，老四出手吧!」

鐵四一點頭，和于三聯手向大先生攻了過去。

雙方立時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殺。

于三，鐵四都屬於一流高手，攻勢凌厲異常。

但大先生對付兩人的攻勢，仍然十分從容。

楚小楓低聲道：「文姑娘，對付大先生，實在不用講什麼江湖規矩了，咱們出手吧!」

文鳳一點頭，兩個人同時攻上去。

大先生雖然武功高强，但要他單獨的對付這四大武林高手，亦非易事。

二十餘招之後，已然微現不支之勢。

于三先生突然一個側身，直欺入大先生的身前。

接着，右手一探，抓下了大先生的面具。

他成功了，但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大先生右手封開了鐵四的一記震心拳後，回手點出一指。

一道淩厲的指風，穿裂了于三的護身眞氣，直插入太陽穴中。

這一擊的淩厲，當眞是看得人驚心動魄。

于老三連哼也未哼一聲就倒了下去。

鐵四先生疾攻兩拳，退到了一側。

文鳳和楚小楓却拳脚齊施，狠攻出三指，迫退了大先生。

鐵四先生趁勢抱起了于三。

但見于三的太陽穴上，有一個深逾兩寸的血洞，口鼻間也湧出鮮血，早已經氣絕而逝了。

原來，這一指，不但洞透了于三的太陽穴，而且，也震傷了于三的大腦。

文鳳，楚小楓，却把目光凝注在大先生的臉上。

那是張不俊，也不醜的面孔。

但使人驚異的是，看上去，他似乎是只有三十多歲。

文鳳打量了一陣，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大先生冷然一笑，道：「你們處心積慮的要取下我臉上的面具，如今取下來了，你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只不過使得三先生送了一條性命。」

楚小楓呆呆的望着那張陌生的面孔出神。

因為，他忽然發覺，那張臉孔，眼神，並非是完全陌生的。而是有着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但楚小楓一時之間，却是無法想出他的身份。

他究竟是什麼人?

文鳳輕輕吁一口氣，道：「說的也是，你從來沒有以眞正的身份和我們見過，就算是取下了你臉上的面具，我們也一樣無法認識你?」

楚小楓却突然冷冷說道：「好深的心機?」

文鳳，鐵四，簡飛星都聽得心中一動，道：「你說什麼?」

楚小楓道：「他表面上，戴着一個面具，面具之後，又經過易容。」

大先生突然放聲而笑，道：「楚小楓，你實在很聰明，告訴我，你是怎麼瞧出來的?我這易容之術已是天衣無縫。」

楚小楓道：「膚色?」

大先生冷冷說道：「不可能，每一次我都經過了很仔細的檢查。」

楚小楓道：「于三先生取下你面具時，你不應該閃避的，因為，就算取下了你臉上面具時，我們也一樣的不認識你，但由於你的閃避，使他的指力失去了平衡，面具帶下了你臉上易容的部份藥物。」

大先生點點頭，道：「如非留下這一點破綻，那就很完美了……」

縱聲大笑一陣，接道：「就算是留下這一些破綻，但你們也一樣認不出我的身份，對麼?」

楚小楓道：「那倒不是，我倒覺得你有些似曾相識，你可敢除去臉上的易容藥物。」

文鳳道：「對!男子漢，大丈夫，既然已經取下了面具，為什麼不肯再除去易容的藥物。」

楚小楓道：「大先生，不論你是什麼身份，什麼人?但今天的局面，已經很明顯，我們不會放過你，不是你死，就是我們死於你手，這一點，大先生心中應該明白了。」

文鳳道：「說的也是，不論你是那一個?我們只要知道你是大先生就行了。」

這時，突然響起了含沙的聲音，道：「五先生和七先生到。」

隨着那喝叫之聲，楚小楓轉頭向大廳門戶望去。

只見兩人，並肩站在廳門口處。

那位五先生年約三十六、七，天庭突出，兩耳奇大，整個的腦袋，大過常人一倍。

這等怪異的相貌，應該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

然而他給人的印像，是一種冷厲陰森之感。

七先生很年輕，年輕得給人一種感覺，他至多只有十七、八歲。

兩人打量了廳中的形勢一眼，五先生冷冷說道：「二先生，這是怎麼回事?」

文鳳道：「老五智慧過人，何不猜猜看目下的局面，是何原因。」

五先生望望棄置於地上的面具，道：「那是大先生的面具，什麼人把它取下來的。」

鐵四先生接道：「于老三，他雖然取下大先生臉上的面具，但却送上了他自己的性命。」

望望于三先生的屍體，又望望大先生，五先生不禁一聲長歎。

楚小楓低聲道：「大哥，這大腦袋的人，你可認識?」

簡飛星道：「久聞其名，但今日却是第一次見到他?」

楚小楓低聲道：「他是誰?」

簡飛星道：「金無相，又被稱作大頭鬼王。」

楚小楓道：「這人的武功如何?」

簡飛星道：「傳言中，十分厲害，據說，他的無相神拳，已經練到了不着皮相的境界，兄弟，一旦和此人對陣時，要多多小心，不可給他機會。」

目光一掠那位藍衣年輕人，道：「至

於那位年輕人，就完全不認識了。」

楚小楓道：「奇怪的是，我却好像見過他。」

簡飛星呆了一呆，道：「眞的。」

楚小楓道：「嗯！這中間，可能有什麼原因，我得仔細的想一想？」

簡飛星道：「目下情勢十分複雜，咱們也無法着手，只有暫時靜觀其變了。」

楚小楓點點頭。

大先生淡淡一笑，道：「五先生，七先生認識我麼？」

七先生道：「你是大先生。」

大先生道：「好！你們還認識我，咱們就好談下去了……」

金五先生却搖搖頭，道：「慢着，我還無法肯定，你是不是大先生。」

大先生呆了一呆，道：「你還不如老七？」

金五先生回顧了藍衣少年一眼，道：「七先生太年輕，有些事，他想的不太週到。」

七先生冷冷說道：「我爲什麼想的不週到，他明明是大先生，你爲什麼不肯承認。」

金五先生道：「七先生，你幾時見過大先生這個長相了？」

七先生道：「我……」

望了大先生一眼，突然住口。

金五先生道：「我們見過的只是那一個面具，任何人戴上了面具，都可能是大先生，對麼？」

大先生道：「難道你們只能由那個面具上，辨識我的身份麼？」

金五先生道：「這些年來，你一直在這樣培養我們，培養那一個特製面具的權威。」

大先生不禁大怒，咆哮道：「金五先生，你……」

金五接道：「閣下不要生氣，我說的很眞實，你如眞是大先生，那就成了作繭自縛，不過，我相信你不是。」

七先生道：「他是的。」

金五先生道：「你怎麼知道？」

七先生道：「我聽他的聲音很像？」

金先生道：「很像！七先生，聲音像的人很多，如若大先生要找一個替身來愚弄咱們，那人的聲音自然是要很像了。」

七先生道：「不！眞的是大先生，我敢肯定。」

金五先生臉色一沉，道：「你問問二先生看？這大先生是不是眞的。」

七先生回顧了文鳳一眼。

文鳳笑了笑道：「七先生，我的好兄弟，五先生說的不錯，咱們無法肯定他是什麼人？」

七先生搖了搖頭，道：「不！你們心中都明白他是大先生，但你們爲什麼不肯承認。」

文鳳冷冷說道：「七先生，你冷靜一下……」

七先生忽然一瞪雙目，逼視在文鳳的身上，接道：「我想不通，你們都知道他是大先生，但都咬着牙，不肯承認，何況四先生剛剛說過，那面具是于三先生由他臉上抓下來的。」

文鳳道：「我不知道你是否聽到了下一句，于三先生只是取下他臉上的面具，但他却殺了于三先生。」

七先生道：「活該他死，誰要他對大先生不敬。」

飛身一躍，落在了大先生的身側。

大先生目光一掠文鳳，鐵四，轉注到金五先生的身上，道：「老五，二先生文鳳和鐵四，都已經背叛了我，你準備作何打算了」

金五先生道：「于三先生被你殺了，六先生却死於別人之手，咱們七個人，還餘下五個，都在此地了。」

大先生道：「怎麼，你承認了我的身份了？」

金五先生道：「你一定要說自己是大先生，在下也就姑且相認。」

大先生道：「承認了就好，于三已死，文鳳和鐵四背叛了我，七先生一片忠誠，現在，就要看你的了。」

金五先生目光轉動，不停的打量着廳中的人，却沒有回答大先生的問話。

顯然，他在借這些時間思攷。

楚小楓開了口，冷冷說道：「大先生，其實，你不取下面具，我也知道你是誰了？」

大先生冷然一笑，道：「你有這麼聰明麼？」

楚小楓道：「你可是不相信？」

大先生道：「我相信，咱們彼此之間印象並不太深，明白點說，我不相信你會認識我。」

楚小楓道：「你可以不相信，但我會說出來。」

大先生雙目中流露出譏諷的神色，笑說道：「楚小楓，你如眞能叫出我的名字，我就會除去臉上的易容藥物。」

楚小楓道：「你就是排教教主。」

大先生哈哈一笑，道：「好！楚小楓，咱們匆匆一見，你竟然記得如此清楚，這一份記憶力，好令在下佩服。」

一面抹去臉上的易容藥物。

果然是排教教主。

這時，最震驚的不是楚小楓和文鳳，而是成方，華圓和排教四英。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個神秘組合的主人，竟然會是他們心中最敬愛的教主。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無怪你的消息是如此的靈通，無怪你對我們瞭如指掌，原來，你是個兩面人。」

文鳳道：「哼，原來你是排教的教主，我記得你曾經告訴過我們，丐帮和排教，是我們兩個大敵人，想不到，你竟然是排教的教主。」

大先生哈哈一笑，道：「成方，華圓，你們過來。」

成方，華圓對望了一眼，緩步行了過去。

楚小楓道：「華圓，成方，你們到那裏去？」

成方道：「回公子的話，我們來自排教，教主既然相召了，自然要回到教主的身側。」

楚小楓點點頭，道：「說的也是。」

大先生對四英一招手，道：「你們也過來。」

排教四英，年齡較大，對是非之念，已經分得十分淸楚。四人低聲商量了一陣，由段山出面，抱拳施禮，道：「咱們身受教主栽培之恩，不能和教主爲敵，但也不能聽從教主之命，和楚公子爲敵，實在是爲難的很，所以，咱們兄弟只有以死相謝了。」

說畢便一掌拍向天靈穴。

四英幾乎是同時動手，四具屍體亦同時倒下。

楚小楓急道：「四位不可。」

可惜，已經晚了。

大先生呆了一呆，怒道：「該死。」

目光轉到了楚小楓的身上，接道：「我如存心殺你，單是我擺在你身邊的人，就足以制你死命。」

楚小楓雙目盡赤，冷冷說道：「你已經逼死四個心腹，難道還不知覺悟麼？」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你破壞了我的大局，今日饒你不得。」

文鳳冷冷說道：「要殺楚小楓，先得殺了我文鳳。」

鐵四先生道：「還有區區在下。」

金五先生道：「看來，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我們，所以在下也算一份了。」

大先生道：「金五，大功將成，放眼武林，都將是我們的天下了，你竟然也來背我。」

楚小楓突然縱聲而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這兩句話，突如其來，聽得全場中人，都爲之一怔。

大先生道：「你明白什麼？」

楚小楓道：「你不但冒充了排教的教主，而且，你也是春秋筆。」

大先生哈哈一笑，道：「你怎麼想出來的？」

楚小楓道：「唉！想不通個中關鍵時，確有着重重神秘，但一旦想通了，那就見怪不怪了。」

大先生道：「好！楚小楓，你如能說明一點道理，我就告訴你全部內情。」

楚小楓道：「你本是春秋筆的衣鉢傳人，而且，和拐仙有關連，但我肯定，你不是排教教主，……」

大先生接道：「這一點你錯了，我是貨眞價實的排教教主。」

楚小楓道：「不！你可能是教主，但不是眞的，原來的教主，早就已被你害死了。」

大先生點點頭，道：「不對！我們本是雙生兄弟，所以，我沒有殺他，只是被我囚禁了起來。」

此時只聽一蒼勁的聲音，道：「任你詭秘千變，也無永保隱密，令弟已被咱們救出來了。」

說話的竟然是武林中第一大帮的丐帮黃老帮主。

只見他身後跟着四大長老，和三十二名丐帮精銳的高手。

含沙，射影也跟在身後。

在黃帮主的身側，還有一個蓬首垢面的中年人，人雖支離憔悴，但隱隱之間，却和大先生，有很多相似之處。

大先生歎息一聲，道：「黃帮主，你也來了。」

黃老帮主點點頭，道：「你一手愚弄江湖上黑白兩道，實在是高明的很。」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老帮主，我早該殺了你。」

黃帮主淡淡一笑，道：「現在，我們總算明白了前因後果，你囚禁的弟弟，已經告訴了我們大部份情形，但我還有些不明白的？」

大先生道：「你還想知道什麼？」

黃帮主道：「你究竟和春秋筆什麼關係？又怎會和春秋筆有此關連。」

大先生緩聲道：「我就是第三代春秋筆……」

黃帮主歎息一聲，道：「春秋筆人人尊重，但你却做出了這等人神共憤的事。」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含沙，射影，你們可也是要背叛我了。」

含沙道：「好說，好說，我們過去不明眞象，那也罷了，現在，咱們既然瞭解了實際的情形，情形自然不同了，咱們眼睛瞎了，但咱們的心還未瞎。」

大先生道：「好！既然你們都敢背叛我，那就別怪我下手無情了，七先生，咱們闖出去。」

丐帮四大長老，突然向前行了幾步，攔在黃帮主的身前。

楚小楓道：「慢着，七先生，你且過來一下。」

七先生呆了一呆，道：「我？」

楚小楓道：「對！就是你。」

七先生怒道：「你知道我是誰？」

楚小楓道：「歐姑娘。」

七先生突然流下淚來，道：「你還記得我。」

大先生突然一掌，悄無聲息的拍向了七先生的後背。

楚小楓道：「小心襲擊。」

晚了，大先生的掌力，已經印在七先生的背上。

七先生身子飛了起來。

楚小楓一把抱住了七先生。

文鳳，鐵四，金五，齊齊飛躍而起，撲向了大先生。

但聞一陣拍拍之聲，四個人各自擊出了一掌。

大先生拿出了眞功實學，文鳳，鐵四，金五全都受傷。

三個人，被擊的吐出了一口鮮血。

黃老帮主叫道：「乾元神功。」

大先生道：「不錯，不怕死的便過來吧。」

楚小楓放下歐姑娘，舉起了長劍。

這時，含沙，射影，却悄無聲息的撲了上去。

隨着兩人的撲擊之勢，一十二枚毒針亦同時射出。

大先生冷笑一聲，雙掌劈出，迎向兩人，身軀肅立不動，讓那些毒針，射入了衣服之內。

他出手無聲無息，含沙，射影的撲擊之勢又快。

但聞「蓬蓬」兩聲，掌勢分擊在兩人頭上。

蓬然一聲，兩具屍體落地。

楚小楓的大羅劍式，化一道冷芒飛射過來。

大先生一揚手，一道金虹飛出。

鏘然大震聲中，楚小楓被震飛了七八尺遠。

但大先生却身子一顫，道：「好可惡的瞎子，你們的暗器之中，竟然挾有寒鐵神針。」

可惜，含沙，射影已經聽不到他的話聲了。

這時，丐帮之中，一個叫化子悄然行了出來。

突然一掌拍向大先生。

大先生回身一掌劈出，雙掌接實。

兩個人的掌勢，觸接在一處。

大先生道：「你是誰？」

那人冷冷說道：「第二代春秋筆。」

大先生駭然道：「師父。」

叫化子道：「春秋筆沒有師徒的稱謂，只是代代相傳，想不到我有眼無珠，竟然傳了你這麼一個陰險人物。」

伸手一抹臉，恢復了本來面目。

楚小楓道：「陸前輩。」

他竟是看馬的老陸。

老陸道：「很慚愧，他受了我的武功，也繼承了道統，想不到，他竟然背叛了春秋筆。」

大先生怒道：「你老了，未必是我敵手。」

突然加力，掌勢向前推去。

站在一側的人，都感覺到一股暗勁，逼得人站立不穩。

老陸果然已年紀老邁，漸呈不支。

楚小楓突然舉劍，雙手握柄，呼的一劍，向前刺去。

這一劍看似平淡，但於無形中却有一股王者氣勢，正是大羅劍式中的一招「萬方臣服」。

劍勢由大先生的後背直刺入去，直透前胸。

大先生倒下去了，但他說了幾句警世之言，道：「師父，春秋筆不可傳下去了，它專門找人的隱秘，再加上那身霸道的武功，稍為心志不堅的人，就會受它誘惑，走入邪道……」

他的話，似乎還沒有說完，但人却氣絕而逝。

老陸吐出了一口血，目光投注在楚小楓的身上，道：「孩子，老夫如是早幾天看到你，也許春秋筆的傳統，還可以維持下去，可惜，你晚生了幾年。」

楚小楓黯然說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說的也有道理，春秋筆雖秉正義，但手段太霸道，而且，專以揭人隱私，難免會被人所用。」

老陸點點頭，道：「孩子，你說的有道理，所以，春秋筆到第三代為止……」

回頭望看黃帮主道：「老帮主，當你之面，春秋筆宣告封筆，也許春秋筆永遠不會再出現江湖，除非，我能想出一個很完美的辦法出來。」

緩緩轉身，抱起了歐姑娘，道：「楚小楓，為了查出第三代春秋筆的着落，我很慚愧，沒有伸手挽救迎月山莊的刼難，春秋筆不是俠客，也不可伸手救人，這些規矩缺點很大，為了彌補那次大憾，把這位小姑娘交給我，明日，我到迎月山莊找你。」

楚小楓道：「好，晚輩恭候大駕。」

老陸抱着奄奄一息的歐姑娘，轉身而去。

楚小楓回顧了文鳳一眼，道：「文姑娘，你們準備如何？」

文鳳道：「我和鐵四，金五，還要遣散這個組合的人，給我們三個月時間，然後，我們三個人到丐帮請罪。」

黃帮主道：「丐帮當受不起，四個月後的今天，老朽聯合少林，武當等掌門人，在少室峯恭候三位，希望能把此事作個結論，昭告天下。」

文鳳點點頭，道：「一言為定，老四，老五，你們意下如何？」

鐵四，金五點點頭，道：「我們聽從文姑娘的決定。」

文鳳道：「楚公子，咱們四個月後再見。」

本文至此，全書已結，春秋筆是否還有出現江湖，那是以後的事了。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兩度施援手 心波翻巨浪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和白嬋，錢木兒分手之後，自己到甘肅，途中雲和尚找上門來，雲和尚自稱是東凡和尚的同師學藝的師兄弟，又是雙生兄弟，但與東凡和尚素不投緣，彼此之間如仇人大敵一般，他是想在桑羽青身上得到劍譜圖解的，但桑羽青說圖解不曾在他身上，要等他復仇的事了結後．再同去取回圖解，但雲和尚却不同意——另外葉劍瀛又尾隨而來，桑羽青無法，只好答應同行，葉劍瀛是要躲在桑羽青的船艙中，以逃避他的師父麥休士的追趕的……

善兒答應着，桑羽青已經走入艙來，葉劍瀛迎面就問道：「是什麼人？」

桑羽青坐在竹椅上，答道：「只是個出家人。」

葉劍瀛又道：「他可曾問到我？」

桑羽青搖搖頭，停了一下，問道：「葉兄，你行走江湖多年，可曾聽說過有個和尚叫雲和尚的？」

葉劍瀛雙目一閃道：「有呀！最近三四年來，江湖中有個高大的和尚，時常在江湖上出現，自稱是東凡和尚的兄弟，一般人都叫他雲遊和尚。」

桑羽青聞言並不詫異，忖道：「如此看來，這個和尚並沒有騙我。」

葉劍瀛追問道：「怎麼？方才那船上的，就是雲遊和尚麼？」

桑羽青點點頭，葉劍瀛又接着說道：「他與東凡和尚雖然是同胞兄弟，但是二人水火不容，偏偏二人都是出家人，這也是怪事！」

聽葉劍瀛如此說，好似他對此事非常熟悉，當時便道：「葉兄，這個和尚你可曾見過？」

葉劍瀛笑着點了點頭，說道：「我與他曾經有兩面之緣！」

桑羽青沉吟了一下，說道：「他傍晚之時還要來邀我長談，到時請葉兄在窗隙中認他一認，看看是否是雲和尚。」

葉劍瀛一口答應，二人一直閒談着，桑羽青雖然摸不清他的底細，但是多了一個同行之人，解得不少寂寞，倒是可喜之事。

這時他不禁想到了小猴兒，忖道：「這個小子竟是一去不回，眞個叫人放心不下！」

想到小猴兒不辭而別，至今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知道他又有什麼遇合，以至於這麼久都回不來。

二人閒談着，時問過得很快，午後無事，桑羽青正準備休息一下，突聽遠處有打槳之聲。

葉劍瀛立時又顯得很緊張，說道：「桑兄，快出去看看，怕是尋我的來了。」

桑羽青雖然不知他躲避什麼人，但是由他驚慌的情形看來，此人必是個非常厲害的人物，否則以葉劍瀛的武功和為人，絕不至於窩在艙內不敢出面！

這時打槳之聲，越來越近，桑羽青出了艙，只見十餘丈外，一隻扁葉小舟，正以很快的速度，向自己這條小船划來。

小舟之上，只坐着一個人，翻槳如飛，很快的靠到桑羽青的船旁，他反槳停船，接着以極敏捷的手法，把小舟拴在了大船之上。

桑羽青及善兒都很詫異，善兒叫道：「咦！你這個人，怎麼把你的船拴到我船上？」

那人抬了一下眼睛，冷冷的說道：「怎麼樣？難道不行？」

善兒大怒，正要回話，被桑羽青攔了下來，仔細打量那人，不禁暗暗吃驚！

小舟上的，是一個七旬開外的老人，生得甚是枯瘦，尖尖的面頰，有幾分清瘦之氣。他滿頭白髮挽成一髻，穿着一件葛黃色的長衫，足下是一雙薄底的布履。

桑羽青雖是匆匆打量他，已可斷定此

人有着一身絕頂的武技了。

他那隻小船緊緊的拴在桑羽青所乘的這隻船上，一同順江而下，他慢慢的把槳收好，然後向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小兄弟，你由何處來？」

桑羽青含笑還禮，說道：「我是由巫山來的！」

那老人點了點頭，一雙修目中發出了寒星般的光芒，打量着這隻小船。

桑羽青心中暗驚，忖道：「由他的眼神看來武功已入化境，若是他就是尋葉劍瀛的人，那確實不好應付。」

這時那老者已經把桑羽青這條小船打量一遍，點了點頭說道：「不錯，是由四川來的，你要到那裏去？」

黃衣老者沉吟了一下，說道：「請問小哥貴姓大名？」

桑羽青忖道：「這老頭却也奇怪，問起來沒有完了。」

但是他還是含笑答道：「我姓桑，叫桑羽青，老先生怎麼稱呼？」

那老人聽桑羽青的名字之後，好似吃了一驚，他「啊！」了一聲，一雙修明的秀目，不住的打量着桑羽青。

桑羽青含笑又道：「請問老先生怎麼稱呼？」

那老人這才把目光移開，淡淡的說道：「我姓麥。」

這三個字傳入了桑羽青耳中，不禁使他大吃一驚。

此人分明就是麥休士，也就是葉劍瀛的師父！

江湖百年以來，有三大劍派，其中之一爲桑雲從的「星月劍」，另一派是北棋山的花九娘，再就是黃山麥休士的「天河劍」。

此三派的劍法，在江湖之中領袖羣雄，各成路數，令人奇怪的是，這三派却從來未交過手，也是奇怪的事。

最近十餘年來，由於桑雲從遇害，花九娘經年足不出戶，所以麥休士的「天河劍」，便形成了一枝獨秀的局面。

桑羽青第一次與葉劍瀛交手時，就看出了他的門路，所以這時麥休士才說出姓麥，他立時知道是麥休士了。

麥休士含笑說道：「看你的模樣，好似認得我一樣。」

桑羽青點點頭道：「麥老的大名，晚輩自孩提時就久仰了！」

麥休士點點頭，說道：「說來我們也不是外人，你老太爺與我也是多年的朋友了！」

提起了桑雲從，桑羽青不禁一陣心酸，垂下了頭，低聲說道：「先父在時，雖然那時我還小，但也時常聽他老人家誇讚前輩的劍術！」

麥休士嘆了一口氣，說道：「唉——我的劍法是不如你爹爹的，十餘年前的慘事，我也知之甚詳，所幸你已長成，能够爲父報仇，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桑羽青默默不語，心中很是悲痛，這一老一少，提起了桑雲從，都有些黯然。

半晌，桑羽青才問道：「麥老此來有什麼事麼？」

麥休士的雙目又閃出光芒，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有一個叫葉劍瀛的年青人，與你必定是認識的了？」

桑羽青忖道：「莫非他已經知道葉劍瀛藏在我的船上？」

他想着便道：「令徒葉劍瀛我是認得的。」

聽桑羽青這麼說，麥休士顯得很詫異，說道：「啊？我與他是師徒，你如何知道的？」

桑羽青一笑說道：「我與葉兄初次見面時曾動手過招，由他招式之中，看出是前輩的傳授！」

麥休士一雙花白的眉毛不禁聳起，上下的打量着桑羽青，用着微詫的聲音說道：「唔——原來你竟把我麥休士的底細摸得這麼熟！哈哈……」

他說着，大聲的笑了起來，桑羽青也笑了起來，說道：「實在是麥老招式精純，有過人之處。」

桑羽青的話，說得麥休士很是高興，他們又談了幾句閒話，麥休士問道：「我那孽徒現在什麼地方？」

桑羽青雖然明知不容易瞞過他，可是早已答應了葉劍瀛，只好說道：「我已有多時不曾見到他。」

麥休士哼了一聲道：「哼！這個混賬東西，難道死了不成？」

聽他說話的口氣，桑羽青便知道葉劍瀛一定得罪了他，這時麥休士又問道：「你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在什麼地方？」

桑羽青略爲思索，說道：「最後一次見他，還在湖北境內呢！」

麥休士的眉頭皺了起來，自語道：「奇怪！莫非我估計錯了他？……」

桑羽青問道：「麥老，你急着尋葉劍瀛，有什麼要緊的事麼？」

麥休士冷笑道：「哼！這孩子胆大包天，居然偷盜了……」

方說到這裏，突然發覺自己說漏了嘴，立時停了下來咳嗽了一聲，接着說道：「咳！此子犯了我們的門規，居然逃匿起來，害得我這把年紀，還要到處尋他。」

桑羽青心中疑雲重重，但是面上絲毫不顯露出來，笑着說道：「我若是見了他，便叫他去尋麥老好了。」

麥休士冷笑一聲道：「哼！他避我還來不及，豈會再去尋我？」

說到這裏停了下來，一個人站在船板上猛生氣，桑羽青笑道：「麥老可要上來歇歇？」

麥休士點點頭，說道：「好吧！喝盅茶再走！」

桑羽青聞言不禁暗叫「糟啊！」他只不過是一句客套話，不料麥休士竟眞的要上船來。

在這種情形下，又不能再拒絕他，只得硬着頭皮，把麥休士請上船來。

麥休士上船之後，便向後艙走去，桑羽青大急，連忙喚道：「麥老！」

麥休士回過身，說道：「什麼事？」

桑羽青一時沒有話說，突然望見艙外的馬，只得含糊着說道：「請麥老來看看我這匹馬如何？」

麥休士顯得很是奇怪，他不知道桑羽青爲何突然要自己來看馬，但也只好走了過來。

桑羽青立時吩咐善兒道：「善兒，你去把艙裏整理一下，泡盅好茶！」

善兒答應着去了，麥休士走到近前，把桑羽青那匹駿馬仔細的看了看，點頭道：「果然是千里良駒，你擁有如此好馬，眞是可以傲視同濟了！」

在他說話的時候，桑羽青聽見艙內有零亂的脚步聲，心中忖道：「葉劍瀛如果聰明的話，應該趁善兒入艙時躲出來……」

他只顧想這件事，麥休士說些什麼全沒聽見，當他發覺對方明亮的目光，奇異的望着自己時，這才驚覺過來，連忙含笑道：「多謝麥老誇獎！」

麥休士疑惑的眨了眨眼睛，說道：「我們進艙去吧！」

桑羽青答應着，領先而行，心中忖道：「這個老傢伙已經生疑了！」

迎面遇見了善兒，桑羽青問道：「茶泡好了麼？」

善兒點頭道：「泡好了！」

他說話之時，好似非常驚詫的望着麥休士，桑羽青見狀忖道：「看樣子葉劍瀛已躲出來了。」

他進艙之後，雖然不知葉劍瀛的下落，但他把麥休士讓在竹椅上坐下。

麥休士也不客氣，喝了兩口熱茶，一雙花白的眉毛又皺了起來，說道：「這個孽子，眞是胆大包天，害得我這大年紀，還要奔波江湖來尋找他……」

桑羽青心中疑慮重重，趁機說道：「葉兄年少英俊，武功高超，除了下手略狠之外，並無其他惡跡！」

麥休士冷笑一聲，說道：「哼！你焉知他的本性？連我傳了他十餘年的武藝，到現在還摸不清他的性子！所以我本門的『天河劍法』到現在才傳了他一半，他不滿之下，竟偸……」

說到這兒，麥休士發覺又說漏了嘴，趕緊停了下來，改口說道：「這小子好大的胆子，竟要發誓去學別派的劍法，眞個是胆大妄爲！」

他這一番話，像是雷電一般，在桑羽青的心中炸開，使他略有所悟，忖道：「啊！原來是這麼回事……」

正思忖間，麥休士突然問道：「你復仇的事如何了？」

桑羽青含混的說道：「我現在正要去找東凡和尚。」

麥休士輕嘆一聲，說道：「唉——這件事也應該有個了結了，只恨我自己有很多事，不能爲友人盡些力……」

才說到這裏，桑羽青便打斷他的話，說道：「多謝麥老，這件事還是我自己辦的好。」

麥休士點點頭，站起了身子道：「不錯！復仇的事，還是自己去辦痛快些，我要走了，若是葉劍瀛來訪你，不可說出我來過。」

桑羽青點頭道：「晚輩知道了。」

麥休士又自語的罵了葉劍瀛半天，這才與桑羽青作別而去，登上小舟，搖着一雙木槳，悠悠而去。

桑羽青忖望着小舟在江浪中消失，忖道：「只怕他不會輕信於我，說不定還會來的！」

這時他已大略知道葉劍瀛的來意，顯然是對麥休士不滿，要設法學得自己桑門劍法。

麥休士當時兩次提到，葉劍瀛偸去了什麼，不禁使羽青桑聯想到自己本派的那本圖解了。

桑羽青正在思索之際，葉劍瀛由身後走來，拍着桑羽青的肩頭，笑道：「桑兄，謝謝你。」

桑羽青轉過了身子，說道：「原來葉兄你要躲的是麥老，其實你們是一家人，你又是他獨傳的得意弟子，見了面至多不過責罵幾句，又何必避不見面呢？」

葉劍瀛面上一紅，搖頭道：「你不知道我師父的脾氣，這一次我闖的禍不小，他正在氣頭上，還是過些時候好些！」

桑羽青笑道：「以你看來，難道他剛才不曾懷疑到麼？」

葉劍瀛道：「至少兩三天內，他不會再來的。」

自從麥休士走了以後，葉劍瀛的胆子大多了，他不再躲在艙內，就在船板上與桑羽青談笑。

桑羽青對他的種種疑慮，已因麥休士的一番談話，漸漸明朗了些。

他盤算着，如何從葉劍瀛手中，把自己本門的劍譜圖解取回來。

因此，他與葉劍瀛談話時，便顯得有些心不在焉，忖道：「我還是等你先向我動手時再說吧！」

葉劍瀛問道：「你在想什麼？」

桑羽青道：「自然是復仇之事！」

葉劍瀛笑道：「我這幾天反正沒事，正好陪你走一趟，也可略微盡些力量。」

桑羽青搖頭道：「你的美意我心領了，不過這件事我定要親手去作，任何人也不能代勞。」

葉劍瀛笑道：「報仇的事，自然由你下手，我隨同你去見識總可以吧？」

桑羽青知道他意在那本劍譜，轉念想道：「我若拒他同行他還會暗中潛去，反倒難於應付，不如讓他在我眼綫之內……」

他想着便道：「既然如此，你便與我同行好了。」

葉劍瀛聞言，顯得很是高興，這時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江面上也起了薄霧。

傍晚時分，這隻小船又在枯草湮沒的江岸旁停了下來，晚飯時桑羽青與葉劍瀛飲了幾盃酒，覺得很舒適。

艙中點了一盞油燈，桑羽青與葉劍瀛在閒聊着，靜待雲和尚的到來。

初更過去不久，善兒便安歇了，葉劍瀛在船上蹩了一天一夜，顯得極是不耐煩，笑着說道：「若是叫我整天呆在船上，幾天就要把我悶死了。」

桑羽青雖然與他閒聊着，但是却注意打量他的一切，他除了背後那口「藍機劍」外，只有一隻隨身的小包袱，這時打開在一旁，包的盡是些換洗的衣服及散碎銀兩。

桑羽青心中忖道：「他不可能把劍譜圖解藏在這隻包袱裏……」

可是除此之外，他並未帶任何東西，不禁使桑羽青深深的疑惑了。他忖道：「這麼重要的東西，他應該隨身帶着才對，莫非他藏寄在什麼地方了？」

由於桑雲從遇害時，桑羽青還太小，又是事起突然，所以桑羽青不但沒有見過

這本圖解，就連聽也不曾聽說過。

這時由他們口中得知，等於又增加了一件心事，但是値得慶幸的是，東凡和尙無法參悟口訣，雖然得了十五年，對桑門劍法仍是一絲不解。

天色越發的暗了下來，桑羽青算計着雲和尙差不多該來了，便對葉劍瀛道：「葉兄，少時雲和尙來了，葉兄最好還是不要出面。」

葉劍瀛笑着點頭道：「你放心，那是你們之間的事，我絕不過問。」

才說到這裏，便聽江岸之上，遠處傳來兩聲輕微的木魚聲，葉劍瀛不禁笑着說道：「說曹操，曹操到，你快去吧！」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你若是睏疲了，儘管先睡，不必等我回來。」

葉劍瀛答應着，桑羽青出了艙房，四下一片黑暗，凄凉凉的一陣冷風迎面吹來，桑羽青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忖道：「再向前去就更冷了！」

才想到這裏，便見一條高大的黑影，在寒林中一閃，接着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桑施主，請上岸來！」

桑羽青答應一聲，身子一擺，一陣清風般飄到岸上，雲和尙已經迎了過來。

船頭的小燈，洩出了幾絲微弱的燈光，照在他圓圓的臉上，一雙眸子精亮。

他微笑着道：「施主用過飯沒有？」

桑羽青笑道：「早已用過，等候雲師父多時了。」

雲和尙笑着點了點頭，說道：「好得很，我們走吧！」

桑羽青問道：「到何處去？」

雲和尙用很神秘的聲音說道：「隨貧僧尋個說話的所在去。」

桑羽青已顧不了許多，點頭答應，隨在雲和尙身後，如飛而去。

一路上雲和尙好似故意考驗桑羽青的功力，他行得極快，但是桑羽青緊緊的跟在他的身後，寸步不離，顯得輕鬆自如。

雪和尙很是驚異，不住的回頭觀望，但是桑羽青却是一言不發。

這裏是一座很荒涼的小漁村，十餘戶人家，零零散散的點綴着偌大一片荒地。

每一間房中，都傳出了微弱的燈光，寒夜之中，閃閃爍爍，好像是幽靈的眼睛一般。

雲和尙的身形突然放慢了許多，他指着遠處的一盞昏燈，說道：「我們到那裏去談。」

於是這一老一少，兩條人影，如同箭弩一般，向前射了出去。

不消片刻工夫，他們已經來到了這間破落的小茅屋前，那一陣陣猛烈的寒風，似乎要把房頂吹翻了似的。

雲和尙推開了一扇薄薄的木板門，室內的油燈立時被寒風吹熄，一片黑暗。

雲和尙唔了一聲，說道：「唔——我來點燈！」

桑羽青也跟着進了房，突然一股急來的勁力，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向桑羽青的前胸推來！

桑羽青大吃一驚，他拚命的向後一閃，身子退出了七八尺，由於事起突然，他幾乎摔倒在地上。

緊接着是雲和尙的喝叱之聲，一條淡淡的黑影，由小房之中，極快的奔出！

那條黑影足下如飛，一連幾個縱身，逃向黑暗之中，快速已極！

桑羽青驚怒交集，欲待追趕，又是一條黑影撲出，這一次才是雲和尙，不禁把桑羽青弄得一怔，忖道：「啊！原來另有其人！」

雲和尙好似受了輕傷，左手托着右手腕，用着憤怒的聲音說道：「桑施主，在此少候，我立時回來！」

桑羽青道：「我隨雲師父去！」

話未說完，雲和尙已急道：「施主還是在此等我好了！」

一語甫畢，如一陣怪風似的，撲向黑暗之中！

這突然發生的事，不禁使桑羽青很是詫然，在門外發了一陣怔，忖道：「到底是什麼人，竟能在須臾之間，出手傷了雲和尙，逼退了我？……」

這時雲和尙早已去得了無踪影：桑羽青料他追不上先前的夜行人，忖道：「我且到房裏去等他吧！」

他進入了這間小屋子，把油燈燃上，只見這間小屋極是簡陋，只有一張木板牀和一張小桌，牆角堆了些水壺，鍋，碗之類的東西，看情形已經很久沒有人在此居住了。

牆壁的四週，有不少空隙，不時透入寒風，吹得那盞孤燈，不住的搖幌。

如此一個冷寂和悽凉的夜晚，桑羽青獨自坐在牀上，心頭一片混亂。

良久，雲和尙還沒有回來，桑羽青不禁等得有些心煩了，出得房來，四下一片死寂，仍然是毫無跡象。

桑羽青忖道：「莫非要我在此枯等一夜不成？」

才想到這裏，突聽遠處傳來幾聲輕微的喝叱之聲，桑羽青不禁精神一震，仔細聽去。

果然，遠處的江邊上，不時傳來喝叱聲，相隔雖然極遠，但是夜靜如死，所以仍然聽得很眞切。

桑羽青忖道：「雲和尙好厲害，到底被他追上了！」

這時，桑羽青突然興起了一個念頭，忖道：「這雲和尙來歷不明，方才的夜行人，既然窩藏於此，必然深知雲和尙的根底，我何不去看看，至少也可以得知雲和尙是什麼人物！」

桑羽青這麼想着，不覺很是高興，方才的夜行人等於製造一個機會，讓桑羽青觀察雲和尙的眞實身份。

他作了決定，正準備趕向前去，突然，一條矯健的黑影，如一頭怪鳥般，由四五丈外一株大樹上落了下來，矯捷已極！

桑羽青不禁一驚，沉聲喝道：「什麼人？」

那由樹上落下的夜行人，身形一長，用着低啞的嗓子說道：「羽青，是我：…」

這幾個字傳入桑羽青耳中，不禁使他大爲驚訝，一步趕向前去，說道：「是你？是你？你怎麼來了？」

原來這個由樹上落下之人，正是錢木兒。

他似乎有些不舒服，身子微微的搖幌着，他伸手扶住了樹幹，喘息着道：「羽

青，先扶我到房裏……」

桑羽青吃了一驚，趕緊扶住了錢木兒，鼻端已聞得一股血腥之氣，不禁大吃一驚，說道：「啊！你受傷了？」

錢木兒搖頭笑道：「不要緊的……」

桑羽青慌忙把他扶進了房中，只見他面色煞白，胸前染有一片血汚，形狀狼狽，往日那雙深湛靈活的眸子，也失去了光彩。

他靠在了牀頭，不住的喘息着，竟是說不出話來，桑羽青趕緊爲他和血推穴，又餵了他一枚藥丸，錢木兒才恢復了一些精神。

桑羽青道：「原來剛才躲在房中的就是你？」

錢木兒顯得很是詫異，搖頭道：「我是剛趕到這裏的……」

桑羽青見他模樣不像說謊，同時雲和尙的喝叱之聲，仍然隱隱傳來。

他猛然想起自己的事，便道：「你在此少候，我有極要緊的事情，要出去一下，至多不過半盞茶的時間……」

由於桑羽青急於打探雲和尙的底細，所以要在那邊打鬥結束以前趕去。

錢木兒却拉住了桑羽青的袖子急聲說道：「不行，嬋姑娘受了重傷，你快去救她吧！」

桑羽青聞言大吃一驚，急忙問道：「她……她在那裏？是誰動的手？」

錢木兒道：「我來帶你去，詳情以後再談。」

他說着站了起來，桑羽青握住他的膀子道：「你不要緊麼？」

錢木兒搖了搖頭，笑道：「我不要緊，只不過是體內火毒未淸，否則嬋妹也不會受傷了。」

桑羽青點頭道：「好，如此我們快去吧！」

二人一同出了這間小房，桑羽青很是懊惱，無法去偷窺雲和尙和何人交手。

白嬋受傷的事已經整個的混亂了他的心，隨在錢木兒的身後，急急忙忙的向前趕去。

錢木兒雖然受過了傷，但是行動仍然非常敏捷。

桑羽青緊跟在他的身後，問道：「她傷得怎麼樣？」

錢木兒搖頭道：「我還不太確知，匆匆的爲她服了藥丸，就趕來找你了。」

桑羽青雖然奇怪他怎麼知道自己所在，但是這時無心再追問他。

二人翻過了這片荒地，來到一座小山之下，錢木兒回頭道：「快到了！」

桑羽青很是着急，連連問道：「她不要緊吧？」

錢木兒也是心亂異常，說道：「大概還不至於太嚴重，我們快些！」

他一連三個起落，已然出去了數十丈，桑羽青就如同貼在他身上一般，二人來到一塊較爲乾淨的避風處，只見兩株樹下，倒臥着一個白衣女人。

桑羽青情不自禁的奔了過去，連聲喚道：「白姑娘！白姑娘……」

白嬋滿身血汚，聽見桑羽青的呼喚，只是微微的呻吟，連眼睛都張不開，更不要說是說話了。

桑羽青頭上已急出了汗，按了按她的脈，回頭對錢木兒道：「木兒！我們得趕快救治她……」

說話之際，發現錢木兒靠坐在樹下，不住的喘息，答不上話來。

桑羽青急道：「你怎麼了？」

錢木兒提起了氣，說道：「我……我不要緊，先救白姑娘……」

桑羽青皺一皺眉道：「你還能跟得上我麼？」

錢木兒搖頭道：「你不必管我……先帶嬋姑娘回去，我少時自然會去找你。」

桑羽青又道：「你知道我的船停在那裏麼？」

錢木兒連連的點頭，催着桑羽青快去，桑羽青也顧不得他，雙手把白嬋托了起來，說道：「你休息一下馬上就來，省得又有變化！」

錢木兒點頭道：「你放心吧，我沒有事……」

桑羽青點點頭，足下用力，如一支怒箭般射了出去，兩三個起落，消失於山脚以下。

他手中托着重傷的白嬋，心頭一片混亂，這突然發生的事，已把他的計劃紊亂，他必需要救治這兩個受傷的人，而不能追探雲和尙的下落了。

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經回到了船上，艙中燈光明亮，果然葉劍瀛還沒睡。

桑羽青劍眉微蹙，忖道：「偏偏葉劍瀛又在這裏，眞是討厭得很！」

他思忖之際，已經躍上了甲板，葉劍瀛艙中聞聽說道：「是桑兒回來了麼？」

桑羽青壓低了嗓子道：「葉兄，快開門！」

葉劍瀛聽出情形不對，很快的開了艙門，燈光透出，他望見了桑羽青這等模樣，不禁吃了一驚，趕緊閃向一旁。

桑羽青進了艙，把白嬋放在炕上，葉劍瀛湊上前來，驚詫的問道：「怎麼了？這是怎麼回事？敢是雲和尙下的手？」

桑羽青搖頭道：「不是的，詳情我也不知，你快取些熱水來！」

葉劍瀛倒了一盃熱水，桑羽青由包袱中取出了一個小玉瓶，內有十餘粒紅色的藥丸。

這乃是石塵子親煉的靈藥，桑羽青極爲珍貴，別師之後還沒有用過，這時關心白嬋傷勢，才取了出來。

他取出了一粒藥丸，放在水中，滿盃熱水，立時化成了血紅色。

桑羽青這時也顧不了許多，把白嬋扶了起來，上半身整個靠在自己身上，一下把那碗藥水爲她服下。

葉劍瀛道：「可要我帮忙？」

桑羽青道：「對了，錢木兒也傷倒在那片山脚下，少時便要前來，你不妨到岸上迎他一程。」

葉劍瀛立時答應，出艙而去。

白嬋服藥之後，並沒有什麼反應，桑羽青焦急得很，把她身上各重要穴道點撫一遍，自己已然急得出了汗。

忙了半天，白嬋仍然沒有反應，桑羽青除了靜等之外，也無可奈何。

由於她是個女性，桑羽青也不敢把她衣服脫去察看傷處，只有坐在一旁等候。

所幸白嬋服藥之後，臉色已經回復了一些紅潤，桑羽青這才放了心，忖道：「還是等她醒來再說吧！」

他匆匆趕到後艙，把善兒喚了起來，命他讓出了牀，並且再燒一大壺開水。

善兒睡得迷迷糊糊，不知發生了怎麼事情，慌忙生火燒熱水。

桑羽青把後艙整理出來，因爲他知道錢木兒的情形，也需要休養才成。

他萬料不到，自己租了這條小船，竟收容了兩個病人，心頭很是煩惱。

不一會的工夫，葉劍瀛抱着錢木兒回來，桑羽青很是吃驚，迎上道：「他怎麼了？」

葉劍瀛道：「內傷不重，重要的是那場火，今天又受了傷，要快些救治呢！」

錢木兒則咬緊牙關，硬要下地，葉劍瀛把他放了下來，他立時問道：「嬋姑娘怎麼了？」

桑羽青道：「放心，她現在好多了，正在休息。」

說着把他扶到後艙，在善兒的床上睡下，錢木兒脫去了衣服，只見他前胸有淡淡的兩個指印。

桑羽青不禁皺眉道：「啊！傷得不輕……嬋姑娘也有這麼重的傷麼？」

錢木兒平睡下來，胸前不住的起伏，英俊的面貌上，隱伏着一股莫大的恨意。

他面色蒼白，嘴角還有些血絲，桑羽青扶他飲下了湯藥，在葉劍瀛的帮助下，爲他洗了血跡，點撫了全身穴道，推宮和血，一直忙到三更才使錢木兒沉沉睡去。

桑羽青及葉劍瀛都不禁出了一身汗，那划船的善兒睏得直打盹，却是沒地方睡覺。

桑羽青取過了一牀被子，放在錢木兒身旁，對善兒說道：「善兒，你今晚將就着睡吧！」

善兒揉着眼睛道：「你們呢？」

桑羽青笑道：「不要緊，我們天亮可以睡。」

善兒這才睡下，不一會就入了夢鄉，

桑羽青不放心白嬋，便對葉劍瀛道：「葉兒，你也將就着和善兒擠擠，他們二人由我看顧，我先去守護白姑娘一會。」

葉劍瀛點頭道：「好吧，下半夜再換我。」

桑羽青點點頭，回到自己的房中，見白嬋仍是沉睡不醒。

她滿頭烏髮枕在腦後，雙目緊閉，長長的睫毛，微向上翹，直鼻之下，一張小嘴，雖是重創之下，仍然誘人異常。

桑羽青看得呆了，心中也有不少感觸，暗忖道：「唉！天知道我與她竟沒有緣份……」

這時白嬋突然低聲的呻吟一聲，桑羽青趕緊湊到牀前，低聲道：「白姑娘，妳覺得怎麼樣？」

白嬋的眼皮顫動了一陣，但是仍然沒有張開來，又沉入了夢鄉。

桑羽青摸了摸她額角，仍是很燙，心中焦急，却又無可奈何。

他拉了一把椅子，放在門口，靜靜的坐在一旁。

這兩天來，他的心中，除了復仇以外，已經沒有別的心事了，但是想不到，白嬋又在這種情形之下到來，使他的心中，又掀起了波瀾。

桑羽青忖道：「看樣子我要等他們完全復元後，才能放手作我自己的事……」

這時他又想到了雲和尚，忖道：「不知他動手的情形如何了，他是否會再來尋我？」

桑羽青想着，出得艙來，站在船頭，向遠處觀望。

寒風陣陣，水波之聲和着浪濤，船後傳來善兒和葉劍瀛的鼻鼾聲，夜是如此的寧靜。

桑羽青抬頭望着深暗的天空，像是自己的心中，有着無盡的憂愁——

他用手扶着那盞隨風搖動的小風燈，想着些未來的事，似乎沒有一絲頭緒。

那小風燈掛在船頭，水中的倒影不住的幌動，那淺淺的燈光，像是碎了，但是又接合在一處。

桑羽青看得出了神，他正在遐思，突然似有一條淡影，在水面一閃。

桑羽青立時驚覺過來，但是他却不動聲色，暗自想道：「大胆的東西，只要敢來犯我，我再絕不留情了！」

他思忖着，目光飄移到岸上。

岸邊不遠，有一叢矮樹，雖然枝葉飄零，但是長得很密，黑夜之中，仍是隱身的好所在。

桑羽青忖道：「八成是隱在那裏！」

這時他已拿定了主意，絲毫不動一點聲色。

因爲他想來人可能是爲了錢木兒及白嬋，所以自己絕不能離船，以免中了他調虎離山之計。

四下靜寂，但是桑羽青的目光，就沒有離開那叢矮樹，不但如此，附近一帶，即使是風吹草動，也逃不過他。

片刻工夫過去，仍然沒有動靜，桑羽青故意嘆了一口氣，低聲的自語着。

他這隻小船是橫靠着岸，所以上船之人，不一定要走船頭，桑羽青此刻便防着他們這一手。

果然，不大會的工夫，有了動靜，一條黑影閃電般向船尾移動。

桑羽青故意把頭偏開一旁，發覺又有聲音。

桑羽青一驚，忖道：「來的還不止一人！」

這時他明白了，自己安置白嬋及錢木兒時，對方已然看到，這時自然是分別來取白嬋和錢本兒的生命。

後艙有葉劍瀛在，桑羽青不再担心，這時只覺船身微微一响，如非特別注意，絕聽不出來。

桑羽青心中暗笑，一條黑影果然向白嬋的艙房撲來，桑羽青假作不見，那人好大胆，猛然翻上艙頂！

但是桑羽青比他更快，閃電而至，大袖一揚，喝道：「下去吧！」

只聽「砰！」的一聲，那人竟摔在船板上！

緊接着那邊後艙也是一陣大亂，聽得葉劍瀛嘹亮的聲音狂笑道：「小子有幾個腦袋？敢送死來了，哈哈……」

這兩下之事，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桑羽青防着他們還有詭計，高聲招呼道：

「葉兒，不可遠離錢木兒！」

葉劍瀛接口道：「我知道，他們這些鬼技倆，怎能騙得我過去！」

這時落在甲板上的人，已經爬了起來，燈光之下望時，正是西華和尚的死黨普世和尚。

桑羽青飄身落在他的面前，含笑說道：「小師父，又要來放火麼？」

普世和尚驚魂甫定，桑羽青這句話，把他說的更是無地自容，暴叫道：「姓桑的，你眞是不想活了麼？……」

話未說完，桑羽青劍眉一挑，一雙眸子亮如閃電一般，射在了他的臉上，普世和尚竟被震懾住，不敢再說下去了。

桑羽青用着冷峻的聲音說道：「就憑你們師兄弟二人，諒你們也不敢來犯我，還有什麼人要來？說！」

桑羽青聲若沉鐘，一臉的怒容，雙目開闔之間，精光畢露，使人不敢逼視！

普世和尚掩飾不住他臉上的驚恐之色，但是他仍然逞强着說道：「只……只有我們二人！」

桑羽青冷笑一聲，回頭張望，見葉劍瀛已經和普世和尚動起手來，他們就在艙外一丈見方之地厮打。

葉劍瀛似在戲耍他，動手過招都是一股戲謔的意味，並且不時的出言譏諷。

桑羽青回過了頭，說道：「哼！只是你們師兄弟二人嗎？那你們的胆子也太大了！」

普世一雙眼睛，不時的向岸邊偷窺，這種情形看在桑羽青眼中，立時明白了還有人在岸上。

桑羽青心中忖道：「若是他們像上次一樣，放火燒舟那可眞討厭……」

才想到這裏，便聽普世說道：「桑施主，小僧有很多事不明白，要在施主台前請敎。」

桑羽青含笑說道：「有話請講！」

普世回頭望了一下，說道：「施主若是有意，不妨隨我到岸上一談！」

桑羽青笑道：「和尚，少來這一套，有什麼話就在此談，否則請你這時下船，我也不難爲你。」

普世和尚面色一變，喝道：「姓桑的！難道我眞怕了你不成？需知這是我們本門派的事，最後給你一句忠告，你還是少問爲妙……」

桑羽青一聲怒喝，叱斷了他的話，喝道：「住口！你這點能耐，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揚威，現在趕快給我滾，否則我動起手來可就晚了！」

桑羽青聲色俱厲，普世和尚雖然有些驚悸，但是他仍然怔怔的站着，沒有絲毫反應。

桑羽青忍着怒火，說道：「和尚！這裏的情形你也看得出來，想在我手底下作怪，可不是這麼容易的，所以我看你還是和你師兄弟快些走，有什麼事叫西華和尚來就是了！」

普世和尚悍然搖了搖頭，說道：「姓桑的！白嬋及錢木兒是我們的叛徒，你憑什麼留住他們？」

桑羽青氣得劍眉飛揚，說道：「你這個和尚眞太不知道死活了！」

說着身軀一幌，一陣風似的撲了過去，右臂輕抬，整把抓向普世和尚的胸口！

普世和尚面上變了色，他右足向後一滑，身子側向一旁，口中大叫道：「師父快來……」

桑羽青一聲冷笑道：「現在叫來不及了！」

只見他猿臂一分，兩隻虎掌已經扣向了普世和尚的背後，只聽他「啊喲！」一聲，整個身子被桑羽青擧了起來！

普世和尚手脚亂動，大叫道：「師父救命……」

桑羽青冷笑道：「告訴你，晚了！」隨即向外一拋，普世和尚的身子，如同斷了綫的風箏一般，被拋出了老遠。

他在空中發出了驚恐的怪叫，緊接着「砰！」的一聲大响，落在了江心之中。

就在普世和尚才落出之時，船尾也發出了一聲怪叫，又是一聲大响，水花四濺，原來船尾的普光和尚，也被葉劍瀛如法泡製了。

桑羽青及葉劍瀛相對一笑，葉劍瀛說道：「等着吧！打了孩子，大人就該會出來了。」

那普世，普光兩個和尚，在湍急的河水中，摸黑撲打，凍得哇哇怪叫。

這時一條黑影，箭也似的由遠處馳來，幾個起落已然到了岸邊。

他略一張望，飛身上了小船，肥大的衣袖，在空中發出了「忽嚕嚕」的聲响。

當他落地之時，桑羽青看清了，來者正是白髮蒼蒼的西華老和尚。

燈光之下，他面色煞白，衣衫零亂，這麼冷的天，頭上還留着汗珠，看樣子好似才與人厮殺過似的。

看他此刻的模樣，早已失去了往日莊嚴慈祥的面目，代替的是一團殺氣。

他一雙明亮的眼睛，狠狠的盯着桑羽青，他用寬大的袖子，抹了一下額角的汗水，說道：「桑羽青，這是我與錢木兒的一筆帳，你一定要插手不成？」

桑羽青毅然說道：「現在在我船上，難道還怪我多事麼？」

西華和尚咬着牙，說道：「那麼在巫山火場之中，又有你什麼事？」

桑羽青嗤之以鼻，說道：「你身爲出家人，作出這等天人共憤的事，居然還好意思再提！」

西華和尚被他說得面上變色，叱道：「娃娃！你太張狂了！」

說到這裏，葉劍瀛也湊了過來，說道：「老和尚，咱們又見面了！」

西華和尚憤怒的望着他，桑羽青已然說道：「葉兒，這邊的事情交給我，你還是守着錢木兒，提防他們還有詭計。」

葉劍瀛一笑，說道：「我只在這兒看看，絕不管閑事。」

桑羽青這才轉回了頭，對西華和尚說道：「老和尚，請你即刻下船，否則我就不客氣了！」

他聲色俱厲，不禁把西華和尚氣得變顏變色，他連聲冷笑道：「哼……哼！憑你們兩個小娃娃，眞能把我擋退麼？」

話才說完，葉劍瀛笑道：「我只是旁觀，只桑兄一人應付你已是有餘，不信就試試看！」

西華和尚聞言氣得渾身發顫，用手指

着桑羽青，厲聲喝道：「閃開！否則別怪佛爺不留情！」

一語甫畢，身子一幌向艙門逼去，桑羽青大怒，一聲冷笑，喝道：「和尚，你太大胆了！」

他一掌拍來，五指如山，挾着一股極大的掌力，向西華和尚的前胸拍到，來勢奇猛！

西華和尚雖然有一身高超的武技，但是却不敢大意，他慌忙把身子一幌，退後了五六尺，幾乎大叫道：「小子你眞不怕死！」

一句才畢，桑羽青已經急步跟上，口中喝道：「看誰不行！」

他一雙虎掌，在燈光之下搖幌而出，一股重逾山岳的勁力，巳經壓到了當頭！

西華和尚不禁大吃一驚，他料不到桑羽青進招換式如此神速！

在這種情況下，西華和尚只有再度後退，他來不及思索，身子猛然向後退去，桑羽青的雙掌又落了空。

但是西華和尚退得太猛了，船身過小，他一退兩丈，竟然越到了岸上。

桑羽青一聲長笑，追了下來，說道：「怎麼？駭怕了麼？」

西華和尚也沒有料到，自己居然退到了岸上，不禁羞怒交集，這時桑羽青又猛追下來，他大喝一聲，一雙大袖向桑羽青當頭覆下！

他這一雙飛舞的袖子，把他數十年精純的功夫全發了出來。

桑羽青追得太急，他一時也躲避不及，只得開聲吐氣，一雙虎掌閃電般迎了上來。

四掌相觸，發出了一聲大震，各自向後退出了五六尺，西華和尚則被震得靠在一株大樹上。

桑羽青正待搶先動手，但是突聽西華和尚一聲慘叫，身子倒了下來！

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連忙飛步趕過去，扶起西華和尚一看時，巳見他七孔流血，氣絕身亡了！

此事出突然，不禁把桑羽青弄得驚異不定，他明知有人暗中施了毒手，但是四下靜盪盪的，看不出一絲形跡。

這時葉劍瀛也趕到船頭，問道：「啊！這麼快就解決了麼？」

桑羽青一言不發，他知道這時再追那施暗算之人，是絕對追不上的，當時彎身將西華和尚的屍體托起，身子一幌，回到了船上。

葉劍瀛迎了上來，笑道：「桑兄，你好厲害，一掌就把一代惡僧震斃了！」

桑羽青劍眉微鎖，冷冷說道：「難道你看不出他是被別人暗算的麼？」

葉劍瀛聞言一驚，臉也紅了，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我眞看走眼了！」

這時桑羽青巳把西華和尚的屍體，拖在燈光之下，只見他面色煞白，七孔流血，一雙眼睛怒睜着，血污的牙齒咬着嘴唇，甚是悽慘可怖。

葉劍瀛在一旁說道：「看樣子這和尚死得很不甘心呢！」

桑羽青不答他的話，把西華和尚的屍體翻了過來，仔細察看，但見他僧衣完整，並無暗器的痕跡。

他把西華和尚的僧衣撕破，這才發現他背後，有着一個很明顯的五指手印！

桑羽青及葉劍瀛不禁同時一驚，桑羽青道：「好厲害的掌力！」

葉劍瀛道：「是誰下的毒手呢？」

桑羽青把他的屍體放了下來，站了起來，緊皺着一雙劍眉，他心中暗忖道：「莫非是雲和尚？……」

這時落水的兩個小和尚，看出事情不對，早巳逃之夭夭。

葉劍瀛在一旁說道：「且待我追下去查看一下！」

桑羽青攔住他，說道：「現在再追絕追不上他，先把這具屍體料理了再說！」

葉劍瀛道：「抛到河中就算了，何必費這麼大的事？」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冷冷說道：「煩你在此看着，我去把他埋了。」

他說罷把西華和尚屍體托起，足尖一點，如一頭巨鳥似的，越上了岸。

只見他幾個閃身，巳然消失在黑暗之中，緊接着便聽得一片寶劍挖地之聲。

靜夜之中，那「沙！沙！」的聲响，聽來非常眞切，葉劍瀛不禁失笑，自語道：「眞是慈悲！」

他在船頭徘徊了一陣，聽見錢木兒的聲音，由後艙傳了過來。

他的聲音很是低弱，足見元氣還未恢復，他不停的喚着桑羽青的名字。

葉劍瀛來到艙門，昏暗的燈光下，只見錢木兒支撐着身子，似要坐起來。

善兒仍然沉睡不醒，葉劍瀛笑着說道：「錢居士，不要太性急。」

錢木兒驚訝的望了他一眼，頹然的躺了下來，喘息着說道：「羽青呢？他往那裏去了？」

葉劍瀛坐在牀沿，笑道：「他生性慈悲，現在埋屍首去了。」

錢木兒啊了一聲說道：「啊！如此說來，西華和尚巳經……」

葉劍瀛點頭道：「不錯！他巳經完蛋了，羽青正在埋他呢！」

錢木兒聞言不語，但是可以看出來，他的面上有一種很複雜的表情。

葉劍瀛道：「你的傷勢不要緊，至多兩三天就可痊癒了！」

錢木兒點點頭，說道：「嬋姑娘怎麼樣了？」

葉劍瀛道：「她的傷勢較為嚴重，但是也無大碍，你們可以靜心養病，這一路有我和桑羽青照顧着，萬事無妨。」

錢木兒不語，沉默了半晌才道：「承蒙你們二位如此照顧，我錢木兒實在感激得很……」

話未說完葉劍瀛巳笑着說道：「這算得了什麼？你錢居士行善行仁，自能逢凶化吉。」

錢木兒愕然的望着他，說道：「葉兄，你跟隨桑羽青到底是何心意？」

葉劍瀛料不到錢木兒有此一問，微微一怔，隨即笑道：「我們都是明白人，事到如今，我也不妨直說，我的目的和你一樣。」

錢木兒搖頭道：「你可知道我巳改變初衷了麼？」

——未完——



拿破侖—
震撼歐洲之
成功人仕,
魄力超人,
縱横無敵.
1785年,在法國巴黎軍校,拿破侖自校官手上接到肄業文憑;自此以他超人的明智慧力,傑出之軍事天才,奮鬥十數載,而建立了法國在歐陸之盟主地位,以及其富傳奇性的英雄姿影.
據歷史所載,拿破侖極注意身心之保養,對食物營養之要求尤高,故此擁有異常之魄力,日理萬機,綽綽有餘.
今日之香港式生活,繁忙緊張,不次軍旅,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業務繁重,往往過度勞心勞力,所以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寧神固本
真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